老 街 传 奇

徐文初著

沈阳出版社

九年十二月



俞前同志

指正

徐文初

九六年十二月





作者简介

徐文初，男，1935年农历八月初八生，江苏宜兴人，原在江苏吴江市文化馆供职，副研究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著有民间故事集《磨盘山》，主编《泉姑娘》、《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吴江县资料本》，参加撰写《江苏县邑风物丛书·吴江》、《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家庭娱乐大全》等书，作品入选多种民间文学选本或介绍至海外，传略收录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家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辞书。

目　录

第一辑　新编故事

生日戒子……（1）
竞选女婿……（3）
三个女婿一个囡……（8）
丈夫的情操……（11）
买媳妇的风波……（19）
私房钱的转机……（25）
老街传奇……（29）
掷包制凶……（41）
骨灰匣里的“鬼”……（44）
滕经理治病……（47）
紧急会议……（49）
怪圈……（53）
死得太不凑巧……（57）
臂膊朝“理”弯……（58）
智脱虎口……（59）
给这位小哥开个条子……（61）

柳亚子的故事
垫木板 ……（63）
“复壁”脱险 ……（65）
两写遗嘱 ……（67）
冯玉祥的故事
收礼 ……（69）
巧“护”日商 ……（71）
“天书”的神力 ……（74）
第二辑 传统故事
泉姑娘 ……（77）
双潭桥 ……（81）
分水墩 ……（83）
黑龙埂 ……（86）
蚕桑起源的传说 ……（91）
汤潜庵为政清廉 ……（99）
拾镯还镯 ……（103）
左宗棠品联赐官 ……（106）
粗茶淡饭话朱熹 ……（108）
万民怒冲广州府 ……（112）
四个憨大学本事 ……（118）
戒酒忌九 ……（121）
聪娃判钱 ……（124）
鬼见愁斗阎罗王 ……（127）
假包公代鬼伸冤 ……（132）
半夜磨刀 ……（137）
智辨杀夫女 ……（143）
昭雪“六指案” ……（147）

金环奇案 …… (155)
武状元智镇野和尚 …… (171)
狗眼看人低 …… (185)
皇帝不急，急煞太监 …… (188)
勿识相吃点辣火酱 …… (190)
祝枝山周文宾对春联 …… (194)
学童妙联对塾师 …… (196)
樵夫巧对羞秀才 …… (198)
“一字师”的故事 …… (200)
蝙蝠 …… (202)
高傲的风车 …… (205)
小老鼠与大狮子 …… (206)
憨鹅 …… (208)

第三辑　乡风民俗

童年的春节 …… (210)
过年盼过小年夜 …… (213)
过年点罗汉 …… (215)
苦甜参半“跳灶王” …… (217)
闹元宵 …… (219)
牌话 …… (221)
女人的红肚兜 …… (224)
吴江丧事旧俗(二例) …… (226)
叫火烛 …… (228)
泗洲寺“轧神仙” …… (230)
赛唱山歌接韦驮 …… (234)
童子圣会 …… (238)

取名带“官” …… (241)
我想有个家 …… (244)
紫燕呢喃又归来 …… (246)
风筝乐 …… (248)
公园鸟声脆 …… (251)
四十年后重相聚 …… (254)
陈家牌楼与《珍珠塔》 …… (256)
戏缘——观新编锡剧《珍珠塔》 …… (259)
昔日罗星洲 …… (261)
古镇桥趣 …… (263)
别具匠心的凤仙桥 …… (266)
重阳说桥 …… (268)
天池山印象 …… (270)
深秋游“上海民俗文化村” …… (272)
塌棵菜 …… (275)
熏青豆与熏豆茶 …… (277)
名点录 …… (279)
谚语的变异 …… (285)
吴江稻作文化
从龙南炭化稻谷说起 …… (287)
持续发展的水稻生产 …… (288)
节气·节序 …… (289)
驱蝗神刘猛将 …… (291)
祭“三光” …… (293)
十二月廿五照田财 …… (294)
稻作习俗杂谈 …… (296)
红白喜事不离米和饭 …… (297)

米酒飘香 …… (299)
野火饭 …… (300)
饭糍干与饭糍干茶 …… (302)
家常糕团 …… (304)
传统糕点（上） …… (305)
传统糕点（下） …… (307)
米市的兴起 …… (309)
仓贮 …… (311)
古代农具 …… (313)
牛是农家宝 …… (315)
稻草的利用 …… (317)
枕河农家 …… (318)
种田人要唱种田歌 …… (320)
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结晶——农谚 …… (322)
山歌“知了”——赵永明 …… (324)

后记 …… (329)

第一辑

新编故事

生日戒指

又到了周末。小学教师新生细心地批改完这一周的最后一本作业，稍加拾掇后，匆匆离开山区小学向五十里外的家乡奔走。他要尽早赶到家，替妻子国珍分担一些家务。他走近家门前的小河边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惊叫声:“有人落水啦！快来救人哪……”新生听到呼救声，三步并作两步，急忙奔到河边，顾不得解衣脱鞋,“嗵”的一声跳到水中，游向溺水者。这时，溺水者几乎被水吞没了，只有长长的乌发漂散在水面。新生扎了个猛子，钻入水中，使尽全身力气，将溺水者托出水面，快速向河岸划去……

赶来河边救助的人们把溺水者抬到河岸的草地上，又搀扶着新生走上河岸。新生刚喘过一口气，就大声呼喊:“快！快做人工呼吸！”同时支撑着身子向溺水者走去。当他来到溺水者跟前时，就像晴空突然响起一声霹雳，将他炸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眼下湿漉漉的躺在草地上的竟是自己的妻子国珍！

经过人工呼吸，国珍苏醒了。她看到新生俯首跪在自己身边，立即摇动着攥紧的右手，脸上淌下两行热泪，像是对

新生倾诉，又像是在安慰自己："戒指……还在！"

原来，国珍到河边洗衣，不小心戒指从手指上脱落掉进水中。这戒指是三个星期前新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把它看得很珍贵。她慌忙伸手去捕捉，可是这小东西滑溜溜的抓不住，顺水而下，越流越远。于是，她只得跳下水去，紧随紧追。国珍不懂水性，经不住水流的冲击，双腿发软，戒指刚捞到手中，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倒在水里。幸好河边有人及时发现呼救，又碰巧被新生路过相救，她这才死里逃生。

新生弄清来龙去脉后，阵阵歉意袭上心头，连声说："国珍，是我害了你！是我……"国珍用手堵住新生的嘴，忙说："不，我高兴！""可是，太不值了，这是一枚假……""我知道！"国珍不让新生说完，便接上了话茬："前天我碰见表妹，她手上戴的戒指和我的一模一样，都是稀有金属制成的。不过，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比金子更珍贵的心！"新生紧紧地握住国珍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谢……谢谢……谢谢你，你的理解、支持！无……无论如何，也得……得买个纯金的给你！"

"不！"国珍斩钉截铁地说，"我俩都是孤儿，是乡亲们把咱抚养成人的。我知道，你没有忘记山区乡亲们的恩情，你把大半工资都花在了学校里的穷孩子们身上，这值！只要我俩生活得快活，比什么都强！"

这时，围观的人们看见国珍把紧攥着的右手缓缓摊开，一枚戒指在她的掌心发出闪闪金光。在夕阳的照耀下，新生搀起国珍，相依相偎，俨然像一尊连体雕像……

竞选女婿

这几年的新鲜事特别多，选媳妇、挑女婿都可以登广告，连杏花村的杏婶婶也赶时髦，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渠道广告四方，要公开招选乘龙快婿。

杏婶今年50多岁，丈夫早逝，单生一女名叫杏妹。杏妹今年24岁，生得俊俏玲珑，在杏花乡文化中心当图书管理员，又是乡剧团的“头牌花旦”，而且今年参加大学文科自学考试，三门课程都是优秀。所以方圆百里无人不晓杏妹的大名，好比腿上绑铃铛——走到哪响到哪。可是杏妹一天到晚除了工作、演戏，就只顾看书学习，从来没把终身大事放在心上，这可把杏婶急坏啦!

最近，杏妹被乡文化中心选送到市文艺训练班去学习一个月。临走前一天，杏婶忍不住又唠叨起来:“杏妹呀，这一次出去学习，你要多生一条心啊!”“姆妈，学习就得一心一意，分了心怎么能学好!”“咳，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训练班里一定有小伙子，你多个心眼物色物色……”“看你又来了!”若在平时，杏婶就不再说什么了，可这一次她不肯放过:“杏妹，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这次你再不当回事，

我就要……”“你要干什么?”杏妹有点吃惊地问。“我要发广告，亲自挑选女婿。”杏妹发急地说:“姆妈，你可别胡来，让人家笑话!”母女俩话不投机，也就没再说下去。

杏妹离家之后，杏婶想，不能由着女儿的性子，不如我先帮她挑选一位，反正找好的挑，她还能不同意吗! 于是杏婶便向左邻右舍透出风声，准备某天某日开始招选女婿，还提出了三个应选条件: 小伙子一要“甩得响”，二要“配成套”，三要“众人赞”。这个消息一传出，引得三村六巷小伙子们的心里痒痒的，谁不想来试试运气? 不过衡量一下三个应选条件，有一半人感到高不可攀。

不管能不能选上，大家都要赶来看看热闹。因此，到了公开选婿的这一天，杏婶家里闹翻了天，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乐得杏婶嘴巴象敲开的木鱼合不拢。

日上三竿，果然有一个小伙子“噔噔噔”跑上门来了。这个小伙子相貌端正，穿一身新崭崭的料子服，拎一只亮刮刮的手提包，大家一看，熟悉的，他是青水湾村的张根富。张根富见了杏婶，直着喉咙就叫:“杏婶婶，我是特地赶来应选的，三个条件么，摆出来包你满意!”看他那得意洋洋的神气，好像已经十拿九稳了。只见根富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三个红纸包，“啪、啪、啪”，使劲甩在台面上:“杏婶婶，这三响头，一响一千，总共三千元，算我结识杏妹的见面礼吧。”根富是运输专业户，年年收入超万元，周围几十里数一数二。这一点，杏婶是瞎子吃馄饨——心中有数，于是问道:“根富，你这第二条呢?”根富顺口就说:“我是新房子新家具，老三件，新三件，样样具备，配套成龙。如果不信，请杏婶婶上门验收。”说到此，拉开人革包，提出一只四喇叭收录两用机:“喏，这是送给杏妹的，让她学学流派唱腔。”这时，有人等

不及嚷道:“根富,快说说你那第三条吧!”根富“哈哈哈……”一阵笑，自豪地说道:“那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么。今年年初，县里召开劳动致富代表会，敲锣打鼓欢迎我，还给我戴上一朵大红花呢!”说到这里，他还伸出手来，在胸前比划一个大圆圈。

根富话音落地，屋里象烧开的油锅撒下一把盐，叽哩喳啦地闹翻了。尤其是王家三好婆，赞不绝口:“啧啧啧，根富这三条是青石板上敲铜钉，硬碰硬的。杏婶，我看……”“慢!”不等三好婆把话说完，一个小青年一边喊，一边从人群里挤出来。这个小青年，面孔白净，一头长发，西装笔挺，风度潇洒。小青年不等杏婶询问，就自我介绍起来:“杏婶，我叫龚伟，是杏妹中学时代的同学，爸爸是新加坡华侨，橡胶公司经理，现已决定回国安家落户。”他毫不示弱地说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要说三条件，根富与我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好呀，请你摆出来比一比吧!”龚伟从西装袋袋里摸出一张硬皮证件,“啪”地甩在杏婶面前,“这是我爸爸回国定居的批准书，根据优待侨眷的有关规定，杏妹和我结婚，就可转为城镇户口，迁到城里居住。”根富不服气，说:“这有啥希奇，如今农村富起来了，谁希罕这张户口证!”“好吧，那我们比一比第二条。”龚伟针锋相对:“我爸爸为我盖了幢小洋楼，最新式组合家具，现代化电器设备，全部进口，配套成龙。”他越说越来劲，不让别人插话:“第三条‘众人赞’，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半个月前，我把爸爸给我的一张一万元存折，捐赠给了市儿童福利基金会。为此市报专门派记者来采访了我!”

龚伟的一番话，在乡亲们中掀起了更热烈的议论。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富和龚伟两个尚未见个分晓，却又

挤进一年轻小伙子来应选。来人是谁？众人一看，原来是乡里有名的书呆子宋一平，他曾经考过两次大学都名落孙山，后来被调到乡农科站当农技员。众人看宋一平犹犹豫豫，脸上不自然，衣服皱巴巴的样子，不觉好笑："喂，书呆子，你也要来甩它一响？"下言是：三个条件你一条不条，凑什么热闹！宋一平被说得满脸通红，尴里尴尬，好一会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放到桌上，说："响不响，杏婶婶你看着办吧。"宋一平看杏婶没什么反应，不知凶吉，心里砰砰直跳，硬着头皮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来，恭恭敬敬地送到杏婶面前。谁知杏婶看后也只"嗯"了一声。宋一平正要品味这"嗯"的份量，杏婶却又开口了："还有一条呢？"宋一平心里更加慌乱，似乎已经失去了再摆第三条的勇气，一副窘迫的模样惹得众人一阵哄笑。忽然，哄笑声里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嗓音："嗨！大小伙子别婆婆妈妈的，有话就爽爽快快说嘛！"随即一位姑娘挤了进来，不是别人，正是杏妹。

原来杏婶想瞒着女儿公开招婿，但是哪有不透风的墙呢！杏妹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又气又急，真恨不得马上跑回去制止妈妈的公开招婿，但转念一想，招婿的风声传出去容易收起来难呀，倒不如将计就计，找宋一平去应选，一来看看他的心思如何，二来解决招婿的麻烦。宋一平跟杏妹是小学到中学的要好同学，自从杏妹担任图书管理员以后，两人又经常见面，别人说宋一平是书呆子，杏妹却看他最聪明。尤其是杏妹参加高等自学考试那阵子，宋一平又是精神鼓励，又是学习辅导，忙得不亦乐乎，一来二往两人的感情就非同一般，只是谁也没好意思挑明，所以外人无从知道。杏妹找到宋一平，把情况一说，宋一平尽管怕难为情，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杏妹的要求，同意上门应选。谁料到甩出去两响，

杏婶一点反应没有，还被人嘲笑，他有点受不了啦，正在骑虎难下之时杏妹到了，轻轻的一句话，宋一平顿时添了勇气，他赶忙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交到杏婶手中。

杏婶忽然看见女儿闯了进来，不觉吃了一惊，心想这下非闹得不可开交！但看看又不像，似乎女儿还很赞成宋一平来应选呢，她干脆来个顺水推舟，对女儿说："杏妹，这事你自己拿主意吧，娘不管啦。"杏妹求之不得，毫不推辞地对大家说："刚才宋一平摆出的三个条件，条条都合我的心意！"这一句话可把大家弄糊涂了，三张小纸片，怎么能比得上万元户根富、侨眷龚伟呢?!杏妹到底是演员，脸老胆子大，她看出了众人心里的疑问，象变魔术似地拿起三张纸晃了晃，打开了第一张说："这是小宋通过自学，取得的农艺师证书，一字值千金，甩起来哨哨响！"她又打开第二张纸说："这是书店新书目录，其中有小宋这几年研究水稻新品种的论著，一共三本，配套发行。"杏妹打开最后一张纸说："这是上个月的省报，上面专门介绍了小宋自学成才的动人事迹……"没等杏妹把话说完，有人喊了起来，"好啦，选中罗！"人们不约而同地应声喝彩，这么一弄倒把杏妹闹了个大红脸。宋一平呢，更是差得往人堆里钻，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笑得最畅快的，自然要数杏婶婶啦！

三个女婿一个囡

星期天中午，外科医生周洁匆匆赶到倪萍家里，慌慌张张地告诉倪萍爸妈说："不好了，倪萍出事啦！"倪萍爸妈胆战心惊，忙问："出了什么事？""今天厂里派倪萍到县城联系业务，汽车出城就翻了。车上的旅客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倪萍的伤势最重，我刚刚给她做了手术。"

倪萍爸妈听说女儿受重伤住院，一颗心顿时蹦到了喉咙口。二人当即放下手里的活计，跟着周洁一溜小跑向医院奔去。到医院后，听说倪萍住进了单人病房，又直奔病房。病房里，倪萍仰卧在床上，双目紧闭，头和双腿都缠上了绷带，右腿还上了夹板。倪萍爸妈见到女儿这个样子，急得说不出话来，站在病床前直淌眼泪。周洁安慰了二老几句，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大伯、大婶，倪萍是我的老同学，好姐妹，我当然是尽心竭力做手术的。不过，她伤得实在太厉害，特别是右腿，股骨几乎完全断裂，现在虽已缝合固定，但愈合后难免留下后遗症，或许会变成跛脚，甚至更糟！"一席话如一声霹雳，把倪萍爸妈吓呆了。他俩急得直跺脚，万一真的留下残疾，女儿能承受这么沉重的打击吗？往后的日

子怎么安排呢？这时，他俩同时想到了各自给女儿找的对象。对，这节骨眼上，得给他们报个信，让他们一起分忧，一起挑担子！于是，他们把照料倪萍的事托付周洁，各怀心事，分头奔走去了。

傍晚，倪萍爸妈先后回到了病房，二人满脸忧郁，相对无言。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吱呀”一声，进来了一个人。倪萍爸一看，此人是自己为女儿物色好的对象，赵村的首富赵阿四。倪萍爸连忙搬过凳子说：“请这边坐。”赵阿四瞄了瞄熟睡的倪萍，轻声回话：“不坐了。我考虑再三，为了两不耽误，我俩就到此作罢吧。这是3000元现金，送上表表心意。”说着，把钱往倪萍爸手上递。倪萍爸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赵阿四主动提出做自己的女婿，现在竟毫不费力地用一沓票子一笔勾销了。他觉得心口好像塞进了一团乱柴，闷得透不过气来，憋不住大声吼叫：“谁希罕你的臭钱，拿回去！”赵阿四忙收回钱：“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可别后悔呀！”而后悻悻地退出了病房。

倪萍妈目睹眼前的一幕，也生气地说：“我早知道，富人没好心，这门亲事不可靠！”话音刚落地，小护士进来说有人让捎来一封信。倪萍妈接过来交给倪萍爸：“你快读读！“倪萍爸展开信笺，只见上面稀稀地写着三行字：“大婶，闻讯倪萍可能落下腿疾，十分难受，谨表慰问！为图日后各自方便，不得不忍痛分手，请原谅。小侄顿首。”倪萍爸故意一字一顿地读了一遍，然后讽刺地问：“怎么样，你挑中的官儿女婿够爽快的吧？”

病房里静得出奇，空气沉闷得快要使人窒息。突然，房门轻轻地被推开，一个小青年气喘吁吁地走进门来。周洁介绍道：“他叫林江，是倪萍的好朋友。”林江腼腆地叫了声“大

伯、大婶”，赶忙送上一网兜水果。倪萍爸说:“唉，真是飞来横祸啊，如果真的坏了一条腿，这，这往后谁来照顾呀!”“我!”林江斩钉截铁地接上话茬:“我们在一个厂里工作，同事多年，彼此非常了解。如果大伯大婶不嫌弃，就把萍萍交给我。”倪萍妈问:“万一萍萍站不起来呢?”“那，那我也认命!”

倪萍爸望望倪萍妈，倪萍妈看看倪萍爸，相互点了点头，心里都在说:“这小伙子靠得住，还是女儿有眼力啊!”

这时，病房里响起了“咯咯”的笑声。周洁扑到倪萍身上，两人抱作一团，连连高呼:“我们成功啦!”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在场的人都看傻了眼，个个像庙里的泥塑木雕，呆在了那里。周洁连忙解释:“大伯，你为女儿找个有钱的女婿。大婶，你为女儿找个当官的女婿。而萍萍又有自己的意中人。你们三个谁都不肯让步，逼得我和倪萍演出了今天这场戏，想必二老不会怪罪吧?”周洁笑得前仰后合，接着又说,“这事连林江也被蒙在鼓里，不明内情。不过，它像试金石一样，是真是假立即原形毕露。大伯，大婶，请你们细细思考一下，到底是权和钱重要，还是真情宝贵?”

倪萍爸妈像是从迷梦中醒来，心里怪不是滋味。他们后悔极了，齐声说:“这事不能怪你们，只怪我们的脑子生了锈，糊涂!”

周洁看事情已经如愿以偿，悄悄示意倪萍爸妈速速回避，病房里只留下了倪萍和林江。不一会儿，病房里响起了二人甜甜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声……

丈夫的情操

今年入夏以后，太湖地区天气闷热，连降暴雨，河水猛涨，不到半个月，水位就突破警戒线，出现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长浜村背靠太湖，三面环水，当然也逃不脱遭受水灾的厄运。全村近80%的稻田淹没，近40%的民房倒塌，全靠乡政府及时调遣救援队伍，乡邻间互相关心帮助，灾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人心也很快安定下来。村东头有户军属，女的叫凤珍，三十刚出头，带个女儿，出世刚三年，娘儿俩一起过日子。她家旧房子建在高地上，这次占了个便宜，屋里没进一滴水，在大灾之年算得上幸运了。不过凤珍这几天仍然忽儿开心，忽儿烦恼，整日心绪不宁，像掉了魂似的。为啥？这就得从一封信说起。

凤珍的爱人叫志刚，参军已经整整10年，现在是正连级干部，在连队当指导员。他长期驻守西南边陲，在山头上转，在山沟里钻，一年休假一次。有时遇上情况紧急，还捞不上休息。最近太湖地区出现特大水灾，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了部队首长的心。团长专程下到连队，找到志

刚，说:“志刚同志，你家乡遭受涝灾，损失惨重，我们的心情和灾区人民一样沉重。我和政委研究过了，安排你10天假期，让你回家探望一次，把家属生活好好安排一下，同时代表我们全团指战员，向乡亲们表示亲切慰问。”志刚做梦也没想到，团首长会让他回家探亲，激动得像根木桩似的，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团长半开玩笑地说:“志刚同志，怎么啦，想起媳妇就发呆啦?”志刚“嗯”的一声，这才缓过来，红着脸儿，答非所问地说:“报告团长，保证完成任务!”“你先把连队的工作跟连长商量商量，作个交代，安排定当就起程。”团长顿了顿，接着又说:“还有，出发时你到团部来一趟，把全团干部战士捐赠的一万元人民币和慰问信，带给灾区人民。”志刚听了这些话，只觉得好像有一股热乎乎的暖流，直贯胸膛，散向全身，眼圈都红了。他来了个“立正敬礼”，嗫嚅着嘴唇，语不成声地说:“谢……谢谢首长!”

三天后，凤珍接到了志刚的来信。不用说啦，小夫妻情深意笃，长期分居两地，难得有此鹊桥相会的良机，这份高兴劲儿就没法用文笔来表达罗。凤珍天天盼，扳着指头算，志刚8月3号发信，8月5号离队上车，路程两天两夜，最迟7号就可回到家里。可是今天已经是10号啦，还是没有见着志刚的影子，难道连队又有特殊任务不能脱身?难道铁路线上出问题?难道……凤珍脑袋里挂着个大问号，左思右想，始终是乱麻一团，理不出个头绪来。这时，她又情不自禁地把志刚的来信摊在面前，一字一句地看，一字一句地在心里读着:“亲爱的珍珍”(志刚一直是这样亲昵地叫她的)，亲吻你……”(凤珍摸摸自己的嘴唇，好像有点儿热辣辣)“团首长十分关心我们家乡的灾情，让我回家探望一次。我已予购了8月5日的火车票……”，凤珍盯着“8月5日”四

个字，翻复念了几遍，自觉绝无差错，这才继续往下看……

凤珍看完信，把信纸捂在胸口，仿佛感觉到了志刚的体温，又仿佛听到志刚在取笑她："看你，等急了吧？"她的脸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心儿砰砰直跳。当她回过神来，又不无埋怨地在心里嗔怪："你这冤家，说来你就来呀，为啥要捉弄我呢？嘿嘿，等你回到家，看我怎样来收拾你！"凤珍这几天都是在这种极端矛盾的心情中挨日子的，开心一阵子，烦恼一阵子，自己也说不出自己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就在这时，三岁的女儿玲玲从内室跑了出来，拉着凤珍的裙摆，急急地问道："妈妈，你说爸爸要回来啦，怎么到今天还没有看见呀？"凤珍心里一阵酸楚，但仍佯装着一脸欢笑："玲玲，乖孩子，爸爸坐在火车里，就要到家啦。""不，妈妈骗人！"玲玲使劲摇动着凤珍的裙摆，嗲声嗲气地叫："我要妈妈搀玲玲到田岸上等爸爸，上次爸爸就是从田岸上回家的。"凤珍无奈，只得搀起玲玲，跨出了家门。其实，她的心情又何尝不比玲玲焦急呢，她也多么希望在田岸上真的突然出现志刚的身影啊！娘儿俩慢慢向田岸走去，只见四周白乎乎，东一片水潭，西一汪水塘，大片稻苗都泡在大水里。凤珍心里倍觉凄然，捏紧玲玲的小手，生怕丢失了似的。她们走着走着，对面匆匆走来一个中年妇女，靠近时，才看清是本村村西头刘家的媳妇刘嫂。这刘嫂直心直嘴直喉咙，不等凤珍开口，就像发连珠炮似的叫嚷起来："哎呀，是凤珍妹妹啊，是不是到文义村去接你家志刚呀？啧啧，你家志刚真热心，我刚从文义村经过，看见他正在婉珍家里忙个不停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凤珍只觉得头脑"嗡"的一声，昏沉沉的，就没顾上和刘嫂答讪。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怀疑自己在白日做梦，于是用手使劲拧了一把大腿，"哇，好

痛!”终于，她陷入痛苦，她感到伤心……

怎么一回事呢？那得翻翻“老帐”。原来志刚和婉珍过去都在县城读过高中，同校同窗，共读三载，寒暑假同来同往，相处甚是亲密。高中毕业后，高考一起落榜，志刚参军，开赴边防；婉珍回家务农，继承父业。志刚到部队后，曾多次发信和婉珍联系，并向婉珍求爱。婉珍也是有信必复，觉得和志刚谈得拢，萌发了爱情，只盼早日结成连理。不料婉珍的父亲知道后，拼着老命反对，他的理由是：当兵的光荣虽光荣，但说不定哪一天真的彻底“光荣”呢；婉珍是独养囡，不能办这种冒险的婚事。在父亲的“高压政策”下，婉珍不得不和志刚断绝来往，最后由父母作主，嫁到了文义村。这些情况，志刚早已向凤珍和盘托出，作过“彻底交代”，并保证不再交往。“嘿，说得好听!”凤珍心里说着，不由得升起一股无名火，恨不得一步跨到文义村，当场对质，当面责骂一顿。这也难怪，有句老话叫“女人的器量比芥菜籽还小”，凤珍是女人，就应了这句话。她拉着玲玲，一溜小跑，回到屋里，一头栽倒在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玲玲弄得莫名其妙，急得直叫：“妈妈，怎么啦？你怎么啦?”

那么志刚在不在文义村婉珍家里？在。刘嫂所见所说，无半点虚假。志刚又怎么会到文义村婉珍家里去的呢？这事也和灾情相关。

志刚的确是8月5号准时上车的，一路十分顺利。两天两夜后，也就是7号那天下午，志刚踏上了家乡的道路。当他经过文义村时，不料西南天地间忽然升起一股股乌云，这云块越积越多，天空也越来越黑，不到一支烟功夫，满天就像倒扣了一只大黑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不久，就爆发“呼呼呼”的巨响，犹如万马奔腾，狂风夹着暴雨，从西南角

向东横扫而过。“啊！莫非是龙卷风！”只见狂风所至，泥石飞滚，房屋倒坍，合抱粗的大树连根拔起。昏天黑地不到10分钟，一场龙卷风的侵袭把个刚遭水淹的文义村糟塌得面目全非。这风灾来得那么快，那么凶，志刚始料未及，真有些吓懵啦。待他醒悟过来，只听得哭声连连，呼声不断。他意识到，一场浩劫发生了，眼前最紧要的是救人，救人！他不顾一切，冲进村里，用木棍撬，用双手扒，从瓦堆里、碎砖下把压着的男人、女人、老人、小人一个一个地拖出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乡里组织的抢险队也赶到了现场。众人一起动手，折腾了半夜，才渐渐平静下来。后半夜，志刚又主动报名参加治安队，来回巡逻，防止坏人乘“风”打劫。就这样，他整整一夜没合眼皮，加上路途劳顿，只觉得头脑发胀，多想躺下睡一会儿啊！

第二天清晨，乡长对志刚说：“志刚同志，谢谢你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真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啊！现在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你回家探亲吧，耽搁了你一整夜，代我向你爱人表示歉意。”志刚说，“作为一个战士，一个共产党员，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如果这里需要，我还可以坚持……”话音尚未落地，只听得村子里有个妇女突然嚎淘大哭，哭得那么悲惨，叫人听了心寒。乡长撇下志刚，先自拔腿向那哭声传来的地方急步走去。志刚觉得情况不大对头，默默地大步紧跟着。他们来到那嚎哭的妇女家——说是家，不过是芦柴加木板搭起的临时住所罢了，志刚抬眼望去，那妇女不是别人，竟是多年不见的婉珍！原来婉珍家里经济不宽裕，住的还是旧瓦房，龙卷风一刮，夷如平地。丈夫被压在砖石下，当人们把他扒出来，送往医院，早已不省人事。经全力抢救，由于失血过多，伤势过重，拖到第二天早晨，就咽了气。噩耗

传来，婉珍哭得死去活来。这哭声把乡长和志刚一起吸引过来了。

乡长心里酸凄凄的，轻声安慰道:“婉珍同志，这天灾带来的灾难，谁也无力阻挡。不过你尽管放心，我们乡党委和乡政府一定会全力帮助你渡过难关的，千万不要伤心过度啊!”婉珍已哭成个泪人儿，声音颤颤的，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家里断……断了顶梁柱，叫我们孤儿寡妇今……今后怎么熬下去呀……”哦，志刚这才注意到，婉珍怀里还抱着个婴儿，看模样还不足1岁呢。这惨景，引起了志刚的无限同情，也勾起了似乎已有些模糊了的往事。他多想即刻伸出友谊的双手，拉婉珍一把，帮她分担困苦与忧虑。不过他似乎又感到，在他和婉珍之间有一堵无形的高墙不可逾越。这堵无形的高墙是什么，他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这是什么时候啦，还想这想那，真是!”志刚心里重重地责备自己，鼓起勇气，大声请求道:“乡长，这事就交给我安排吧，我保证把她母女俩安排妥当!”乡长动情地望着志刚，说:“已经耽误你的假期了，我们怎能再给你增加麻烦呢，这件事……”“不”志刚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就一定要尽力去做，尽量做好，请乡长放心吧!”

志刚留在文义村，帮助婉珍料理丧事，安排生活，一住就是三天。他打算帮婉珍处理完后事，便带婉珍母女回家，暂住一些日子，安抚她那破碎了的心灵。她相信，凤珍心地善良，是个好女人，她会谅解，会一起帮着做的。当然，他无法了解，由于刘嫂的传言，已引起了凤珍的猜疑和忌恨，等待他的是难堪的局面。

第四天上午，志刚带上婉珍母女回到了长浜村。他跨进家门，就高声呼唤:“凤珍，我回来啦!”谁知一连叫了几遍，

无人应答。他见卧室的门虚掩着，便轻轻推开，嗬，凤珍睡在床上呢。于是奔上前去，捏着凤珍的手腕，热乎乎地轻声呼叫："珍珍，是我回家啦！""回家？回家干什么？"凤珍虎着脸，没一丝笑容，"不是有女人留着你吗？""轰！"志刚猛觉得像是被人当头击一闷棍，一时竟无话可答。对凤珍的不高兴，志刚是有些思想准备的，但万万没有料到会"僵"到如此地步，几乎没有余地啦！志刚强压满腹委屈，耐着性子解释："凤珍，你听我说……""说啥？刘嫂早说过了。嘿，你还有这个家吗？"哦，志刚一下子全明白了，凤珍已经由误会而打翻"醋罐头"啦！那就更得耐心再耐心，把误会解释清。"凤珍，我确实在文义村逗留过三天，但你不是不知道，那里龙卷风席卷一空，损失有多惨重！水灾加风灾，雪上加霜呀！倘若你路过那里，目睹乡亲的苦难，我想你一定也会这么做，会不顾一切去帮助他们的……"

凤珍嗫动着嘴唇，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接着，志刚就把自己在文义村三天三夜所做的救灾工作，原原本本地述说一遍，末了，问凤珍："你看我这么做，对不对？""这个……"凤珍一时语塞，"不过，你为什么不带个口信给我？叫我担心，害我伤心？"志刚辩解道："情况紧急……话又得说回来，这事也确乎要怪我想得不周到，现在向你赔礼！"话毕，正正经经地行了个军礼，引得凤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见凤珍心情平稳下来，志刚单刀直入："凤珍，还有件事，没来得及跟你商量，我就自作主张了——我把婉珍母女带回家来了。我打算让她们先住下，再慢慢帮她建新家，你看……"凤珍抢过话头，爽朗地说："你不要小看我，这事还用商量吗？把她们接来不就得啦！"志刚高兴得一蹦三丈高，情不自禁地搂着凤珍："你真是我的好老婆！""别耽搁时间，我们马

上去接婉珍!”志刚说:“人已带来了，在外间坐着呢。”

可是，当志刚和凤珍来到外间时，婉珍母女已经无影无踪了，急得志刚直嚷:“坏事了，一定是我们在里屋说话时，被婉珍听到啦。”说完，拉起凤珍，直奔大门外，果然看见婉珍怀抱女儿，在田岸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向远处走去。凤珍目睹此情此景，深感内疚，张开嘴巴叫喊:“婉珍姐，快回来!”她边喊边跑，直到追上婉珍，从婉珍怀里抱过孩子。婉珍见凤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如此真诚热情，两眼立即泛起泪花，哆嗦着:“凤、凤珍妹，你真、真好!”凤珍说:“这事都怪我，没弄清情况就瞎埋怨，你可别往心里搁呀!大灾大难把我们的心沟通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姐姐，走，回家去!”这时，婉珍象回到了亲人的怀抱，她无法抑制自己，禁不住扑到凤珍肩头,“呜呜”的恸哭起来。

家里一切都安排定当，志刚便带上团首长交给他的慰问信和捐款，带上全团指战员的深情厚意，踏上了通向县民政局的道路。

买媳妇的风波

小李庄群山环抱，张眼望去，山连山，山套山，山叠山，全是山的世界。山里自然资源丰富，要药材有药材，要野味有野味，遍地是宝。可惜这里交通阻隔，上市赶集单一个来回就得搭上一天工夫，山路崎岖，拉出艰难，进入不易，庄上人家只能捧着金饭碗喝稀汤。就说庄南那一家吧，弟兄四个加上五妹，一家五口，全是掮得起扛得动的好劳力，可守着这山沟里的几亩薄地，一日三餐也难保得周全。老大、老二、老三全是“快乐的单身汉”，如今老四也已长大成人，到了成家立室的年月，眼看又是雪地里栽苗——没啥指望了。

五妹是个乖巧伶俐的姑娘，目不识丁却蛮有心计，她看到四哥又将步随几位大哥的后尘，心里急得象滚油煎。父母临终前都作过交代，要兄妹们齐心合力，凑钱为四哥娶房媳妇，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五妹思量再三，为不负父母遗愿，唯一办法只有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独自出门闯荡，设法多赚些钱回来；只要有钱，解决四哥的婚事也就有了一半把握了。她把自己的想法对四位兄长讲一遍，大家都赞同，

唯有老四的脑袋摇得象拨郎鼓。五妹说:“四哥，不是我想飞出去，常言道:‘金窝银窝，不如家里草窝’，谁个不恋自己的家？不过大家捆死在枯窖里，倒不如出去一个找找活路，兴许有个转机也说不定呀!”老四无言以对，最后以四比一通过。就这样，五妹收拾了几件替换衣服，含着泪水上路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跋涉，终于辗转到达深圳特区，开始了她那艰辛的打工生活。

屈指算来，五妹离家已整整三个年头了；而五妹居然也没有让兄长们失望，每月都给家里汇来钞票，少则数十，多时上百。俗话说“聚沙成塔”，三年来，五妹的汇款积少成多，总计已超出三千啦。不过好事多磨，央媒说了几家姑娘，家家都嫌弃穷山沟，不是父母不同意，便是姑娘不点头，撒一网空一网，反而倒贴了数百元的说媒钱。

一天断黑，老大上邮电局取汇款回到家里，没坐下歇歇脚，没喝上一口水，也顾不得满脸汗水涔涔，乐呵呵地大声嚷道:“有巴望，有巴望啦!”大家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眨巴着两眼盯着他。老大自知说话没头没脑，没法让人理解，这才干咳两声，用舌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发连珠炮似的说道:“人若倒霉撒尿碰着鬼，人要来运走路踩元宝，你们猜猜，今儿个我碰着了谁一一碰着了十多年不见的三姨丈啦!他讲他们村子里已经买回三个媳妇，嗨，每个只花二千五!”老二说:“真够便宜的呀!”老三讲:“照这么说，让五妹再苦撑几年，我们也能熬出头啦!”老四默默站在一旁，紧绷着脸，而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直声直气地扔过去一句话:“我们是人，不是猪狗!”

老大并不把老四的话往心里记，反而好言劝慰。他说“长兄为父”，既然父母有重托在先，他就有责任千方百计完

成这一使命，他说三姨丈已经把这事包揽下来了，只要那边接上关系，不出半个月，准能送个新媳妇上门!

翌日，老大、老二、老三便开始忙着筹划张罗。他们要把这个破破烂烂的土坯房收拾得体体面面；挂起红灯，贴满红双喜，坑头叠上红花被……总之，一眼红彤彤喜洋洋的气派!

日盼夜等，半个月一晃已经过去。那天日薄西山，三姨丈汗流浃背地赶上门来了。进门就吆喝:“成啦，快张罗!”老大心领神会，活像他自己娶媳妇，乐得一蹦三丈高，接着“蹬蹬蹬”窜到父母灵位前，跪下双膝，含泪喃喃诉说:“爹、娘，孩儿给你报喜啦，今儿个给四弟娶回媳妇，就可遂了两老的心愿，你们安息吧!”

三姨丈是长辈，涉世深，自动担起了“总指挥”的角色，当下派工各司其职：老大出门招呼乡邻，邀请大伯、二叔、三姑、四婶，让他们一起来凑个热闹，老二捋起袖子，杀鸡宰羊，负责烹饪掌勺；老三专管老四衣着装扮，确保新郎官有模有样的拜堂成亲。

众人欢天喜地，伸长头颈等待新娘上门，盼着良辰吉时快些降临。老四呢，想躲躲不开，想溜溜不了，恰如利箭穿心，臀坐针毡，却又不甘心任人摆布，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没奈何只得关起房门，落下门闩，闷闷地坐在床沿上，搜肠刮肚，寻思脱身之计。

大约二更时分，山道上亮起了几点豆子般的灯火，三姨丈眼尖，首先发现，立即亮起嗓门大声招呼:“来啦，新娘上门来啦，别忙乱，听我的安排!”灯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近，随着三姨丈的号令声，爆竹“劈啪”，金锣“堂堂”，响成一片。急于目睹新娘容貌的乡邻，争先恐后地向前挤去，把大

门堵得严丝密缝。不久，二个壮汉用桑木扁担扛着一只饱咕咕的大麻袋，直向大门奔去，三姨丈急忙叫喊："各位乡邻，请往两边靠，让出一条道来！"众乡邻没见新娘露脸，盯着麻袋指指点点，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三姨丈充耳不闻，向里呼叫："有请新郎！"

人们的目光，刹时全都转向了内室。老三急步奔了过去，见房门紧闭，便举手轻轻敲了一下，喊道："四弟，时辰到啦！"房内毫无声息，他又连叫了三声，仍不见回音；接着使劲推了推，却又推不开，急得大声叫嚷："三姨丈，四弟关在房内不吭声，怎么办?!"三姨丈应声而至，说，"良辰一刻值千金，不可耽误，踢开它！"老三抬腿一踹，房门"格格"二声，当即被踹开了，可是寻遍了角角落落，就是不见老四的身影。还是三姨丈眼尖，他发现蚊帐背后有一丝暗光，窜上前去细看，原来墙壁旧时有扇小门，用泥浆封死了，估计老四是扒开泥墙从这里溜走的。

婚礼被迫暂停。三姨丈吩咐二个壮汉把麻袋扛进新房，叮嘱老大和老三速速找回老四。几个好事的乡邻，也分头出动，四处搜寻。静静的山野，一时竟像打翻了烧开的粥锅，乱呼呼地滚动起来。

三姨丈坐在喜堂里闷头抽烟，一支、二支、三支抽完了，仍不见任何动静。堂前的一对红烛淌滴着泪珠、烛光在风中摇曳，似乎已不见了饱含喜气的色泽。凑热闹的乡亲，也缺少了来时的那股兴奋，三三二二的嘀咕着、猜侧着、等待着。不知等了多久，门外突然闹腾起来，接着老大和老三在亲邻的簇拥下，一左一右挟着老四，像押俘虏似的撞进大门。三姨丈一见，喜上眉梢，提高嗓门大叫："良辰到，再请新娘！"

坐在一角的二个壮汉，应声而起，立刻奔向了新房。

喜堂里静得出奇，众人屏声敛气，踮足引颈，争睹新娘的芳容。猛然间，新房里响起“哇呀”一声惊叫，随后，二个壮汉慌慌张张地冲将出来，急得语不成声：“不，不好啦，新娘上……上吊啦！”三姨丈闻言，顿时象庙堂里着火一一慌了神，身不由己地哆嗦起来。但他毕竟老于世故，片刻回过神来，大声催促：“快，快跟我来，救人！”

老大和老三扔下老四，紧跟三姨丈冲进房门，把吊在床架上的新娘放了下来。在暗淡的灯光下，只见新娘头发蓬松，双目紧闭，挂满泪水的脸盘一片惨白，呼吸早已停止了。老大睁大眼睛，看了再看，越看越觉得新娘似曾相识，于是托起烛盘，移近新娘，仔细辨认起来。当他认清真面目时，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全身像撒了骨架，瘫坐到了地上，放声哭喊：“我的好妹妹，你死得好惨好怨哪！哇……”

一声哭叫，犹如晴天炸响雷，把在场的老老少少都惊懵了。老四大步奔进新房，捧起五妹，声嘶力竭地又哭又喊：“是我不好！五妹，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呀……”他把五妹的尸体捧上床，盖好被，然后转身扯住三姨丈的胸襟，胀着血红的脸猛吼：“你还我的五妹！你赔我的五妹！”

眼看这一幅惨景的乡邻，男的叹息，女的饮泣，顿时变得满室凄凉……

原来，五妹在深圳打工，几易门庭，几经周折，最后被招进“鸿发”个体餐馆。老板30多岁，妻儿都在乡下，独自掌管门面。他见五妹年轻，暗生邪念，深夜摸进五妹的住室，欲行非礼。五妹奋力抗争，挣脱了野蛮的纠缠，可事后老板却在暗中做成了一笔贩卖人口的交易。于是，五妹就被迫迷迷糊糊地转车换道，长途奔波，但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

竟被转手卖给自己的兄长，跨进了自己的家门。当她挣脱绳索，钻出麻袋时，恐惧与绝望一齐袭上心头，终于带着无限悲痛与愤恨在生她养她的家中丧身了。

老大缓过气来，神思恍惚，嘴里断断续续地咕哝："我的钱呢？我的五妹呢……"他，半痴半迷，已经疯了。

私房钱的转机

秋高气爽时节，林梅家来了新客，林梅又喜又愁。为啥？因为这新客并非常人，而是未来儿媳，叫秀秀。亮亮的一双大眼，长长的一头秀发，舞蹈演员的身材，要多标致有多标致，林梅越看越焐心，乐得嘴巴像敲开的木鱼合不拢。又有啥可愁的？喏，秀秀首次登门，而且这次是专程赶来商定婚期的，事关重大，偏偏儿子接到紧急任务，出远门去了，一天两天回不了家，这日子如何打发？林梅不能不犯愁，费心作出安排。

林梅不愧是被同伴一致赞誉为精明能干的女人，她左右盘算一回，就有了主意，对孩子他爹说："欧阳，我看这样吧，秀秀第一次从E市来，今天时间不早，让她好好歇息，明天起，我们一起陪着到几个风景点走走，进几家大商场看看，顺便替她选购些东西，好不好？""蛮好，你看着办吧。"欧阳在家事上，从不争论，只补充了一句，"钱别少带！"林梅胸有成竹地回道："我心中有数，不用你担心。第一次见面，我还能寒酸？"

第二天，朗朗晴空，天气凉爽，是最好不过的游览日

子，林梅领先，一行三人，乐呵呵地出了家门。依照林梅精心设计的“方案”，上午依次进“叠翠山庄”、“秋湖乐台”等市里最大的几个景点，兴致勃勃地饱览景色；中午，在满有气魄的“迎宾楼”餐馆要了几个地方名菜，有说有笑地品尝一顿。按原定程序，饭后该进最大的商店——“天乐商场”了。

天乐商场矗立在市中心，是综合性大商场，品种齐全，花色繁多，顾客涌进涌出，犹如潮涨潮落。林梅走在头里，护着秀秀，催促着欧阳，一个劲地往前走。首先光顾的是化妆用品柜。林梅选了几种高档化妆用品，接着，走了几个百货柜台，又选购了手套、吹风机、新款式女鞋等小件商品。最后来到服装柜前。眼前正值中秋时节，服装柜里各色女用秋装应有尽有，尤其是姑娘们穿的，多得叫人眼花缭乱。林梅反复目测、比较，终于瞅上了一件鹅黄色的羊毛连衫裙，请服务员取了出来，硬是拉秀秀进了试装室。

生意瞬间即成交了，进口细毛编织的，一件 108 元。林梅虽然感到价格偏高了些，有些心疼，但想到这钱是用在刀口上的，也就没什么舍不得的了。她掏出钱包，利索地清点起来，点着点着，手指突然僵直起来啦。天哪，原来买这买那，钱包里已不足 100 元了。总不能把到手的货再退回去，在新媳妇面前出洋相呀！这一急，真把林梅急出了一身汗来。她拉了拉欧阳的衣角，轻声地说：“拿 20 元……”话刚出口，却又收住了。

欧阳呢，听到这半出半进的话，心里像打起了鼓，“咚咚咚”的直响，也急傻啦。家里的“财权”，历来都是林梅统抓的，欧阳每月只“领取”5 元零用钱，用于洗澡、理发、交工会费之类。总不能手里没有一点“活络钱”吧，于是欧阳也效法市面上流通的“诀窍”。积私房钱财源倒并不困难，五花八

门，无路不通，最顺当的是截留补贴和私吞奖金。咦，昨天刚领到20元优质奖，而且这是厂里计划外的奖金，林梅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欧阳惊疑着，无奈地等候林梅的发落。其实，林梅并没有发觉欧阳的奥妙，只是一时急糊涂了，才吐出这半截儿话来。待醒悟以后，她就变换了语气："欧阳，我和秀秀再看看这里的服装，你回家取20元钱来"。"好，我这就去！"欧阳说罢，转身向店外走去，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想道："嗬，虚惊一场！"

出了商场，欧阳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算计着：这里到家得转两次车，一去一回少说也需半个多小时，倒不如……他觉得这么搪塞神不知鬼不觉，万无一失，于是没走到公共车站，就折身回到了商场服装柜。"林梅，钱有了。"欧阳说着，把早就捏在手里的两张十块钱递了过去。林梅接下钱，疑惑不解地问："这么快就回来了?!""喔，事情真凑巧，我刚到公共车站候车，厂里的老刘也跟着来了，一说，她就借给我20元钱。""老刘，是不是总务科的那个老刘?""对呀，暂时移一移，少一趟奔波，也免去了你的焦虑，一举两得么！""好吧，明天我给你钱，还人家就是了。"

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里，林梅捧着新买的一包包东西，望着秀秀甜甜的脸蛋，一颗心就像泡在蜜糖里似的，也是甜甜的。欧阳也显得格外轻松，他为自己编织的情节，而且这是第一次编织，就没露半点破绽，着实感到庆幸。各人心里想着各人的心思，突然"嘎"的一声，公共车停了下来，女售票员清脆地招呼着："现在停靠的是建国门车站，到建国门转9路、16路车的乘客请下车……"不到两分钟，车轮又转动起来，林梅只觉得眼前一亮，咦，那不是欧阳刚提到的老刘吗？老刘站定下来，抬头张望时，目光正巧与林梅相撞，同

时很快又发现了林梅身旁的欧阳。老刘是个直爽人，嘴也快:“欧阳，个把星期不见面了，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一句话，把欧阳问得呆若木鸡。“我们……这……”欧阳讷讷地蠕动着嘴皮。一句话，就象一贴清凉剂，林梅看了以后，立即清醒过来，却故意刨根究底:“老刘，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不，我出了趟远差，刚下火车，你看，衣服脏着呢!”“真凑巧……”林梅说着，这副尴尬模样，十八个画师也难画出来。一旁的秀秀，也从老刘的话里辨出了滋味，低下头暗暗发笑，心里在说:“这两位长者，还真有趣哩!”

晚上，欧阳自知理亏，独自守在房里，胸中像揣着一只小白兔，突突地蹦跳着。待林梅安顿秀秀睡下，踏进房门来，欧阳就嗫嚅地说:“林梅，今天……今天的事，都怪我不好，没……”林梅的脸色，难辨是阴是晴，不待欧阳把话说完，她就开口:“怪你?怪你什么?”“怪我背着你积私房钱。”“不!”林梅似乎有些激动:“该怪的不是你，是我!要不，今天也不会在秀秀面前闹出笑话来，多不好意思!”“……”“从今天起，你就积你的私房钱吧，只是……只是在‘私房钱’三个字前还得加两个字……”林梅说到这里，故意把话咽了进去。欧阳心领神会，他知道林梅要说的是“公开”两个字，于是会心地笑了。

老街传奇

老街在城北，原本是N市的“台柱”商业街，店面鳞次栉比，从早折腾到黄昏，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只是后来给城建局把这份热闹“规划”到城南去了，从此商店锐减，市面越来越冷清，哪家磕碰几家伙，可以震响半条街。当然，这些话已经长上毛茬茬，老得过时了，自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过来，老街像老树枯枝绽新芽，又焕发勃勃生机，开始从昏睡中复苏。不信，讲几件今年发生在老街的奇事，请你品味品味。

店　面

老街东头住着一户“老土地”，姓张。说他是“老土地”，那是因为张家世代定居在此，据说上代的上代还中过举，在老街算是有点头面的人家。现在，张家子孙走的走，飞的飞，只剩张老伯老夫妻在家留守。张老伯读过师塾，头脑活络，开过杂货小店，曾兴隆过几年；老街冷落以后，小店关门打烊，他就靠儿女的汇款打发日子了。几年来，儿女多次信邀面请，劝张老伯跟到外面去享享天伦之乐，扔掉旧窝算

了，可张老伯蛮固执:“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怎么能随意扔?! 上辈说过，这屋基架在风水宝地上，代代发，说不定还要发发呢!”

这话真个给张老伯言中了。

那天，大门外突然闯进一对陌生小夫妻，自称到张家来租个店面。张老伯说:“我的房子破破烂烂，年久失修，你看中哪点你就尽管用，反正我搁着没用处。”男的说:“我只要沿东街那二间屋，不过，总得讲个价钿，不能白用。”张老伯说:“好吧，亲兄弟也讲个明算帐，那我就给个数。”说罢，举起右手，伸出5只手指。小夫妻一愣，同声惊问:“要500?”“不，每月50元，啥货啥价钿么!”

拍板后，小夫妻说干就干，当天就把二间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下一天，请来泥工木匠，敲敲打打，粉粉刷刷。又化三天时间装潢门面，搬柜台，挂招牌。嚯，真是佛要金装，房要粉饰，二间灰濛濛的旧屋，三摆五弄，容颜焕然一新，一爿像模像样的时装店在老街首家开张啦。

老街沉寂多年，猛地开出个时装店，活像草鸡群里钻出一只金凤凰——显眼极了，整日里人进人出，顾客盈门，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到了月底，小夫妻挑一张50元票面的新币，封上大红纸，恭恭敬敬递给张老伯，忙不迭地连声说:“多谢老伯给我们一条财路，今后有什么地方用得着我们，尽管开口，我们一定照办!”张老伯收下红包，说:“不必客气，我以前虽然只做过小买卖，不过也算得生意场上混过来的人，市面行情是晓得的，凡事都有个尺寸，好商量。”

谁知好事还在后头呢。不久，消息传来，老街东头要搞开发，兴建小商品市场。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推土机、打夯机、搅拌机、拖拉机……一辆接着一辆，浩浩荡荡地开了

过来。老街的小街路，拓宽工程也同时开工了。一时间，轰隆轰隆，嘈杂的响声像支不合拍无节奏的交响乐，闹得老街翻天复地，整整折腾了半年多。接下来，在一阵阵喧天的鞭炮、一声声恭禧发财的喜庆欢乐中，宽敞的新马路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开了各式小商品货棚店铺。老街拓宽后也开始走俏，每日里都有陌生面孔登上门户，洽谈租借门面，翻建旧房，一反往常死气沉沉的局面，变得虎虎有生气，令人瞩目。小夫妻的时装门面，处在老街与新马路的丁字街接口，十十足足的“黄金地段”，加上如今进货渠道通畅，海派港式，应时新装应有尽有，光顾的人多得排长龙，把门槛都踏矮了几公分。每到夜黄昏，小夫妻把算盘珠子打得滴溜溜转，结结帐，一天的营业额少说也要四位数，乐得夫妻双双张开嘴巴合不拢。

转眼已到年终，小夫妻正盘算如何答谢张老伯，不料张老伯自个儿先来到店面，和和气气地说:“谢谢你们按月付我房金，把我搁起来的死货变活了。”小夫妻赶忙回答:“咳，我们谢你还来不及呢，多亏了你呢!”这时，张老伯已从衣袋里摸出一叠现钞，放在柜台上，说道:“这是 450 元，请收下。”小夫妻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愣住了。张老伯笑笑，接着说:“没别的意思，归还你们替我修理粉饰二间老屋的费用。我约摸估估，这点钱差不多了，不够，还可以补。”这回小夫妻听明白了，忙接过话茬:“这是我们开店营业，装修店面应该由我们负责，哪能要你破费呢。”张老伯却斩钉截铁地说:“丁是丁，卯是卯，这钱一定得收下!”小夫妻推辞不得，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先收下再答谢吧。”看着小夫妻把钱收进后，张老伯又开口了:“有件事得和你们商议商议。”小夫妻同声说:“老伯有事，没问题，我们都认了。”“不”，凡事

都要两相情愿！ 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这二间门面，身价已非昔比，不是我狮子大开口，照今天的行情月租500元是只低不高的。你们掂算掂算，明年还要不要?”小夫妻嘀咕一阵，脆生生的齐声回答:“要！ 要！”

过了年，小夫妻按月交500元房金，分文不少。过了年，老街也多了一条街头话题，有的说:“张老头真精明，卡住人家啦！”有的反驳道:“如今时兴按市场规律办事，调高租金合情合理顺乎潮流，啥货啥价钿么！”

小保姆

紧挨张老伯家西头住着一位花样设计师，大家叫她林师傅。林师傅原在“东方丝织品厂”工作，今年到了退休年龄，办完退休手续就回家安度晚年了。

林师傅本来也有个温馨的家，岂料那一年丈夫外出，途中出了车祸，救治无效而不幸身亡。林师傅无儿无女，这飞来横祸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一病半年，瘦得像具骷髅，病愈后，她强忍悲痛，排除它念，一心扑在花样设计上，技艺日上三竿，在同行中成为额角头上搁扁担一一头挑！改革开放以后，“东方丝织品厂”吸收外资，办成外向型企业，产品打进东南亚，冲向欧美市场，名声大震。厂里人人都像吞进萤火虫一一明亮得很，知道其中有着林师傅的一份汗马功劳；她每次设计的新花样，外商总要翘起大母指，说声“OK！”成为国际市场抢手货。林师傅退休以后，登门约请的厂家络绎不绝，有家山区村办厂愿出1000元高的月薪，聘她担任技术指导，一概被她婉言谢绝了。只是在本厂挂个“顾问”的头衔，厂里设计什么新花样，少不了还要请她“顾问顾问。”

林师傅早年犯有风湿性关节炎，多年诊治不见疗效，如今年岁已大，发病率越来越高，有时连生活起居也难以自理。厂部领导班子知道她有难处，商量后决定替她雇一名保姆。招聘公告刚贴出，有个姑娘就揭榜，登门应聘来了。这姑娘20刚出头，胖乎乎的鹅蛋脸，镶上一对大眼睛，双眸乌黑明亮；脑后拖着两条大发辫，顺畅自然，那模样三分稚气七分机灵，让人见了就喜爱，没费多少口舌，你情我愿，当场敲定了下来，真好似打瞌睡送来个软枕头——凑巧而又顺心！

林师傅有小保姆作伴，冷清的院子里顿时增添三分热气，生活像注入了调味剂，香甜得多，窗口时常溢出轻松的欢声笑语。厂领导几次征询林师傅的意见，她总是乐呵呵地夸奖："这姑娘聪明伶俐，会体贴人，打着灯笼无处觅啊！"这小保姆也确实不赖，买菜做饭，洗刷缝补，件件出手利索，摆弄得有条有理。林师傅多年来养成夜间看书作画，研究花样设计的习惯，有时兴致一来，熬到夜半更深还不肯上床休息。小保姆呢，每夜必在林师傅身旁作伴，热了，开窗开电扇；冷时，端上热茶递外套，服侍得林师傅胸口挂钥匙——开心啊！林师傅越来越疼爱小保姆，见她深夜不离左右，实在舍不得，接二连三的催说："姑娘，你细皮嫩肉，熬不起的，先睡吧。"小保姆却总是爽朗地回答："好钢靠炼，我想多锤打锤打呢。"

开头数月，林师傅作画设计时，小保姆总是盯着细细看，有时看得出神，还会突然赞叹起来："哦，真画活啦！"半年过去了，林师傅作画设计时，小保姆时常问这问哪，比比划划，像个虔诚的信徒。贴近年终，林师傅再作画设计，小保姆已主动帮助配料调色，甚至提议添笔加划，使花样锦上

添彩。林师傅见小保姆如此聪明好学，自然更加喜欢，每问必答，还不厌其烦地讲解花样设计的技巧，似乎侍立在旁的不是小保姆，而是收来的得意门生!

年关就在眼前，“东方丝织品厂”接到一批外贸业务，具体要求是定制2万套适宜W国中年妇女穿着的早春时装，交货期限一个月。厂方为W国生产服装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既无资料，又无样品，而且交货期短，难度显得更大。于是，厂领导踏进林师傅门槛，说明情况，请林师傅出山挂帅，突击搞出这批时装的花样设计。林师傅二话没说，一点头就把任务领下来了。于是，她白天跑市图书馆查阅资料，夜里铺纸描图设计，接连三天，吃不上顿，睡不囫囵，到第四天晚上，全身发烧，关节肿痛，一头倒下去就动弹不得了。抬她住院治疗时，她急得快要淌眼泪了，说:“设计还拖着个尾巴，怎能进医院呢?”厂长安慰道:“先安心治病，设计暂且搁一搁，争取早日康复完成它。”

自林师傅住院以后，小保姆一会儿在家里操持，一会儿奔医院照料，忙得像热锅上蚂蚁团团转。每次来到林师傅病床前，林师傅都要迫不及待地询问:“厂领导来催问设计图纸过吗?”小保姆则总是好言劝慰:“别焦急，老是挂心挂肺的，会影响恢复健康的。”林师傅只得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在这节骨眼上，我怎么就触礁搁浅了呢!”

一天、二天、三天……林师傅住院，一住就是十天。待她办完出院手续，由小保姆搀扶回家时，已是鞭炮乒乓响、锣鼓咚咚敲，家家户户忙着欢度新春佳节了。林师傅回到家里，板凳还没坐热，就催着小保姆搀她到厂里去询问花样设计的进展情况，不料尚未跨出大门槛，厂长和书记拎着一大包慰问品踏进大门来了，同声向林师傅拜年，恭喜林师傅身

体康复。林师傅说:“别的都无关紧要，你们先给我讲讲花样设计的情况!”厂长和书记听了,“哈哈哈”地笑个不停，然后齐声说:“这个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你这位神枪手打靶，还能不百发百中吗?”林师傅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切急地追问:“咳，我在火里，你们在水里，快把我的肚肠急断啦!”厂长说:“林师傅，今天我和书记一起上门，先是拜个年表表心意，同时么，可以说也是专为花样设计这件事来的。”书记紧接着讲:“这事能办得顺顺当当，多亏了你啊，真得好好感谢你呢!”林师傅像一头钻进了五里雾，越听越糊涂，慎重地说:“我没按时完成任务，没有什么可夸奖的。”“不!”厂长接过话茬:“你带病搞出的花样设计，试样后经外商鉴定，一次就全部通过，现在已进入批量生产，一个月内交货是三只指头捏田螺——稳笃笃的了。”林师傅惊奇地问道:“是我搞出的花样设计?”“是呀!”书记边答边用手指着小保姆,“你在病床上设计完成的花样，交给她送到厂里来的啊!”林师傅的目光，顺着书记的手移向小保姆，停留在小保姆已显瘦削的脸庞上，似乎想从这张既熟悉却又突然觉得有些陌生的脸庞上找出一个答案。这时，小保姆往日深夜看设计、问设计、学设计的一幕幕情景，又清晰地闪现在眼前，好像心头的窗户渐渐开启，慢慢明亮起来了。但她还是似信非信地追问了一句:“姑娘，花样设计是你送给厂领导的?”小保姆知道，到这时刻最好的纸也包不住火了，于是点点头，默认了。林师傅“哦”的一声，像是对大家，又像是对自己讲:“我明白啦! 全明白啦!”

这事要回过头去说。前些日子林师傅病倒住院后，花样设计拖了个尾巴，没能完工。厂里急等拿出花样设计进行试样生产，以便让外商定样后，按时投产交货。那天厂部领导

聚集会议室，正在作专题研究，商讨如何应急的具体措施。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小保姆突然闯了进去，拿出一叠图纸，气喘吁吁地说:“各位领导，林师傅知道大家急得像滚油煎，熬着病痛把花样设计出来了，喏，全都在这里!”厂长接过图纸，足足看了五分钟，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大声嚷道:“好，马上送试样车间!”就这样，厂里圆满完成了W国的2万套时装任务，而且还提前3天交货，净创汇30多万美元! 不过，在此过程中谁也没有想到这林师傅未了的花样设计，竟是小保姆续成的，而且一次就取得外商认可，获得成功!

林师傅搂过小保姆，深情地说:“姑娘，委屈你啦!”小保姆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喃喃地说:“有缘跟着林师傅学艺，是我的福份啊!”这时，厂长和书记也像刚从阴森的深山老林里钻出身子，豁然开朗起来，对小保姆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争着说:“姑娘，到我们厂里设计室来吧，我们聘任!”小保姆摇了摇头，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也许你们还记得，一年前有个山区村办丝织厂曾派人前来聘请林师傅，被回绝了。这就是我们的村办厂啊! 我们厂里的设备和生产能力不算差，问题就出在花样设计总是追不上水平，产品打不开销路。我是厂里的花样设计员，我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当我打听到林师傅招聘保姆时，我就主动向厂领导提出要求，应聘来了。后来的情况，不必我再重复，你们都看到了……”

那么再后来呢? 有消息说林师傅认小保姆做了干孙女儿，也有消息说小保姆的村办丝织厂和“东方丝织品厂”联营了。总之，他们从此就常来常往，像糊子滚进糯米粥锅里——热乎乎地粘在一起啦。

小妹彩花

老街西头，住着一户梁姓老夫妻。梁师傅原是机械厂车工，老爱人姓方，当过土产品商店营业员，如今都已退休在家。梁家有三个女儿，大的叫金花，中间的叫银花，小妹叫彩花。三个女儿三朵花，真个名不虚传，一朵更比一朵漂亮，在老街众乡邻间算得上麻袋装铁钉——冒尖的了。眼下，金花、银花都已出嫁，金花丈夫在边防部队，去年提拔当团长，两杠一星，蛮光彩，金花随军去了；银花爱人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中已晋升工程师，分到一套三居室新套房，双喜临门，倍加称心。彩花呢，今年暑假就要从农业大学园艺专修科毕业了，她是梁家唯一的“女状元”，老俩口格外珍爱，寄以厚望，只等她找个匹配如意郎君，有模有样、热热闹闹地办喜事了。总而言之，梁老夫妻是顺风顺水开着顺势船，日子过得顺心顺意，睡梦里也张嘴哈哈笑呢。

一晃春去夏天到，梁老夫妻的顺风船没想到碰上了顶头浪。彩花拿到毕业文凭后，竟放弃国家统配的好机会，回到家里自谋出路来了。她说:“如今正逢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海阔天空任飞翔，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黄金时代，一定要靠自己两只手闯荡闯荡!”梁老夫妻轮番劝说，费尽口舌，但磨破了嘴皮还是挑雪填井——白费劲，弄得老俩口像瓦甏里烧炭——有火没处发。这还不算，彩花私自结识一个乡下青年，两人来来往往，有说有笑，那亲蜜的样子让梁老夫妻越看越寒心，越想越担心，深怕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怒气加怨气，两气齐攻心，煎熬难忍，于是梁师傅买了快车票，乘火车直达边防，去找金花住下；彩花娘将替换衣服打个小包，一头钻进了银花家里——眼不见为净么!

老街随之就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浪。有些人为彩花婉惜，有些人则在彩花背后指指戳戳，窃窃私议："嘿，这丫头八成是中邪入魔啦，大马路不走走烂泥路，好端端的去相中个泥巴佬！"

彩花不在乎。老爸老妈离家后，她好像野马脱缰，撒得更欢了。老街上的老老少少，只知道她一忽儿闷在家里，三天五日难见其身影，一忽儿一头扎到了乡下，一去就是十天半月，谁也搞不清她葫芦里究竟卖啥药。只是有一点，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彩花进进出出，手里怀里从来没离开过花花草草，那神情呀，简直比娘抱儿子还亲昵三分呢！

时隔不久，彩花唤来泥木工匠，"笃笃笃"、"哨哨哨"，敲掉老屋旧门框，砌成敞亮新门面，门前挂上一块金字招牌，请本市著名书法家题上"彩花屋"三个字，笔力苍劲，光彩照人。张罗完毕，"彩花屋"就开张了，专营奇花异草。开张那天，市报记者赶来拍了几张照片，连同一条短消息发排在第二天的市报上；电视台也来凑热闹，录下了像带，当天晚上就在"夜间新闻"里播出，影响真不小呢。报纸登过，电视台播过，"彩花屋"的名声就像高山上打铜罗——响遍四方啦。不过，"彩花屋"经营的奇花异草，倒确乎是货真价实的，你看她的店堂里，赤橙黄绿青蓝紫，山南海北的各色品种济济一堂，任你挑选。在琳琅满目的花花草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寒冬腊月有牡丹，盛夏酷暑开腊梅，春能见秋菊，秋可赏桃李，活像魔术师的舞台，变幻莫测，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彩花屋"门前铃声喧闹，人迹不绝，生意越做越兴隆。一年后，彩花又唤来泥木工匠，掀翻屋面，敲敲打打，盖成个大平台。老街的乡邻对彩花的这一措施，又是大惑不解，

都在心里打了个问号：好端端的人字屋顶，改成个大平台有何用处?!

再过春节时，彩花的老爸老妈，还有姐姐、姐夫等，全班人马都回老家来了，而且个个挂着笑脸，喜形于色。果然，年初二那天，“彩花屋”张灯结彩，大门上贴上了红“喜”字，一派喜庆景象。中午，丽日当空，天气格外暖和，只听得老街上空响起一阵“嗡嗡”声，由轻渐重，越来越清晰。不多时，梁家上空在巨大的引擎轰响声中出现一架直升飞机，徐徐降落在屋顶平台上。这一下可把老街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惊动啦，家家倾巢而出，街面上塞满了人，年老的手搭凉棚，年轻的探头引颈，“唰!”目光同步射向梁家屋顶。直到这时候，大家才如梦初醒，彩花改造的屋顶平台原来是直升飞机的停机坪，哦，真够气派! 看到了这意外的场面，大家也不得不“刮目相待”，知道彩花相中的种田郎并非寻常，同时也真正掂出了彩花这丫头有多少份量。就在众人似梦非梦、似信非信之际，彩花的老爸老妈各人手捧大红塑料盘，咧开嘴巴笑着招呼：“众位乡邻，今朝是我家小妹彩花的喜期，请大家吃粒喜糖!”他俩边走边把喜糖抓到乡邻手里，满脸洋溢舒心得意的神色。

用直升飞机迎亲，而且是种田郎用直升飞机迎亲，这大大出乎老街群众的意外，它成了老街的一条爆炸性新闻! 彩花的老爸更是感慨万千，对彩花娘说：“咳，时代真的变了!”彩花娘也心潮翻滚，呐呐地说道：“是啊，做梦也没有想到，找了个乡下女婿竟然如此风流!”在新女婿驾着直升飞机娶回彩花时，老俩口再三叮嘱：“早些回来啊，我们全力当好帮手，帮你们小夫妻把‘彩花层’开办得更加兴旺发达!”

那么彩花怎么会同种田郎结识，直至结成秦晋之好的

呢？这要从彩花下乡实习讲起。

彩花在读大学园艺专修科的最后一学期，被分配到桃花坳实习，安排吃住在花农方老伯家里。方老伯的儿子方志强高中毕业后，就跟父亲学习花木栽培，他不满足于传统式栽培技术，参加省城举办的函授学习，还搞起了栽培试验，陆续培植出好多个新品种，经济收入也直线上升。彩花住进方家后，和方志强一起动手，互补有无，不久两人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了。他们的栽培试验也如虎添翼，接二连三地培育出新品种，其中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冬天的牡丹、夏季的腊梅等易季花卉，深受城乡市场青睐，畅销全国各地……为求便利，方志强向当地政府申请，购买了直升飞机。当然，迎娶新娘也就少不了它，用它“威风威风”罗！

掷包制凶

秀秀开完农村致富经验交流会，赶上末班车，离开了县城，不料汽车途中抛锚，多耽搁了半个多钟头，在梅李镇车站停靠时，太阳早已钻进了山窝窝。从梅李镇到家还有10多里路程，今天恰逢农历月底，月亮不露脸，星星稀朗朗，周围都是黑漆漆的。秀秀归家心切，顾不上天色有多黑，一下车就急急往回赶路。

秀秀农村里生，农村里长，走惯了乡道，这条道又是常来常往，脚头熟，不多一回儿，已赶完一半路程。朝前走就是一个小山头了，这小山头不算高，满山满坡栽满了青松，大家把它叫作“松山”。秀秀到了山脚下，只听夜风呼呼吹，松涛哗哗响，心弦不禁绷紧起来。谁知越是人怕鬼，偏有鬼上门，秀秀刚跨上山坡，就听得不远处发出一声嘶哑的惊呼:“救命!”这个“命”字刚吐出口，就被压了下去。秀秀顺着发出呼救声的方向，绕着密密的松树穿行，大约走了20多米，就隐隐见到一大一小两个黑影，这大的五大三粗，像座黑铁塔，压低了嗓子威胁:“老实点，再喊，老子捅了你!”说着，扬起手里雪亮的匕首，在空中晃了几晃。那小的瘦骨伶

仃，听声音像是个大姊，她急急巴巴地哀求:“先生，行个方便吧，我身上有钱，不过这钱是为我重病的男人撮药用的，可怜他躺在床上，剩下一口气啦!”“嘿嘿，死了男人，你正好换换鲜么。”黑铁塔幸灾乐祸地嚷着，步步逼紧:“别磨蹭，快掏出来!”

松林里黑咕隆咚，秀秀睁大着两眼细瞧，那黑铁塔黑衣裹身，黑布蒙脸，全身伪装，难辩真面目。怎么解救这大婶呢？秀秀正在搜肠刮肚，手里提着的拎包突然抖动了几下。哟，办法有啦！她跨上几步，大声喝道:“慢！人家有危急病人，不要硬逼么!”黑铁塔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吓得不由自主地倒退三步。但当他从声音中辨认出是个姑娘时，马上凶相复原:“死丫头，知趣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河水不犯井水；要不，嘿，老子这个是不认人的!”说着，晃了晃手里雪亮的匕首。秀秀以退为进:“有话好说么，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可以商量的呀。”黑铁塔不耐烦了，用近乎命令的口气说:“有什么好商量的，老子认钱不认人!”“那好，钱我给你，不过……”说到这里，秀秀故意煞断话头。黑铁塔听说有钱，忙问,“不过怎样?”秀秀说:“先把大婶放走,”黑铁塔气凶凶地说:“你想放她去报信，没门！先把钱交出来，再放你们俩。”“好吧，我们说话可得算数，钱都在拎包里，你自己拿吧!”秀秀爽快地回答，同时拉开拎包的拉链，走上两步，掷下地面。

黑铁塔心里喜滋滋，连忙走上前去，弯下腰，把手伸进了拎包里。这一伸，可不得了啦，只听得黑铁塔一声惨叫:“哇——!”当他的手从拎包里缩回来时，手指上已挂着个圆滚滚的家伙，足有小脸盆那么大！黑铁塔拼命地摔打，可怎么也摔打不掉，越摔打越是钻心地疼痛。他一边像野猪般嚎

叫，一边不住地打哆嗦，还不停地求饶："哎呀呀，疼死我啦，快救命啊！"

这时，秀秀一个箭步窜到黑铁塔面前，拾起掉在地上的匕首，又一把将黑铁塔的蒙面布撕了下来，一看那模糊的脸面，嘿，原来是县人民法院公判布告上多次判刑的惯犯！秀秀手中握着匕首，冷冷地说："嘿，劣性不改，你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告诉你，这是我参加县里致富经验交流会带回来的鳖王，全县数一数二的良种，足足8斤呢。要我救你，可以，跟我上派出所！"黑铁塔夯拉着脑瓜，唯唯应诺："我去，我去！"秀秀拉了拉呆瞪瞪的大婶，说："婶子，吓着了吧，现在没事啦，我陪你一起到镇上去撮药，顺便把这'烂货'一起带走。"大婶象做了个恶梦，刚刚醒来，应道："好啊，好啊！大妹子，要是你不来，今晚上我不知要落到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秀秀拣起拎包，挽着大婶的胳膊，回头大声命令："走！"黑铁塔无可奈何地挪动双脚，还在呲牙咧嘴不停地"哼哼"哩。

骨灰匣里的“鬼”

骨灰匣里有鬼，还真有其事呢！不信，你听我从头说起。

事情发生在八月十五中秋夜。太湖边荷花湾荷花村村东头有个姓赵的人家，户主叫根宝，妻子叫阿英，一个独养儿子，叫小宝。今朝中秋节，一家三口草草吃完团圆酒，又吃了点红菱白藕、月饼糖果，未到月上东墙，就进房睡了。为啥？为只为小宝是根宝和阿英的心头肉，掌上珠。小宝今年10岁，读三年级，爹娘百依百顺，使他性子越来越野，今朝又整整折腾了一天，逮住3只麻雀，蛮吃力，所以三下五除二，吃完就上床。这么一来，根宝和阿英哪里还有心思赏月?!

明月似银盆，当空高挂，已到半夜了。这时，睡得迷迷糊糊的根宝，突然听得房外传来“扑落落、扑落落”的声音，正值夜深人静，这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显得格外清晰。根宝拉亮电灯，推推身边的妻子：“阿英，快醒醒！”阿英正在甜梦中，闭着两眼不耐烦地说：“啥大不了事，半夜三更把人吵醒！”“你听听，房外是啥响声？”

阿英侧转耳朵听听，也听到了“扑落落、扑落落”的响声，这响声阴森森的，越听心里越发毛：“根宝，这响声的来路有点不对头啊！”其实，根宝心里早已发寒，听阿英这么一讲，顿时像掉进了冰窟窿，从头凉到脚底心，更寒啦，急急巴巴地说：“我，我也觉得有问题，好像……好像是爹爹骨灰匣里响出来的！”这话刺到了阿英的心窝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睡梦全被吓跑啦：“还……还不快去看看！”

根宝的父亲是老实巴结的农民，早年丧妻，他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才把根宝扶养成人。可是，待根宝取了妻室成了家，他却已积劳成疾，手脚麻木了。阿英嫌老人只能吃饭不会干活，总是指桑骂槐，无事生非；根宝受阿英唆使，也经常冷言恶语，出口伤人。特别是去年中秋节，根宝从街上买回一匣月饼，偷偷藏进房内，老人连饼屑也未尝到。小宝一连吃了三只，吃得太甜，第二天牙痛发作，去向爷爷哭诉。当老人明白真相以后，伤心得眼泪直往肚里流。他像雪上加霜，连病带气，赶到年底，终于饮恨离世了，骨灰匣就搁在客堂间的墙角上。

夫妻俩披衣起床，抖抖瑟瑟跨出房门，来到了客堂间。一听，骨灰匣里真的在“扑落落、扑落落”的发出响声来，这下就深信无疑，肯定是爹爹死得有怨气，半夜闹鬼了。他们不敢怠慢，“扑通——”双双跪倒在骨灰匣前，磕头求饶。根宝连声说：“爹爹，亲不亲，一家人，千万不要再闹了，我们一定给你寻块好地下葬，让你安安稳稳地长眠！”阿英也跟着恳求：“公爹，你老人家消消气吧，明天我一定拷酒炒菜烧纸钱，让你在阴曹地府有吃有用！”做了亏心事，心里怎能不发虚？骨节眼上，两人不免互相埋怨推诿，根宝说：“都是阿英惹事生非，害得爹爹受气受苦，要怪，就要怪阿英！”阿英也

不示弱:“哼，你根宝有几分孝心？去年八月半买回的月饼，不是你藏到房里去的？要算账，也得先找你根宝算！”

正在根宝和阿英互相数落，推卸责任的时候，突然，小宝在床上大声叫嚷:“哎哟，要……要死啦！”根宝和阿英一听，以为老人不肯宽恕，来“捉”孙子啦。这一吓，真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生烟，全身都酥麻了。夫妻俩像鸡啄米一样，连连追悔:“只怪我们忤孽不孝，现在我们知错了，求你留下赵家一条根，不要把小宝带走……”话未说完，小宝已从床上蹦了起来，“哈哈哈哈”放声大笑。把个根宝和阿英吓得呆若木鸡，以为小宝已经中了邪，神经错乱了。

其实，小宝此时清醒得很呢。当他醒来张开眼睛向房门外看去时，根宝和阿英正对着骨灰匣磕头求饶，许愿说好话，他觉得十分滑稽可笑，于是哈哈大笑起来。听阿英对他说“不要跟爷爷去”，弄得莫明其妙，反问道:“姆妈，啥人说我要跟爷爷去呀？”阿英觉得小宝神志并不糊涂，急忙追问:“小宝，你为啥叫着‘要死啦’？为啥哈哈哈哈傻笑？”还没等小宝答话，骨灰匣里“扑落落、扑落落”地声音又接二连三地响起来。根宝和阿英一起把小宝拉到骨灰匣前，按倒在地，说:“快向爷爷磕头，求爷爷保佑全家平安！”这时骨灰匣里又在“扑落落、扑落落”地扑腾，小宝连忙叫了起来:“爸爸，快，快把骨灰匣拿下来！”根宝忧心忡忡地说:“小宝，不要胡言乱语！”“再不拿下来，我关在里面的3只麻雀要闷死啦！”“啥？……”根宝和阿英同时张大了嘴巴，一时说不出话来，但心里终于明白过来:骨灰匣里“扑落落、扑落落”闹腾的鬼，原来是3只麻雀！

〔附记〕这则新民间传说，1981年开始在上海、苏州城乡广泛流传，至今仍有人在传讲。

滕经理治病

菊黄时节，滕经理退休了。往日滕经理总是身不着窝，老伴难熬冷清，少不了埋怨几声:“风出风进，这家是你客栈?!”如今退休在家，老伴有伴，心里自然乐悠，她把全部精力扑在滕经理身上，欲将滕经理调理得有精有神，又白又胖。

日出日落，三个月过去，谁料老伴的殷勤服侍毫不见效；相反，滕经理时常呆呆地盯住桌上的笔架，神情恍惚，茶饭不思，一天比一天消瘦起来。在老伴的再三催逼下，进了医院。该检查的都检查了，就是查不出什么明显症状，医生在病历卡上打了个大的“?”，说:“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吧。”

一天，老伴在路上遇见公司邹秘书，谈及此事。邹秘书问明情况，沉思片刻，说:“我看治愈滕经理的病不难，只须……”老伴频频点头，回家后立即按照邹秘书的“药方”作了安排。

翌日，大儿子匆匆赶到滕经理的病房，轻轻叫道:“爸。”滕经理半眯着双眼，懒洋洋地应了一声。大儿子说:“上星期我添置一只热水器，进口货，一千出头一点，你看合算吗?

你认为合算，替我在发票上签个字，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话音落地，一张发票已塞进滕经理的掌心。

滕经理手捏发票，眼睛顿时睁大了，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喜色。他从衣袋里掏出笔来，熟练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请我把关，准不会吃亏!”

下一天，女儿赶早来到医院，踏进病房就打开了话匣子:“爸，昨天我逛百货公司，替自己选了件上衣，小芬买一套童装，同事们对价格评说不一，你看……”说着，一边递上两张发票，一边介绍牌号，价格。

“嚯”的一声，滕经理从被窝里坐了起来，两眼闪耀着明亮的光彩。他紧盯着发票看了一会，认真地说:“嗯，上衣价格合理，童装偏高了些，下次注意!”女儿接过话茬:“那你替我签个字，算是指点我今后多学着点。”滕经理二话没说，提笔“刷刷”几下，二个大名便签完了。

以后数日，媳妇、女婿、孙儿、外甥女……依次进入病房，在病榻前递上自己的购物发票，请求滕经理审核、签字。

这些日子老伴送来的饭菜，滕经理每餐都吃得碗底朝天，还连连称赞:“烧得好香!”医生复查了三次，最后十分肯定地说:“一切正常，恭喜，可以出院了!”

滕经理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接触过他的医生、护士以及病友都感到十分惊奇:这生的是哪号子病呀，没打针没吃药怎么就好起来了呢?

紧急会议

“滴铃铃……”一阵清脆的铃声，惊醒了车间里正在埋头操作的众多工人，大家满怀疑云，不知班间拉铃发生了什么情况。

不一会，厂房里响起了传达室李老头瓮声瓮气的呼叫声:“各位注意啦，暂停生产，马上到大会议室集中，李厂长召开紧急会议!”

生产时间为啥召开紧急会议呢？这要从李厂长的易位说起。

李厂长原在数千人的大厂当第一把手，由于管理不善，连年亏损，于是被调进这个数百人的小厂当了厂长。他思前想后，千不怨，万不怨，只怨工人们不争气，把他害苦了。到位以后，他立即埋头制订各种规章制度，从上下班到吃饭上厕所，从上岗操作到下岗交接，从进出厂门到调班休假……等等，大大小小订了 20 多项，同时还作出相应的惩处办法，全部抄写上墙，公诸于众。办完这些事，李厂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只觉得满身无比轻松；此后便整天蹲在办公室，坐等自己的杰作即将带来的奇迹。

半年时间过去了，工人们都循规蹈矩，极少有人触犯李厂长的禁令，可是厂里的生产不但不见直线上升，反而出现下滑的迹象。这下李厂长坐不住了，上班后他就下车间，亲自检查监督，决心查出问题来，督出效果来。

一天上午，李厂长从二车间走向三车间，在过道拐角处遇见一个青年，坐在半墙上正悠闲自得地抽烟。见此情景，李厂长不由得火冒三丈，恨不得狠狠训斥一顿。不过他瞬即冷静下来了，面前这青年在上班时间擅离岗位，怠工抽烟，不正是自己急需抓到的典型吗？他要抓住这个典型，好好教育教育全厂工人，让大家知道，工厂生产上不去，坏就坏在这批不争气的工人身上，一定要严肃处理，引以为戒！

李厂长强按怒火，草草查问了那个青年的名字，便风风火火地奔回办公室，起草惩处通告，下令召开紧急会议……

数百工人挤满了会场，眼神里都布满惊奇与疑虑，谁也不吭声，场内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响声。李厂长不露一丝笑容，神色严厉，宣布开会。他说：生产时间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是有其特殊原因和重要意义的，是为了把厂风厂纪推上一个新台阶，使全厂生产能上一个新水平……接着便严厉批评怠工抽烟青年无视厂规的违纪违章行为，大声宣读惩处通告：

青工赵志威，在生产时间擅离职守，怠工抽烟，实属目无领导、目无厂规的严重错误行为。为严明纪律，教育群众，推进生产，今决定开除留用。此布

（公章）1995 年 8 月 2 日

李厂长刚读完通告，会场内像滚油锅里撒进一把盐，顿时翻腾起来。李厂长紧锁双眉，不耐烦地敲敲讲台："肃静，大家肃静！"接着他提高了嗓门，以居高临下的气势问道："赵

志威，站出来！你说说，这个处罚你服不服？”

场内又变得寂静无声，众人引颈观望。一分钟、二分钟过去了，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始终不见赵志威站出来。李厂长火烧火燎地喊道：“周主任，给我把赵志威拉上台来！”

周主任是厂部办公室主任，且是一位在厂里任职多年的老主任，他的脑袋就是一个档案室，厂里所有工人他都了如指掌。当他听完李厂长宣读的公告后，搜肠刮肚，怎么也想不起有个叫赵志威的青工。正在困惑之际，突然李厂长点了他的名，这下可把他难住了，结巴巴地说：“李、李厂长，这个，这个……”

“什么这个，这个，平时你办事干干脆脆，今天怎么啦？”李厂长显得极不满意。

周主任怯生生的回道：“这个，这个叫赵志威的青工，我、我……”

“是你外甥？”

“不、不是。”

“那是你小舅子？”

“也不、不是。”

“那好呀，无私情之嫌，事情就更加好办。”李厂长振振有词，接着拉腔拉调地说：“公——事——公——办么！”

周主任的头脑这时像只电脑，继续闪电般地快速搜索他所有的“储存信息”，最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但是，这回找到答案却又把他难住了。他吞吞吐吐地说：“李厂长，这个赵、赵志威……”

“有话快讲”！”李厂长急不可耐，没等周主任把话说完，便火辣辣地大声呵斥，“要追究的话，你厂部办公室也有一份责任的！”

周主任硬着头皮，讲述了有关赵志威的情况。倾刻间，会场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嘻笑声，它像一阵阵拍岸的巨浪，直扑李厂长，差点把他从讲台上掀翻在地。

事情是这样的：厂里根本就没有名字叫赵志威的工人，李厂长查问的那个赵志威，是外地来厂联系业务的一名购销员。他来厂联系一宗业务，正巧周主任有事离开办公室，未能见到，于是便在厂房里走走看看，后来干脆停留在过道上抽烟坐等。不料一滴水滴进油瓶里——碰巧，偏偏被李厂长撞上了。李厂长急于抓典型，不细加查究，想当然地套框框，定调调，怎能不闹出笑话来呢！

紧急会议开得李厂长骑虎难下，十分尴尬，不得不草草收场。会后，几个青工凑在一道，你一句我一句的编了个顺口溜，很快就在厂里流传开来：

李厂长，眼无光，
抓根稻草就当枪，
紧急会上胡乱打，
枪枪打在自身上。

怪　圈

夜幕低垂，华灯初放，德胜大街人来车往，热闹非凡，一辆桔黄色出租轿车飞驰而过，两盏车灯雪雪亮，喇叭按得“滴滴”响，左拐右绕，到景西巷口打个急转弯，闪电般地钻进弄堂里去了。

轿车里只坐着个年轻驾驶员，全身毕挺的毛料西服，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变色镜，潇洒自得，随着车厢里播送的乐曲轻声哼唱着:“你知道不知道，我深深地爱上你……”不多一回，轿车在一幢公寓前“嘎”的一声，停靠下来。驾驶员从车头横架上取下一个比钢笔略短些的金属壳小圆筒，带着小跑冲进4号楼402室，跨进门槛就叫喊起来:“莉莉，等急了吧?”迎上来的是一位身材修长、面目清秀的姑娘，身上套着的鹅黄色钩花羊毛连衣裙，更增添了她几分姿色。她把两只手搭上驾驶员的双肩，嗔怪道:“你看看手表，都什么时间啦，叫人家等得多心烦哪!”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轻驾驶员叫小刚，有一次与莉莉邂逅相遇，谈得十分投机;以后三来四去，热络起来，不到半年就打得火热，如胶似漆，真有点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的滋味。平日小刚总是一下班就往莉莉家里钻，而且准时准点，从不迟到。今天小刚来晚了个把小时，没按时“报到”，难怪莉莉要有些快快不乐了。

“我的好莉莉，别动气么!”小刚见莉莉来了气，连忙献殷勤:“你听我说，今天我可是特地为你选购一件珍贵小礼物才耽搁一点时间的呀! 喏，这小礼物算是我迟到给你的补偿，好吗?”

莉莉接过小刚送给她的金属壳小圆筒，打开上壳，露出一段玉色圆柱。她不屑一顾地瞟了一眼，气咕咕地说:“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原来是这么一支小小的口红，啥稀罕!”小刚却神秘兮兮的说:“嗬，别小看了它，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泊来品，正宗的洋货，不信，你瞧瞧这壳子上密密麻麻的洋文!”其实，莉莉只读过初中，根本认不得 *ABC*。她最关心最专注的就是梳妆打扮，如今听得是进口货，脸上又浮起了笑容，乐滋滋地说:“小刚，你真好! 不过，我也不会亏待你，喏，这两张天乐舞厅的舞票，是我特地搞来慰劳你的。你想吃什么，自己动手，吃完了我们去跳舞!”话毕，像燕子一样轻盈地“飞”进了洗盥间，对镜画眉涂口红，细心妆扮起来。

小刚是常客，他熟练地从食品橱里取出面包香肠，又热了一杯牛奶，随后斜卧在沙发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当他咽下最后一口面包时，莉莉已经梳妆完毕，迫不及待地催促着:“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吧!”小刚顺从地站起身，挽着莉莉的臂膊，准备上车。莉莉却娇嗔地嘟囔道:“不，今天我们步行，看看夜市么!”

大街上人流如注，夜市已进入高潮。小刚与莉莉身贴着身正心舒意展地在人群中向前挤去，突然，莉莉停下脚步，

惊恐地叫喊起来:“不对，我的嘴巴怎么有些麻木啦?!”小刚把莉莉拉到路边，借着路灯的淡黄色灯光，仔细观察。刚看上一眼，小刚也发懵了，只见莉莉的嘴巴已经浮肿，胀鼓鼓的成了个肥厚的“O”形怪圈，于是急急巴巴地说:“莉莉，不……不对头呀，你这嘴巴有问题!”莉莉听到“有问题”，更加心慌意乱，双手捂住嘴巴，眼泪快要掉下来了。这一来，浓浓的舞兴顿时一扫而空，急忙调转头来，朝附近的复康医院快步奔去。

在门诊室，医生先是讯问病情，接着细心检查一番，最后摇摇头，说:“这嘴巴既不像细菌感染肿胀，也不像虫咬所致，倒有些像无名中毒——不过，又不全像……”莉莉听了，心里更加焦虑，惴惴不安的问道:“那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医生回答:“我初步判断，这种症状似乎只有一种诱发因素，那就是口红引起的过敏反应——请问，你涂的口红是常见商品，还是新上市的品种?”“这……”莉莉眨巴着忧郁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小刚，用意是: 小刚，这问题你去回答吧!

小刚像怀里揣着小白兔，七上八下蹦跳不停，他想到这支口红的来历，不免紧张慌乱起来……

原来，这支口红并非小刚特地从商店买回，而是偶然拣得的“便宜货”。这天下午，有一对外国夫妇招呼小刚，要他开往风景旅游点游览。他们还是初次到达中国观光，到达中国后这里又是第一个接触的城市，刚来不久，却很快就被这里山清水秀的天然景色深深迷住了。夫妻俩走走看看，看看问问，所到之处无不留连忘返，直到天色已晚，才恋恋不舍地招呼小刚送回宾馆，并连声说:“抱歉，谢谢!”待外宾进入宾馆后，小刚猛想起幕色降临，莉莉在家里一定等急了，立即调转车头，飞驰向前。途中，他发现旅客座位上有件亮闪

闪的东西，拣起一看，原来是一件金属壳小玩，估计是涂唇的口红，那位外国妇人不留意失落的。于是脑瓜里当即打起了小九九，移作礼物送给了莉莉。原以为可以让莉莉快活快活，唉，没料到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而惹出一桩祸殃，这骨节眼上，看来不倒麻叉袋是过不了门喽!

小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一遍，医生听毕，“哦”的一声，恍然大悟，连声说:“好啦，没事了，没事了!”小刚和莉莉如堕五里雾中，忙问:“怎么说没事啦?”医生解释道:“你们涂的并不是进口口红，而是国外妇女使用的‘丰乳膏’。在参加舞会，或设宴迎宾，或赴约作客，一些洋妇人往往用‘丰乳膏’涂擦乳房，膏质所至，肌肤隆起，乳部就丰满起来，以达到增强曲线美的效果。今天你们张冠李戴，怎能不出差错呢? 不过‘丰乳膏’的药效是有时限的，到时它就自动失效，恢复肌肤原状。”听了医生的话，小刚嘘了口气，如释重负，轻松地说:“好，总算没有危险了……”“不!”医生截断了小刚的话头:“今后可不能再贪小便宜啦，否则，难保再出乱子重进医院啊!”

小刚满脸通红，一再向医生道谢，然后扶起莉莉，说:“我们快走吧!”莉莉惊魂未定，小声问道:“还去舞厅?”“不，马上回家，把东西送往宾馆，归还原主!”

一会儿，小刚和莉莉又出现在大街的华灯下，消失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

死得太不凑巧 （笑话）

张老汉久病不愈，终于进医院了。

这天，两个儿子各自拎着水果罐头，同时踏进了病房。哥儿俩抢着说:“爸，待你病好了，跟我回家吧!”“爸，病好了，到我家住!”张老汉已是奄奄一息，听后，瞪了瞪眼睛，便气绝身亡了。医生连忙问:“现在跟谁回去?”哥儿俩懊丧着脸说:“唉，现在领回去还有什么用？死得太不凑巧了，再挨三天，一套大住房就分到手啦。”

臂膊朝“理”弯　（笑话）

小明和小新同在农机厂当临时工。最近，农机厂分配到一个转正名额，小明心中暗暗高兴，给当厂长的舅舅老刘丢下一句话：“‘臂膊朝里弯’啊！”老刘说：“我心里有数。”一星期后，小新转正了，小明依旧是临时工，他气呼呼地找老刘责问：“舅舅，你这臂膊可算得朝里弯?!”老刘理直气壮地答道：“怎么算不得？按政策规定，独生子女优先转正。你有姐姐，小新是独子，你看，这次让小新先转正，我这不是不折不扣的臂膊朝‘理’弯吗?!”

智脱虎口

1927 年冬季，朱德同志率领一部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转战到了湖南南部，开展游击战争。那里都是山区，土地贫瘠，群众生活穷苦，部队的穿衣和吃饭发生了困难。怎么办呢？朱德同志想起了曾在云南讲武堂一起求学的范石生，这时他正带兵驻守在湖南汝南县县城，相距不远，便决定以老同学的关系去找他。范石生是滇军军阀，与人民为敌，而且到他那里必需穿越何其朗占据的地区。同志们担心朱德同志陷入虎口，遭到不幸，一起上前劝阻。朱德同志却坦然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家放心吧。”

朱德同志挑选了五六十名强壮的战士，组成一支精悍的临时小分队，于第二天清晨出发了。连续赶了一日一夜的路程以后，就进入何其朗匪军的驻地，朱德同志把小分队划成几个战斗小组，分分合合，专拣山间羊肠小道迂回前进，一路十分平静。当天晚上，他们宿营在山村一个破旧的祠堂内，由于一路疲劳，大家倒下就呼呼睡着了。

月明星稀，群山沉睡，四周都是静悄悄的，大约深夜两点钟左右，村头突然响起“砰砰砰”的枪声，原来是何其朗匪

军跟踪偷袭来了。朱德同志第一个惊醒过来，立即组织大家分头还击，准备撤离山村，向外转移，可是时间已晚，祠堂早被包围起来。朱德同志决定组织突围，简明地布置了行动计划，刚进入临时卧室，不料这时已有几个匪兵冲进祠堂，直逼过来，这一霎间，想走没法走，要躲没处躲，情况真是危急极啦。朱德同志沉思之际，见到傍靠临时卧室的厨房，心头顿时一亮，迅即奔了过去，把伙伕用的围裙系在腰间，又顺手拿起一根扁担，向着匪兵的方向不慌不忙地走去。

几个匪兵见室内有个黑影，端起枪齐声叫喊："站住，干什么的?!"朱德同志从容不迫地回答："我是伙伕，帮着做菜烧饭的。"一个匪兵跨前几步，逼近朱德同志，瞪着两眼上上下下打量起来，见面前站着的人面孔黝黑，胡子拉碴，粗手粗脚，便信以为真，开口说："听着，想活命就老实交代，你们的司令在什么地方?"朱德同志镇定自若，面无惧色，侧过身用手指了指身后的卧室："喏，不就在里面吗!"

几个匪兵一心想抓住总司令，好去向何其朗报功领赏，争先恐后地向卧室扑去。就在此刻，朱德同志如利箭一般，迅速穿过走道，拐向边屋，推窗跳了出去，冲出匪兵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平安相会了。

“给这位小哥开个条子”

1949 年 4 月底，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下后，第三野战军先遣部队直逼上海市。

苏（州）嘉（兴）公路地处上海外围。一天，路旁的小郑州（今江苏吴江市兴桥村）来了一支骑兵部队。

一场春雨刚过，马队沿着泥泞小道向村里前进。可行不多久，被一 3 尺多宽的缺口挡住了去路。正在进退两难时，村口出现一个青年农民，肩上扛着一块厚实的木板，二话没说，就把木板铺在缺口上，让马队顺利地进了村。

马队在村里刚安顿毕，乡亲们纷纷把草料送往司务长指定的地点。这时，人群里又出现了肩上挑着一担沉甸甸稻草的那个青年农民。司务长发现后，急忙将他拦住:“小伙子，谢谢你为马队铺上木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嘿嘿……”青年农民憨笑着:“我叫马金有，问名字作啥?”“问你啥名字，好给你记帐罗！部队行军作战，钱粮供应不上，老乡，暂时欠一欠行不行?”一个身材魁梧的解放军走了过来，操着四川口音，笑咪咪地接过话茬说道:“给这位小哥开个条子!”

司务长遵照那位大个子解放军的嘱咐，立即提笔写了张

借条，硬塞进了马金有手里。

一年后的冬天，两位解放军战士冒着鹅毛大雪走进小郑州，查问马金有的情况。

过了几天，马金有就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寄来的一封“保价信”，信中封着6万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6元），还附着陈毅市长的亲笔便函，表示感谢与歉意。马金有激动得眼睛湿润了，嘟囔着：“陈老总这么忙，还惦记着这件小事情……”

柳亚子的故事

垫木板

柳亚子幼年取名慰高，随父母居住在原吴江县北厍乡大胜村。柳家本是大户。过去，大户人家收租放债多以大米或稻谷作实物，用“斛”作量器。斛为木质方形，口小底大，1斛折合5斗。斛是特制的，底座装置一块活动木板，收租时抽去，放债时垫入，以此增加或减少容量，盘剥农民。柳家亦沿用此法，年复一年，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柳亚子懂事以后，见上门的佃农个个都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深表同情，对用抽垫木板去欺诈穷人的做法十分不满。

一年秋后，又到了收租时节，佃户们或船载或肩挑，纷纷送上门去。柳家门墙内摆开帐桌，由帐房负责验收租米。第一个佃农正要过斛，柳亚子从室内匆匆奔至墙门间，挥了挥小手，高声喊道:“慢!”帐房见小少爷呼唤，忙问:“少爷，你有啥吩咐?”“让我看一看再动手。”帐房暗忖:“这小少爷人小心不小呀，赶来查验木板了，真是难得的富家后代!”不料，柳亚子三步两脚地跨到斛前，从衣内抽出一块木板，放在斛底，垫得严严实实，说:“过斛吧!”这出乎意料的举动，惊得帐房愣住了，待缓过神来，连忙结结巴巴地探问:“少

……少爷，木板是放债时垫的，现在?”“不要噜苏，照我的办!”

帐房深怕东家怪罪下来，左右为难，只得奔进内室，将情况禀报柳亚子父母。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是清末秀才，曾参加陈去病等组织的“雪耻学会”，拥护维新；母亲费漱芳，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他们听了帐房的话，毫无责备之意，低声商议一回，语气平和地说:“慰高要破这个规矩，破得有理啊，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吧!”

从此以后，柳家就改“大斛”进“小斛”出为平斛进出。柳亚子由父母与塾师教授，9岁就学写五、七言诗，试作长篇史论文章，显露出其不凡的才华。尤其是父亲的旧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对他后来逐步成长为著名的爱国诗人和革命家影响极深。

“复壁”脱险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发动了血腥的大屠杀，同时还暗中搜捕国民党的左派进步人士。

柳亚子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坚分子，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多次口诛笔伐，无情揭露，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那时，柳亚子在同人学友劝说下，已经“拂衣竟归，隐居不出”，住回黎里老家了。但是，不拔除这根“眼中钉”，蒋介石怎肯罢休!

5 月 8 日深夜，柳亚子的住宅突然被反动军警包围，枪托把柳府大门砸得“哐哐”响。柳亚子夫妇从梦中惊醒，知道情况危急，两人商量一阵，决定由夫人佩宜应付，柳亚子迅速暂避，然后寻机脱身。

“当啷”一声，大门被砸开了，反动军警像一群恶狼，直奔柳亚子卧室。他们扑了个空，就把夫人佩宜关押起来，逼她交代柳亚子的下落。但不管他们怎样恫吓，夫人佩宜一口咬定柳亚子出外访友，多日未归。反动军警恼差成怒，立即动手搜查，翻箱倒柜，撬门砸窗，只差没有挖地皮三尺。折

腾了好一阵工夫，最后在夹弄里找到一个男子。军警小头目闻讯，如获至宝，当即前去审视，只见此人年纪四十上下，穿绸袍，罩马褂，斯斯文文。军警小头目心里似乎早已明白三分，举着枪大声吼道:“你叫什么，快讲!”此人看看黑洞洞的枪口，脸色顿时变得像张白纸，嘴里连连惊叫:“啊……啊……”小头目自作聪明地想着: 这读书人不会讲话，那肯定是哑子，这不正是上司下令捕捉的柳哑子吗? 于是，大声下令说:“带走!”

当天晚上，柳哑子就被押进国民党浙江二十军政治部审讯室。小头目押着柳哑子，一边走，一边还在做升官梦呢。他向上司行了个军礼，神气十足地报告说:“报告长官，柳哑子被我抓来了!”军官“嗯”了一声，目光向柳哑子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厉声问:“柳亚子，你知罪吗?”柳哑子这时似乎不那么惊慌了，开口答道:“我不是柳亚子。”“妈的! 不给点厉害你尝尝，.你是不会说实话的，来人……”“我真的不是柳亚子——我是柳亚子的妹夫，叫凌光谦”接着，凌光谦把自己在柳家作客被捕的情况讲述一遍。军官听了，顿时暴跳如雷，“啪”的一声，狠狠搧了小头目一记耳光。小头目用手捂着脸申辩说:“逮他时他确实不会讲话，怎么现在会不是哑子呢?!”军官气呼呼地骂道:“连个亚子和哑子都搞不清楚，蠢猪!”

其实，当反动军警走后，柳亚子就走出了复壁，化装成村妇，去上海，东渡到日本去了。

两写遗嘱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世居江苏省吴江市北厍镇大胜村，1898 年迁居黎里镇。

柳亚子生活于民族危难沉重时期。他忧国忧民，少壮怀志。自 1902 年起，先后参加过中国教育会、上海爱国学社、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1909 年，他和陈去病、高天梅创立南社，以诗文宣传革命。1923 年，又组织新南社，在家乡主编《新黎里报》，宣称“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还刻了“列宁私淑弟子”小印一枚，表白自己“独拜弥天马克思”。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愤怒谴责。为此，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全靠夫人郑佩宜将其藏匿于“复壁”内，这才得以脱险。

抗日战争爆发后，柳亚子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愤慨。淞沪沦陷，南京失守后，他悲愤交集，蛰居上海寓庐中，自题寓庐为“活埋庵”，心情极为忧郁，在 1939 年 10

月写了遗嘱:

“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乱人倘以横逆相交，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等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亚子书付儿辈。”

1941 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避居香港的柳亚子义愤填膺，亲自起草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名签署致蒋党政府的《联合宣言》，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并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八中全会。直到全国解放，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蒋介石尚欲加害柳亚子，派潜伏特务跟踪。为此，柳亚子于 1950 年 10 月 24 日在沪宁车中第二次写遗嘱如下:

“我此次自宁返沪，据华东局高署长报告，途中有人窥伺。自问衰朽，蒋匪帮不应重视，或者彼为反噬之计，图破坏民主党派合作，且将血口喷人，混淆海内外视听耳! 为此声明: 柳亚子不论在何时何地，有何意外，决为蒋匪帮毒手。我死以后，立刻将此嘱在报纸公开宣布为要!!! 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地点能在鲁迅先生附近最佳，我生平极服膺鲁迅先生也）。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

冯玉祥的故事

收　　礼

1938 年 9 月，冯玉祥的二女儿冯弗伐准备举办婚礼。消息传出，顿时惊动了武汉城。（注）冯玉祥是蒋介石的盟兄，又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那些达官贵人见有奉承巴结的机会，纷纷上门送礼，唯恐落在别人后面。

那时，日寇采用“蚕食政策”，步步进逼，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存亡危急。冯玉祥为了抗日工作，经常在外地奔波。冯小姐在家望着大堆礼物，整日坐立不安。她知道，父亲是从来不准收礼的。记得一次，有个县知事上门，呈上一件礼品，说什么要孝敬副委员长。父亲见了，顿时怒容满面，传令执事官打他一顿屁股，轰出了大门。这一次父亲回来，看到这么多礼物，火气窜上来，恐拍连我亲生女儿也难免不受罚呢。唉，这些人死皮赖脸要把礼塞进门，不管怎么推辞都推不掉，可把人害苦啦。

几天后，冯玉祥回到了家里，问女儿婚事准备得怎样了。冯小姐躲躲闪闪，不敢直说。其实冯玉祥在外面就听到关于送礼的传闻了，他故意问道：“弗伐，是不是有人上门送

礼来啦?”冯小姐心里一惊，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支唔着:“这，这……”“你都收下了吗?”“我不愿收，可……唉，实在推不脱呀!”

冯玉祥理解女儿的心情，笑了笑，说:“弗伐，你把礼物收了下来，都收得好么，干吗这么愁眉苦脸的?!”冯小姐听父亲说出这般话来，惊呆了，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呢。冯玉祥观察着女儿狐疑不定的神情，知道她想到歪道上去了，连忙解释:“弗伐，国难当头，国库空虚，正需要钱呢。再把这些礼物换成钱，不正可以派急用吗!”

听了这席话，冯小姐方始明白父亲破例收礼的原由。她高高兴兴地取出几天来收到的礼物，全都交给了父亲。

不久，所有送礼的人都接到冯玉祥一封“感谢信”。信中大意是:抗日救亡，人人有责。你的厚礼，已换回救国公债券，为国分忧，你一定会乐于接受的吧。这些达官贵人接到“感谢信”，原以为一定是请他们赴喜宴去了，拆开一看，就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羞愧得无地自容。

（注）抗战初期，冯玉祥居住在武汉。国民党高级官员，亦大多集中在此。

巧“护”日商

抗日战争前夕，冯玉祥带兵驻守在湖南常德，他严以律己，严厉治军，坚持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深得百姓拥戴。

常德地处盛产鱼米的洞庭湖畔，得天独厚，虽是个中等城市，却商贾云集，店面毗邻，市面十分繁华。不过，自从在闹市区开了两爿日本商店以后，日货猛烈冲击市场，不久便使不少老字号店铺营业直线下滑，小本经营的商贩面临倒闭的困境。那时，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常德许多爱国师生、店员和居民也奋起响应，自动结队上街游行，部分学生还组织演讲团，天天站在日本商店门外轮流演讲，宣传爱我中华，自尊自强，不买日本货，购买国产品。连续数月，两爿日本商店无一顾客上门，冷落得像殡仪馆一样。

日本老板眼看商店难以经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急匆匆钻进日本领事馆哭诉，请求日本领事出面交涉。日本领事是个奸刁的“中国通”，高傲自负，盛气凌人，眼珠骨碌碌一转，“嘿嘿”冷笑一声，立即分咐备车，直驶冯玉祥官邸。

冯玉祥将日本领事迎进会客室，坐定以后，日本领事气势汹汹地责问:“贵国学生连日在我商店门前闹事，冯将军不是不知道吧?”冯玉祥不卑不亢，严辞予以驳斥:“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怎能与闹事相提并论!”“妨害正常商务活动，危害日中亲善，这后果……”“水有源，树有根，究竟该谁负责，阁下心里不会不清楚吧……”

一阵唇枪舌战，日本领事开始时的一副傲慢模样，渐渐变成了霜打的茄子——蔫啦。他只得缓和了语气，敦促冯玉祥采取行动。冯玉祥成竹在胸，随即来个顺水推舟，显得十分郑重地说:“为不负阁下此行，明天开始立即派兵‘保护’贵国商店。”

第二天早晨，两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来到闹市区，威武地分列于日本商店门外值班站岗。日本商店老板见了，得意得“嘻嘻嘻”笑个不停，连连催促店员开门营业。果然，这一天再也见不到学生前来演讲，清静下来了；但过往行人见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谁也不再驻足观望，更不必说光顾商店了。从早到晚，两爿日本商店冷冷清清，店堂里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

日本老板像鸭吃袭糠空欢喜一阵，心里十分懊丧，又风风火火地去向日本领事求助。日本领事原以为有冯玉祥的士兵保护，万事大吉，不料反而引火烧身，只得再拜见冯玉祥，要求撤走执勤岗哨。冯玉祥待之以礼，语气却严肃认真，一板一眼的说:“敝人是遵照阁下的意思采取行动的呀，为避免出现阁下不愿再见到的学生‘闹事’，岗哨绝不能撤离，我们有责任保护到底的!”

冯玉祥出言如斩钉截铁，不容争辩。日本领事自知理亏，碰了个软钉子，只能像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

后，日本老板终因难以维持，只得关门停业，灰溜溜地离开了常德。

“天书”的神力

1928 年夏季，15 岁的华罗庚因交不出学杂费和伙食费，被迫中途退学，离开上海，回到了家乡金坛镇。

父亲见他回来，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影，说“罗庚，不是爹狠心，实在是没有法子啊!”华罗庚看到父亲凹陷了的眼眶，鼻子一酸，到喉咙口的话又咽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父亲叹了口气，说:“这样吧，店里缺人手，从明天起，你就帮我一起料理店务吧!”

金坛原是乡村集镇，街道虽不宽阔，店铺连店铺，却也很有些市面。华罗庚的父亲临街开一家小杂货店，利薄税重，整日忙进忙出，只能勉强维持一家温饱。

华罗庚站在店堂里，帮着父亲招呼顾客，收款递货。他在上海读书时，曾获上海市珠算比赛第一名。他的计数运算都非常熟练，心算也很擅长。他售货算价，动作敏捷，分文不差。每天忙过上午，午后店里就清闲了，于是，他又想起心爱的数学来了。他借来了一本代数书和一本几何书，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

一天下午，父亲收帐归来，见华罗庚又埋头在帐桌上看

书，心头的火苗就蹿起来了。在父亲看来，这些画着 XY 奇怪符号的“天书”就象妖书一样，被它迷上了，就会误了正道。他顺手操起一根烧火棍，举得高高地喊着：“叫你小心守着店堂，你偏不听，看我不打断你的手指头！”华罗庚正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一道难题，父亲突如其来的怒吼，着实使他吃了一惊。他只得退避到店堂一角，解释道：“爹，它会有用处的呀！”见华罗庚不听“规劝”，父亲冒火追了过去。就这样，父子两人一个跑一个追，像捉迷藏似的，直到母亲出来劝解，才平息下去。

从这以后，华罗庚再也不敢当着父亲的面看数学书了。当然，他并未因此而中断自己的学习，只是晚上睡得更迟了。

没过多久，小杂货店生意就不景气了，父亲只得帮人收购蚕丝。天麻麻亮，父亲便出门走了，往往到天黑才回家，晚上还得在油灯下结算帐目。

一天晚上，父亲清理帐目，发现少了一千多元。父亲急得直冒汗珠，算盘嘀嘀嗒嗒，算了一遍又一遍，总是算不出哪笔帐出了差错。一千多元，不是小数目，赔不起啊！父亲心绪慌乱，叫起罗庚妈一起商量。金坛本有“拜狐仙”的旧俗，两人想来想去，希望狐仙帮忙理清这笔糊涂帐。

第二天天刚亮，家里就忙开了。堂屋里点燃起香烛，供桌上摆满了鱼肉供品，中间放着那本算不清的帐簿。父亲虔诚地跪在地上，口中喃喃低语，求狐仙指点迷津。拜毕，把华罗庚拉到供桌前，说道：“你也来拜拜狐仙，请他为我们全家消灾赐福！”华罗庚不信神鬼，可是，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来个一举两得呢。想到这里，就顺从地跪到地上……

隔天天亮，父亲忙不迭地披衣起床，到供桌前抓起帐簿，打算重新清理一遍。当他翻到最后一页时，眼睛一亮，不由得惊喜交集，大声叫喊起来:“嗬！算清啦，算清啦，你们快来看呀！”罗庚妈喜得眼泪直淌，马上添香上烛，双膝跪在供桌前，嘴里不停地说:“狐仙大慈大悲，显灵指点迷途，功德永不忘怀！”父亲说:“是呀，是呀，今后逢到初一月半，定祭拜不误！”

这时，华罗庚大步跨到供桌旁，明知故问:“爹，帐目真的算清啦?”父亲乐滋滋地指着帐页上的尾数说:“你看，写得一清二楚！”“爹真相信会有狐仙来帮忙?”“小孩子家懂什么，别胡言乱语！”“其实，求狐仙是毫无用处的。”

父亲气得嘴唇发抖:“你，你敢讲出这种话来！还不快快跪下请罪！”华罗庚没有理会，从腋下不慌不忙地抽出一小叠纸片:“爹，你把它拿去对对你的帐目，看有没有出入?”

父亲将信将疑地接过纸片，随手翻阅起来，看着看着，脸上露出惊疑的神色:“罗庚，你这些数字怎么会和帐簿上的一模一样，笔笔无误！”华罗庚说:“爹，世上本来就不存在狐仙，只能靠我们自己掌握知识！”原来，这是华罗庚使了个小小的计谋。他连夜查看所有的帐目，重新演算了一遍，算清了父亲的糊涂帐，誊写在帐薄尾页。父亲还以为是狐仙显灵啦。

这件事，不仅破除了父亲的迷信思想，而且使父亲认识到“天书”的神力无穷。后来，华罗庚凭自己的聪颖天资和刻苦学习，终于成为誉满环球的著名数学家。

第二辑

传统故事

泉姑娘

在盛唐时期，从吴江城朝南走5里路，在运河与塘河交会的地方有一股泉水，日夜喷涌，白而甘冽。当年品茶高手陆羽曾慕名前往品尝，赞不绝口，评为“天下第四泉”，并命名“甘泉”。这甘泉是怎么来的？后来又怎么不见了呢？答案就在当地流传的一个神奇的爱情故事里。

传说甘泉四周，原是一片荒地，只住着一户人家，母子两人，相依度日。儿子叫水根，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母亲省吃俭用，供他上塾馆求学，盼望他来日中举，光耀门庭。不料水根从15岁中乡试后，连续数次开科考试，次次名落孙山。其实水根文章写得蛮好，只是无钱送给监考官，最好的文章也等于一张废纸。水根无限怨恨惆怅，约了几个学友上杭州游山玩水，想借此消消心里的闷气。

那天，水根和学友来到天目山，只见满山翠竹一望无际，宛若碧海；阵阵山风吹过，似海浪翻滚，涛声呼啸，震耳欲聋。水根置身在这竹海中，好像进入天堂胜景，大口大口呼吸清新空气，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心境舒坦爽朗。他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程，跑呀，跑呀，直跑得气都透不

过来了，才坐下来休息。哎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与学友走散，剩下孤身一人啦。再看看天色，灰濛濛的，太阳已经下山，快黑啦。怎么办呢？正在他焦急的时候，突然从竹林深处走出个姑娘来，手挽竹篮，飘然而至。水根生性厚道，从来没有和姑娘搭过话，慌忙低下头去，让姑娘从身边走过。不料姑娘走到面前，主动招呼起来："喂，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呆瞪瞪的，迷路了吧？"水根仍低着头，结结巴巴回答："嗯，是……是迷路了。""哈哈……"姑娘朗声大笑，"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别怕，先吃饱肚子，我再领你出去！"姑娘从竹篮里摸出 10 只团子，塞进水根手里。

水根走了好多山路，半天没有吃东西，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他狼吞虎咽般的吞下 10 只团子，擦擦手，连声说："谢谢姑娘，雪中送炭！"边说边抬起眼皮，偷偷地瞧那姑娘。嚯！怪不得姑娘的声音像泉水叮咚，那么清脆，原来这姑娘一身水兰色衣裙，白嫩嫩，水灵灵，比天仙还美哪！姑娘见水根偷眼望自己，脸上升起两朵红云，倒显得不自在起来。沉默片刻，姑娘才开口："歇也歇了，吃也吃了，我领你下山吧。"说完，自顾自朝山下走去。水根紧跟在后，七拐八弯，只觉得脚下轻飘飘的，眨眼功夫就穿出了林海。回头向幽深的竹海看了一眼，转身正想道谢，谁知已不见了姑娘。他真后悔，后悔自己为啥不问问人家的姓名，家住在哪里，日后有机会好去答谢。

天下的巧事无处不有，这回又碰上啦。水根回家不久，运河与塘河叉口上突然来了一个姑娘，搭间茅棚，开起个小茶馆，招徕顾客。而且，自姑娘搬来那天开始，河塘边就生出个泉眼来，整日整夜汩汩流淌。姑娘用泉水煮茶，清香扑鼻，甘冽生津，引来无数茶客。水根家与茶棚相隔只有一亩

田面，抬头就能望见。可水根从来没有张眼看过一回。有一天，倒是姑娘踏上了门槛，见到水根娘，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婶娘，说："我搬来多日，忙着开张做生意，还没来拜见您老人家，多多包涵啊！"水根听到这响铃铃的声音，觉得蛮熟悉，向姑娘看了一眼，嗬，原来是她，是竹海里引路的姑娘！于是连声对娘说："就是她，我讲的那位领路姑娘！"水根娘立即搬过一只凳子，拉姑娘坐下，说："真该好好谢谢你啊！你要是不来，我还以为是碰到南海观世音了呢。姑娘，你叫什么呀？"姑娘答道："我叫泉姑，就叫我泉姑娘吧。""好，好！"水根娘看到泉姑娘长得标致，又有礼貌，从心里喜欢上了，接着说："你一个人在外头，无依无靠，今后有啥难事，只管找水根相帮好啦！"泉姑娘连声道谢，又闲扯了一会，才回茅棚去了。

从此以后，水根每天都帮泉姑娘担水劈柴，泉姑娘烧了好吃的常往水根家送，两人常来常往，身影不离，爱慕之情一天深似一天。水根娘可高兴啦，逢人就夸："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啊！要能娶上作儿媳妇，也算我这辈子的福份了。"嗨，事情还真的应了水根娘的话呢。腊月里，水根和泉姑娘成亲啦，水根娘乐得像敲开木鱼合不拢嘴。

一年一年又一年，几个春秋过去了，泉姑娘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一家人和和气气，快快活活，四乡八邻没有一个不赞美不羡慕。不料，一年中秋过后，水根团团圆圆的美满家庭，被一场大水撞开裂口，冲垮啦！这天夜里，家家都已关门落闩，上床休息，突然从太湖上空刮来一阵狂风，所到之处，雨点象撒豆那样猛砸下来，顷刻间，河水陡长三尺，从塘河里汹涌向前，很快就把泉眼淹没了；待风过雨止，泉姑娘早已不见啦。

水根撕心裂肺地叫喊，水根娘呼天号地的哭嚎，可是叫喊得喉咙冒烟，哭嚎得眼泪已干，仍然不见泉姑娘的影子。水根难过极了，晚上，他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片刻，他好像又走进了竹海，在那个初次和泉姑娘相遇的地方，又与泉姑娘见面啦。不过，这时的泉姑娘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满脸都是泪水，哽咽着说:“水根，我本是天目山里的一股清泉水，那次你进竹海迷路，我见你为人忠厚，生了爱怜之心，先把你带下山，不久又不顾山规，偷偷下山和你成婚了。”水根说:“我的好妻子，不管你是什么清泉，都无关紧要，我只要你这个人!”泉姑娘擦擦泪水，接着说:“难呀，现在这事被山神查明啦，那天夜里山神调拨太湖水，逼我回到天目山，把我囚禁在山岩下，动不得身啦! 望你好好抚养孩子，待孩子长大成人，别忘了每年到天目山来看望亲娘!”“不，不!”水根声嘶力竭地叫喊:“你跟我回家，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他拼足全身力气，向着泉姑娘扑去，不料扑了个空，滚下山崖去了，心里一惊，醒啦，原来是个梦!

后来，泉眼终于完全阻塞，泉水也干涸啦。但是，人们始终没有忘记这清冽冽、甜滋滋的甘泉水。多少年代以来，这里的乡亲每年都要到杭州朝拜，上天目山瞻仰竹海，据说他们都是泉姑娘的后代，永远都在怀念那灵秀纯正的泉姑娘呢!

双潭桥

孟姜女寻夫，沿运河塘岸北上，经平望，过八坼，吴江城楼已遥遥可望，心里觉得踏实了些，脚底似乎也轻快起来。走着，走着，不料西南角突然推上一块乌云，冉冉升腾，四方飞散，终于吞没了阳光。接着，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狂风夹着雨点没头没脑地撒向大地。孟姜女拖着一双小脚，想快快不得，要停停不了，心里只能干着急。她打开纸伞，一摇三晃，三步二滑地向前赶路，走不多时，眼前出现一座石板小平桥。这座小平桥架在丁字形水面上，东靠运河，西通太湖，桥下流水湍急，哗哗的水声和雨声响成一片。孟姜女战战兢兢跨上桥面，慢步缓移，快到桥心时，一阵狂风猛扫过来，把她的纸伞吹成个大喇叭，身子晃，脚底滑，“朴通”一声，双膝跪在了桥面上，差一点滚下河心。

孟姜女跪在桥面，心里好不凄惨，顿时泪水裹着雨水流淌，哭声伴着风声悲嚎。她边哭边喊：“我好怨哪！”说也奇怪，话声落地，刹时风歇雨止，云开日出。孟姜女站起身，收起伞，这才走过小平桥，走向吴江城。

后来，人们发现石板小平桥桥心添上了两个像馒头那么

大小的深潭，都说这是孟姜女路过桥心跪出来的膝盖印。从此，大家就把这座小平桥叫做“双潭桥”了。

分水墩

紧靠西太湖有个分水镇，分水镇边有条十字河，十字河心有个小土墩，大家叫它“分水墩。”提起这个分水墩，还有一段小故事呢!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十字河上并没有土墩，流水清澈，风平浪静，河岸年年稻熟果香，众乡亲安居乐业。不知从那时起，十字河心出了个怪物，三天二头兴风作浪，把清粼粼的河水搅得混沌沌不算，还搅乱了河水南来北往的流向，酿成水患。年复一年，田地渐渐贫瘠，收成越来越差，日子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乡亲们苦不堪言，却又束手无策，只能任凭这怪物摆布命运。

一年夏天，怪物又作怪了，河水泛滥，绿油油的稻苗淹得烂根枯叶，乡亲们心急如焚。有一天，分水镇来了个跷脚叫化子（乞丐），衣衫褴褛，手拄拐杖，高一脚低一脚地挨户求乞。这时正是青黄不接，加上年年怪物闹灾，甏里没有隔夜粮，烟囱难冒烟，那来东西施舍?! 但是看到跷脚叫化子瘦骨伶仃的可怜相，却又十分同情，于是东家给一勺薄粥，西家送一碗菜汤，接连三天，没有饿他肚皮。

说也奇怪，跷脚叫化子三天来不声不响，除了乞讨，就是到十字河口兜圈子，似疯非疯。第四天早晨，当乡亲们吃过早饭，聚在场头谈家常时，他跷进人群开口了："乡亲们，谢谢你们三天来的照顾！这几年大家受尽苦难，我没有什么可报答，就让我来解除这种苦难吧！"乡亲们听了，以为他在说疯话呢。有的说："你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要无苦讨苦吃罢！"跷脚叫化子不以为然，笑笑说："等一会可见分晓，到时，大家到河边助助威就好啦。"

中午，太阳像盆火，十字河心响声如雷，浊浪冲天。跷脚叫化子闻声立即来到河口，凝神观察。突然，他像发现了目标，抛出拐杖，大喝一声："变！"只见拐杖在空中翻个身，化作一条又粗又长的大青蛇，直俯十字河心。顿时，河心水花翻飞，织成白茫茫的一层薄雾，雾中出现一个黑咕隆咚的怪物，园溜溜，比蚕匾还大。赶来围观助威的乡亲中，有几个青年眼尖，一下就看清了，荷，原来是只大黑龟！大青蛇犹如青藤，死死缠住龟身，并张开大口，紧咬龟头。大黑龟开始还窜上跳下，拼命反击，但不多一会，它就力不能支，挺直四脚，浮在水面难以挣扎了。大青蛇越斗越狠，"啪"的一声，大黑龟的喉管被咬断了，这鬼东西在水中摇来晃去，颠上落下，最后，冒着咕噜咕噜的水泡沉下河心去了。跷脚叫化子微微一笑，自言自语："孽畜罪有应得，阿弥陀佛！"接着又高声疾呼："回！"只见这大青蛇窜出水面，跃上半空，翻了个跟斗，回复原状，回到跷脚叫化子手中。乡亲们看到这奇妙的变化，又喜又惊，当大家定下心来，要向跷脚叫化子道谢时，早已无影无踪了。

过了一夜，十字河心冒出一个土墩，混沌沌的河水又清澈见底，错乱的流向也变得有条有理了。土墩成了分界线，

河水汇合到此，一路向东，注入太湖；一路往西，灌进宜兴西氿。从那时起，河面又恢复平静，收成也一年一年好起来了。因为河水是从土墩分向流出的，乡亲们就把土墩叫做“分水墩”。后来，这里的村子开了几爿小店，慢慢添丁加口，形成一个小集镇，大家改称“分水镇”。

据老年人说，这跷脚叫化子不是别人，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那年，八仙相约过海，各显神通，铁拐李路过太湖，发现分水墩有妖孽扰乱民生，而当地乡亲乐善好施，顿起怜悯之心，于是摇身变作跷脚叫化子，用拐杖收拾了这个黑龟精。

黑　龙　埂

芦墟镇有个“无风三尺浪”的汾湖，汾湖东头有条长腰腰的黑泥埂，黑泥埂上有6个圆鼓鼓的黑泥墩，提起这黑泥埂和黑泥墩，乡亲们就会讲出个动人的故事来。

记不清有多少年代了，那时汾湖沿岸就住满了种田人家，靠着清甜的汾湖水，瓜果满园，稻谷喷香，家家丰衣足食。又一年夏天，稻花红得像团火，稻苗绿得淌出油，只等秋后丰收，不料在这骨节眼上，突然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那是六月初六的深夜，乡亲们劳累一天，睡得正香，汾湖滩突然响起“呼噜噜、呼噜噜”的阵阵怪声，就像打雷一样，把大家惊醒了。听到这怪声，不知出了啥怪事，没人敢开门观望，只得心惊肉跳的等待天亮。嗨，只有一户人家不一样。这家人家，户主高老头，早年丧妻，眼下六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个个腰圆腿粗，身强力壮。不等东方发白，六兄弟早已熬不住啦，壮壮胆子，就把大门拉开了。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一条黑乎乎的似烟似云的东西窜上天空，“呼噜噜”的响声也消失了。再向汾湖看去，哇，清凌凌的湖水不见啦，湖底朝天，活像只泥锅！不久，乡亲们也陆

续开出门来，见到这般情景，都急得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啦。

从那夜开始，三日二次，五天一回，夜里总要响起“呼噜噜”的怪声，到第二天一早，汾湖刚积起来的湖水也总是点滴不留，不知去向。

汾湖三天两头干枯，田里两头三天断水，绿油油的稻苗开始发黄，渐渐枯萎了。正在乡亲们眉毛打结，找不到出路的当口，突然在村头路口贴满了官府文告，上面这样写着：

汾湖降妖，禾苗枯竭，天命耳！本府深恤黎民疾苦，特于汾湖滩高筑祭坛，择定九月初八日祈天祛妖赐福，共享太平。所需钱银，按户分摊，限七日内如数缴纳，慎勿玩延！

此布

这一张张告示，就像一把把尖刀戳到乡亲们的心口上，大家明知这是官府玩的花招，名为求神消灾，实为趁火打劫，但又怎能违抗呢。

高家六兄弟看了文告，忿忿不平，他们商量一番，决定先摸清怪声怪物，再见机行事。当天晚上，他们隐藏在汾湖滩的杂草堆里，静静等候着。一更、二更过后，三更到了，只见东北方升起一团雾朦朦的乌云，飞快地滚动着，直扑过来。眼睛未眨，这乌云早已飞临汾湖上空，像一只大黑锅紧紧扣到汾湖水面。接着，从乌云堆里滚出一条墨黑墨黑的怪物，卧伏在汾湖滩头，不久又响起了“呼噜噜”的怪声。六兄弟瞪着双眼，透过黑沉沉的烟云，细细察看，啊，这怪物原来是一条身躯庞大的黑龙，正向汾湖伸着头颈在大口大口的吸水呢。

回到家里，六兄弟把黑龙吸水的情况告诉了高老头，问高老头怎样才能制服这条黑龙，为乡亲们除害。高老头想了

好久，这才说道:“这事非同寻常，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试上一试，那就是去找胡子铁匠，不过，他在运河上飘泊不定，难找到啊!“六兄弟齐声说道:“只要能把乡亲救出苦海，就是踏破铁鞋，我们也要把胡子爷爷找到!”高老头见六兄弟有此壮志，蛮高兴，又详细叮嘱一番，第二天就送他们上路了。

那时候，正逢酷暑烈日，热得像火烧。六兄弟顾不得衣衫被汗水浸透，走了一村又一村，过了一桥又一桥，数不清走过多少路程，就是见不到胡子铁匠的行踪。一天，他们走得腿肚子像灌进了铅块，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只能在运河岸边的凉亭里坐下歇凉。正在他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从芦苇丛中，响起一阵山歌声:

呜咳哎嗨——
千里运河波连波哎，
碧波近处是家乡;
官府拜神我拆天哎，
敲碎菩萨打泥墙!

歌声起处，射出一叶小舟，一位白胡子老人，正划动双浆唱山歌呢。这白胡子老人黑脸盘，两眼明亮有神，模样就像高老头所说的相仿。六兄弟一见，不约而同地高声呼叫:“老爷爷，我们正在找你哪!”白胡子老人听到了呼叫声，拨转船头，很快就靠拢凉亭河岸，问道:“找我有啥事呀?”于是六兄弟就把黑龙作怪，官府逼银的情况讲述一遍，请求白胡子老人传授本领，为民除害。白胡子老人听了，微微点着头，连说:“为乡亲们办好事，应该，应该，我把你们六兄弟全收下了。”

再说官府贴出文告后，天天催钱逼银，同时抓来一批泥木工匠，限期垒成祭坛。到了九月初八那天，知县坐着大

轿，与财主乡绅们一起聚集在祭坛下；被赶来的百姓，也汇成一片，静静等候。太阳偏西后，知县登坛祭拜，顿时，香烟缭绕，鼓乐喧天，汾湖滩头好不热闹！天色将晚时，知县盘算该收场了，这才装着一副虔诚的模样，面南跪下，高声念诵："下官为民之父母，爱民如子，敬祈上苍念及民间疾苦，慈悲为怀，降福消灾……"谁知语音未落，东北角升起一团黑沉沉的云雾，直滚过来，片刻就扑到汾湖上空，嗬，黑龙又来啦！知县见此情景，吓得像散了架子的瓜棚，瘫软在祭坛上；坛下的财主乡绅，也个个面如土色，浑身像筛糠，嘴里不停地嚎叫："神、神仙饶……饶命！这时，黑龙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祭坛脚下，龙尾轻轻一扫，早把祭坛砸得粉碎，连同知县和一大群财主乡绅，统统扫进了汾湖。

在这紧要关头，六兄弟赶回来啦。原来白胡子老人收留他们后，悉心指点，很快都练出一身硬工夫。同时，白胡子老人还手把手地教他们冶铁砸锤，熬过八八六十四个日日夜夜，打成九九八十一斤重的六把大铁锤，六六三十六斤重的六只大铁钉，赶上祭坛的日子，回到了汾湖滩。不等黑龙喘息过来，六兄弟如猛虎下山，飞身一跃，一起窜了上去，高举大铁锤，叮叮哨哨，从龙头龙身龙尾处把大铁钉敲打下去。黑龙独来独往，从未受过这等痛楚，扭动巨大的身躯，拼命挣扎着。六兄弟像掉进那浪尖波谷，被颠得七上八下，神志昏沉，但谁也没有松手停歇。六兄弟像六座大铁塔，死死压住黑龙，叮叮叮，哨哨哨，从一更、二更敲到三更，又从三更、四更敲到五更天，只听得"啪嗒"一声巨响，龙尾甩在那湖滩上，再也动弹不得了。可就在这时，六兄弟也已耗尽精力，僵硬啦。

汾湖又装满了清甜清甜的湖水，汾湖岸边的稻苗又绿得

淌出油来，六兄弟却再也没有回到乡亲中间来，他们仍死劲地把黑龙钉在汾湖滩上。一年年，一月月，黑龙变成了黑泥埂，六兄弟化成了黑泥墩。于是，乡亲们就给黑泥埂起了个名字，叫作“黑龙埂”。传说直到今天，遇上月黑浪高的风雨夜，汾湖滩还能听到叮叮哨哨的锤声呢!

蚕桑起源的传说

太湖流域栽桑养蚕历史久远，蚕农把蚕桑视作圣物，敬若神明，以致建庙设殿，顶礼膜拜。伴随长期的蚕桑生产和蚕事活动，又产生了一批代代承袭的祭祀仪式与传说故事。这里讲述的一组蚕桑起源的传说，都或多或少地披上了一层神奇的彩纱，由此也可窥其一斑。

七仙女义赠蚕桑

古时候，太湖边上有个小姑娘，叫巧姑，7 岁那年亲妈病故后，他爹讨了个填房，关照巧姑跟着后娘过日子，自己出门跑码头做生意去了。俗话讲:“讨进后娘，胜似伴狼。”从此巧姑像一头钻进黄连甏里，苦得没头没脑啦。

过了一年又一年，大年三十又到了。那天北风呼呼叫，雪花纷纷飘，地面上树干上瓦楞上到处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花被。后娘把镰刀往地上一丢，对着巧姑吼道:“没见羊圈里没草啦，快拎上竹篮，去割一篮草回来?”巧姑不敢违拗，拿起镰刀拎上篮，踏着漫过膝盖骨的雪地，向野地里摸去。天哪，满眼白茫茫，不见田岸不见地，到哪里去割草呀! 巧姑

摸到她往日常来的土地庙，蹲在雪地里，伤心得“呜呜呜”大哭起来。

巧姑哭了一阵，好象听得有人在叫唤：“巧姑，别哭啦，快去割草吧！”她抬起头来，泪花里模模糊糊站着个白发银须、手拄龙头拐杖的老爷爷，正在对她笑眯眯地点头呢。巧姑说：“老爷爷，满天满地都是雪，哪来草割呀？”老爷爷用手一指：“喏，太湖滩上的山坳里留着一块草地，正等着你去呢。”巧姑似信非信地向山坳张望几眼，再回头时，老爷爷却不见影踪了。她想，雪天雪地哪来的老爷爷，说不定就是大人们常讲的土地公公吧。于是跪到雪地里，恭恭敬敬朝土地庙拜了三拜，摸向山坳去了。

巧姑从小在太湖边上长大，踏遍这里的水湾湾山坳坳，可从来没有见到寒冬腊月有这么茂盛的草地：绿茸茸，齐刷刷，平稳得像块厚厚的绿地毯！她正看得出神时，一阵咯咯咯的欢笑声，裹着缕缕清香飘然而至。细看时，草地里早已斜卧着 7 个姑娘，个个身披七彩薄纱，粉面柳腰，美貌无比。大姐见她呆敦敦地站着，向她招招手，亲昵地说：“来呀，我们一起玩玩吧！”巧姑来到七姐妹中间，看她们嘻笑打闹，无忧无虑，心里也舒畅极了，竟把割草的事情丢得一干二净。记不得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姑娘开口道：“姐妹们，时间到了，我们得回去啦！”这句话惊醒了巧姑。巧姑想起自己还没有割草，回去怎么交代呢，心里不免着急起来。大姐似乎猜透了她的心思，安慰道：“小妹，别担心，我送你二件宝贝，保管你不再受后娘欺凌，过上好日子。”说完，轻扬水袖，飘下颗颗紫红的桑果和雪白的蚕茧，不多不少装满一竹篮。

天上方一日，人间已百年。招呼巧姑的七姐妹，原来就

是心灵手巧的天仙七姐妹。巧姑挽着竹篮，朦朦胧胧地走出了山坳，但回到家里时，父母已入土，不在人世了。巧姑按照七仙女临别的指点，把桑果撒到地里，栽桑采叶；用蚕茧孵出蚕蛾，产卵育蚕。她朝朝暮暮，勤喂精养，蚕儿终于长大吐丝，上簇结茧。这就是人间第一次见到的桑枝和蚕茧。巧姑又把栽桑养蚕的方法一一传授给邻里乡亲，从此湖畔人家家家栽桑，户户养蚕，一代传一代，直至今日，这里仍是全国著名的蚕桑之乡。

蚕 花 殿

太湖蚕乡，每年蚕季伊始，蚕农纷纷备齐香烛，进“蚕花殿”虔诚叩拜，祈求蚕事大吉大利，蚕茧丰产。“蚕花殿”正殿供奉的是一尊女神，端庄秀丽，和善可亲，尊称“蚕花娘娘”；偏殿塑着一头骏马，毛白如雪，高大健壮，敬为“马面皇”。蚕农为啥朝拜“蚕花殿”，这“蚕花殿”又是怎么来的呢？其中有个有趣的故事。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太湖边的桑树林里住着一户人家，父亲是朝庭武官，那年领兵到边关御敌守土，留下母女两个，相守度日。女儿秀秀，年正十八，长得如花似玉，性聪慧，心善良，谁见了都喜欢。上门说媒的人排成一字长蛇阵，可秀秀咬紧牙，只有一句话：“我爹爹得胜回乡之日，就是我开口选婿之时。”

秀秀天天盼望父亲早日荣归，不料父亲在边关迎战敌兵，连连失利，在一次混战中，坐骑失蹄，险些丢了性命。他且战且退，好不容易退进了深山谷里，以后一连数日，谁也没有再见到他。

消息传到太湖边上，母女俩急得眼泪像屋檐水，嘀嘀答

答地淌。秀秀哭了一阵，心里想，光流眼泪不是个办法呀，于是对母亲说:“娘呀，别哭了，快求求神明，保佑我爹爹平安回家吧!”母亲擦了擦泪水，说:“女儿说得有理，我们马上动手!”不一会，园子里抬来了案桌，桌面上摆齐瓜果供品，然后点燃起香烛，待母亲祈祷以后，秀秀跟着双膝跪地，拜了三拜，口中喃喃低诉:“神明在上，谁能把我爹爹搭救回家，谁就是我救命恩人，我秀秀愿以身相许，服侍终身!”

园子边搭着一个马棚，马棚里圈着一头白马。秀秀话刚出口，这白马突然连蹦带跳，挣断缰绳，窜了出去。白马腾起四蹄，一声长啸，像插上双翅似的，“呼呼呼”，一眨眼就横空而起，无影无踪了。

白马是父亲心爱之物，出征前买下的，如今突然越槽逃跑，母女俩怎能不焦心呢。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不见白马回马棚；四天，五天，六天过去了，仍听不到白马的嘶叫声。挨到第七天傍晚，桑林里突然响起了“得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秀秀又惊又喜，心里嘀咕:“难道是我想白马想昏了头?”她打开大门，想看个清楚，嗨，大门外真的站着那匹白马，马背上还驮着个血迹斑斑的武官，这武官正是自己日夜牵挂的父亲!

经过精心调理，父亲的伤势日日好转。为了感谢白马救父之恩，秀秀特地买回好多精细饲料，细心喂养；还为白马梳洗，把马棚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天，二天，三天，白马吃得欢欢喜喜；四天、五天、六天，白马越吃越少。到了第七天，细料倒进槽里，白马不张嘴，直发愣，呆呆地盯着秀秀。秀秀感到十分奇怪，说道:“白马呀白马，你救了我爹爹，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吃什么，你就开口说呀。”不料话音落地，白马真的开口说话啦:“秀秀姑娘，请你信守誓

言，做我的妻子吧!”这时，秀秀才想起自己曾对神明许下愿起过誓，但眼前救回父亲的不是人，而是一匹马呀，怎么办呢？秀秀想了一阵，咬咬牙，说:“白马呀白马，我说出口的话就是泼出门的水，决不会收回的，不过我得对爹娘说一声，让爹娘作个主。”白马顺从地点点头，又开始进食了。

秀秀回到室内，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对父母讲述一遍。父亲听了，流着泪说:“女儿呀，这是我把你害苦的啊!”秀秀说:“不，孝顺爹爹，孩儿愿意，再苦也不怕!”母亲却绷紧脸直嚷:“不行不行，我舍不得! 去和畜牲配成夫妻，日后怎么去见人呢?!”不管秀秀怎么请求，母新横竖不答应，还把秀秀锁进内房，不准她再和白马见面。

白马知道秀秀娘不答应这件婚事，又发呆了，整天不吃也不喝。一天，二天，三天，瘦成了皮包骨；四天，五天，六天，饿得有气出没气进。到了第七天夜里，白马跌倒在马棚里，两眼一闭，再也没能站起来。秀秀娘见白马已饿死，可高兴啦，亲自动手剥下马皮，凉晒在屋檐下；又把马肉割成块，挑到街上全部卖给了人家。

自从白马断食，活活饿死以后，秀秀心里难过得像滚油煎，天天对着被渐渐晒干的马皮淌眼泪。一天，秀秀又站在屋檐下，一边淌着泪水一边诉说:“白马呀白马，我对不起你啊，你要是有灵，就带我去吧。”说也奇怪，这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呼啦啦”，马皮从屋檐刮到了地面;“刺溜溜”，马皮滚到秀秀身旁，像那开扇扑蝶似的猛扑到了秀秀身上，把秀秀严严实实地裹了进去;“唰唰唰”，马皮越裹越紧，最后随风飘上了天空。

秀秀娘正在灶屋间，听到平地刮起一阵异乎寻常的大风，急忙奔出大门观望。秀秀被马皮紧裹的场面，她看得清

清楚楚，惊吓得全身苏麻了。待她定下神来，跌跌撞撞地追呀喊，喊呀追，但见马皮裹着秀秀飘进桑树林子，大风跟着也停歇了。秀秀娘循迹追寻，终于在一枝桑条上找到了马皮球，待她拼命扑上去时，那马皮球一眨眼已化成一条白色马脸小蛆虫，扭动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吞食桑叶。秀秀娘懊悔极了，流着眼泪把躲着小蛆虫的桑叶摘下来，捧回家中，细心饲养照料。小蛆虫长大以后，透体晶亮通明，吐丝结了个大白茧。从此，人间就有了蚕茧。

后来，人们为了感谢秀秀和白马化作蚕宝宝吐丝结茧，给大家送来丝绸作衣被，就建造了“蚕花殿”，四季供奉，感戴其恩德并祈求庇佑。

吕纯阳与蚕王神打赌

相传早年桑树一年只长一次叶，蚕宝宝“三眠”就作茧。后来怎会变成桑叶采下能再生，蚕宝宝也多了“一眠”的呢？听老一辈讲，那是吕纯阳与蚕王神打赌打出来的。

那年，王母娘娘邀请各路神仙，又要开这一千年一次的蟠桃会了。吕纯阳与蚕王神应邀赴宴，半途相遇，他们边走边闲聊。路边，池塘荷花红殷殷，地头桑叶绿油油。吕纯阳指着桑地夸赞道：“今年桑叶长得真旺盛，蚕宝宝吃不完的。”蚕王神生性爱抬杠，听吕纯阳说得这么定板，心里老大不舒服，反驳起来：“不见得，我看今年桑叶虽好吃不够！”吕纯阳想，这不是睁着眼睛讲瞎话吗，也不服气。一个说吃不完，一个说不够吃，各不相让，于是就打起赌来啦。

蚕王神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今年桑叶确实长得好，好得蚕宝宝吃也吃不完。认输吧，心不甘；不认输，实在是理亏。蟠桃会散宴后，蚕王神回宫日思夜想，终于想出

一招：让蚕宝宝多眠一次！蚕宝宝原有“三眠”，每次入眠时，静卧不食，数日后脱去一层“外衣”，再吃桑叶，而且食量也增大起来。多眠一次，延长了蚕宝宝的生长期，增加了蚕宝宝的进食量，桑叶再好，也供应不上了。果然，“四眠”后蚕吃桑叶如秋风扫落叶，真要应验“不够吃”这句话啦。

蚕王神通令蚕宝宝“四眠”，造成缺叶现象，吕纯阳心明如镜，暗笑道：“虾有虾路，蟹有蟹道，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他嘴里念念有词，一霎间，满天乌云起，细雨纷纷下。雨后，光秃秃的桑枝又爆出星星点点的嫩芽，而后吐苞展叶，大如手掌，葱翠欲滴。眼看“四眠”后的蚕宝宝即将缺叶少吃，瞬间又变得富足有余啦。这一年，蚕宝宝作的茧子又大又白，格外看好。

打赌的结果，吕纯阳和蚕王神难分高低，但从此蚕宝宝就要“四眠”作茧，桑树叶也能再生，满足春蚕和秋蚕二个蚕季所需的桑叶了。

僵蚕的来历

僵蚕是蚕宝宝感染病菌后坏死的，僵硬挺直，一死一大片，危害甚大。早先蚕农缺乏科学知识，不知里弯曲直，传说养蚕出现僵蚕，那是乾隆皇帝失言惹下的祸根。

民间多年相传乾隆皇帝耍尽风流，他喜欢游山玩水，曾七下江南，访遍江南名园古刹，佳景胜迹。有一年，龙舟沿大运河日夜兼程，不久又来到太湖地界。那时正值春暖花开，运河两岸桑枝吐翠，蚕姑口唱山歌忙采桑，一派勃勃生机。乾隆紧锁宫庭，多时没有见到这般动情景致，顿觉爽心悦目，随口赞叹不绝。乾隆酷爱江南秀丽风光，这次南下，重游姑苏，再访杭城，东游西逛，拐拐弯弯，一晃就是数

月，直到入秋才踏上归途。

龙舟接连行走数日，乾隆闷坐舱内闲得发慌，命靠岸小歇。秋风萧瑟，百叶枯黄，两岸桑枝也已凋零，眼前景物与来时所见截然迥异。此时乾隆更觉心头沉闷，怏怏问道："朕来时夹岸挂翠，野歌起落，如今何以不见踪影？"侍臣连忙回答："启禀万岁，时至叶落时节，秋蚕已入'四眠'，桑叶大多吃完了，再见来时景，须待年后春暖时。"

离河岸不远有户农舍，乾隆由侍臣陪同，走了进去。这户人家摆满了木架蚕匾，蚕已入眠，室内静悄悄。乾隆这是第一次进入蚕农家里，觉得蛮新奇，指着蚕匾追问："内中何物？"侍臣从蚕匾拣起一条，放在掌心，答道："此物谓蚕，吐丝作茧，农家之宝，蚕农爱称'蚕宝宝'。"乾隆见蚕宝宝横卧掌心，体不动弹，似有所悟，不禁脱口而出："嗬，原来是条僵蚕啊！"

侍臣知道"僵蚕"是蚕宝宝入眠时特有的形状，但不敢多作解释，深怕冒犯圣威，弄不好革去顶子，于是只唯唯应喏："是条僵蚕！"

俗话讲：皇帝开金口，说一不二。这回可真的应验啦！那条入眠的蚕宝宝，就此僵硬挺直，不再苏醒，变成一条实实在在的"僵蚕"啦。从此以后，蚕农养蚕稍不留神，就会有僵蚕出现，至今尚未绝迹。

汤潜庵为政清廉

汤潜庵是清朝苏州第八镇知府，政绩显著，后授翰林院侍讲，擢内阁学士。他为官清廉，深得民心，苏州地区至今还在传颂他严于治家、不肥私囊的故事。

遣子回乡

汤潜庵是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中进士，授职词垣，后知府苏州。他到苏州上任后，跟夫人约法三章：不得进官场交往，不得收受任何礼品，不得随意开销吃喝。府中伙食，交仆人刘妈掌管，以素食为主，除逢年过节外，不买大鱼大肉。伙食账目都要登记清楚，随时查看。

刘妈深知汤潜庵注重节俭，操办一日三餐，总是精打细算，从不超支。汤潜庵查过几次账，都很满意，每次总要夸奖几句："好，算得上好管家！"

不料，有一日汤潜庵看过账目后，脸色骤变，立即传讯刘妈，厉声责问："你说，这一天午饭为啥化去这么多钱银?!"刘妈吞吞吐吐地答道："都、都怨我不好，自作主张，买、买了一只鸡……""鸡？我怎么没有吃过鸡肉？""这鸡是

专为少爷买的……”接着，刘妈把买鸡的经过说了一遍。

汤潜庵只有一个儿子，年尚幼小，到苏州后，随父母一样过着清贫的日子，嚼菜喝汤，不免有时要嘴馋。刘妈心疼，那天上街买菜时，碰到一个相识的村妇进城卖鸡，价钱比别人便宜，于是挑了一只小的，回府单独煨给少爷吃了。

汤潜庵听罢，立即吩咐刘妈把儿子找来，气呼呼地训斥：“历朝历代，吃糠咽菜熬出来的状元有多少，嚼鱼吞肉娇坏了的花花公子又有多少！你小小年纪，嘴巴竟如此贪馋，将来能成何大器?!”第二天，汤潜庵就雇了一只小船，派人把儿子遣送到河南乡下老家，同时把刘妈也辞退了。

寿辰拒匾

开春后的一天，天色晴朗，气候暖和，汤潜庵在内室读书，夫人为他缝补布衣。这件布衣是汤潜庵在前几日审理公案完毕，离案座时不留心被椅角挂破的。

突然，大门外锣声堂堂，人声嚷嚷。汤潜庵正疑惑间，衙役已进房禀报：“汤大人，门外有金大人等送来贺匾，口称恭贺汤大人四十寿辰。”汤潜庵“哦”的一声，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汤潜庵除与夫人约法三章外，自己也有规定，那就是既不请客宴宾，也不入僚属府中吃喝。同僚们都熟知他的为人清如流水，平时从不设宴相邀。后探知汤潜庵的生日，又深知汤潜庵酷爱书法，于是金大人便约了几个同僚，请以古文擅名的户部主事汪（琬）大人写了一块匾额，今天特地抬上门来。汤潜庵闻报后，说声“有请!”立即整襟移步，到厅堂迎候。

宾主在厅堂坐定后，金大人领头拱手，众人同声庆贺：

“下官闻知汤大人今日喜逢四十寿诞，特送上匾额一块，恭祝大人松鹤长寿！“汤潜庵拱手回礼，开口道：“谢谢众位大人，用心良苦，特为下官寿辰刻写匾额，只是下官为民办事业绩微薄，实不敢愧领。”金大人说：“我等一不送金银珠宝，二不送贵重礼品，一块小小匾额，谨表卑职敬意，万望收下。”“不！”汤潜庵斩钉截铁地说：“大人们的心意，下官全都领受了。这匾额么，我录下题字，请即抬回！”“这……”“不必多说，照此办吧！”

汤潜庵令衙役取出笔墨，铺展纸张，当场录下匾额上的题字，随后就把金大人等，连同抬来的匾额，一起送出了府门。

箱笼藏“金”

苏州地处太湖之滨，得天独厚，鱼米丰足，生活富裕，但当年民间竞习豪侈，喜斗殴，多淫祠，民风日下。汤潜庵到任后，立即明令禁毁，严加整治，风气大有好转。同时，他又上书朝廷，豁免积年民欠，议减赋额，减轻百姓负担，深得民心。不久，圣旨驾到，授汤潜庵翰林院侍讲，升迁重用。

汤潜庵上北京离苏州那天，从府门至阊门内外，街路两旁挤满了自动前来送行的百姓，密密层层，不下十万！他们有的点起香烛来，有的捧着苏式糕点，还有不少书生递着“言表”，请求留任。汤潜庵骑着毛驴，沿街路前行，见到这般情景，心里热乎乎的，不时向人群招手，和相识的寒暄几句。

将近阊门时，人堆里猛地蹦出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说声：“大人，小的送你一程。”话未毕，伸手把毛驴尾巴

紧紧一拉，驴屁股上挂着的一对大箱笼，“哗啦”一声，滑了下来。箱笼重墩墩的，撞上石块铺成的街路，顿时箱笼里的东西撒了一地。汤潜庵看着这中年男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心头一震，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他跨下驴背，微微一笑，说：“有劳你赶来送行，我们就并肩同行吧。”“不，不。”中年男子连声说着，“小的该死！小的该死！”边说边弯下腰去，拣那撒在街路上的东西。汤潜庵并不气恼，宽厚地说：“我这箱笼是藏‘金’箱，也是我到苏州所得心爱之物，舍不得丢失的。但你不必惊慌，慢慢拣就是了。”

原来，汤潜庵是出了名的清官，都说他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偏偏有些人暗中生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官。这中年男子叫阿三，是城里有名的赖皮货，今天受人挑唆，故意拉翻箱笼，想探个究竟，若是金银珠宝，就可以当众出丑。不料箱笼所藏，全是桃花坞木刻《二十四史》，大出阿三意外，弄得慌了手脚，讨了个没趣。汤潜庵所指藏“金”，只是指“书中自有黄金屋”，用此把书籍比作黄金罢了。

拾镯还镯

清朝道光年间，苏州有个陈举人进京赶考，一路由仆人小五侍候，晓行夜宿。一日傍晚，进入安徽蚌埠地带，见前面有个小店，便进去歇夜。吃晚饭时，陈举人见小五买了好多酒菜，就说："我们赶往京都，千里路程刚开头，身上所带银两有限，早已告诉你必须节省使用，怎可如此破费！"小五得意的笑笑，说："相公尽管放心，从今天起你就放开肚子吃，保你一路酒足饭饱！"

小五怎敢夸下海口的呢？原来，主仆两人前几天路过一个村口，小五脚下踩着一个东西，拣起一看，竟是一只黄锃锃的金镯，还是双料货，好重呢！小五想，这真是老天帮忙，晓得我们金银带得不多，特地赏赐下来。于是藏进怀里，打算一路化销，快活快活。

小五把拾镯一事，眉飞色舞的讲了一遍，只等陈举人夸奖他几句。不料陈举人双眉倒竖，顿时变了脸色，开口怒斥道："好个不懂事的奴才，拾了金镯，为何不早说?！快与我即刻上路，送还失主！"小五翘起嘴巴，一肚子怨气，叽咕着："不偷不抢，何必这么认真。再说，天色已晚，到哪里寻

找失主？万一找不到失主，耽误了考期，相公你落得个驼子跌跤——两头不着实，太不合算啦！”小五叽叽咕咕，还想说些什么，陈举人却不加理睬，自顾自收拾包裹。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小五知道陈举人说一不二，已无商量余地，只得懒洋洋地跟着退出小店，在夜色茫茫中踏上了原路。

主仆两人，一个在前，一个随后，脚不停步地匆匆往回赶路。他们过村不歇息，逢店不吃喝，一连赶了两天路程，才赶回那小五拾镯的村子。这是个约有几百户的大庄园，村口大柳树下人声嘈杂，挤挤轧轧围了一大圈，正在议论、叹息。陈举人急忙赶上前去，钻进人堆里，抬眼看去，哟，原来大家在看那刚打捞起来的落水姑娘。这姑娘浑身湿漉漉，口眼紧闭，脸色煞白，嘴里轻微地发出“哼呀、哼呀”的响声，看样子是刚刚苏醒过来。陈举人向身旁的老人打听道：“请问公公，这位姑娘因何落水？”“唉！”老人叹息一声，说道，“真正作孽，为了一只金镯，差一点枉送两条性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落水姑娘是大庄园王财主家的丫头，三天前，夫人洗脸时把金镯放在脸盆边，洗完后和脏水一起倒出门外，竟未觉察。事后，夫人找不到金镯，追查丫头；丫头无法交代，夫人一口咬定是丫头偷走的，于是拳打脚踢，紧紧相逼。那个王财主呢，平时生性多疑，不见了金镯，认为丢得不明不白，说不定夫人行为不规，其中必有花样，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紧追不放，厮骂不止。就这样，榔头吃斧头，斧头吃凿子，吃到后来夫人悬了梁，丫头跳了河。幸亏都被及时发现，当场解救，跨进棺材的一只脚才被拉了出来，免于非命。

陈举人明白真相后，急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好险呀！他连忙举起金镯，晃了晃，大声叫着：“众位乡亲，金镯是我

家奴才小五拾到的，今日特来奉还，麻烦那位帮个忙，送回王府，了结冤情！”几句话出口，人们顿时叽叽呱呱地闹腾起来，有个中年人指着陈举人责问道：“拾到金镯，为何不早些归还原主，叫人家吃冤枉苦头?!”前面那位老人连忙摆手，制止道：“话可不能那么说哇，今天人都救活了，金镯也回到王府了，双喜临门，万幸啊！”陈举人连声说：“承蒙列位父兄宽厚，实在惭愧！”小五自知理亏，红着脸，结结巴巴的说：“这事都、都怪我不好，害、害得夫人和姑娘一起受冤，吃足苦头……”

送还金镯后，陈举人立即上路，脚不停步，赶到京都，正逢上开考。皇榜公布时，陈举人名列榜首，中了头名状元！他赶考还镯的事，很快被人们知晓，一时传为佳话。

左宗棠品联赐官

一天，左宗棠在正堂公案前坐定，衙役带上一名布衣中年，跪地口呼“拜见左大人”。左宗棠应声“罢了”，便命执事将案上素笺送交布衣中年过目，然后问道：“此联系何人所撰？”布衣中年一见素笺上的联语，慌了手脚，抖抖瑟瑟地答道：“此乃小人胡乱口占，随意写来，望大人恕罪。”……

这事要从头说起。左宗棠是清代道光举人，以四品京堂统军转战闽浙陕甘，最后平定新疆，因镇国安邦有功，御封陕甘总督，驻守兰州。那年正月元霄节，左宗棠从城外阅兵后坐轿回衙，在山脚下路经一户人家时，见大门上贴着一副大红春联，字迹挺秀，就留意起来。他先看上联，上联写的是“十年宦比梅花冷”；接着看下联，谁知轿夫抬得快，一晃就已离去，未能看到。回衙后，他将“十年宦比梅花冷”翻复品评，同时捉摸着下联写些什么，捉摸来捉摸去，总觉得此联非比寻常，内中必有缘故，于是派人出城，把上下联一起抄录回来。当左宗棠看到下联时，禁不住拍案叫绝，大加赞赏，又即刻派人将户主，也就是那个布衣中年带上堂来，打算当面查问，再加处置。布衣中年不知左宗棠葫芦里卖啥

药，以为自己写春联写出了纰漏，心里怎能不着急呢。

左宗棠见布衣中年心怀疑惑，便缓和了口气，一字一句的说着："不必惊慌，本官只是路见此联，觉得新奇，随意问问罢了，你拟此联出于何意，只管讲来。"

布衣中年见左宗棠并无问罪之意，吊到嗓咙口的一颗心才落回原处，他定定神，连忙回话："禀报大人，小人本是候补知县，已在家'候'了整整十年，至今尚未'补'上。小的在家无所事事，终年闭门攻读，恭候圣命！"

"那上联之意……？"

"禀左大人切莫见笑，小人十年深居简出，生活穷困，既无什么可以敬上，也未有官途发迹之妄想，'宦冷'早在吾之料定。但大丈夫当能屈能伸，身处逆境而志不可夺，持雪里红梅之傲骨德心，故出此上联。"

"说得好！"左宗棠连连点头称赞。"那下联'一夜春随爆竹来'依本官看来，不仅对仗工稳，用字严谨，襟怀之宽广更是溢于言表，不能不为穷困所屈负，不因候补而颓丧，实属难得！本官回敬一联，如何？"

"小人洗耳恭听。"布衣中年随即回答。

左宗棠捋捋胡须，随口吟出一联："十年熟读圣贤书，终日思报帝王恩。"以此表达自己对布衣中年的赞赏。

那天，左宗棠把布衣中年留在府衙，促膝长谈，直谈到夜尽更深，谈得十分投机。左宗棠在交谈中，见布衣中年确实有才有志，是用得着的人才，却偏偏遭到十年冷遇，深为感叹。第二天，他写了一纸批文，派那候补知县顶了个空缺知县。

粗茶淡饭话朱熹

宋代大儒朱熹，享年70，过半岁月是在武夷山地区度过的，其足迹踏遍尤溪、同安、古田等地，在这一带留下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是朱熹一生清贫，生活节俭，从不挥霍，这里挑几件事讲给你听听。

麦 饭 诗

葱汤麦饭两相宜，
葱补丹田饭充饥；
莫谓此中滋味薄，
前村还有未炊时。

这是朱熹作的一首“麦饭诗”。朱熹为何要以麦饭为题，写诗作文呢？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朱熹居住在武夷山崇安五夫里时，深居简出，闷得慌，有一天，他出门观赏山景，走走停停，时至中午，不觉来到女婿家中。女婿外出办事，只有女儿一人在家。女儿见来了父亲这个“不速之客”，又惊又喜，嗔怪道：“父亲，你来女儿家，怎么不早些招呼一声呢，也好让女儿备些酒菜呀！”朱熹

含笑说道:“随意走走，不想走到女儿家里来了，父亲习惯了粗茶淡饭，何须美酒佳肴。”

山乡人家，日子清贫，平时大多没有荤腥贮存。女儿着实犯了愁，在厨房里捣鼓一阵，端出一碗麦饭，一碗葱汤，恭恭敬敬地放在父亲面前，轻声说:“父亲，这是山里人吃的家常饭，多有怠慢，望父亲千万不要见怪啊!”朱熹哈哈大笑，说:“女儿何出此言，麦饭加葱汤，香味扑鼻，补身疗饥，御膳里还找不到这样的美食呢!”说罢，端起饭碗，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一眨眼，吃了个碗底朝天。

女儿站在一旁，心里十分愧疚，两眼饱含泪水，默不作声。朱熹看在眼里，吃完麦饭，搁下筷子，说:“女儿，拿笔墨来。”女儿问:“何用?”朱熹催说道:“只管拿来，自有用处!”待女儿拿来笔砚纸张，铺上桌面，朱熹略加思索，就挥毫疾书，写下了开头交代的那首“麦饭诗”。女儿深知父亲胸怀壮志而不忘贫贱，素以“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为生活准则，看了“麦饭诗”，她也露出了笑容。

无尾石螺

武夷山区，山涧里有一种石螺，形状与常见的螺蛳相差无几，只是没有螺尾，大家叫它“无尾石螺”。这无尾石螺加姜葱等调料烧煮后，鲜嫩无比，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传说，无尾石螺是朱熹无意中留下的。

南宋绍熙年间，朱熹在漳州白云岩创建“紫阳书院”，经常上山讲学解说。他旁证博引，深入浅出，又有独到见解，听讲的人都听得入迷，很是敬重他。朱熹名声大，待人却和和气气，上山砍柴的乡民，也都喜欢到书院去坐坐，喝口凉茶，同他聊聊。久而久之，朱熹和这些乡民就混熟了。

一天，有个砍柴的乡民提着个湿漉漉的小包，匆匆走进书院，找到朱熹，说:“先生，我见你天天素菜粗米饭，没什么好吃的，特地弄些土产你尝尝。”说着把小包递了过去。朱熹打开一看，嗬，都是油光光的石螺，连声说:“好，好，只是我怎能无功受礼呢?”乡民说:“这话就见外啦，这些石螺，是从水里捞上来的，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你换换口味罢了。”朱熹一再道谢，方才收下。

回到家，朱熹嘱家人剪去螺尾，上灶烧煮。端上桌面时，满室飘香，朱熹禁不住挟起一只，取肉细嚼，嗬，好鲜美啊！这一餐，他大开胃口，吃得津津有味，一大碗石螺，吃去了大半。余下的石螺，朱熹关照家人妥善盛放，留着明天细细品尝。

饭后，家人把半碗石螺放在窗台墙坎上，晚上忘了放进菜橱，就睡了，不料睡到半夜，突然刮起呼啸狂风，“嚓拉”一声，揿开了窗子，把半碗石螺全都抛出了窗外。待家人起床查看时，这半碗石螺早已滚下窗外的山溪里，无影无踪了。

不久，人们在白云岩山溪里发现了许多石螺，只是捞起来细细一看，全都没有螺尾，大家都说这是朱熹家里的半碗石螺，抛入溪水后繁殖起来的。这无尾石螺代代衍生，如今已遍及武夷山区好多山沟涧溪，成为当地群众爱吃的家常菜啦。

紫茄伏祸

朱熹54岁那年，再度辞官回到武夷山，在五曲的隐屏峰下，创办了“武夷精舍”，收徒讲学。

一天中午，门外来了个青年，细皮嫩肉，锦衣缎服，看

样子十分阔绰。青年见了朱熹，行过大礼，自己介绍说:“先生，弟子来自浙江黄岩富宝胡府，小名胡纮，千里迢迢，实为仰慕先生威名，万望先生收入门下。”朱熹向来宽宏大度，凡求学者，总是热忱相待，悉心传授。对这位远方弟子，当然更是看重，连忙说:“不必拘礼，请先入内憩息，随后跟学长一起用膳吧”。

到吃午饭的时候，胡纮跟着学长走向膳房，边走边想:朱熹入仕数载，今又收徒，必是家资富足，这顿中饭，少不了摆上鱼肉鸡鸭、山珍野味，宽待我这新来的弟子罗。他想着想着，早已踏进了膳房，定神看去，咦，桌面上空荡荡的，每个坐位前都只有一碗粗米饭，一碗紫殷殷的小菜，胡纮问身旁的学长:“就吃这些饭菜?”学长答道:“是呀。你闻闻多香!”胡纮不屑一顾:“嘿。这种东西，也配摆上桌面待客?!”学长却认真地说:“嗬，别小看了它，这是先生园圃里栽种的茄子，管理得精细，红中发紫，人家给了它一个美名，叫极品红，味道可好着呢!”

学长说的全是实情。朱熹生活节俭，他亲自荷锄在精舍房的园圃种植瓜菜，常常训导弟子以俭朴为荣。平日里一日三餐，粗米饭加农家菜，从不大吃大喝。可胡纮是个纨绔子弟，那里能听得进，肯相信。他认为朱熹量小不近人情，一顿午饭，窝进了一肚子怨气。只是碍于初次登门，又为求学而来，不便发作罢了。

胡纮在武夷精舍熬不下清苦生活，不久就溜回了黄岩老家，仍旧过他的花天酒地生活。后来，他靠逢承巴结，混上了监察御史。但还在记恨朱熹，竟攀附权臣，串通奸宦，罗列朱熹十大罪状，诬告朱熹推行伪学，逼得朱熹在武夷山间东躲西藏，最后忧郁而亡。

万民怒冲广州府

1846 年春节前夕，广州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准备欢庆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一天，广州知府衙门外的大墙上贴出一张告示，大意是：为了发展大清王朝与大英帝国的友谊，经双方洽商，英商务馆定于日内乔迁入城，届时绅民一律不得阻挠，违者严惩不贷。告示贴出不久，引来大批围观群众，窃窃议论不休，有的忿忿地说："洋鬼子是叫化子上街沿——得寸进尺，没安好心！"有的低声唾骂："哼，刘浔这狗官塞满了腰包，不顾百姓死活，引狼入室，真该千刀万剐！"

群众看了告示，为啥对刘浔切齿痛恨？刘浔是何等样人，与此事又有何关系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1842 年 8 月 29 日，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的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俗称"五口通商"；从此中国领土开始被割裂，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在"五口通商"中，广州首当其冲。当时英国办理商务的商馆设立在广州城外，前来贸易的英国商人也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香港总督德庇对此早有图谋，多次蛮横要求迁进城

内，只是两广总督耆英慑于广大市民的威力，不敢贸然答应。直至1846年1月，在德庇的一再胁迫下，不得已才委派广州知府刘浔偷偷踏上英国炮舰，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密商入城日期，并在衙门外张贴告示，企图先发制人，压制群众的抗英情绪。

围观群众来了一批又一批，众说纷纭，怒满珠江，但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对付。就在此刻，人群里突然站出一个青年，浓眉大眼，身似铁塔，大步跨到大墙前举起粗壮的胳膊，“嚓”的一声，就把告示撕了下来，揉作一团，摔在地上，啐了一口唾沫骂道：“见你的洋鬼去吧！”这一突发举动，引来众人的齐声喝采：“撕得好，不准洋鬼子进城！”

正在衙门外巡逻的两名清兵听得一阵鼓噪，见大墙上的告示已被撕毁，顿时如虎似狼地扑了过来，一把将青年揪住，直往衙门里扭送。青年面无惧色，吼道：“松开你们的狗爪子，我自己会走！”

刚从英国炮船回衙不久的刘浔，贴出告示后正在内室心惊肉跳，往复踱步。因为他清楚，耆英奸诈而精于算计，派他出面谈判，无异于将他推上广州市民一触即发的怒潮边缘去当替死鬼。不料惊魂未定，衙役已来禀报，说是告示被毁，肇事人已抓进衙门，等候发落。刘浔像被黄蜂突然蜇了一口，一个激灵，一时竟不知所从。但他毕竟多年混迹官场，懂得应变，瞬间便镇定下来，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臂：“大堂伺候！”

知府大堂高大阴森，刘浔在案前正襟危坐，见押上堂来的青年挺胸直立，觉得在众衙役前丢了脸面，火从心头起，“啪！”重重地敲了一记惊堂木，喝道：“大胆刁民，见了本老爷还不快快跪下！”青年向上睨视一下，巍然不动。刘浔碰了

个软钉子，满肚像瓷里烧木炭——有火没处发，只得大声呵斥："撕毁文告，敌视当朝与大英帝国的友好交往，你知罪吗？""罪？"青年镇定自若，炯炯目光直逼刘浔："请问知府大老爷，你亲自出马到洋舰上讨好洋人，这又算什么呢?!""狂妄!"刘浔恼羞成怒，铁青着脸嘶喊着："竟敢蔑视本堂，快与我用刑!"

一声"用刑"，两旁衙役同声齐吼起来："刑具伺候!"

"慢!"正待衙役动手加刑时，堂外突然闯进一个人来。此人年近花甲，须发点染霜花，却是步履娇健，容光焕发。

刘浔正在火头上，半腰里偏巧杀出个程咬金来，这等于火上添油，越发恼怒，于是厉声责问："你是何人，大堂上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大人，火大可要伤身的呀。"老人不慌不忙地说着："大人怎么忘了头上顶着'明镜高悬'的匾额，这里可是阳光普照，张扬正义的圣土啊!"

老人棉里藏针，句句说得入情入理，刘浔不得不强压怒火，缓和了声调说："有什么话，快讲!"

原来老人姓陶名正昌，是升平社学首领。提起"社学"，在广州一带无论官府还是百姓，无所不知。社学的组织始于明初，原是民间幼童读书的地方，清代沿袭明制，只是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后来成为地主士绅办"团练"的场所了。鸦片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社学便举起义旗一起参加抗英斗争。当时广州各地的社学发展到数十个，升平社学是广州西北三元里一带的绅民组织起来的，人数最多，其中一部分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幸存下来的精英，因此升平社学战斗力最强，影响也最大。当获悉刘浔与璞鼎查密谈的信息后，升平社学立即集合商讨对策，并派阿

铁——那个撕毁告示的青年去察看动静，不料阿铁年轻气盛，一怒之下便动了手，被揪上了知府大堂。为此，陶正昌决定顺水推舟，火速作了紧急部署，并赶到知府衙门与刘浔“公堂对簿”，趁机揭穿刘浔的阴谋。

陶正昌轻轻捋了捋颌下的短须，声色俱厉地说：“大人要我快讲，那我就开门见山，向大人请教三个问题。”

“哪三个？”

“你将我们升平社学的社员阿铁，哦，就是站在大堂上的这位青年押至大堂，并要加之以刑，不知他触犯了哪条刑律？”

刘浔听得阿铁是升平社学社员，心里“格登”一下。他知道广州的社学，尤其是升平社学，曾多次聚众发起抗英活动，锐气逼人，连自己的顶头上司耆英也惧怕三分，退而避之，今天撞到这个硬块上，可不能掉以轻心呵。不过转念想道，这问题能算问题吗，何须多费口舌，爽爽地说：

“阿铁无视本府，撕毁文告，理当论罪！”

“撕毁文告是实，但这文告上明喻应允英人进城，公然引狼入室，这么一张肮脏的废纸有何撕不得呢！”陶正昌据理力争。

“本府承总督大人之命，维护与大英帝国的友好交往，岂能与‘引狼入室’相提并论！”

“嘿嘿！友好交往？”陶正昌冷冷的笑了一声，“这正是我要向大人请教的第二个问题——英商或明或暗地大批输入鸦片，毒害炎黄子孙，这算经的那门子商，这算是哪门子友好交往？！”

“这——”刘浔一时语塞，皱眉寻思片刻，好不容易找到了借口：“五口通商，《南京条约》早已明文签订，广州岂可

例外?”

“可是请问大人——这也是我要请教的第三个问题——条约上可有同意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条款?”

“这、这……”

正当刘浔无言以对时，一名中年匆匆奔上堂来，卸下肩上的木箱，跪倒在地高声说道:“报大老爷，小人阿刚奉命已将璞鼎查大人所赠厚礼取回，特登堂复命，请老爷查验。”

刘浔心中藏有暗鬼，对阿刚的冒失恨不得鞭打一顿，但他不能不按捺怒火，不耐烦地挥挥手:“谁要你送上堂来，还不快快退下!”

“老爷”，阿刚像没有听到刘浔的说话一样，依然正色说道:“　大人交代，这可是一箱上好鸦片，小人不敢擅自处置，特来报请大人存放何处。”

“蠢才，你……”刘浔气得呲牙裂嘴，语不成声。

“恭喜大人，你和璞鼎查的友好交往真可算得上有来有往的呀!”陶正昌字字铿锵，犹如颗颗铁针钉上刘浔心头。

“放肆!”刘浔声嘶力竭，“你宣扬邪说，为刁民开脱罪责，岂可轻饶!　左右，给我绑上!”

衙役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困绑起来。

“报——老爷!”在紧要关头，一名守门清兵慌慌张张地跑进大堂，跪地禀报:“不、不好了，衙门外涌来大批百姓，塞街满巷，黑压压数也数不清，齐声呼喊要见他们的首领陶、陶……陶什么的!”

刘浔闻报后，吓得面如土色，浑身不由自主地筛起糠来，正待发令拼死阻挡，又一名清兵气喘吁吁地跌撞进来了，跪下报告求救:

“老、老爷，百姓已冲进府、府门，老爷，咋，咋办?”

“废物，都、都是废物，连个府门都守不住!”刘浔呲牙裂嘴地吼叫着，但他深知“众怒难犯”，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像过街老鼠一样，惶惶不安地溜出大堂，在清兵保护下从后园偷偷逃跑了。

此时，浩浩荡荡的市民队伍数以万计，在升平社学社员们的带领下，像一条巨龙从府门向外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陶正昌和阿铁，还有那个扛一箱鸦片到大堂的阿刚，在众人簇拥下一起安全离开了知府衙门。

大家要问喽，阿刚是府门里的人，怎么也跟着陶正昌离府了呢？其实，明里看阿刚是为知府刘浔当差，内里实为升平社学安插在府门的内线。当刘浔接受英人入城条件时，璞鼎查当即回赠了一箱上等鸦片，刘浔假惺惺推委一番，便交代跟随前往的阿刚收下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阿刚会在大堂上全盘托出，使他自扳石头压了自己的脚背。

升平社学抵制英人入城的壮举，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响应。广州城里城外到处贴满了抗议英国侵略者的告示，公开宣称如允许英人入城，必“攫官而杀之”。刘浔吓得像缩头乌龟，躲在府门里再也不敢露面，英国商馆也只得仍在城外原址活动，始终没能进得了广州城门。

四个憨大学本事

从前有个财主，接连养了四个儿子，个个都是憨大。

一年过了又一年，四个儿子都长大了，财主也老了。财主想，四个儿子个个只会张嘴吃，不会动手做，这家产以后传给谁呢？思来想去，总算想出个办法来啦。他把四个儿子一起叫到面前，说："你们四兄弟听着，今朝每人发给一百两银子，大家自己去学本事，一个月期限，啥人本事学得大，我这点家产就传给啥人。"

四个憨大憨进不憨出，听到啥人学的本事大家产归啥人，个个凸出眼乌珠暗使劲，"蹬蹬蹬"抢着出门去了。

阿大朝东走。走呀，走呀，看见一片黄澄澄的菜花地里跑出一个养蜂人来，肩上扛着一只蜂箱，阿大问道："你扛上箱子在做啥？"养蜂人有口无心，随意回答一声："放活货"。"阿可以让我看看？""不可以，我要靠他赚票子活命的。"阿大想，这"放活货"能赚钱活命，弄到手我本事就大啦，于是死缠活绕要买下来。养蜂人听到出价一百两银子，不敢相信；见那阿大真的摸出一堆白花花的银子，便答应了。

再说阿二。他朝南走了一天又一天，一天走进一片树林

里，看到一个猎人正在瞄准，“乒”，树上掉下一只鸟，“乓”，又是一只，枪枪不落空。阿二问：“你手里拿的啥名堂？”猎人说：“我这东西叫‘打活货’。阿二盘算，假如买下这“打活货”，“乒乒乒”，百发百中，还有谁的本事大得过我呢？他立即摸出一百两银子，不管猎人愿意不愿意，硬是塞到人家手掌心，买下了“打活货。”

朝西走的是阿三。日出跑到日落黄昏，天天跑得汗淋淋。有一天跑进一个村子里，有个箍桶匠正在谷场上拿着散木片，刨刨拼拼，拼拼刨刨，不多一会一地散木片箍出一只活囤桶来了。阿三看得心里直发痒，盯着箍桶担问道：“你这担子叫啥东西？”箍桶匠说：“你刚才不是看见的么，‘散脱箍得拢’！”阿三心里捉摸，这本事可不小，只要我买到手，不愁家产不归我。听到阿三要买箍桶担，箍桶匠连声说：“不行，不行，我一家五口全靠它，不能卖！”越是讲不能卖，阿三越是想买，甩出一百两银子，挑起箍桶担就跑。

还有阿四，朝北跑。跑了不知多少天，在稻田边上看见一个农民，挑着一担粪桶到田里去浇粪，阿四问啦：“你挑的啥东西，派啥用场？”农民讲：“你不生眼睛吗，这片田里的稻苗脱肥发黄，要枯死啦！我挑的是‘浇得活’”——浇下去就发绿活转来啦。”阿四听了好开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恳求农民卖给他。农民听说一百两银子换一担粪，二话没说，让阿四挑走了。

一转眼，一个月已经到期，财主伸长头颈朝大门外望呀、望呀，嗨！阿大、阿二、阿三一个接一个回转啦。财主心里比灌了蜜糖还要甜，自言自语道：“一点也不憨么，不是准时赶回来啦，一人一百两化得值得！”

阿大第一个跨进大门，人未站定先开口：“阿爸，我学到

了‘放活货’，靠它能活命!”一边说一边打开箱子。“轰!”飞出一群蜜蜂来。财主是个癞子头，蜜蜂“嗡嗡嗡”全部飞到癞子头上，紧叮不放。

财主被蜜蜂叮得钻心痛，连连喊救命。这情景正巧给赶回家的阿二看见，阿二说:“阿爸不要怕，我学来了‘打活货’，看我的本事!”说着，拿起猎枪，瞄准财主的脑袋,“乓”的一声响，财主脑袋开花，跌倒在地上。

这时候阿三已经踏进门来，对急得团团转的阿大、阿二讲:“不要急，不要急，我学到的‘散脱箍得拢，正好派用场!”话音未落地，已经动起手来。他那里知道，这是人头，不是木头，哪能箍得拢来啊!

兄弟三个看到财主的脑袋箍不拢，脑浆涂地，直挺挺躺在地上死了,“哇哇哇”哭成一锅粥。巧啦，阿四最后一个赶到了家里，他大声叫喊:“哭个屁，我学到‘浇得活’啦，还是看我的本事吧!”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边叫喊，一边拎起粪桶泼了下去，泼得财主满头满脑全是臭粪——财主么，哪能再活转来呢!

戒酒忌九

从前有个女人，在娘家姐妹中排行第九，大家叫她阿九。她男人嗜酒如命，整天喝得希里糊涂，不是在家砸锅瓢，就是出门瞎胡闹。阿九多次劝阻，等于墙壁上刷石灰水——白说（刷），一狠心，说声“离!”抬腿就往娘家跑，男人见阿九是烟头丢进干柴堆——上了真火，急死啦，盯着屁股猛追，一口气追了3里地，才算追上，赌神罚咒的说:“从今天起，我一定戒酒，保证不和酒（九）字搭边! 若是再要提个酒（九）字，我这辈子就豆子滚进花生壳——不是人(仁)!”阿九见他像是真的痛下决心，便跟着回家了。

一连30天，阿九男人足不入酒店，嘴不沾酒壶，阿九愁眉换上笑脸，逢人便夸:“我男人戒酒啦，连个酒字也没提过，有志气!”村西的赵六听了，将信将疑，决定去试探试探，说道:“阿九嫂，说大话不化本钱，人人说得出，要来真家货，可不是易事啊!”阿九毫不退让，说:“锣鼓听声，说话听音，你这么说，是不信我的话喽!”赵六讲:“我俩不用打嘴架，到你家里三头六对面，不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了吗?!”

赵六紧跟阿九，三脚二步赶到阿九家里，他看到阿九男人，来了个先发制人:“阿九家家公，你看我跟着啥人来你家啦?”阿九男人正想说“我家阿九，”话到喉咙口，猛想起自己曾许愿戒酒忌酒（九），就咽了下去，改口答道:“哦，我以为是哪家嫂子呢，原来是我家三六啊!”

赵六听了，心里说:“哟，三六相加得九，还真避开了九（酒）字呢。”

阿九男人见赵六进门，心想“来者都是客”，捧起茶壶，准备奉茶。赵六一见，来了主意，顺手从饭桌边取过一把酒壶，递了过去，说:“茶水哪有酒水稠，二水差距九百九，换换口味喝一口，做个神仙乐悠悠。”阿九男人摇摇头，答道:“酉时三滴水，穿肠把人害，誓言永不毁，点滴不沾嘴。”

嗨，还是和酒不沾边!

赵六哪肯罢休，肚里盘算一阵，心里说，一二不过三，看你怎么躲过第三回! 于是，他像发连珠炮似的开了口:“去年九月九，阿九嫂欠我韭菜钱九元九角九，今年抵赖不认帐，请阿九家公细追究。”阿九男人是萤火虫进肚心里亮，嘿，这明摆着的无中生有么，绕来拐去，还不是想逼出个酒（九）字来? 这回算是鼻梁上挂咸鲞——休想（嗅鲞）喽! 他故意一字一顿的问老婆:“去年重阳日，你欠阿六八一菜钱十元缺一分，是假还是真，当面对对清。”

你听，重阳日是九月初九，八加一也是九（韭），十元缺一分还是九——连闯三“九”，不露痕迹，硬是不让赵六抓住把柄。赵六想，好哇，你有你的土遁术，我有我的连环炮。他不让阿九男人喘过气来，当即快马紧追:“十元缺一分，那你说是……”阿九男人应答如流，脱口而出:“是八元二角二分加一元七角七么!”

终究没能逼出个酒（九）字来，赵六连声说:“服啦！ 服啦！”

聪娃判钱

从前，青水湾有个孩子，圆圆的脸盘，生一双机灵的大眼睛，聪敏灵利，大家叫他聪娃。

一年春天，聪娃从外婆家探亲回家，路经十里亭时，见亭内亭外挤满了人群，传出忽低忽高的争吵声来。聪娃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从人缝里钻了进去，这才看清楚，原来有个黑汉，正在和书生吵闹呢。

黑汉三大五粗，横眉瞪眼，指着书生的鼻子恶声恶气的说：

“你这小子，拣了我的钱袋，想要扣我的铜钱，没有那么便宜！”

书生清瘦身材，白净脸皮，惊恐不安地辨白着：

“不错，钱袋是我拣的，不过，钱袋里确实只有二十文钱啊！”

黑汉毫不退让，嗓门更响了：

“诸位听清了吧，他承认拣了我的钱袋。我那钱袋，原来足足装满二百文钱，如今只剩下二十文，难道这些钱能插上翅膀远走高飞?!”

书生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断断续续的说：

“我……我是承认……我拣了钱袋，不过……唉，还是请乡亲们评理作主吧。”

人群里引起了一阵阵骚动，议论纷纷，但谁也说不清该怎么办，形成僵局。

聪娃听了黑汉和书生的一席话，对着钱袋仔细观察起来：这钱袋是粗布缝制的，半新半旧，估计有两个拳头大小，聪娃看着看着，心里突然一亮，就大声说道：

“爷爷婆婆，伯伯婶婶，依我看，这件事不难断清！”

议论声霎时停了下来，人们投来了惊疑的目光。

片刻，一个胡子雪白的爷爷开口道：“孩子，你有啥好主意，尽管说！”

聪娃眨了眨大眼睛，说道：

“黑伯伯说他钱袋原有二百文钱，现在只有二十文，请大家凑一凑，凑足数还给他，装满了袋袋，不就完事啦！”

聪娃的意见，顿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白胡子爷爷若有所思，轻轻点了点头，赞扬起来：

“好主意！来，大家帮个忙，这里我先凑三十文！”

白胡子爷爷摸出三十文后，几位伯伯婶婶紧跟着摸出了钱来，有十文的，也有二三十文的，不多一会，二百文钱就凑足了。聪娃捧着凑起来的铜钱，送到黑汉面前：

“这是大伙儿凑齐的二百文，现在如数归还，请你装进钱袋吧！”

黑汉嘿嘿笑了几声，得意地说声“多谢”，就动手抓钱，大把大把地往钱袋里塞。

一把、二把、三把……叮铃当啷，一会儿，钱袋鼓起了大肚子，再也装不进去了，可是，铜钱还没有装完呢！聪娃

见时机成熟，故意催促起来：

“黑伯伯，快装钱呀”

豆大的汗珠顿时从黑汉额角上冒了出来，他张大嘴巴，颤动着嘴皮，说不出话来啦！

围观的乡亲，这时都明白了聪娃凑钱还钱的用意，啧啧赞赏不歇。黑汉在众人的谴责声中，不得不承认了自己诈骗书生铜钱的恶劣行径。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书生投亲经过十里亭，拣到一只钱袋，便坐下等候失主，不久碰到黑汉，引起了一场争吵。其实，钱袋是黑汉故意扔在路旁的，他设下圈套，引书生上钩，想以此进行威胁敲诈。不料，聪娃看出破绽，巧施小计，当场揭穿了他的骗局。

聪娃把凑来的钱，一一归还原主后，三蹦二跳地赶路去了。书生感激地望着渐渐远去的背影，连声称赞：“真是个聪明的好孩子！”

鬼见愁斗阎罗王

西山顶上有座阎罗庙，阎罗庙的阎罗殿上坐着阎罗王，他身边站着判官，两侧立着牛头、马面、夜叉、无常等几十个小鬼，阴森森的，叫人毛发倒竖，望而怯步。阎罗庙一年四季烧香许愿的人接二连三，香火旺盛，阎罗王享受不尽，逍遥自在极啦。

有一年阎罗庙突然冷清起来，三天难见一个香客，香炉灰也冷冰冰了。阎罗王觉得奇怪，派无常下山查访。无常下山兜了一圈，回来交差说，山下最近搬来一个青年，一只手能扳倒石牌楼，一个人敢蹲在野坟堆里过夜，外号叫鬼见愁。他不仅力大胆大，还识得药草治得病，到西山脚住下后，常为乡亲采药治病，治愈了不少病人，从此大家不再上山进香求阎罗王了。

阎罗王听说鬼见愁跟他作对，断了他的香火，气得胡须翘起三尺高，立即吩咐夜叉鬼:“今夜三更，速将鬼见愁抓来，本王爷要看看他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有多大本事。”

三更一到，夜叉鬼提起叉，三步一跳地窜到鬼见愁家里，“哐啷啷”抖出铁链条，大喝一声:“鬼见愁，你好大胆，

竟敢与我们阎王爷作对！ 走，跟我上阎王殿！”

鬼见愁见夜叉鬼气势汹汹，知道是阎罗王来找他的麻烦了，眼珠一转，堆着笑脸说：“夜叉，跟你走可以，只是深更半夜我饿着肚子走不动，让我吃饱了就出发。”夜叉想，我守在屋里，难道还怕你逃走，说：“要吃就快吃，不要拖延时辰！”

鬼见愁摆上菜，斟满酒，吱吱啧啧地吃了起来。这夜叉本是个馋鬼，闻到酒香先已醉了三分，见鬼见愁一口接一口的畅饮，馋得口涎水早已滴滴嗒嗒地流了下来。鬼见愁装着没看见，一边吃，一边说：“好酒呀！ 好酒！”引得夜叉身不由己，终于“挨上门，自端凳”，飘飘然地坐上了酒桌。

其实这是鬼见愁施了个小计。他把夜叉引上酒桌后，灌了一杯又一杯，把夜叉灌得酩酊大醉。待夜叉迷迷糊糊醒过来时，早已结结实实绑在椅子上了，钢叉也握在鬼见愁手里啦。

夜叉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贪杯失职，回去难交代啊。于是只好厚着脸皮哀求：“鬼见愁大哥，我是奉命行事，没法呀，你饶了我吧。”鬼见愁说：“饶你可以，只是你回去以后，阎罗王再要捣蛋，你必须前来通风报信。”夜叉鬼连连点头，答应照办，鬼见愁给他松了绑，放他回去了。

阎罗王见夜叉鬼没有抓到鬼见愁，把夜叉鬼痛骂一顿，派贴壁鬼再去捉拿。

第二天夜里，贴壁鬼一颠一颠的颠到鬼见愁门外，见大门关着，正要敲门，只听得鬼见愁在屋里喊起来啦：“贴壁鬼，来得好准时哇，我早在等候你啦！”贴壁鬼不耐烦地说：“不要罗嗦，快给老爷开门！”“别急么，我马上就开门，你可得走好啊！”

“依呀”一声，大门打开了，贴壁鬼颠起脚就往门里钻。他贴着墙壁，没移动三步，再也动不了啦。原来鬼见愁得到夜叉的信息，早已在墙壁上涂满生漆。这生漆的粘性格外足，贴壁鬼喜欢贴着墙壁行走，这回好啦，背梁脊全被生漆粘住，寸步难移啦!

贴壁鬼也答应了暗送情报的条件。

贴壁鬼没有把鬼见愁抓回去，阎罗王可恼怒啦，对着判官说:“他们都是废物，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了，暂记一笔，以后责罚。这样吧，明天你去走一趟，一定要把他抓来见我!”

判官领命后，到第二天交三更，也去啦。他不走大门跳上屋檐，准备翻上屋顶从天窗钻进屋里去，不料还没翻到屋面，屋顶上响起了“滴滴笃笃”的响声，哟，原来鬼见愁正在屋顶做泥工生活呢! 从前人家为了图吉利，屋脊上都要画个如意啦，鲤鱼跳龙门啦，或者塑个“桃园三结义”啦，“财神送宝”啦，现在鬼见愁正在屋脊上雕塑“判官夜审”，他用泥刀向判官头上，丈一记，嘴里就喊一声:“丈碎你这恶判官的脑袋门!”判官一听，偷偷向屋脊望去，乖乖，鬼见愁手里的泥刀亮闪闪，锋利极了，好厉害啊! 心里一慌，脚下一滑，“啪嗒”一声，从屋檐头掼到了地上; 地上铺满了三角石子，尖头尖脑，戳得判官血淋带滴，痛得哇哇叫。

判官溜走了，鬼见愁知道阎罗王不肯罢休，一定会亲自找上门来算账，于是又盘算起新的对付办法，动手作好准备。

一天过去，又到黑夜，阎罗王骑着千里马，真的来啦。不等阎罗王赶到大门口，鬼见愁早已骑着怪兽在门外等候。这怪兽头上长着弯弯绕绕一对长角，全身斑斑点点花花绿

绿，漂亮极了。阎罗王从没见过这样的怪兽，心里正打闷鼓。鬼见愁先开了口:“阎王爷跚跚来迟，走得实在太慢啦!”阎罗王说:“我骑的是千里马，夜行八百日行一千里，难道还有比我的坐骑更快的吗?”鬼见愁哈哈大笑，说:“你整天坐在阎王殿，眼光短浅见识少，连眼皮底下的宝兽也说不出。”阎罗王将信将疑，问道:“你这是什么宝兽?”鬼见愁见阎罗王一副认真的模样，便煞有介事地介绍起来:“我这宝兽呀，夜行八千，日行一万，叫万里驹，举世无双啊!”

阎罗王被鬼见愁说得眼红起来，提出用千里马调换万里驹，前帐一笔勾销。鬼见愁呢，一个劲地说舍不得放手。越是不放手，阎罗王越是信以为真，最后答应了鬼见愁提出的条件，把千里马和身上的王袍换走了。

鬼见愁穿上王袍，骑上千里马，把马缰绳一拎，千里马腾起四蹄，“呼呼呼”直奔阎王庙去了。阎罗王换回宝兽，心里乐滋滋，跨上驹背，想显显自己的威风啦。他用巴掌对准驹屁股拍了三记，万里驹“得得得”地摆动着四蹄，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去；再拍三巴掌，万里驹还是三步一晃，悠哉悠哉。阎罗王来火啦，顺手抓到一根竹条，举起狠狠抽打起来。谁知这万里驹痛得直晃尾巴，却仍然慢条斯理，一步接一步，四蹄像是被地皮粘住了一样。走不多时，万里驹已经气喘吁吁，这时正巧走到一条河浜头，阎罗王就把万里驹牵进河浜里，让它喝水洗澡歇歇力。万里驹浸泡在河水里，“咕噜噜”连打三个鲤鱼翻身，嘶，不得了啦，河水上泛起五颜六色；再看万里驹——嗨，什么万里驹呀，原来是只大牯牛!

阎罗王受了骗，气得七窍生烟，甩掉大牯牛，独自奔向阎王庙。

当阎罗王赶回阎王庙时，鬼见愁早已端端正正坐在阎罗殿啦。阎罗王又气又恨，大吼一声："你这骗子，快滚开，本王爷来啦！"鬼见愁嘿嘿一笑，惊堂木一拍，也大声说道："何来刁民，胆敢私闯王爷殿！牛头马面，绑了他！"牛头马面只认衣衫不认人，看阎罗王身穿布衣，满身泥浆，一拥而上，绳捆索绑。阎罗王象虎落平地受羊欺，怒火攻心，恶狠狠地斥责夜叉、贴壁鬼："你们的眼珠都瞎啦，真假阎王爷也认不出来，都是大饭桶！"夜叉、贴壁鬼深知鬼见愁厉害无比，哪里敢妄动，故意装聋作哑，立即下令牛头马面，把阎罗王投进了地狱，永世不得开释。

传说，鬼见愁从此坐了阎罗殿，做了阎罗王，成了活阎罗啦。

假包公代鬼伸冤

江南水乡，每年到了春暖花开时节，四乡八村都要做“春台戏”。

大约在清代明治年间，那一年麦苗刚刚泛清，金家坝又搭起了春台，请来苏州最有名声的严家班子做春台戏。这一回点了包公案里的《狸猫换太子》连台戏，连做 18 本。开场锣鼓一响，戏场里就挤成人山人海。外乡吹糖人的、卖绣针花线的、舞棍棒吆喝狗皮膏药的……各路小本商贩，为了轧个闹忙，赚几个小钱，也都闻声而至，设摊招徕，穿梭叫卖，又凭添了几分热气。

春台搭在坝南一块平地上，台口也朝南。贴对台口，有座不大的土坟堆，无人整修，杂草丛生，唯有坟头上的一棵苦楝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戏班子演包公的叫严继春，唱功做功俱佳，一上台就招来满堂彩，挺受观众欢迎。严继春连演 3 天下来，天天泡在掌声里，心里乐滋滋的，可就是有一件事使他觉得十分蹊跷，每次画好花脸穿好莽袍走上台，贴对面坟堆苦楝树上总有一个人跪在树杈上，磕头跪拜。此人衣衫不整，神形憔悴，面目模糊，难以辨认。演完

戏，卸下装，再去探望时，却早已无影无踪了。严继春心里越是惊奇困惑，越是想弄个水落石出，但从哪里下手呢，思来想去，他觉得只有找“当方土地”，或许能摸出一点底细来。

小街上有爿小茶馆，店主姓沈，大家叫他沈老板。严继春听人说，此人祖籍本乡，自己做过泥瓦匠跑过码头，熟悉本地历史和乡情，就决定先找这位“当方土地”。这地带有孵茶馆吃早茶的习俗，严继春每天东方麻麻亮就起床，坐进茶馆，泡上一壶红茶，有话无话地找沈老板闲聊。一天、二天，三天坐下来，他和沈老板就混得像滚开水搅炒麦粉，拌熟啦！沈老板觉得能和严家戏班的名角交朋友面孔上有光彩，三天交往，胜似知己，几乎无话不说。严继春觉得时机已到，就把自己演包公看到苦楝树上总有个磕头跪拜之事讲一遍，请沈老板捉摸捉摸，打听打听，此人来自哪家村坊，为何上树看戏拜包公？不料沈老板听得如此怪事，竟吓得浑身像筛糠，牙齿上下捉对儿“格蹦、格蹦”的打架，话也说不上来了。严继春料定其中必有隐情，且与沈老板有着瓜葛，就七分安慰三分骗，说道：“沈老板，数日交往，已见深情，还有什么话不可以对小弟言讲呢？”沈老板“唉”地一声，叹了口气，然后说道：“不瞒小弟，这种不端恶事，真是伤天害理，别人做得，我却连说一说也怕脏了嘴巴呀！”

躲不过严继春的一再追问，沈老板终于吐露真情，说出了一桩神不知鬼不觉的沉冤。

严继春演了数十年包公，还真养成了包公的秉性，遇上不平之事，总要站出来说几句话，求个公道。今天听到竟有凶徒作恶却长期逍遥法外，顿时怒火攻心，气得直叫：“呀呀呸，俺黑老包不管，岂不枉作‘青天’?!”说完，拉起沈老板

直向门外冲去。沈老板却慌了神儿，哆哆嗦嗦地问:“小弟，你要拉我到哪里去?”严继春说:“去上县衙大堂，告官伸冤!”沈老板听了，脑袋摇得像“摇拨咚”，急得直喊:“万万使不得!“无奈严继春力大如牛，沈老板躲闪不得，被强拉硬拖，身不由己地一起来到了县衙门外。

三通堂鼓响过，二班衙役站定，知县升堂问案:“下跪何人，何事击鼓求见本官?”严继春答道:“小人叫严继春，有冤情求老爷主持公道；他是茶馆沈老板，上堂为我作证。”知县问:“有何冤情，快快从实说来!”于是，严继春就把沈老板所说的沉冤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

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一年深秋，金家坝大户金老爷病故后，在坝南看好风水宝地，找来一班泥瓦匠，掘地挖寿坑，准备入殓埋葬。沈老板那年方10多岁，跟着泥工班做小工。大户人家的寿坑，又大又深，他们日夜挖土掘泥，一连三天，才挖成坑廓。按本地习俗，只等四壁垒石，坑底叠石，就算事成功就了。第三天夜里，绿幽幽的灯光下，工匠们围聚在方桌上掷骰子赌输赢，沈老板背靠泥墙，闭上双眼独自休息。二更过后，门外突然闯进一个生意人，肩背大布包，气喘吁吁的开口道:“各位师傅，敝姓周，跑码头做生意，受了点风寒，路又走得多，浑身乏力，想借宝地歇歇脚，不知诸位肯不肯赏个面子?”泥工班领头姓张，四十左右年纪，生性强悍，特别贪杯，只要捧上酒壶，啥事都做得出来，大家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张酒壶”。今天张酒壶又喝得半醉半痴，见客商要求歇脚，似答非答地说:“你要歇息，随便吧!”客商放下布包，靠在沈老板身旁，闭目养神，不多久就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鼾声。

张酒壶今天手气特别差，骰子掷了几圈，圈圈都当输

家，气得他血红的酒脸快发紫了。再掷一圈，还是输给了“坐桩”。他带着三分醉意七分气，一个箭步窜到客商身前，伸手一抓，硬把客商拖了起来。客商睡眼惺松，问道：“师、师傅，有事吗？”张酒壶说：“来，陪我掷二圈，玩一玩！”不容客商说声愿意不愿意，早把他拖到了油灯下。客商无奈，只得陪着张酒壶，掷了一圈又一圈。嗨，真是事有凑巧，客商掷一圈赢一圈，直到更鼓敲三响，赢了一大捧铜钿。张酒壶输得两眼发红，举拳突然猛砸赌桌，破口大骂：“他娘的，老子今天就找你扳回本钿！”骂罢，伸出双手，像铁钳似的卡住客商的脖子。在场的泥瓦匠被这意外的事情吓傻啦，都像铁钉似的钉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待大家清醒过来，那客商早已被张酒壶卡得脸色灰白，口角流血，断气啦！

俗话说：“人命关天”。出了人命案，非同小可啊！张酒壶醒过神来，不由得浑身发酥，心惊肉跳起来。他思忖，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只有豁出去，逼众人串在一根催命索上，才有一线生路。于是，他把客商钱袋里的碎银叮铃当啷全都倒在桌面上，大声喝道：“各们师傅，平日我张某待众人不薄，今日出了人命，望弟兄们帮个忙。这些碎银，一五一十，论个儿平分；一包布匹，日后卖个好价，张某决不独吞。只要大家咬紧牙关，就是包公转世，也难断清这桩命案！”在场的泥瓦匠，知道张酒壶性情凶暴，得罪不起，只得点头允诺。接着张酒壶领头把尸体丢入坑底，以石砌壁，用瓦铺底，将死尸压在了瓦底下，又用泥沙严严实实的封死。最后由张酒壶作主，平分碎银。沈老板蜷曲在墙角，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吓得气也透不过来，分给他碎银时，双手直摇：“我……我不……不要。”张酒壶把碎银塞进他掌心，吼道：“小子，你不拿也得拿，如果敢吐出半个字来，老子先要

了你的小命!”就这样，沈老板把分得的一把碎银塞进他的口袋，昏昏沉沉地像被勾掉了魂似的，一连三天没吃出饭菜的滋味来。

知县听完案情始末，问沈老板:“此事可是当真？你能当堂对质吗?”沈老板心知到了这般地步，再要推脱已无济于事，便回禀道:“小人亲眼所见亲耳听闻，愿意出堂作证。分得的一把碎银，一直放在瓦甏里，埋藏至今，也可出土验证。”知县又问严继春:“审理此案，必得打开金家墓穴，查有实据，重判凶犯，若无痕迹，你可担罪得起?”严继春答道:“老爷能为民申冤，小人岂敢贪生怕死！若是小人有半点做假诬告，甘受重罚!”知县见原告与证人出言干脆，并无破绽，就丢下令牌，命捕快速速拘捕主犯张酒壶归案。退下堂来，知县立即带上衙役、忤人，直奔金家坝勘察现场。

俗话说:“坟上拔棵草，官司打到老。”乡亲们听说县老爷来掘墓查案，家家扶老携幼，涌向金家坟地看热闹。太阳西斜时分，一班人马到达现场。严继春被绑上了坟头苦楝树，知县即命挖土吊棺。不多一回，墓穴打开了，棺木吊起来了，“乒乓”一阵响，墓底的瓦片也都砸碎了。扒开碎瓦片，果然见得一具白骨，经忤作当场验证，确系窒息而死。这时，知县亲手为严继春解绳松绑，赞许道:“十多年的沉冤，多亏你仗义申诉，揭开真相，难得呀难得!”乡亲们知道原来是假包公代鬼申冤，也都翘起拇指夸奖:“嗨，说不定他真是包公转世呢!”

第二天，凶犯张酒壶被捉拿归案，投入死牢，只等秋后开斩。一桩海底沉冤，终于得到昭雪，正是:

十载沉冤冤难平，化作鬼魂求公正；

仗义申冤见天日，假包公就是活包拯!

半夜磨刀

紧贴清水湖畔有个竹林村，村东有户张姓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终年过着冷冷清清的日子。儿子水根，年过三十，尚无妻室。论人品，水根忠厚老实，心地善良，村里人都翘起拇指称赞；讲家境，水根忙完田里不偷闲，出门做点小买卖，收入不少，算得上小康之家了。论理而言，水根是不难娶个好媳妇的，那么为啥至今还是庙门外的旗杆——光棍一条呢？千不怨，万不怨，只怨老娘生了个古怪脾气，终日唠唠叨叨，专爱鸡蛋里挑骨头。四村八邻的姑娘，谁愿意跟这样的婆婆一起过日子呢。

一年秋天，水根出门做生意，耽搁了时间，找个小客店住下，累了一天，胡乱扒了几口饭，倒头便睡。也不知睡了多久，朦胧中听得隔壁房内传出阵阵凄凉的哭泣声，令人心碎。水根软心肠，如此悲悲切切，怎能合得上眼？于是披衣起来，前去轻轻叩门。

隔房住的是父女二人，听得门响，姑娘出来开门。水根进了房内，在暗淡的灯光下，隐隐可见床上躺着一位老人，骨瘦如柴，须发杂乱，已是气息悠然。水根问其何以落到此

等地步，姑娘话未出口，眼泪早已像断线珍珠，挂满了脸腮。

原来，父女二人家住淮北，只因暴雨成灾，屋坍地淹，只得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前来江南投亲。不料连日奔波，腹空力乏，老人经不起折腾，病倒在这小店里。如今已有半月，病况日下，又无钱就医，而店主又催逼房金，万般无奈之下，姑娘下了狠心，决定明日卖身救父，两人正为此伤心到了极点，以至深夜恸哭不已。

听了这父女俩的悲惨境遇，水根非常同情，便安慰道："大姐不必过度悲伤，明日我为老伯请个医生来，化费么，我做生意赚得些钱，可以应付。"姑娘说："萍水相逢，怎能让你去破费呢？""好啦，救人要紧，不必推辞，权当暂借给你们的好啦。"

一连数日，水根请来医生为老人诊脉治病，熬汤端药，老人的病情居然明显好转起来。随后，医生交代只须调养一些日子，便可复原了。水根付清了医药费和房金，邀请父女二人到家中暂住，病愈后再去投亲。父女俩见水根真心实意，又别无良策，应允了。

这天水根领着父女二人跨进家门，水根娘见了，心里觉得奇怪，儿子一人出门，怎么今天来了三个？待水根讲清来龙去脉，这才醒悟过来，问道："不知老伯和姑娘怎样称呼？"姑娘抢先回答："我爹姓杨，我叫红姑，就叫我红姑吧。"

一晃又过去半月，红姑爹康复如初，私下与红姑商议："我这条老命是水根给拣回来的，这后生生性厚道，不如你就找了这个婿家，知恩图报，终身有靠，倒是一件难得的美事。"红姑羞嗒嗒地埋下头去，默认了。于是红姑爹找了个机会，和水根娘商议起来。水根娘盼媳妇盼了一年又一年，正

愁肠百结，哪有不允之理？择了个吉日，便让小俩口拜堂成亲，成全了这段天赐良缘。

红姑有了安身之处，红姑爹便告别儿女亲家上路投亲去了。水根娘只盼早日抱上孙子，果然也能暂耐性子，两人相安无事。

转眼将过去一个年头，水根娘见红姑的肚子还不鼓起来，心里便越来越不耐烦了，一腔怨恨尽往红姑头上泼，整日横挑鼻子竖挑眼，没完没了的唠叨，口口声声咒骂娶进个丧门神，破了张家财，断了张家香火。红姑呢，年幼丧母，由父亲拉扯成人，百样顺从，铸就了孤傲任性的脾气，刚进门来，藏而不露，时间长了，夹着的尾巴便翘了起来。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尽在丈夫面前撒娇卖乖，今天要买胭脂，明天要添花衣，手脚却一天比一天懒散。婆媳俩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气，终至变成一根扁担上的两只粪桶——死（屎）对头，常为些微小事，吵闹一天半日。水根像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不讨好，日夜愁眉不展，无计可施。

一日，天色傍晚，水根做完买卖，多赚了几个钱，买了只大母鸡，割3斤猪肉，兴冲冲赶回家，想做几只好菜，借此缓和缓和家中的气氛。但当他跨进大门，眼前的情景使他惊呆了，只见台子翻身，凳子倒地，满屋家杂狼藉；刚才心里还热乎乎的，一刹那就像一跤跌进了冰窟窿，浑身凉透啦。他唤娘，娘不应；再叫媳妇，媳妇无声。此时，两人余怒未消，正各自钻进自己房内怄气呢。

水根无奈，只好把杂乱的物件草草清理一番，提起母鸡，准备先宰割后再作安排。他从刀架上取下菜刀，一看，天哪，刀面锈迹斑斑，刀口钝得割不出血来！没奈何，只得找来磨刀石，按下刀口，嚓嚓、嚓嚓地使劲磨动。磨呀，磨

呀，忽然他眼前一亮，心里顿时生出一条计来……

此时已近黄昏，四周静悄悄。水根握着菜刀，提起磨刀石，匆忙来到媳妇房门外，用力磨起刀来。红姑躺在床上，两眼朝天，还在生闷气呢。门外嚓嚓、嚓嚓的磨刀声越来越响，使她不胜惊奇，推开门，见水根磨刀嚯嚯，满脸杀气，吓得语不成声，“你、你这要干啥?!”水根压低声音:“别大声嚷嚷，你过来。”接着嘴巴凑到红姑耳朵上，叽叽咕咕说了一阵，红姑听后，结结巴巴地说:“杀、杀人……要抵命的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把老东西的尸体往黄土里一埋，只说暴病而亡，谁来管？为你拔去眼中钉，今后自自在在过日子，要多快活有多快活!”这时红姑心头正在怨怒之间，这些话正中下怀，默默无声。水根又附耳交代几句，红姑连连点头说道:“好，就依了你，忍耐一个月，做些好菜好饭服侍好老不死，让她吃了做个饱鬼!”

鼓打三更，水根趁红姑熟睡之时，轻轻起身，又到母亲房门外，操刀嚓嚓、嚓嚓地磨动起来。水根娘空着肚子闷睡，哪里睡得着？突然门外传来异样的响声，不知出了啥事，赶忙下床开门观望。但见儿子独自一人，气势汹汹地一边磨刀一边嘟哝:“一刀砍了你，看你这泼妇还能蹦几蹦!”水根娘从未见过儿子如此杀气腾腾的模样，胸中顿时像窜进了兔子卜卜跳，胆战心惊的问道:“儿呀，半夜磨刀，为了啥事?”水根硬梆梆地回答:“娘，这泼妇把你搅得寝食不安，活得大概不耐烦了，不如一刀把她早早了结，落得清静!”水根娘见儿子胳膊朝里弯，心里甜滋滋，不过转念一想，哟，杀了媳妇，她爹追查起来如何交代？杀人偿命，自古天理，这祸闯得太大啦！水根察言观色，心里自是明白，故意说道:“娘，你不用忧虑，待我偷偷埋了尸体，然后传言出去，只

说红姑勾搭上野男人，半夜私奔了，这样定能遮人耳目。”水根娘头脑里尽想着媳妇平日的坏处，巴不得置其于死地，咬咬牙，狠狠地说：“该杀！“水根转过话锋，讲：“娘，明日我要出门一趟，大约一个月时间。这段日子里你假意来个‘大做小’，忍让三分，待她好些，日后旁人也不会见疑。”水根娘只想着拔了这肉中刺，哪有不允之理！

一夜过去，天色朦朦亮，水根娘和红姑各自心怀鬼胎，早早起床，奔向灶间，强装着笑脸，一个烧火，一个上灶，争着做早餐。水根看在眼里，乐在心头，草草吃了一点，说：“这次出门，要和一个朋友搭档到外地做生意，估计一个月左右方能买卖完当。不过尽管放心，一个月后我准定回家！”话毕，搭上钱袋，匆匆出门了。

日落日出，一晃一个月便过去了，水根按时赶回家来，进门一看，台凳摆得整整齐齐，地面扫得清清爽爽，与往日相比已变成另一个天地。围桌吃晚饭时，婆媳二人欢言笑语，你谦我让，脸上都不再像五月里的霉雨天，阴沉沉的了。水根假装睁眼瞎，只顾吃饭，不问长短，吃完倒头便睡。

挨到半夜更深，婆媳都已呼呼熟睡，水根独自来到堂屋，点起油灯，搬出磨刀石，操起菜刀大模大样地磨起刀来。嚓嚓、嚓嚓……磨刀声一阵高似一阵，片刻就惊醒了婆媳二人。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她们都慌慌张张地奔出房门，大声惊呼：“水根，你不要……”然后一起冲上前去，夺下刀来，同声责骂：“昏了你的头啦，家里过得好好的，想找死啊！陈年的芝麻绿豆小事，不值得！”水根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他还从来没有笑得这么开心呢。

原来，水根苦心使出“磨刀计”，水根娘和红姑当时只想

着计算对方，完全依从水根，争着做饭，抢着洗衣，大事小事一起干。开始，两人各有如意算盘，相互之间只是虚情假意罢了；后来你帮我衬，一来二往，相处日久，话多了，气少了，一个月下来，水根娘关心红姑，红姑孝敬婆婆，情意渐渐真切起来，开口和和气气，心里甜甜蜜蜜，变得像母女一般，可亲热啦。如今水根半夜磨刀，回想旧事，不禁脊梁沁出了冷汗，惊恐与悔恨一齐涌上心头，还怎能依从？

自此以后，水根家和万事兴，日子越过越美满。又过一年，红姑还生下了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呢。

智辨杀夫女

北宋丞相张杲在润县（今镇江市）担任知县的时候，有一天城郊翠林村的地保进村报案，说村里有个叫阿旺的人，不明不白死在了菜园的一口深井里；妻子在井栏上号哭不止，数次跳井要跟丈夫同赴黄泉路，都被乡邻死拖硬拉才未丧身，请求张大人速去查验。

张杲听到发生命案：立即吩咐备轿，带上皂隶和仵作赶往现场勘察。到达翠林村将近菜园时，便听得死者的妻子悲悲切切，沙哑着喉咙边哭边说："苦命的阿旺夫呀，你死得好惨那，哪个狼心狗肺的杀千刀把你害的啊……"对这桩没头没脑的人命案，张杲一路上曾多方揣测，自杀还是他杀？误落深井还是杀后抛尸？没有一定证据是无法判定的。如今听到死者的妻子哭诉被人谋害，似乎这是谋杀案了。那么凶手是谁，又为什么下此毒手呢？看来只有到井台细细踏勘，找出蛛丝马迹，才能顺藤摸瓜，弄个水落石出。

这是一口年代久远的古井，四周全是菜地，村里姜、王、李、赵诸姓，包括阿旺家在内，各占一席之地，是个众家菜园。古井底深阴暗，干枯少水，难得有人踏上井台提水

浇灌。张杲询问地保与围观乡亲，都说第一个见到死尸的是李家儿子李阿根。于是命地保将躺在家中的阿根叫到跟前，问道："人人都讲是你最早发现井中尸体，可有此事，快将所见情况如实讲来！"阿根是个才15岁的孩子，初见井底躺着个死尸，早已魂灵出窍，如今见了这等场面，更是吓得面如土色，语不成声。他断断续续地讲："天亮后，我、我到井台打、打水浇菜，拉着吊绳放下吊、吊桶打水，觉得碰上个、个……一看，妈、妈呀！……"说到这里，阿根一屁股跌坐在地，颤索索浑身似筛糠，再也说不下去了。

张杲命人将阿根扶起，没再追问下去，接着便传问阿旺妻子："你可知晓丈夫平日交往的朋友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纠葛，或是结怨记仇之类事端？"阿旺妻抹了抹满脸挂着的泪水，不加思索地回答："阿旺为人忠厚老实，除农忙下田一起耕作外，经常到外地跑码头做买卖，从没听说有什么仇家。不过生意虽小，可商场如战场，保不准会有些争执，这不，刚出门几天，就被人害死啦！"说完，又哇哇哭叫起来。听完阿旺妻的诉说，张杲沉思片刻，随后便问："有哪几位乡邻见到过井中尸体？""我！""还有我！"接连几声呼应，已有七八个人应声从人群里站了出来，其中有老年，也有青壮年，有男人，也有妇女，个个站得直挺挺，好像等着张大人去盘查。张杲在这些人的面前来回走动着。并一一扫视一回，似乎要从他们的脸上找出个答案来。就这样，他走过来，再走过去，反反复复转了四、五圈，突然双脚站定，大声发问："是哪一位第一眼认出阿旺尸体来的？"站着的七、八个男女听了，个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稍过片刻，似醒悟过来，不约而同地指向阿旺妻："是听得她哭叫阿旺，我们才知道井底是阿旺的！"

众人齐口同声一句话，直往张杲的心底钻去，深受震动。一路到此，所想所听所见，与这句话联系在一起思考，使案情在脑际渐渐清晰起来。张杲若有所思，移步来到井台，紧锁双眉目测古井深度，然后命地保打捞尸体，交仵作检验。仵作反复验看完毕，便来到张杲身前附耳低声细述，只见张杲边听边频频点头。突然，张杲转身面向阿旺妻，神色严厉，高声唤叫:“速将这杀夫女子拿下!”不等阿旺妻醒过神来，皂隶早已涌上前去，如缚鸡似的把她捆绑起来。一声“打道回府”，众皂隶拥着张杲的大轿，押着凶犯阿旺妻，一起回州衙去了。

村里到古井边看查案的乡亲，对张杲突如其来押走阿旺妻大多百思不得其解；看那阿旺妻悲痛欲绝、数次投井的惨状，怎么说也不像是谋杀亲夫的女人啊！众人紧随着张杲的轿，挤挤嚷嚷向前走去，都想到大堂看一看张大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啥药。

三通堂鼓敲过，皂隶堂前左右站定，张杲神色威严地坐在了公案前。一声“带凶犯!”阿旺妻随声被押上大堂。张杲大声喝问:“你可知罪?!”阿旺妻答道:“民女丈夫死得冤枉，大人不加追究，反倒向民女问罪，不知是何道理?”张杲见阿旺妻巧舌狂辨，来个单刀直入:“那你说一说，你是怎么知道丈夫死在井底的?”“是乡邻告知。”阿旺妻不慌不忙地对答。“那你凭什么一看井底便断定是自己的丈夫?!”“这、这……是我丈夫，我能、能不认识吗?”张杲见阿旺妻言语吞吐，对自己的推断确信无疑，便紧追不放:“一派胡言！古井底深阴暗，底中人尸岂能辨到面目，你却一眼认定，号哭呼叫，决非偶然，还不从实招来!”“冤枉哪！民女……”阿旺妻还想抵赖，张杲怒从心头起，厉声呼唤:“竹竿侍候，加刑!”

一声“加刑”，阿旺妻吓得魂不附体，连声说：“愿招！民女愿招！”

原来，阿旺每年出门经商的日子很多，阿旺妻明看循规蹈矩，骨子里却是个风骚女子。她难耐空房寂寞，在一次逛庙会中结识了邻村的浪荡公子葛金，两人眉眼传情，三来四往，便鬼混得厮熟，勾搭成奸，做尽风流。葛金为了长期霸占阿旺妻，几经密谋，趁阿旺再次出门做生意时，与阿旺妻一起勒死了阿旺，陈尸在内室3天，然后在深夜抛入古井。一朝被人发现，可推说出外营生，家中未有联系，那说不清查不明的案子自然与家人不搭界了。然而阿旺妻毕竟是农家妇女，不识扁担长的一字，头脑简单见识浅，当阿根发现尸体，她赶往井台望了一眼深井后，便瞬即叫着丈夫放声悲号起来，无意中露出了自己的尾巴。在仵作验尸后报告死者是被人勒颈而亡时，张杲早已确认这是一桩谋杀人命案；况且他独具慧眼，办案细心认真，在查问阿旺妻的过程中，很快便找出了破绽。就这样，看似眉目模糊的杀人案，一日里便查明真相。

捕快随后即将葛金拘捕到堂，未多加审问，就招认了自己合谋勒杀阿旺的罪状。于是一对奸夫奸妇同被押进死牢，只待批示下来，秋后开斩。到大堂前听审的众乡亲，眼看着张杲精明果敢，断案如神，无不啧啧称颂。张杲的威名，从此传遍润州，越传越响亮。

昭雪“六指案”

清代嘉庆年间，临湖县江心村发生一件新郎被杀、婆媳双亡的惨案。报官后，刘县令亲往踏勘，拘捕案犯“陈六指”加以严刑，陈犯供认不讳，收监待秋后斩决。不久，刘县令调迁它处，其缺由新科进士郎晴替补。郎晴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母亲却是个知书达礼的贤妇，家训颇严。郎晴上任前，屡屡叮嘱必得做个清正的父母官，若与腐吏苟合，日后休再跨入家门。郎晴到任后，不敢怠懈，速将移交下来的案卷一一亲阅复核，由此引出昭雪“六指案”的故事。

夜审“陈六指”

郎县令秉烛翻阅卷宗，时至三更，正要罢手就寝，发现手头“六指案”疑点极大，心头不由一震，倦意顿消。他思索片刻，当即吩咐下去，从监牢提出该案死囚，夜审“陈六指”。

陈六指怎么会成为杀人凶手阶下囚的呢？

事情发生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新婚之夜。那天，江心村罗家娶媳，鼓乐喧闹，亲朋欢饮，直至将近半夜才宴罢人散，

静寂下来。罗家仅母子二人，罗母守寡抚养儿子成人，今日媳妇进门，自是兴奋无比。她对儿子叮咛一番，回自己房内，已感精疲力竭，爬上床去，顷刻便呼呼入睡了。新郎应酬宾客，多饮了几杯，已是三分清醒七分醉，撞入新房，吹灭花烛，手拉新娘双双钻进了被窝。谁知夫妻刚合被共枕，新郎忽觉肚内绞痛，慌忙披衣去上茅厕。新娘昏朦朦等了多时，才等到新郎重回新房，一阵云雨过后，甜滋滋地进入了梦乡。天色未明，新娘发觉新郎已经下床，问其缘故，新郎只说自己素有早起的习惯，不再多言，匆匆出门了。罗母做好早餐，唤起媳妇，却偏偏不见了新郎；室内室外、屋前屋后呼叫查看，也全无影踪。乡邻闻讯，一起前来帮助寻找，最后终于在茅厕粪池中见到了新郎被害的尸体。再回新房检视，箱笼内所有金银细软及其它贵重陪嫁物件早被洗劫一空。

一夜之隔，喜事竟变成了丧事，婆媳二人如遭五雷轰顶，一霎时泪如雨下，哭得死去活来。

在邻里的帮助下，婆媳俩来到县衙击鼓告状。刘县令升堂问案，询问媳妇与新郎合欢时，可曾看清新郎面目。媳妇回禀，媒妁姻缘，婚前未曾谋面；新婚之夜，花烛吹灭，暗中行事，难辨容貌，只隐隐觉得新郎用右手来抚摸时多出了一只指头。刘县令由此推断，凶犯定属六指人。经查询，即遣衙役去陈六指家中搜查，当场从室内搜得新郎衣物数件。陈六指被拘捕到大堂，严刑审讯，定了死罪。案情了结，罗家婆媳回到家中，寡母丧子已感绝望，孤媳受辱羞于做人，先后自缢身亡。

郎县令深夜提审陈六指，众差役都感到奇异：这案子人赃俱获，铁证如山，批文早已下来，还有什么可审问的呢？

郎县令察言观色，自有主见，不予理睬。他令衙役将陈六指带入大堂偏室，单刀直入，厉声问道："你夜闯民宅，害命劫财，死期就在眼前，还有何话可说？"陈六指伤痕未愈，神志恍惚，当听得问话的老爷声音有异，不禁抬起眼皮偷看起来，嗬，果然换了个新官！心里琢磨，死罪已定，但实在死难瞑目，如今水中见到一根稻草，怎能不去抓住它呢？于是大呼："大老爷在上，小人陈六指实属冤枉，望大老爷为小人作主！""既已招供画押，且有新郎衣物为证，有何冤枉可言？""新郎衣物确是小人所偷，那是当晚新房门敞开，小人摸黑进入室内所取，后听得有脚步声音传进门来，便闪过一旁，轻轻溜走了。新郎死于茅厕，金银被窃，小人一概不知。小人招认，是吃不起大堂重刑……"

当晚，郎县令对陈六指多方盘查校核，反复推敲思考，越来越觉得此案漏洞颇多，所作结案未免太草率了些。此时耳际又响起了母训，自忖道，身为父母官，既已发现案情多疑，岂可听之任之，草菅人命！

暗访觅丝迹

郎县令夜审陈六指后，心中对此结案提出三点质疑：一是在陈六指家中搜得新郎衣物不假，但金银未知现在何处，既未落实，此乃物证不全；二是新郎深夜敞开大门，陈六指入室偷窃时听得门外传来脚步声，此人究竟是谁，尚属一谜；三是新媳妇陈述与新郎合欢时，隐约记得新郎的右手为六指，而夜审中见到陈六指的六指在左手，左右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怎能含糊？

为了弄清案情真相，查明真凶，郎县令决定微服私访，搞个水落石出。

几经查访，郎县令首先摸清了陈六指的底细。陈六指生在江心村，出娘胎时左手多了一个手指，也就有了“陈六指”这个诨名。陈六指不到 10 岁，父母相继去世，成了三亩竹园一棵笋——独苗。他靠左邻右舍施舍度日，在黄连拌着泪水的苦日子中熬大，逼得走投无路时，难免干些偷鸡摸狗之事。天长日久，村民便由怜惜而转为怨恨，背后用手指戳他的背梁脊，怒其不争气，丢尽了江心村人的颜面。陈六指进出于村中，看到的是白眼，听到的是冷语，干脆横下心来，变本加厉，成了名声极坏的一方惯偷。新郎被害一案发生，人们自然先把疑点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而且果然在他家搜出了几件赃物，加之刘县令原本是个糊涂官，自作聪明，一审结案，判了死罪。这也是陈六指平日不务正业，偷摸成性得到的报应。

郎县令从多种迹象判断，陈六指受冤是真，但排除了陈六指，那真凶究竟是谁呢？

一天，郎县令乔装商贩，在距江心村 10 里外的村坊转悠，在荡口村突然看到西头有户人家，房舍高大，明显耸立于左右邻居之间，必是富室无疑；但大门上却挂了一具锈迹斑斑的铁锁，门洞下布满参差不齐的杂草，却是一派冷落景象。正犯疑间，对面直走来一位老汉，便迎上前去探问：“打搅老伯，请问这家主人关门落锁，却是为何？”老汉眯起眼将陌路人打量一番，不正面回话，反问道：“不知客官干何营生，查问这家主人可有要事？”郎县令回称：“实不相瞒，我是做买卖的，欲寻一些大主顾成交，这村子从宅第推测，看来唯有这户最算得殷实，故而向老伯请教。”老汉微微摇了摇头，叹息着：“唉，天意呀……做人扯足顺风遂时，切莫转头转向啊！”

锣鼓听音，说话辨声。郎县令听得老汉话中有话，便来个打破沙锅问到底。几经盘问，终于理清了一点眉目。

这大户之家，主人姓邱名三，右手六指，众人呼之为"邱六指"。他原本家道贫困，无隔宿之餐，但凭着自己头脑活络，做人精灵，年过30就丢下田地，独自出外闯天下去了。5年以后，果然满身绸缎，满脸红光，雇着4辆马车，载着数也数不清的箱笼突然回到故里。随他同归的还有如花似玉的一个年轻女子。邱三自称几年来在闽地贩卖货色，赚了大钱后娶回这房妻室。不久，邱三雇了大批工匠，拆旧宅，建新居，改换门庭，一跃而为全村首富。

邱三有此家业，享尽富贵，邻里有何难处上门求助，却冷眼相待，从不肯作半丝照应。村人远而避之，少与交往，他则以富居骄，常摆阔吃喝，独来独往，高兴时仍去福建海岸城镇做些生意。不料马有失蹄日，人有失手时，去年在一次交易中，亏了大本，不仅贴光随身所带本金，还倒欠了一大笔。没奈何，只得匆匆赶回家中，将所积金银财物一并变卖，归还债主，才勉强平息下来。媳妇一枝花，享用惯了，如今只剩一座空宅，哪能耐得住，没多时便弃家而去。邱三自此失魂落魄，时常借酒浇愁像疯人儿一般东游西荡。大约在三个月以前，突然不见了他的人影；有人说他又去福建碰运气操旧业了，但至今未归，难知其详。

向老汉告辞后，郎县令探问了几位村民，所说大同小异，无多大出入。然而有两点令人费解：一为右手六指，这是与案情巧合，还是确乎属于凶手？二是邱三亏本破财后情绪反常，早不走晚不走，何以偏偏在三个月前，即新郎被害案发后远离家门？郎县令思考再三，心中拿定主意，急忙返回县衙细作安排。

千里缉真凶

如今离陈六指的行刑期不足两个月了，查缉真凶，时间紧迫。郎县令将衙内事务一一托咐给了师爷，自己扮作商贾，随带衙役一人，权充伙计，火速赶往福建。

一路上，行行复行行，不敢耽搁，十余日后，便来到福建海岸。郎县令根据暗访荡口村老汉以及几位村民提供的线索，穿梭于海岸城镇商业区，寻丝觅迹。大约又过去十余日，虽多方打听，八面侦查，还是八字未见一撇，毫无所获。

一日傍晚，两人来到三面临海的一个小镇，找个小店住下来，询问店主后，才知这小镇叫望海镇，建镇已有五百多年，早期曾是热闹非凡的海口，客商云集，交易兴隆。不知在哪一年，这里突然遭到飓风袭击，海风呼啸，浊浪排空，一夜间便将大半个镇区吞没，席卷了无数大小商户，以致三面被海水所困，剩下此间一条通道供人出入。自此以后，好端端的一个海岸商埠，一年比一年萧条下来；如今虽仍有客商来往，却是稀稀朗朗，早不见了当年繁华景象。

望海镇的变迁，使郎县令思绪犹如海潮奔腾，深感世道沧桑，人事多变。他由衙役安顿以后，吃了些海味酒菜，尔后信步踏向海边，观赏大海夜色。时近黄昏，茫茫海面一片灰暗，唯有海浪轰鸣，直灌双耳。他徘徊良久，微感凉意，正想回小店息憩，忽见大路上出现一个人影，急促地奔向镇内。郎县令心头纳闷，想道：此人摸黑赶路，行色匆匆，为何？

郎县令无心久留，迅即赶回小店。他接过衙役递上的茶杯，喝了几口，吩咐衙役自顾先歇，自己取下毛巾走向了盥

洗间。此时，室内有一瘦猴似的壮年汉子正在洗手，粗观其形，酷似刚才所见大路上的夜行人。郎县令见机靠上前去，主动搭讪起来:“客官可是今日到此小店?”壮年迟疑片刻，这才回答:“正是。”答话虽只二字，却可清晰辨别出来，纯属江南吴侬软语。郎县令心头不由一怔，多日来辗转海岸多处，尚未听到乡音，今晚巧遇，当然归于猎物范围之内，不能轻易放过，于是继续盘问:“远方遇同乡，真是难得，不知是做哪路生意发财?”

壮汉侧过身去，吱吱唔唔:

“小、小本经营，糊口，糊……口……”

郎县令故意再挪过身去，冷不防问道:“你可曾听说家乡出了一条新郎命案，一案三条人命哪!”

话声落地，壮汉猛地一惊，躲闪着，过了一会，才吞吞吐吐地反问一句:

“不知这案子结了没有?”

“早已结案，凶犯陈六指押在死牢，秋后就要开斩啦!”

壮汉长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满脸暗现喜色，行动也随意起来了。所有这些细微末节，哪里能逃得过郎县令敏锐的目光。郎县令佯装无意一般，一边洗脸，一边顺藤摸瓜。壮汉显然已不再设防，交谈的话语渐渐多了起来。当他转过身来，伸出右手，取勺去向水缸打水时，郎县令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只手上多了一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郎县令深追细查，证实面前那壮汉果然是在逃案犯邱六指，便托辞立即回房去了。

回到房内，郎县令拿出自己的名帖，交与衙役，暗嘱其连夜奔赴本地县衙，请求协助缉拿杀人真凶。

红日从海面升起，天色渐明。不多时，县内捕头已赶来

小店，“咣啷啷”一声响，丢出铁链，早把那还在呼呼昏睡的邱六指套了起来，同时在其包裹中又搜得多件金银，一并带回。

郎县令移案回到江南后，不多休息，立即告喻四方，开堂重审新郎被杀的“六指案”，大堂威严，邱六指不寒而栗，自知真相败露，难逃罪责，一一供认不讳。邱六指当堂画供被定了死罪，戴上手铐脚镣，丢进了死牢。陈六指免于死罪，但深夜入室偷窃，活罪难免，打二十大板开释。原以为必做冤屈鬼无疑，未料竟能死里逃生，陈六指趴在地上磕上三个响头，千恩万谢的走出了衙门。

结案后，郎县令提笔重写文书，上呈府台；府台派快马急呈刑部，不久批文下来，只待秋后开斩真凶邱六指。原刘县令草率理案，错判无辜，革职查办。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新婚之夜新郎自洞房出来后，摸至屋后茅厕内，酒意未消，昏沉沉地蹲下拉屎。陈六指惯于夜间行窃，见新郎家中大门洞开，四周没有动静，便溜了进去。与此同时，邱六指喝得满嘴酒气，踉踉跄跄回家时路经茅厕，一时尿急也钻了进去。当他发现新郎后，顿生恶念，伸出罪恶的双手卡住新郎脖子，死死紧勒，瞬间即将新郎勒死，并将尸体推下粪坑。随后，就摸黑走进新房，脱衣上床，与新娘欢合。天明前，乘新娘熟睡，翻箱笼又将金银细软洗劫一空。待新娘被惊醒盘问他时，他推托性喜早起，匆忙溜出门外，逃离了是非之地。陈六指偷得几件衣物，听到脚步声后不敢久留，早就溜回家中，怎知邱六指干得这等好事。但他终究是麻袋布绣花——底子不好，案发后，立即被众人所指，当了替罪羊。

金环奇案

清代同治年间，浙西双凤山普济寺发生一起金环无头案。知县到现场勘验，循迹质疑，顺藤摸瓜，案情终于水落石出，鬼魅原形毕露，被押上了断头台。而元凶竟是一个犯有两条命案的漏网之鱼!

一、宿山寺，小姐黑夜无影踪

在浙西山区，有两座连体山岭，遍山森森林木，四季郁郁葱笼。传说这里本是风水宝地，很久以前曾飞来一对金色凤凰，双双栖息于此，这才有了“双凤山”这个名字。

有一年，双凤山来了一个云游和尚，听了这个传说，又亲自上山观看脉象，顿时被这秀山灵气深深吸引，于是将多年来历尽辛劳、八方化缘所得钱银倾囊而出，在山腰的密林深处建造一座普济寺，供奉如来、观音等佛像。这一来，晨钟暮鼓声声入耳，香烟缭绕缕缕飘缈不止，四周的善男信女接踵而至，使冷清清的双凤山很快便热闹起来。云游和尚圆寂以后，衣钵传给了弟子，代代传承，延续香火。此外，在这山野地带有了这座古刹，倒也方便了不少过往客人。有些

急于赶路的人，往往赶得耽误时辰，弄得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便到普济寺来借宿过夜。佛门普渡众生，僧人慈悲为怀，哪有不接纳之理？于是干脆在殿侧构筑一排客室，专供来往过客住宿，借此也收些费用，聊作寺门贴补。

却说这一天前呼后拥，来了一行人马，中间夹着两顶蓝花呢缎坐轿。进入寺门后，两顶轿内一前一后走下两个人来，在前的是个年正芳龄的小姐，月貌花容，满身绫罗；后一位体态微胖，是位年过半百却面容依稀可见丰姿神韵的老妪。原来来者乃当朝左都御史汪靖的爱女和夫人，近日因回乡祭扫祖坟，路经双凤山，天色渐黑，又慕名古寺，这才来此借宿休息。

主持见来者是官府眷属，非一般香客，更显殷勤，赶忙命小僧沏上香茗，待为上宾。夫人稍坐小憩，便带着小姐去如来、、观音诸殿进香敬佛，末了在功德簿上签上“汪府夫人敬献白银 50 两”，以表心诚。然后由主持引路，去那斋房吃了一顿素斋，再安置到客房，各自解带就寝。只因赶路疲惫，如今脊梁贴到床上，片刻便都呼呼入睡。

一弯银钩似的月牙挂上山巅树梢，风吹树林发出沙沙声响，偶尔还伴随几声夜鸟的啼鸣，双凤山沉浸在安详静谧的夜空。真是好梦易做，好时易过，一夜时间像跑马灯一样，一忽儿便滑过去了。夫人有早起的习惯，到这时辰便自动醒来，她穿衣起床，独自跨出客房，去那花园呼吸新鲜空气去了。

红日冉冉升起，大小僧众一个个忙碌起来，扫地的扫地，担水的担水，清静孤寺又见了生气。夫人在花园小走片刻后，正在观赏花木，服侍小姐的丫环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进园来，边跑边喊：“夫、夫人，不好啦，小姐睡了一夜，早晨

起来不、不见了!”夫人听了，脸色大变，大声责问:“那你来干什么，还不快去寻找?!”丫环答道:“找，找啦，找遍殿前殿后，也无半点形迹，这、这如何是好?”汪靖一生只生下这一个千金，爱似掌上明珠。夫人更视若生命，早晚不离身影，如今传来失踪的意外消息，不啻当头猛敲一棍，哪能经受得住! 只见她双眼一闭，倒下地去，即刻便不省人事了。

二、见金环，秀才半途受牵连

夫人受惊昏厥，丫环急得狂叫:“夫人醒醒，夫人醒醒!——不好啦，夫人昏过去啦!”刚张开眼睛的随从，听得丫环连声呼喊，一齐涌向了花园。多年在府中侍候的管家阿根，看到这般模样，忙说:“不要惊慌，快，让我来掐人中!”言罢，立即伸出左手，屈转大拇指，贴在夫人的嘴唇上端轻轻地掐将起来。

寺里忙着干活的众僧，听得一阵惊呼，也丢下手头的活计，陆续赶去看热闹，花园里一时人头济济，闹闹嚷嚷像开了锅一样。不知什么时间主持也挤入了人群，有个眼尖的小僧发现后，连声叫嚷起来:“快，快让个道，大师父来了!”

主持双手合十，从众人闪开的人间小弄缓步踏到夫人身前，轻声念叨:“阿弥陀佛，菩萨保佑，逢凶化吉!”接着从袈裟里掏出两只蓝花小瓷瓶，托在掌心。阿根掐了一回人中，夫人依然合着双眼，紧咬双唇，毫无半点反应。见主持到来，就像见到了活佛，连声说:“多谢大师，快救我家夫人一命!”主持说:“切莫焦急，谅是夫人只因一时心惊气塞，人事不省，只须用我掌中‘醒神液’擦其太阳穴，再服‘安心丸’两粒，即可苏醒。”

果然，擦过醒神液，服下安心丸，只片刻工夫，夫人便

张开大口，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微微睁开了眼皮。阿根说:“多亏大师傅神药相救，夫人才转危为安，真是活佛转世啊。”夫人连忙合十作揖:“多谢活菩萨救命，大恩大德来日定报。”阿根与随从一起搀扶夫人，慢步回到了客房。

小姐失踪，夫人首先想到的是丫环。这丫环自幼被卖进汪府，放在小姐房里，日夜贴身伴随，负责料理小姐的饮食起居。昨夜小姐住在正间，丫环睡在偏室，一扇房门进出，睡了一夜不见了小姐，这丫环怎能摆脱干系？夫人不由得怒从胸中起，气恨恨地呼叫:“丫环在哪里!”一连叫唤几声，却无有回音。这下夫人如火上浇油，火气更旺了，大声责令:“阿根，去，替我把这死丫头绑了来见我!”

谁知夫人话音刚落地，花园那边却已传来惊恐的呼救声:“快来人哪，有人跳井啦!”待寺僧从井底救起人来，阿根搀起夫人也已赶到，一眼便认出了跳井的并非别人，正是丫环!丫环浑身水淋淋，口眼紧闭，鼻孔只有游丝那么一点气息。众人七手八脚地将丫环送入客房，幸好肚子里灌水不多，只是一时昏迷而已，时隔不久便渐渐睁开眼来。夫人原本满腹怒火，此时也就软了心肠，安慰着:“这是何苦呢，有话我们慢慢说，不要寻死觅活的。”丫环缓缓喘息着，两汪泪水在眼窝里不停地转动，似有说不尽的话语，倒不完的苦水。

这时，管家阿根派出寻查小姐的随从已陆续回来，个个摊开双手，无奈地摇摇头。阿根见查找没有结果，便对夫人说:“不能再延误时间了，只怕小姐凶多吉少，还是快些去官府报案吧。”夫人急得昏了头脑，压根儿未曾想到这事，现由阿根提醒，如迷梦中醒来，连声说:“快去，快去报案!”

日照中天，知县苏镌清的官轿在衙役簇拥下，停在了普

济寺门外。主持早已在此恭候，寒暄数句，即引进客殿奉茶。一会儿。夫人来到，流着眼泪请求知县作主。苏知县原本是个清官，秉公执法，曾破过几起疑案，早已是高山上敲铜锣——名（鸣）声远扬。今日御史府千金失踪，非同一般，他感到肩膀上的份量不轻，更得慎审行事，于是当即勘察了现场，又查询了寺里过往人员情况。这一看一查，果真找出了一条可疑形迹，原来小姐客房隔壁昨夜曾住着一个书生，今晨五更敲过，便匆忙离寺而去。苏知县觉得这事有些蹊跷，不能轻易放过，立即传令前往追赶。

一个时辰以后，书生即被带上客殿。苏知县命衙役上前搜查衣衫，未见异物；而后解开书生随带的包囊，稍加翻动，忽地"叮铃铃"滚出一只黄澄澄的金环来。夫人眼尖，已经看得清楚认得明白，不禁失声惊呼："这是小姐佩带的金耳环，如何到得陌路人的包中?!"苏知县亦不免惊异起来，若说小姐失踪系书生所为，那他图谋什么？又何以只见金环不见人呢？事情可能比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只能明察细查，从书生身上着手，从一团疑云中寻找清理案情的线索来。

三、查疑团，知县深夜探密室

夜宿普济寺的书生是何等样人，小姐的金环何以出现在他的包囊之中，异乡巧遇隔墙而居的一双男女又怎么牵扯到一桩案件中去的呢？一连串的疑问在苏知县的脑海翻滚，他必须尽快抽丝剥茧，寻根追源。

苏知县稍稍舒缓了一下自己的心境，便对书生进行审讯："昨夜借宿山寺，因何五更离开寺门，包囊中为何有汪府小姐的金环?"书生满脸惊恐，怯生生地回答："大人，小生在寺中借住一夜，急于赶路，天色未明便上路了，包里的金环

究竟如何来源，我实在不得而知。”经过反复盘查，大体弄清了书生的来龙去脉。

书生姓陈名尧，母亲早亡，父亲不久前一病不起，临终前嘱咐儿子日后投奔在苏州开店经商的姨父，继续潜心攻读，待来日开科应试，求取功名。陈尧谨奉父命，料理完毕亡父的丧事后，立即上路东去，朝行暮宿，已赶了十多天路程。昨夜住进普济寺，不顾途中劳累，仍捧读至二更，然后上床就寝，倒下头去便呼呼睡着了。五更醒来，稍作梳洗，便将散放在书桌上的书本与杂物收入包囊，就匆匆离去，下山赶路了。

在书生陈述时，苏知县一面细听诉说，一面察言观色。见那陈尧面目清秀，身材瘦削，一眼便可看出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陈尧与小姐素不相识，同在普济寺借宿，隔墙而居，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合。那么，小姐的金环却偏偏在陈尧的包囊出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谋财，决不会只拿了一只小小的金环；害命，两人萍水相逢，无冤无仇，从何谈起呢。何况，小姐并非孤身一人，房中还有丫环睡在偏室，进得房内又怎能不被发觉呢？苏知县反复推敲，终究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觉得此事来得怪异，而种种疑问的核心却集中在小小金环上，对！应该从查明金环进入书生包囊的真相入手，在纷繁杂乱中理出头绪，方可迎刃而解。苦思良久，苏知县决定夜宿山寺，实地细察，寻觅蛛丝马迹。

晚上吃了一点素斋，苏知县便进入小姐住宿过的客房。环顾四周，只见房内陈设简陋，并无异样之处；再翻看床铺、器具诸物，也无可疑痕迹。这时夜幕笼罩，众寺僧已做完晚课，双凤山又进入宁静的世界。苏知县无心入睡，取出随身携带的诗书，秉烛夜读。一更过去，二更将尽，他感到

倦意阵阵侵袭，眼皮像砖块一样沉重，便和衣上床，睡下歇息。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窸窣之声把他从朦胧中吵醒过来，微微睁开双眼，只见一只黑不溜秋的东西蹿上桌面，吱吱叫闹。嗬，原来是只看模样足有半斤重的大老鼠！

在桌上穿梭的大鼠，一会儿啃嚼它自个儿从别处衔来的食品，一会儿用利爪搔动摊放着的书籍，来回折腾好些时候。大概是厌倦了吧，这才衔上尚未吃完的余食，“蹭”的一下，跳上紧靠桌面的大柱，“嗦络络”疾速向上攀登，到墙顶时钻进一个小洞，不见了身影。这一切，苏知县看得一清二楚，猛觉得浑身一个激灵，黑咕隆咚的夜空像突然射入一线光亮，使他感到醒神，疲惫与困扰顷刻烟消云散。于是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小步走出门去，钻进隔墙的房间里，观察动静。一忽儿，大老鼠蹿上了靠窗摆着的一只书桌，嗅这闻那，然后蹲下身子，咀嚼随带过墙的余食，直到享用殆尽。接着“吱、吱”叫了数声，从桌上到地面上下乱窜，随后从墙脚下的一个小洞钻了出去，在走道上躬身向前。苏知县紧随其后，从走道追至客房尽头，左转右弯，来到一垛高墙面前。这一路径，大老鼠驾轻就熟，看似常来常往之地，苏知县稍不留神，大老鼠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月牙从薄纱似的云层穿了出来，吐出淡淡的银光，四周又亮晰了许多。苏知县沿着大老鼠遁迹的场所反复查看，终于在离地面不足三尺的墙面找到一个小洞，不大的洞口正可容纳鼠身。苏知县弯腰弓身，眼睛贴向洞口仔细观察，咦，竟见洞内透出一线微弱的光线来，一幅意想不到的画面立即出现在眼前：在烛光映照中，满室尽是考究的摆设，那雕花床上挂起红罗帐，床边梳妆台上排列着各式化妆用品，中间放上一套大理石贴面的圆桌靠椅，墙上悬挂花鸟画轴……活

脱脱大户人家的高贵卧室。更令人惊奇的是，烛光下还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浓妆艳抹，时常用那双眼瞄视门外，像在等待着什么。良久，苏知县没有再发现新的动静，便顺着高墙来回探测，从这高墙的宽厚度，初步断定那是双墙复室，亦即密室。

“对，就从这里打开缺口!”苏知县对自己说。

四、审艳妇，案中生案揭悬案

高墙内确实是个密室，那密室藏娇是怎么一回事呢？苏知县反复查找，在夹弄的转角处终于找到了通往室内的板门。

“吱呀”一声，室门被打开了。艳妇正等得心焦，突然听到门响，脸上即刻露出笑容，迫不及待地扑了过去。来者闪过身去，艳妇扑了个空，踉跄数步，险些摔倒在地。待她定睛看时，眼前站着的不是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躯，而是两名壮实的衙役，吓得顿时像散了架子的黄瓜棚，瘫倒在地。

艳妇被带到了苏知县面前，未经多少时间的审讯，即似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自己与主持如何勾搭成奸，藏身密室的来龙去脉。

事情得从三年前的一桩命案说起。

在双凤山南麓不到30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只住1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俗话说“靠山吃山”，这丛山中的小村庄，吃的穿的都靠山来供养。但这绵亘的山岭，毕竟荒野少出产，交通又格外闭塞，山里人的日子比山外人家不知要艰苦多少倍，害得好些青壮年不得不背乡离井，走出山间，到外面去闯荡。其中一户姓杜人家，母子两人，儿子杜小山不仅长得

矮小，肤色黝黑，偏偏又在这黑小身体上装上个大脑瓜，看起来头重脚轻极不协调。长得丑陋，又非富室，当然没有姑娘愿意踏进门槛来。直到年近四十时，一个隆冬雪飘的黄昏，村里来了个女人，冻饿双煎，不偏不倚倒在了杜家的门槛上。杜母听到门外响起异常的声音，便开门观望，见是女人昏倒在地，立即呼唤小山背进屋去。杜母让外乡女人躺在自己床铺上，灌了点热粥汤，盖上被子暖和了一回，便慢慢苏醒过来了。不久，这无所依靠的女人就成了杜小山的媳妇。

外乡女人叫阿娟，三十刚出头，是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的。过上安定生活后，稍加调理，黄渣渣的鹅蛋脸便开始红润起来，恢复了她那原有的艳丽丰姿，在这世外桃源式的小山村里，堪称亮眼醒目的一朵鲜花。她与小丑一般的小山结为夫妻，真应了“鲜花插到牛粪上”这句俗语。阿娟呢，难免有些哀叹，只是生米煮成熟饭，无可奈何了。

寒来暑往，三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总不见阿娟的肚子凸起来，杜母心里十分焦急。一天，杜母对阿娟说：“你进杜家的日子不算短啦，该让我抱个孙孙了。”阿娟红着脸，轻轻回话：“阿母，不是我不愿意呀，这都是命。”杜母若有所思，停顿一回，接着说：“双凤山有座普济寺，那里的观音娘娘很灵验，明天我带你去拜拜观音，求她为杜家送个胖胖来。”阿娟在家里本来觉得闷得慌，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正合心意，于是急忙点了点头。

第二天，杜母与阿娟进入普济寺观音殿点香焚烛，跪拜完毕，杜母说：“阿娟，你求个签吧，请娘娘为我们杜家指指路。”阿娟便向小僧要了个签筒，“嚓嚓嚓”摇动起来，不一会蹦出一根竹签，掉下地去。阿娟从地上拣起竹签，交给小

僧。此时，一个身体微胖的大僧突然出现在面前，不由分说，从小僧手中抓过竹签，看了一眼，双手合计:“阿弥陀佛，女施主求了个上上签，大吉大利!”杜母正待开口，小僧已介绍起来:“这是我们的当家师父，且听大师为你们解说吧。”当家师父的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接着说:“善哉，善哉! 且听贫僧分解。”

“十里园林寂沉沉，一夜春雨花缤纷，千朵万朵蜂为媒，花开应谢护花人。”当家师父一字一顿的诵读签文，然后又一字一句地解释一番。末了，他以软中兼硬的语气说:“女施主，心诚则灵，上上签的灵验与否，全看你们的诚意啰。按签文所说的意思，九九归一，只要知恩图报，定能顺心如意。”杜母急切地讯问:“大师，该怎么个报答法呢，请当面点化。”当家师父说道:“事情并不难办，只须让府上娘子住寺三日，吃素斋佛，功德圆满之时，便是添丁大喜之日了。”杜母求孙心切! 哪有不应承之理。阿娟也巴不得多住几日，在山寺看个新鲜，图个热闹。就这样，阿娟便独自留宿在普济寺了。

这当家师父交非别人，正是如今普济寺一言九鼎的主持。当他无意中遇见杜家婆媳踏进寺门，当即被阿娟妩媚动人的秀色所倾倒，情不自禁地紧紧跟随，欺那婆媳目不识丁，拜观音求子心切，胡乱编造签文，设下圈套套住美人。果然不费多大工夫，一个色胆包天，一个半推半就，两人在夜里就此成全好事。三月后，杜母前来领回阿娟，阿娟依照主持授意，谎称观音娘娘托梦，今后每逢半月必得到寺进香，方可如愿以偿。从此，阿娟与主持定期幽会，勾搭成奸。

小山多年来跟着村里人一起出山做买卖，自娶下阿娟

后，他跑得更勤快了，一年内至少有半年在外头奔波。家里的微妙变化，开始小山毫无觉察，日子一长，风风雨雨的闲话便时常飘入耳朵。他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如来个跟踪求证，解开心中的疙瘩。

在又是一个月半即将来临之时，小山对阿娟说：“我在外面预定了一宗生意，言明这个月的月半接头洽谈，今天我得动身了，家里的事只能请娘子再多多操劳了。”阿娟爽爽快快地说：“你尽管放心出门，家里我会好好料理的！”小山又到母亲面前说了几句道别的家常话，随后就匆匆上路了。

月半清晨，天刚麻麻亮阿娟已披衣起床，精心梳理一番，便提上罩篮出门了。进入普济寺，踏进观音殿，装模作样的拜了三拜，她立即从殿后转弯绕经花园，拐向高墙下，最后隐没了身影。小山躲在暗处，紧随不舍，到高墙处阿娟突然消失，正在生疑，未料脑后“砰”的一声，被重重砸了一记，当即倒地，血流不止，气绝身亡。他哪里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他紧盯阿娟时，他早被主持发现而盯上了，终遭死于非命。

实际上，主持早就想除去小山，和阿娟做个长久夫妻，今日天赐良机，岂肯放过。但眼前发生的事变使阿娟大出意料，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主持见阿娟呆若木鸡，大声命令：“呆着干什么，快来帮我一把，将这死鬼拖走！”阿娟似惊梦乍醒，稍稍缓过神来，抖抖瑟瑟地说：“你、你怎么可以惹出人命来呢！“主持满脸凶气，狠狠地说：“我厌烦做那露水夫妻，我要你日夜躺在我的胸怀里！好啦，现在没有工夫讲这些，快，动手吧！”阿娟见木已成舟，已无路可退，只得顺从地帮着主持，将小山的尸体悄悄从后殿走小弄串小道拖出寺去，拖至山头另一侧的密林深处，草草掩埋在灌木丛中。

往常，小山少则一个月，多至三个月，必然回家探母。三个月过去，不见小山回来，杜母心里开始不安起来，阿娟不急不慌，说:“小山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跑生意跑了这么多年头，没事的。”一眨眼年关已在眼前，杜母急得茶饭不思，病倒在床。直至大年夜，村里有人上山打野货时，偶然在林木深处发现了小山的尸体，可那时已面目全非了。

出了人命，非同小可，村里马上派人飞奔报官。原知县到现场取证验看，传讯了阿娟。阿娟横说竖说只有一句话:小山出门做生意，赚了几个铜钿，肯定是被人谋害致死的。接着又查问左邻右舍，虽然有人知道阿娟行为不轨，常与普济寺主持鬼混，然而“捉奸捉双”，无凭无据又怎能作准，因而查来问去也问不出啥名堂来。小山本是一个小小山民，在原知县眼里只是路边小草而已，无足轻重，况且查不出任何可疑迹象来，便来了个不了了之，把这个案子挂了起来。

办完丧事，过了新年，阿娟托言小山横遭不测，不愿触景伤情，要回老家定居。杜母无法劝阻，只得听其自便，于是阿娟挽了个小包裹，匆匆走出了杜家……

阿娟将以上奸情与小山死因交代完毕，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低下头只是嗦络络淌着泪水。苏知县推断，小姐失踪虽不是阿娟造成，却十有八九与主持相关，也许阿娟也略知一二，于是厉声问道:“昨日夜间，主持可曾到过密室?”阿娟吞吞吐吐:“这、这……”“是带了个年轻女子一起进入室内的吧?!”这一问，问得阿娟顿时惊恐不安，嗫嚅着双唇，片刻后，又供出了昨夜与主持争执的一幕。

五、撕伪装，淫僧作恶受严惩

双凤山东方的广阔天际，抹上大片黯淡的玫瑰色，并开

始逐渐亮丽清晰起来，又一个黎明正在悄悄降临。苏知县从阿娟的口供中，证实了自己原来的推断基本准确，于是立即下令拘捕主持。

衙役锁上主持，带到了苏知县眼前。

“你知罪吗?”苏知县单刀直入。

“出家人慈悲为怀，何罪之有?”主持狡猾地闪避。

苏知县深知，这类刁猾的恶徒，不见棺材是决不会落泪的，于是一声喝令:“带人犯!”衙役应声将阿娟带了进来。

见阿娟被押，主持像土地爷身上长野草——慌（荒）了神。阿娟与主持相对而立，目光相接，宛如触电一般，浑身震颤起来。主持脑中筑起的堤防一下便被冲垮了，他不得不供出自己的罪恶勾当。

原来，主持本名肖小黑，是个游手好闲、横行乡里的恶棍。一次，他酗酒斗殴，致人重伤，经医治无效而丧命，被告到了官府，闻讯后，连夜来个脚底擦油——溜之大吉。又饿又累，偏又遇上狂风暴雨，像丧家之犬在普济寺外避雨。当年的主持见他可怜，把他招呼入内，待以茶饭，允其暂住休息。小黑实在受不了奔波之苦，见寺内有着现成的饭食，且主持慈善耿直，有机可乘，便假惺惺地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皈依佛门。主持经不住他长跪不起的纠缠，误以为他真的心向佛地，最终还是应允了。

开始，肖小黑总是夹起尾巴过日子，将自己层层伪装起来，在主持面前事事顺从，件件抢在前头。主持见他办事得力能干，在病重圆寂前，将禅位交给了肖小黑。真是“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肖小黑登上宝座，本性立即暴露无遗。当阿娟进入寺门，踏上观音殿时，恶习当即泛起，略施小计便使猎物就擒，并将藏经宝地改成藏玉偷香的密室。几

位年长的师伯师叔数落几句，有的被赶出寺门，有的被贬做苦役，压得众僧不敢仗义直言，暗地叫苦不迭。

就在汪夫人来到普济寺借宿，小姐从轿帘跨出时，肖小黑顿时看得目瞪口呆——他还没有见到过如此俊俏的姑娘呢。他心里立即打起了小九九，不把这朵鲜花採到手中决不罢休，于是开始了他的罪恶行动。

当晚，夜尽更深，当人们熟睡以后，肖小黑像飘荡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摸到小姐的客房门外，点燃“迷魂香”，将缕缕香烟吹入门去。小姐与丫环路途劳顿，原本睡得死沉沉的，再经迷魂香熏染，脑壳早被麻醉得毫无知觉。肖小黑推门入室，轻而易举地将小姐从房中背出，直奔密室，没想到在阿娟面前碰壁，这才转移去山后少有人迹的小溶洞中。

罪证确凿，苏知县一声喝令：“画押收监！”一旁衙役递过供状，抓起肖小黑的右手，按下了大红手印。

苏知县又命衙役将秀才陈尧带上，和颜悦色地说：“汪府千金失踪一案，今已查明，全系淫僧肖小黑所为，你误被牵连，颇受惊扰，本县向你赔礼了。”陈尧如在梦中一般，对眼前发生的事似信非信，当他看到苏知县施礼时，这才清醒过来，急忙下拜：“大人清如明镜，小生感激还来不及，怎敢亏受大人的大礼呢。”

在旁观看的汪府随从与寺中僧人，无不为之动容，禁不住啧啧称颂。

陈尧正要转身离去，突然想到包囊中的金环，又停下脚步，问道：“大人，尚有一事小生仍在迷雾之中，不知可请教否？”

苏知县胸有成竹地回答：“可是包囊中的金环？纯属巧合啊！”接着苏知县就揭开了金环之谜。

那晚，小姐在就寝前感到右耳环眼微微疼痛，便将戴在右耳的金环取下，放在靠墙的桌面上。夜间，在此处常来常往的大老鼠跃至桌上，咀嚼偷来的食物，将金环搅和在一块，越墙进入隔壁陈尧客房时，一起衔了过去。真是“无巧不成书”，陈尧夜读时将包囊解开摊放在桌面上，次日天色未明即起床动身，匆忙收拾中糊里糊涂的将大老鼠衔来却没有再衔走的金环一起包了进去。苏知县夜宿客房，暗中发现大老鼠并紧紧跟踪，这才拨开遮眼迷障抓住了真凶。

时隔不久，阿根在小僧陪同指点下，寻回了小姐。汪夫人见小姐面容憔悴，心里涌上一阵酸楚，两行热泪早已夺眶而出。小姐劫后重逢亲人，悲喜交织，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知县在此情此景面前，不免也生出几分感慨，劝慰道：“汪夫人，小姐平安回来，可喜可贺，还望夫人勿再悲伤，多多保重。”

经苏知县提醒，汪夫人破涕为笑，说：“苏大人说的正是，大喜！大喜！女儿呀，还不快快过来，拜谢苏大人的救命之恩！”

小姐脸带羞色，轻移莲步，来到苏知县面前，跪下双膝，连声说：“多谢大人救小女脱离苦海，大恩大德，没齿不忘！”

“言重了，言重了，都是夫人和小姐的造化。”苏知县边说边扶起小姐，“时间不早，请夫人、小姐上路。本官也该带人犯回衙，修文呈报，严惩不贷！”

于是，汪夫人一行在前，苏知县一队在后，相继出了普济寺门，沿着曲折山道鱼贯而下，渐渐隐没在丛林深处……

这正是：

佛门圣地本清静，
淫僧混迹事端生，
金环揭开真面目，
法网恢恢不容情！

武状元智镇野和尚

一、食黄夜变

明代万历年间，苏州城南30多里外有个小村庄，早年曾在此结寨屯兵，故名“屯村”。这村子背靠九里湖，面向三曲港，家家傍水而居，人人在水里泡大。村里有个叫阿虎的小囡，没有爹妈，靠放鸭子卖鸭蛋过日子。一天，阿虎手执悬挂破蒲扇的竹竿，从鸭棚里放出鸭群，赶往三曲港放食。鸭子扑楞着双翅，摇摇摆摆地迈步下水，在水中捕食鱼虾，你争我夺，不断发出“呷呷呷”的欢叫声。阿虎在港岸上坐了一回，甚感无聊，便去港滩找蟹洞摸蟹，接连摸了几个蟹洞，个个摸空。把手伸入新发现的蟹洞时，手指触及一团滑溜溜地蠕动着的东西，他担心被毒蛇咬伤，吓得立即缩回洞外。就在这一刹那时间，一条少见的粗大黄鳝从洞口钻了出来，径直向河港的水中游去。阿虎眼明手快，“噌”的一声，扑上去用手指紧紧钳住鳝身，死不松手。抓到了大黄鳝，他已无心放鸭，挥动竹竿，一路小跑，将鸭子全部赶回了鸭棚。

村里人听说阿虎抓到一条好大的黄鳝，大家赶来看新鲜。阿虎一手握着剪刀，一手钳紧黄鳝，正乐呵呵的忙着开膛破肚。人群里有位头发花白的老伯伯，立即上前阻止，劝说道："阿虎呀，你看这黄鳝足有3尺多长，跟你的臂膊差不多粗，全身赤红，听老一辈讲，这是黄鳝中的"黄"，百年难逢，吃不得的！"阿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满不在乎地说："管它是黄是鳝，是活货我都要杀来吃！"就这样，阿虎杀杀烧烧，美美地饱餐一顿。当天晚上，倒头便睡，只是不到半夜不唤自醒，只觉得全身发烧，奇痒难忍。实在熬不下去时，他硬撑着冲出门外，直奔三曲港，"噗通"一声跳下水去，洗起了冷水浴冲凉，然后又昏昏沉沉地回家爬上床睡着了。

阿虎平日天不亮就起床干活，这一天日上三竿，大门仍紧闭着，急坏了隔壁的大个子婶妈。这婶妈身大脚大，可心细人善，对阿虎时有照应。她发现后，立即敲响大门，大声呼叫："阿虎，今天你怎么啦，太阳晒屁股还不爬起来?!"阿虎还在呼呼大睡，听有人敲门呼唤，这才下床伸着赖腰去开门。令人惊奇的是，婶妈看到阿虎时，简直不敢相认，原来细小瘦弱得如干柴一般的阿虎，一夜间变得体魄魁伟如四大金刚。婶妈"娃哈"一声惊呼，引来了左邻右舍，见这般模样，人人啧啧称奇。阿虎自觉得精力倍添，见谷场角放着一只200余斤重的石碌轴，奔上前抓到手中，试着向上托起，嘿，怪了，竟像托了根灯草；接着转了十多个圈子，也是轻松自如，面不改色气不喘。昨日劝阻阿虎的老伯伯当即说道："阿虎，是你祖上荫庇啊，吃黄非但无害，反能受益。"阿虎只顾"嘿嘿嘿"憨笑，心想种田人凭的就是这满身的力气，今后不须担心饿肚子喽。

有了浑身使不完的劲，阿虎依旧规规矩矩做人，谁家有

重活，他主动相帮，哪户有难处他呼之即到，村里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竖起大姆指称赞。有几位略懂一点武功的老者，看他为人厚道有出息，都主动热情的传授。阿虎聪慧好学，博采众长，潜心琢磨，竟也慢慢练就了自成一格的功式套路。有一次苏州城里以武会友，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擂台赛，阿虎登台比试，拳脚灵巧，功力盖人，居然连挫多位名师，让人刮目相看。从此，他像高山上吹喇叭一一名（鸣）声远扬，成为吴中小有名气的武林新秀了。

二、受欺落榜

阿虎到了而立之年，凶奴进犯，边关告急，朝庭广贴黄榜告喻四方，秋季破例开科比武，钦点武状元，凡有武功并愿报效者，不分尊卑贫富，均可应试候取。

消息传来，村里人自动聚集到阿虎家中，纷纷鼓励阿虎。那位老伯伯又发话了:“阿虎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万不能错过，考中了，为祖宗争光，也为乡亲争气；没点中，回家种你的田，照常过日子。”阿虎觉得说的句句在理，说:“乡亲们的一番好意，我记在心头，一定尽我全力去试一试。”

种田郎考状元，在乡间是尼姑养小囡一一头一回碰着。村里人像办大喜事那样，你凑我合，送来了钱银给阿虎作盘缠。阿虎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临行时，不住地拱手一一道别，心里说：我绝不会让乡亲们失望的!

晓行夜宿，穿州过府，阿虎马不停蹄的赶路，终于在开考前一天赶到了京城。他找了个小客店住下，只等来日奔赴考场一显身手。

考场设在地面开阔的城外东校场，四周旌旗猎猎，人头攒动，持枪的武士围成一圈，阻隔着涌动的人群。考场正中耸立高高的擂台，正面顶空高悬的匾额上，“比武台”三个大字金光闪耀，台下卫士簇拥，端坐着面无笑容的监考官。阿虎赶到考场时，“轰轰轰”三声巨响，正鸣炮宣告比武开试。但见一个粗壮如牛的武将纵身一跃，轻如飞燕般跳上了擂台，叉开双腿，像一座铁塔纹丝不动地站在中央。众人翘首仰脖，举目观望，都想看一看哪位能人能般走这座大铁塔。嗨，转眼间果然从台下飞起一人，悠悠地纵身登高，上台对着武将拱手致礼。双方摆开架势，便你来我去，你上我下地开始较量。但不到五个回合，猛听得武将声如宏钟般地“呵哈”一声吼，那应试者早被他擒拿在手，夹于双膝，丝毫不得动弹，只得告败而悻悻下台远避。

第一个败下阵来，第二、第三个各自施展绝招，一回儿如猛虎争食，一回儿似双龙夺珠，直看得人们目不暇接，但最终均非对手，先后被武将打翻在地，退出擂台。

一阵火热火爆的燥动以后，考场即刻清静了下来，静得几乎能听到人们急促的呼吸声，大家急切期待着有位高手跳上台去，扭转局面，增添兴味。片刻后，从地面突然飞起一人，似离弦的利箭射向了擂台——他便是阿虎。原来在台下静观比试的阿虎，颇用心计，他边观察边琢磨，大体摸准了武将的招式拳路，同时暗中谋划了对付的办法，自知此刻上台取胜，没有十分那也有八分把握。武将连胜3人，见来者是个土里土气的农夫，根本不放在眼里，满不在乎地叫了一声：“出招！”阿虎运气虚晃一拳，喊声“看打”，右腿来了个“秋风扫落叶”，脚力所至，胜似千钧，武将刚要纵身避让，怎奈身不由己，顷刻间已经应声倒地。“好！”台下的喝采声一

阵高似一阵，就如巨浪排空，响彻四方。

比武持续三日，从中选拔三名优胜者，七日后待皇上面试。

阿虎被安置在聚武楼待试。监考官问阿虎“万岁爷御试，你是使饿力，还是使饭力?”阿虎想，饿着肚子哪里还来力，当然要吃饱饭用饭力啊，转念一想，哟，“饭力”与当今皇上“万历”谐音，如果我讲使“饭力”，那不是违忌犯下欺君之罪吗? 来不及多加斟酌，当即回答:“启禀大人，我愿使饿力。”就这样，阿虎吃不到一粥一饭，只能以汤水充饥，连续被饿六日六夜，饿得肚皮贴在背梁脊上了。他真后悔，为啥自己如此慌乱，未能多思考一下，用“饱力”回答监考官呢!

七日即至，万历皇帝亲临面试。招武殿上一字形排开3只各重三百斤的铁香炉，炉内盛着满得与炉口相平的香油，要求每人托举3次，不得溢出点滴油来。

三声号炮响过，阿虎按规定用双手抓紧香炉双耳，默默运气积力，心里估摸: 虽然自己饿得手脚疲软，但未伤元气，凭着多年来练就的功力，谅也无妨。于是一声高喝:“嗨!”随着拼力将铁香炉缓缓举起，直至齐眉。只是阿虎觉得，手中所承受的份量似乎与实际差之甚远，是饿得无力，还是一时的错觉? 时间不容多思考，他咬一咬牙，上一上力，打算一举拼力托上头盖。谁知事与愿违，此时突然臂力难支，身体微微摇晃起来，“噌”的一声，铁香炉终于滑落到了地面……

事后，阿虎才知道监考官是个赃官，他收受贿赂后，出了个馊主意，将阿虎饿得有气无力。考前又暗中做了手脚，在阿虎的铁香炉内，另加三百斤铅块，沉于油底，遮人耳目。可怜阿虎雪上加霜，空怀壮志，失手落榜。

三、阊门救危

阿虎从赶考中看到了官场的腐败，朝庭的昏庸，心灰意冷，回乡后一心种田练功，再也不愿涉足科考了。乡亲们弄清了事情的真相，纷纷前来劝慰，大家说：皇上有眼无珠，他不点我们点！从此，乡亲们都把阿虎叫作“武状元”。

四月十四日，阿虎到苏州阊门去“轧神仙”。传说这一天是神仙生日，众神仙每年都到阊门内皋桥堍的神仙庙聚会，并化作褴褛乞丐，混迹人群，专为前去朝拜的心诚香客治病。阿虎边走边看，但见阊门内外人流滚滚，轧神仙的男女老少摩肩接踵，轧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阿虎无意留连，穿出阊门，绕过石路，向山塘街走去。那时的山塘街，一头连着苏州城，一头连着虎丘山，长约 10 里，人称“十里山塘”。它依水筑街，各式店铺琳琅满目，是城外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阿虎徜徉在街心，走走看看，忽听得前面传来一阵阵嘈杂的人声，举目远眺，隐约可见过往行人挤作一团，阻塞了街路。

闹市聚众围观，大抵都有新奇事端发生，这一次也不例外。

事情这样引起的：那时城里城外的坑厕之类，大多长期包给城郊农户处理。那天有个叫阿毛的青年，身强力壮，到他包揽的弄堂里掏粪，挑了满满一担急匆匆向停靠在市河的粪船直奔。当他从弄中钻出刚跨上街面时，没看到横刺里冲过一个人来，猛然相撞，晃动起来的粪桶顿时粪渣飞溅，将来人弄得又脏又臭。阿毛急忙放下粪担，抬眼观望，却见被撞者竟是一个光头和尚，心里直发毛。心想，这下闯下大祸啦，今天是神仙生日，说不定这和尚就是哪位神仙的化身

呢，怪罪起来，定然是吃糖衣黄连——苦在后头呢。于是“噗通”一声，立即双膝跪地，鸡啄米似的不断磕头，连声说：“求大仙宽恕，饶我有眼无珠，撞脏了大仙！”那和尚呢，长相也真野，高高的身躯全是肉疙瘩，袒胸露肚，满脸短须。他对拜倒在地的阿毛全然不顾，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雷吼般地骂道：“瞎了你的狗眼！”随着吼声抬起右臂，平伸粗壮的五指，像倒扣金钟罩那样，照准阿毛脑顶拍了三拍，“嘿嘿嘿”地冷笑不止，而后径直朝前走了。

此时阿虎早已挤进了围观的人群，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全看得真真切切，不由得心里一惊。他懂得，这野和尚伸掌三拍，乃武门一绝，谓之“凌空三盖”，谁要是被盖着，短则三日，长至一周，必是气血双绝，定死无疑。阿虎忿忿不平，觉得野和尚实在太狠毒了，弄脏了破袈裟可以清洗干净，何必置人于死地呢。可怜那挑粪青年还不知道身受其害，横祸在后，日后一家怎不知如何收拾啊。想到此，阿虎悄悄跟随阿毛，上得粪船，讲明真相，陈言利害。阿毛听了大惊失色，恳求仗义相救。阿虎说：“你不必害怕，这三盖虽则厉害，但凭我的功力，还是可以解救的。”话毕，让阿毛在后舱坐定，自己盘膝紧靠其后，静心运气。稍过片刻，“呵哈”一声吼，用两只手掌在阿毛后背连击三掌，随后说道：“好，现在你没事了，不过回家后一定要卧床静养三日，方可下田干活。”阿毛连声道谢，并说：“请留下尊姓大名，好让我到家告知家人，永记救命之恩。”阿虎说：“练功本为健身助人，不必挂记心头。我们村里人都叫我武状元，那就叫武状元吧。”

阿毛声声道别，手握橹柄，缓缓摇动，直至看不到阿虎的身影，才沿那山塘街市河飞速摇向远方……

四. 三骗三避

时间似流水，一眨眼一个月过去了，阿毛强健如初，他又摇起粪船去山塘街清坑挑粪。真乃线头偏偏掉进针眼里——碰巧，在弄堂口他又与野和尚不期而遇。野和尚看到阿毛肩挑粪担，步履敏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凌空三盖"非但未能致命，而且竟无半点伤痕病迹显露，料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大步跨上前去，一把拉住阿毛，朗声盘问："你这小子能活到今天，决非你的命大，快说实话，是谁救了你?!"阿毛知道这野和尚心狠手辣，闭口不言，强挣着想快些远离那凶神恶煞。无奈野和尚紧抓不放，一再追问，气势咄咄逼人，阿毛无计可施，只得说道："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姓啥叫甚，只晓得他叫武状元。"

从前阿虎在苏州打擂台中取胜，有些名气；以后又多次与各地武门小有交往，影响也就渐渐大了起来。他赴京赶考落榜，乡亲们尊称他为武状元，一传十，十传百，好些人尤其是武林中人都无不知晓。野和尚原本是少林寺武僧，年青时学了功夫，凡心未泯，不守佛门戒律，经常酗酒闹事。方丈怒其不争，一再训戒惩处却屡教不改，不得已最后便将其逐出寺门。野和尚没人管束，越发浪荡，凭着自己剃度为僧飘游城乡，名为化缘，实为敲诈勒索，以后见苏州好山好水衣食丰足，便在此落脚。许多年来，他劣性无改，到处惹事生非，"野和尚"这臭名远扬，武门无人愿与其交往，居民无一不避而远之。不过他毕竟浪迹街市，耳听八方，对于武状元的情况也略有所闻。今日得知是武状元充当半腰里杀出的程咬金，恼恨无比，牙齿咬得格格响，牙缝里迸发一句话来："定要与你这斯拼个你死我活!"

阿虎与野和尚从未有过接触，但对他的斑斑劣迹时有所闻，料定他不会善甘罢休，有朝一日定会上门寻衅。“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阿虎心底盘算，能避则避，避而远之，拿我奈何?“轧神仙”以后，便刻刻警觉，日日戒备，以利伺机应变。

一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阿虎摇船去九里湖罱泥。九里湖方圆数十里，乃苏州前往上海的一大水上通道，白帆点点，水鸟飞翔，好一派水乡风光。阿虎只觉得神清气爽，双手夹起罱泥竹竿，忽上忽下，不到二袋烟工夫，便罱满了半个船舱。正想停手小歇，只见从苏州方向远远地出现一只划子船，在湖面上飞速划了过来，无多片刻便划到了眼前。蹲坐船舱的野和尚，双脚持浆，抬臂拱了拱手，问道:“屯村离此多远，武状元可在家中?”阿虎故作惊讶，答道:“这就巧啦，我是武状元的兄长，你算是问对了。不过，阿弟已出远门，有事可否让我转言?”边说边解下橹绷绳，将大橹系于后脑辫梢，然后左右晃动脑袋，但见大橹飞转，水浪哗哗，罱泥船利箭一般射向远方。野和尚见武状元兄长有如此功力，想那武状元更不可小觑，心中吃惊不小，没趣地划着划子船回去了。

三个月后，又是一个晴好日子，阿虎赶牛下田犁地。犁至红日斜悬时，野和尚双臂平抬，一手抓住一块重过百斤的大青石，“噌噌噌”又上门闹事了。阿虎沉住气，刚照面，来个先发制人:“大师傅，看模样你是我大兄长讲过的苏州武僧了，我二哥阿虎今日出门会友，临行前留下话来，如碰上大师傅下乡，抱歉一声，请改日面晤。”话毕，右手抱起大黄牛，左手拿上木铧犁，三脚两步跑到了三曲港滩上，帮着大黄牛浇身汰脚。见此情景，野和尚浑身一个激灵，双手所提

大青石“噗托”落地，呆呆地站立好久，才转过身去。

转眼又过去半年，时至深秋季节，家家稻谷登场，忙着轧谷进仓。那天阿虎在谷场上扬谷，托起簸箕在风中轻轻摇晃，让饱谷落地，瘪籽远飞。正在忙碌时，有个乡亲匆匆奔来报信，言称野和尚已气势汹汹的到达村口。阿虎略加思索，想起隔壁大个子婶妈身体胖大，衣服也宽大，立即前去借着暂穿在身，稍加装扮，然后继续埋头干活。不多时，野和尚果然来到谷场，转动起贼眼四处搜索。隔壁阿婆看在眼里，故意叫喊起来：“阿虎家姆妈，场头上有鸡来吃谷啦！”阿虎心领神会，应声用簸箕畚了些瘪谷，倒入有水缸那么大的一只大石臼，然后用三只手指轻轻捏起，搬往下场角，“咯咯咯”的呼鸡啄食。野和尚眼见阿虎老娘有如此奇力，惊讶万分，感到摸不清阿虎的功底难料胜负，不如自己扯蓬自己收，只得掉转头去悻悻而归。

五、神功治邪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阿虎的三骗三避终究还是给野和尚知道了。野和尚虽则暗暗佩服阿虎的过人功力，觉得“武状元”名不虚传；但是他孤傲自持，自以为授教于少林名门正宗，招招式式严不可击，况且对手只是个赤脚种田的农夫，有何惧哉！为此，他时常在寻找机会，决死较量，不把憋着的一口气出掉绝不歇手。

星移斗转，又到“轧神仙”的日子了，阊门内外照例又是人潮涌动，人轧人轧得水泄不通。阿虎随着人流，逛过神仙庙，看了一会耍武杂打，而后出阊门朝西向山塘街走去。这一日，野和尚也轧在人堆里轧闹忙，肥胖的身躯左摇右摆，脏兮兮的破袈裟发出阵阵酸臭怪味，吓得轧神仙的游客慌忙

退避。野和尚视若无人之地，自顾自一边跨步向前，一边用贼眼向着两旁不断扫射——一心想从人堆里搜出阿虎身影，举手擒拿，撕成碎片而后快。也真是冤家路狭，阿虎刚踏上山塘街不久，野和尚已尾随而至，两人在街口撞上了。阿虎不愿与这无赖之徒纠缠，跑起小步飞奔前去，想仍以避见了事。无奈野和尚似饿狼扑食猎物，岂敢轻易放过，来了个脚下生风紧追不舍。穿过山塘街，走过海涌桥，不久虎丘山已出现在眼前。这虎丘山在苏州城西北角，离城约5里，山下埋葬着吴王阖庐，山上有不倒的虎丘斜塔，是著名游览胜地。今逢"轧神仙"佳节，人来车往，自然热闹非凡。阿虎见野和尚像蚂蝗叮着鹭鸶脚，寸步不离，只得挤在人堆里进入山门，踏着石级向上攀登，到达"剑池"后，找个人多的暗处暂避，打算待机溜下山去。

野和尚是不见黄河心不死，他在"剑池"边不见了阿虎，料也无处可久藏，便来个"守株待兔"，坐在"千人坐"上不挪身。直至日照当空，已到了吃午饭的时辰，游人渐渐松散，阿虎的身影终于被野和尚发现。野和尚早已等得眼红心烦，今见猎物在前，像饿虎扑羊直扑过去，也不发话，伸出钵头似的大拳，对准阿虎额头猛敲过去。阿虎早有防范，右臂闪电般一挥，挡去野和尚大拳，瞬即猛抬左手，用铁钳样的手指死死夹着，说道："大师，你我素无恩怨，何以紧紧跟踪，苦苦相逼?"野和尚粗眉倒竖，怒目圆睁，雷鸣般吼叫："你敢管我闲事，坏我好事，我和你就没有个完!"阿虎不燥不恼，仍告之以理："大师定然知晓，身后的'剑池'，为吴王磨剑之处，今吴王长眠地下，堪称宝地一方。脚踏之石，谓之"千人坐"，当年高僧在此讲经，千人聆听，连那池中顽石也感悟点头，留存至今犹见神韵，实属圣洁之地。大师身为佛门

弟子，理当修身养心，行善积德，岂可在此造次……”“呸！”野和尚啐了一口唾沫，不待阿虎把话说完，已暴跳如雷，挥舞着左拳大叫：“我可以答应你歇手，不过你还得问问这个——答应不答应?!”

这时，原已离去的游客，听到吼声不止，又回过身来；尚未动身的游客，见两人争吵相持，禁不住转身观望。片刻间，“千人坐”又挤满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围个密不通风。游客中有些是老苏州，曾见到过野和尚，知晓这野和尚野蛮无理，今又在胜地撒野，不免忿忿不平起来，同声叫嚷起来：“这位兄弟，讲理还礼，不进理还拳，不要让步!”

阿虎心里明白，今日野和尚步步威逼，一场恶斗看来实在无法回避，听到众人呼喊，同心支持，立即收回双臂，合掌拱手相告：“各位乡亲父老，我阿虎与这位大师无怨无仇，本不该在虎丘圣地斗打，实为逼人太甚，不得不失礼奉陪，谁有个三长二短，听天由命，请诸位作个公证，多谢了!”

就在阿虎拱手讲话之际，野和尚认为有机可乘，待阿虎抽回双臂时，不打一声招呼，一声大吼，早已飞出右臂，平分五指，直捣阿虎心窝。这一招名曰“五龙抓心”，五指坚硬锐利胜于钢针，可撕心裂肺，置人于死地。阿虎眼明身捷，一纵身跃出地面足有三丈高，张开双臂，喊声“接招”，从空中猛扑下去。这一手谓之“饿鹰扑食”，冲刺之力足有千斤，撞上了非死即伤。当然，阿虎只是画只野猫充作虎——做做样子而已，并无伤人之意。野和尚并非一无见识，看到压顶之灾，慌忙侧身避让，乘机转身飞腿，再出新招。如此你拳我脚，你纵我跳，一会儿似旋风扫地，一会儿像电闪雷鸣，众人看得眼花缭乱，瞪着大眼合不拢嘴。

说起来两人也确乎各有千秋：一个虽非名门嫡传，却是

吸纳民间精华，集百家之长，以聪慧领悟，揣摸日久而自成一体，不负"武状元"美称；一个身受少林正宗亲授，身强心野，整日与拳棒相伴，熟知各路套式，臭名"野和尚"也不无来头。真乃棋逢对手，旗鼓相当，数十个回合下来难分高低。稍顷，令人担忧的局面出现了，只见野和尚越斗越狠，步步紧逼，招招占先；武状元却是一退再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围观的人们摒心静气，暗底为阿虎打气助威。就这样，又是拼搏了近一个时辰，当阿虎再次猛扑上前的一刹那，野和尚突然卧地仰面，瞅准时机弹跳而起，将阿虎双腿分叉倒夹在颈项里，而后旋风般在原地飞速旋转。他为顺利得手大喜过望，直旋过百余圈后，料定阿虎力乏气虚，当即收住脚跟，恶狠狠狂吼一声："见你的祖宗去吧！"企图摔出身外，在坚石上葬送阿虎性命。岂知未待野和尚松手，阿虎早已弯腰躬身，正正地坐在野和尚肩头，随着雷鸣般一声"看招"，双膝紧钳猛夹，发出"格格"之声。这是阿虎琢磨多时，日久练就的"跨膝功"，膝力所至，轻者伤残，重则丧身。野和尚不知阿虎佯装败阵，实为施计寻机，正在他自以为得逞时，却反成了阿虎的掌中物，动弹不得。

片刻工夫，野和尚满脸死灰色，喘着粗气，嘶哑着喉咙哀求："饶……饶命……"。这时四周围观者顿时舒心吐气，高声叫喊："不要轻饶了这个贼秃，再来危害地方，有事我们甘愿作证担保！"阿虎说："野和尚奸刁作恶，众怒难平，不过他无非依仗一身野功夫而已，今天我把他废了，谅他日后也不敢胡作非为了，诸位意下如何！""好啊，快废了他的野功！"众人异口同声，响遍虎丘。

阿虎是逼得无奈才应战的，现在时机成熟，该收场时快收场，大叫一声"收功！"双膝猛夹，野和尚顿时像一堆野狗

屎，瘫痪在地面了。

“好！ 废得好！”众人齐声高呼，千人坐上一片欢腾……

正是：习武本为保国强身，
岂容持功乱世欺人，
魔高自有道高相压，
多作恶者恶果自吞。

狗眼看人低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他在穿得阔绰的人面前点头哈腰，见了穿着破烂的不愿抬眼皮；这种只认衣衫不认人的“势利眼”，历来都被人们所厌恶，在苏杭一带则用一句俗语来贬责，叫做“狗眼看人低”。

提起这句俗语，还有一段孔子与丐帮的故事。

传说孔子带着七十二个弟子周游列国，来到陈国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众人举步艰难，只得簇拥在一棵大树下暂避。不料这天空像捅了个大窟窿，哗啦啦整整下了一昼夜未曾停歇。待雨过天晴，个个饿得头昏眼花，精疲力尽。孔子有气无力地对众弟子说：“这里地处荒郊，不见炊烟，唯有不远的山神庙住着一位丐帮祖师范冉，可以向他借些粮来，哪一位愿意前往?”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弟子愿往!”

子路为人忠厚，办事认真,深得孔子器重，这回孔子先派子路向范冉借粮。

约摸过了一个时辰，子路空手而归。孔子问：“没有见到范祖师吗?”子路答道：“见过了，不过我开口借粮，范祖师要我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子路立即把拜见的情况复

述了一遍。

原来，范冉曾听说子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有意考一考，试一试。他问子路:“一个人碰到啥事情最开心，啥事情不快活?”子路回答:“一个人碰到洞房花烛夜最开心，碰到家里有亲人寿终最不快活。”子路以为自己说的全是事实，人人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连三岁孩童也知道。谁料范冉把脑袋摇得像拨郎鼓，连声说:“错了，错了!”子路没答对问题，当然也就借不到粮啦。

孔子听后，凝思片刻，然后说道:“这问题，说难不难，说易却非易事，最主要的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为何找上门去。谁愿意再走一趟?”

“弟子愿去一试!”

答话的是颜回。这颜回人聪颖，悟性好，也是孔子所厚爱的一个弟子。孔子点了点头。他就找范冉去了。

范冉说:“你先回答一个问题，答得上借去，答错了请回。”

颜回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范冉问:“一个人碰到啥事情最开心，碰到啥事情最不快话?”

颜回答:“一个人碰到借贷借得着最开心，碰到债主上门催讨最不快话。”

范冉笑着说:“这才是言出肺腑，对了，对了!”

颜回借了一袋面粉，捎回大树下，烧成一大锅面糊糊，大家填满了肚子。

孔子重礼讲信，借了范冉的面粉，不久就登门拜谢去了，说:“范祖师，多谢你雪中送炭，免去了我们师生空腹之苦，只是长途跋涉，袋中若湿，望能多多宽限，日后一定加倍奉还。”范冉不作计较，说:“人人难免遇到危难之时，举手

之劳，不须挂齿，往后若是到府上叨扰，能善待便满足了"。

过了几年，陈国遇上大旱，田间少有收获，家家没有隔夜粮，丐帮无处可乞讨，范冉只得集合弟子，分成几路人马离开山神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一日，范冉到达山东曲阜境内，见到一座建筑宏伟的屋宇，高高的正门匾额上有"孔府"二个粉金大字，经询问乡亲，方知这正是孔子居室。范冉想起孔子有约在先，于是兴冲冲地走上前去。正待开口，突然从门内窜出一只黄毛大狗，蹲伏在阶石上居高临下，"汪、汪、汪"的一阵狂吼，范冉未及提防，吓得差点摔倒在地。

在这节骨眼上，孔子闻声已赶到大门口，见门外站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别离已久的范冉，连忙招呼起来："不知范祖师到此，有失远迎，恕罪，恕罪！"接着邀请范冉进府畅叙。范冉说："感谢先生一片感情，只是府上的大黄狗见我一身破衣烂衫，正雄踞高处挡道呢。"孔子向台阶看去，见那大黄狗果然还瞪眼向着低处，便连声道歉："狗眼看人低，望范祖师包涵！"

孔子喝退了大黄狗，与范冉携手进入府内，盛宴热情款待，席间又赠以钱粮，同时还送一根精细的竹棍，说："今后范祖师登门再遇见狗眼看人低，尽打无妨。"传说，乞丐手里都要拿根"打狗棒"，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狗眼看人低"这句俗语，也从此流传于世。

皇帝不急，急煞太监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贪酒恋色，不问朝政，以致官吏腐败，加上水旱灾害绵延不断，逼得贫苦百姓到处揭竿而起。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11 年）三月，李自成亲率义军攻打到北京城下，把城墙团团围困起来。这时，宫殿内仍笙弦歌舞，香烟缭绕，一派升平景像，崇祯皇帝正在畅饮琼浆玉液呢。

崇祯皇帝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得报京城被围的军情后，吓得面如土色，慌慌张张地撞入宫内，附耳告急："万岁，逆贼兵临城下，请万岁爷作主！"

崇祯皇帝兴味正浓，听了毫不介意，说："你不见朕正有事吗？区区小事，何须惊奇，传令严加防守不就行啦！"王承恩无奈，只得连声诺诺，躬身退下殿阶。

数日后，崇祯皇帝在宫内专心致志地雕琢一个核桃壳，王承恩又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跪倒在地，上气不接下气地禀报："万岁，大事不好，逆贼已攻破城墙，领兵打到承天门（今天安门），望万岁爷速速离开内宫，暂避一时！"

崇祯皇帝开始一惊，但很快便宽下心来，气乎乎地说：

"都是些饭囊酒袋，还不快将三千御林军调上去，把逆贼悉数轰出皇城?"

王承恩深知事情利害，再有疏忽，恐怕性命都难保了，于是力谏道:"万岁，逆贼步步紧逼，危急万分，还是先找个退路吧。"崇祯皇帝不耐烦地说:"休得唠叨，朕心里自有主张，何须你来干着急!"

李自成率部打入皇宫后，崇祯皇帝这才真的发急起来，亲手打龙凤鼓，敲晋阳钟。但将士们早已溜得无影无踪，还有啥人来听他的调遣呢!

崇祯皇帝自知末日来临，后悔已迟，只好用绫罗带自缢在后宫的梅山上。

从此，中国多了句"皇帝不急，急煞太监"的成语，来形容当事人面临大事麻木不仁、而旁观者心急如焚的情况。

勿识相吃点辣火酱

吴语地区有句俗语，叫“勿识相，吃点辣火酱”。它指的是某些人不知深浅，胡缠蛮搞，反而是换来个尴尬难堪的结局。

这句俗语有段来历。

苏州城南有个名震江南的同里镇，该镇四周湖荡环抱，景色秀丽，引来游人如织。明代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苏州，别出心裁，只带了个贴身锦衣卫，雇只民船，摇往同里。正德微服出游，住进客栈，地方官员一无所知，没了迎候礼仪，反显得悠闲自在。

同里镇民居临水，园林贴水，渔鼓船歌，随处可闻，确乎是个难得的游览胜地。正德一连游访三日，留连忘返。第四天早晨，他独自朝北缓行，一路观赏田园风光，不觉来到九里湖边。这个九里湖十里方圆，湖边芦苇丛生，湖中碧波荡漾，水鸥翻飞。正德绕湖信步闲游，直至肚子咕咕叫，这才想到时值正午，该吃中饭了。可这里离镇已远，无店无摊，哪来东西填肚？还巧，不远处有三间草屋，炊烟袅袅，正在做饭呢。

这三间草屋，住的是金家老夫妻，靠扳罾捕鱼度日。近50岁才生了个丫头，如今年过二八，长得水灵灵，清秀甜美。这天东方麻麻亮，金老头夫妻就把夜里扳罾扳到的鱼虾挑上同里镇菜市场叫卖，这时尚未回家，金姑娘在灶间刚烧好饭菜，忽听得虚掩着的大门"咿呀"一声，随着闯进一个陌生人来，看模样，脸皮白净，斯文尔雅，像是一位书生。金姑娘迎上前去，试探着问："相公推门，是来问路的吧？"正德立即答道："路倒是认得的，只是走过了时辰，肚子饿了，不知大姐肯不肯赏饭？"金姑娘微微一笑，说："渔家虽说清贫，粗茶淡饭还四季常备。"话毕，折身回灶间端出一碗白米饭，一碗清蒸鱼，摆上桌面，让正德坐下来享用。

正德皇帝在宫中三餐不落时辰，饱尝山珍海味，今天腹中无粒米，前心贴后背，着实饿慌了。他说声"打扰"，坐下就狼吞虎咽起来，只觉得这饭特别香，这鱼格外鲜，比御膳人味得多！吃完，抬起头来，正要道谢，不料两眼直勾勾盯着金姑娘，转不得啦。心里想，自己三宫六院藏着众多嫔妃任凭挑选，但个个浓妆艳抹，招人厌倦；眼前的渔家女，身着土蓝印花衣裙，肤色黑里透红，清秀壮美，别具韵致，实在难得啊！这真应了一句"家花哪有野花香"的古话。正德此时看得神志恍惚，误把草屋当后宫，竟忘乎所以，猛扑上前，张开双臂欲去搂抱金姑娘。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金姑娘倒退几步："你，你……想要作啥？"正德的头脑也像泼上一盆凉水，顿时清醒了过来，不得不连连道歉："失礼！失礼"边说边退出门外，悻悻地走了。

金姑娘心里还窝着一甕火呢。她想，这位相公看似一表堂堂，儒雅敦厚，却原是假斯文呵！嘿，倘若再敢上门胡闹，定叫他难堪！

却说正德皇帝回到客栈，脑壳里总在晃动着金姑娘的影子，弄得坐卧难耐，心绪不宁，好不容易熬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打点一下，鬼使神差般地又奔向九里湖畔那间草屋，不打招呼，推门而入。金姑娘强按怒火，含笑问道："相公再次登门，想必定有要事吧？"这一问，把正德问哑了，片刻，他才回过神来，无话找话的搭讪："昨天承蒙大姐盛待，特来道谢。"金姑娘心里想，说出来甜咪咪的，哼，要找便宜痴心妄想！不过她不露半点声色，从容对答："家常便饭，相公何必客气。不过，今天父母上街卖完鱼虾，还要到三姑母家走一趟，家里不少杂活都留给一人料理，请相公稍坐，恕小女暂不奉陪。"正德暗自思忖，妙哉，老人不在家，此乃天赐良机，于是说："大姐请便，我就坐在这里恭候。"金姑娘不再多说，自顾自进入内房去了。

这时刻，正德皇帝心里像打翻了蜜糖缸，那个甜美呀，没法说啦。他等呀，等呀，左等右等不见金姑娘出来，一等就是整半天，太阳又挂在当头了。今天他起得特别早，只吃了三、二口就上路了，这时肚子瘪成二层皮，想熬也熬不住。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见墙边桌上摆着一盘米饼，皮色焦黄，油香扑鼻，心里乐啦。趁屋中无人，他急忙抓过一只，塞进嘴巴，三嚼二咬，就吞了下去。待第二只抓上手，金姑娘突然从内室走了出来，并且连声招呼："真对不起呀，杂活实在太多，刚勉强做完……咦，桌上的米饼怎么少了一只？"正德尴尬得乱了手脚，忙把手中的米饼送回盘里，结巴着说："我，我饿得实在熬不下去，刚才吃……吃了一只。"金姑娘惊慌地大叫："哎哟，坏事啦！这米饼里有毒，不能吃！"

一声"有毒"，吓得正德皇帝魂飞魄散两腿发直，张开大

口却说不出话来。金姑娘缓和了语气，劝慰道:“还好，只吃下一只，有救。”正德连忙问:“大姐有良策，快讲!”金姑娘说:“这米饼是毒饵，用来捕鱼的，毒性不重，但多吃就没命了。你吃一只，只须吃下一段狗屎，便可解毒。”正德听说要吃狗屎，眉毛打结。金姑娘却步步紧逼，说是再过二个时辰，不吃准难保全性命。正德无奈，只得跟着金姑娘出门寻找，嗳，巧啦，墙角边正好有堆臭狗屎呢。正德用手捂着鼻子，腰往下弯去，快碰上狗屎时，突然直起身来。连声叫喊:“不行! 不行!”金姑娘问:“你不想活下去啦?”“想活!”正德急得双脚跳,“大姐，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法子?”看到书生急得不成人样，金姑娘心里可乐啦，慢悠悠地回答:“办法倒还有一个，那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愿意照我的话去做吗?”“愿，只要不吃臭狗屎，什么都行!”

金姑娘把正德皇帝带回家中，从灶间取出一盅火红色的辣酱，叮嘱着:“快把它吃了，千万别再错过机会啊!”正德想，辣酱虽难下咽，但比吃臭狗屎要好受些，于是双眼一闭，张嘴就吃。三口进嘴，正德早被辣得额角冒汗，眼泪直淌，不住地干咳起来。金姑娘掂量，撒开网，捕完鱼，该收口了，于是说道:“够啦，真算你有运气，发现得早，要不一盅辣酱全吃下肚，还不一定救得活呢!”正德如获大赦，吊在喉咙口的心慢慢落了下去，说声“多谢大姐相救”，像逃离鬼门关似的，跌跌撞撞地冲出了草屋。

其实，这些都是金姑娘投下的金钩，专等鱼儿自己吞下肚去。正德皇帝吃辣酱被捉弄，并不知道内情，又不敢张扬，唯恐受到世人耻笑，有苦说不出。从此，这一带就留下了一句“勿识相，吃点辣火酱”的俗语，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还常挂在人们的嘴巴上呢。

祝枝山周文宾对春联

有一年大年夜，祝枝山从苏州赶往杭州，拜访好友周文宾。吃罢年夜饭，周文宾邀祝枝山上街观赏夜景。

杭州旧时过年有贴无字春联的风俗，每到大年夜，家家户户在大门上贴两幅大红纸，取其“无事（字）”谐音，寓意在新的一年里太平无事。两人来到“裕通”典当门外。“裕通”典当分南北两铺，在同行中雄踞首位。祝枝山在无字春联写下了“南裕通，北裕通，南北裕通通南北”的上联。周文宾略加思索，当即续写下联：“东典当，西典当，东西典当当东西。”

又到一家混堂（浴室）门前。祝枝山举笔挥洒：“进去冰孵（兵　部）体。”周文宾马上以“出来汗淋（翰林）身”相对。冰孵（兵部）对汗淋（翰林），都运用了谐音，既对得贴切，又对得风趣。

到达小巷尽头时，只听得有一房主长吁短叹，暗中伤神。僮儿告诉，主人原是大户富室，只因连年遭灾降祸，偌大的家业渐渐衰败下来，如今不见了当年高朋满座、对酒吟唱的发达景象，哪能不伤感呢。

祝、周两人听后很有感慨，祝枝山写下了上联“富若游龙，通达五湖四海。”周文宾下联即刻续完：“贫似饿虎，吓退九族六亲。”上下联用强烈的对比，把主人前后截然不同的家境写得形象逼真。

在回家路上，经过一户人家，主人病倒在床，满室凄凉。正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时，门外进来了岁末避债的穷朋友，两人相见，互诉苦衷，悲悲切切。祝枝山触景生情，“灵感”又冒了出来，情不自禁地在主人大门上写道：“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周文宾心领神会，下联早在胸中拟就，挥笔即成：“人怕死，人人怕死人人死。”

学童妙联对塾师

学馆里有一群学童，年龄最小的却是最聪明伶俐的，深得塾师喜爱。

春末夏初，风和日丽，塾师带着小学童出外郊游。走呀走呀，不觉来到广阔的郊野，但见农夫正在田间忙着翻土耕地，塾师见景生情，随口吟诵:

一犁耕破路边土

小学童正观赏田园景色，看到村妇在秧苗田里拔起嫩绿的秧苗，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塾师的联语出口，他顿时领悟，不加思索地对上了下联:

双手捧住田中苗

塾师见小学童毫不费力便续联成对，心里像灌进了蜜糖，高高兴兴地携起小学童继续向前走去。一会儿，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河面的石拱桥下，有7只鸭子正从桥洞中鱼贯而过。塾师即以此为题，出联再试小学童。联曰:

七鸭过桥，数数数，三对一个

事有凑巧，不远处田岸边的泥洞时这时游出一条青蛇，向田间游动。小学童看得真切，心头顿时明亮起来，下联随

之出口:

尺蛇出洞，量量量，九寸十分

小学童文思敏捷，对答如流，使塾师更觉可亲可爱，喜不胜收。师生两人再往前走去，不久就有数座茅舍、一园绿竹出现在面前。塾师有心再考上一考，立即又出一上联:

竹本无心，妄生枝节

未等塾师催问，小学童早已成对，当即吟出口来:

藕虽有孔，不染污泥

原来，塾师说出上联时，小学童见村外有一荷池，朵朵荷花正在含苞待放，由此联想凑合，瞬即便联成佳句，又显示了小学童的不凡心志。

樵夫巧对羞秀才

一天傍晚，有个樵夫肩挑一担沉甸甸的干柴，走得汗流浃背，急着赶往城里卖柴换米。这时有位游春的秀才，游兴正浓，忘了日已西斜，徘徊于乡间小路，还在专心致志的观赏田园风光。两人相遇，路面狭窄，相对走在一起，都无法通过。樵夫恳求秀才行个方便，让重担先过；秀才听了大为不乐，心中暗忖：吾乃孔孟弟子，满腹文才，岂能屈就于村野草夫！转念一想，何不如此这般，难他一难，叫他哑口无言，自动让道。于是傲声傲气的说："凡事讲个公平，你我狭路相逢，不如来个吟联比高低，谁输了谁就一旁相让，如何？樵夫捉摸：这秀才凭自己多啃了几本圣贤经典，目中无人，太自负了，好在自己也识得一些文字，读过一些诗书，难不倒的，随即应道："听便。"

春日的田野，满地菜花金黄，秀才看在眼里，胸中自成一联，当即吟诵：

郊外黄花似金钉钉地

樵夫心里挂记着卖柴换米，心在田岸，眼望城头，巴不得一步跨进城去。听了秀才的上联，看着城头那边的景色，

下联顿时脱口而出:

城内白塔如玉钻钻天

樵夫的下联对得工格贴切，使秀才大为惊讶，但秀才心想这是瞎猫抓住一只死老鼠，不过是碰巧碰上的。秀才纵目四顾，见不远处有座古庙，庙门外的旗杆高指云天，于是借此又出一联:

庙外旗杆高举拳头楞白日

联语出口，樵夫仍以城头为背景，不加思索地应答如流:

城上垛口倒长牙齿啃青天

秀才受挫，仍不肯罢休，正搜肠刮肚地苦觅佳句，不料樵夫转守为攻，开口道:“先生已出二联，俗话讲一二过三，村夫也来凑上一联，怎样?”秀才虽不乐意，却也无法回绝，勉强应答:“愿恭听。”樵夫说:“就用刚才对答的二副联语的尾字为头，出个上联，愿抛砖引玉。”

樵夫的上联是: 天为棋盘星为子。

这上联场面壮阔，气势恢宏，透出一股大家之风，那是秀才万万没有料想到的。它像当头猛击一棒，把秀才击得心中慌乱起来，一时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下联。樵夫见他默立无声便提醒道:“请让到一旁，我要赶路进城了!”秀才如梦初醒，满脸通红。

樵夫跨出数步，回过头又甩过一句话来:“其实下联就在先生脚下，只是先生心胸闭塞目光短，视而不见罢了。”

秀才踏上路面，低头观望思索，突然“啊”的一声，迷雾顿开，下联随之涌上心头，羞愧得无地自容。这下联是:

地作琵琶路作弦。

“一字师”的故事

古时候好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不管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本色，留下不少千古传颂的佳话。从这里讲述的二则“一字师”的故事中，我们也可领略一二。

有个姓李的宰相，每天在书房捧读《春秋》，一天读一卷。《春秋》是我国早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述鲁国的史事多次提及贵族叔孙婼。李相每次读到叔孙婼的名字时，站在一旁伺候的内侍总会面露惊疑之色，张开嘴巴想说却又不说话。李相是个细心人，这些微妙的变化当然逃不过他的锐眼，感到其中必有缘故，便十分诚恳地问内侍：“你读过《春秋》吗？”内侍答道：“年轻时曾经读过。”李相“嗬”的一声，似有所思，接着又问：“当我读到叔孙　的名字时，为什么你的神色每次都有些异乎寻常呢？”“过去先生教授奴才的时候，误将婼（若）读作婼（辍），现在得到相爷教正，方才醒悟。”内侍害怕得罪李相，不敢直言，只是宛转地解释搪塞。

李相毕竟善于思辨，且又才高学富，他从内侍不正常的表现中很快就作出判断：“不，误读的不是你，是我啊！”接着

便从书橱内找出《经典释文》查对，证实确实是自己读错了。李相十分感激内侍帮助他纠正了“嫘”字的读音，当即像拜见老师一样行了“北面之礼”，并把内侍奉为“一字师”，以礼厚待。

郑谷是唐代有名的诗人，他非常讲究用字的凝练，力求完美地表达诗篇的意境。

一年冬天，郑谷上名山游览，夜宿山间古寺。古寺里的当家和尚叫齐已，饱览诗书，是个很有才学的出家人。掌灯后，齐已将郑谷请入上座，两人一起品茗论诗，谈得十分投机。郑谷兴致越来越浓，想起白天观赏的山野景色，心潮激荡，情不自禁地即席口占“五言”一首：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

日出大地暖，人踏香雪海。

齐已曾诵读过郑谷的诗文，对他十分敬仰；现在听了亲口吟诵的五言诗，觉得果然不负盛名。但细加推敲，“昨夜数枝开”一句似乎尚未达意，因而陷入沉思，没有及时应和赞赏。郑谷暗自琢磨，推测齐已对自己的即兴诗作可能有所异见，于是恳切求教：“信口之作，难免会有疏漏，请大师指正。”齐已见郑谷坦诚相见，便相率地回答：“刚才我细细斟酌了‘一’字，那才真正是早梅迎雪开的情景，不知道你的意下如何？”

郑谷认为齐已说得很有道理，改了一字，显然比原句更加切合实际，诗文也随之大为增色。于是连声说：“改得好，改得好！”同时站起身来，坚持把上座让给齐已，还恭恭敬敬地拜齐已为“一字师”。

蝙　蝠

以前有个大户人家，雇了一个烧饭师傅。烧饭师傅天天到河埠头淘米，淘米辰光都有一只水老鼠游到淘箩边吞噬米屑粒。水老鼠黑油油，亮光光，蛮讨人欢喜。时间一长，烧饭师傅就象轧着一位老朋友，淘米辰光，总要自言自语跟水老鼠攀谈，抓一把米丢给水老鼠吃。

过了一春又一春，烧饭师傅天于去淘米，水老鼠天天来吃米。到后来，水老鼠越吃越大，大得赛过大黑猫啦。

有一天，烧饭师傅又到河埠头淘米，突然水老鼠不见了。一天，二天，直到第三天，还是无影无踪。夜里，烧饭师傅心烦意乱，草草吃了点东西，就横倒在床上。他微微闭着眼睛，神情恍恍惚惚，似乎有一位黑悠悠的姑娘跑进房来，施过一礼，开口说："我就是河埠头的水老鼠，在那里已经修炼八百年了，如今功德圆满，已去佛国。你过去曾热心加以照顾，恩重如山，今天特来报答。"说完，抖出一块黑披纱，又叮咛道："这是块宝纱，也称'隐身纱'，披到身上，人眼看不着，通行无阻。从今以后，你不必再烧饭受苦了，富户不义之财，应有尽有，拿来用吧。"最后还关照，若是遇上

急难之事，只须连喊三声“黑姑”，她就会前来解救。烧饭师傅正想开口，忽然眼前升起一股烟雾，睁睛看来，房里静悄悄，空荡荡，竟是南柯一梦！他翻了翻身，咦，发现枕边真的放着一块黑纱呢。

从此，这一带的富户三天两头失窃，不是少了金银，就是缺了珠宝；上告官府，这无头案多如牛毛，无法追查，只能不了了之。

烧饭师傅自从得了宝纱，来无踪，去无影，享用不尽。到后来，没有鱼肉不吃饭，不是绸缎不上身，挑精拣肥，越来越讲究了。闲来无事，闷得发慌，就钻进赌场混日子，经常输得精我。输光了怕啥，披上黑纱东家一钻，西家一溜，赌本就来啦。

一天，烧饭师傅发现黑纱上有个小洞，他找了块黑布，把小洞补满了。那天他又输得身无分文，天还未黑，就披上黑纱，出门去了。不久进了一家珠宝店，只见柜台里珠光宝气，这么多宝贝，三天赌本用不完啦，一边想，一边伸手去抓。柜台后坐着年轻伙计，看见有人明火抢劫，“拍嗒”，捏住了手骼，大声呼叫：“抓住盗贼啦！”店堂里的伙计、顾客听到抓住盗贼，“呼啦”一声，全都围了上来，围了个水泄不通。

原来，黑纱上的小洞是烧饭师傅前几天闯进一家富户时扎破的，用黑布作补丁，黑布怎能隐身呢？一个小洞，露出马脚，被伙计逮住啦。烧饭师傅心里一急，倒想起了黑姑的交代，于是大声喊了起来：“黑姑！”三声喊完，黑姑真的应声而至，只轻轻一提，黑纱立即飘飘荡荡飞上了夜空。

到了空中，黑姑说啦：“送你宝纱，原为使你生活有着落，没想到你走上邪道，乱花烂用。这是你自作自受，去

吧!”一声去罢，黑纱紧裹着烧饭师傅，越缩越小，最后变成了像鼠不像鼠像鸟不像鸟的小动物，这就是蝙蝠。

这块黑纱呢，其实就是一张老鼠皮。

高傲的风车（寓言）

太阳火辣辣。风儿呼呼响。风车滴溜溜地转个不停，水车咕噜噜地放声欢唱，喷放瀑布似的水，从渠道流进田间。

稻禾舒展着嫩绿的枝叶，轻轻起舞，从内心发出感激："谢谢大家，在这干渴的时刻，给我们送来了清水！"

风车听了，老大的不高兴，绷紧着脸说："大家？哼，这全靠我使出的劲儿！要不，河水能蹦上岸来?!"

突然，呼呼的风声停了，风车摇晃几下，再也动弹不得。它那鼓囊囊的脸皮，顿时瘪啦！

小老鼠与大狮子（寓言）

山林里有一只大狮子，大家称它为“狮大王”。大狮子凭着着身材大，力气大，也以为只有自己才配得上这个称号，山中百兽，它都瞧不起。

一天，大狮子在树林里觅食，抓住一只小老鼠，正要送进嘴巴，小老鼠苦苦哀求起来：“狮大王，求你放了我吧！再说，我的身体太小啦，你吃了也不会饱的。只要你放了我，以后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大狮子听了哈哈大笑，说：“小东西，别说大话！我有这样大的力气，还用得着你帮忙吗?!”小老鼠还想解释，大狮子不耐烦地大吼一声：“别罗嗦，饶你不死，快滚吧！”真的把小老鼠放走了。

过了几天，大狮子到山脚觅食，走着走着，突然“轰隆”一声，跌进了猎人挖好的陷井。陷井里布满粗麻绳结成的网，大狮子被网紧紧地裹住了，动弹不得。它急得“吭吭吭”地怒吼。

吼声惊动了小老鼠。小老鼠很快便找到了陷井。它对大狮子说：“狮子大王，别着急，我救你来啦！”大狮子听得小老鼠来救它，摇摇头说：“唉！可惜你太小啦，这又大又粗的麻

绳网，我都无法挣脱，你有什么用呢！”

小老鼠明白，再多说大狮子也不会相信，于是不去理它，自顾自爬到网上，用尖利的牙齿咬麻绳。小老鼠咬断了一根，再咬另一根，动作利索极了，像快刀割乱麻那样，不久就把大网袋咬出一个大洞。大狮子从洞里钻出来，终于脱险了。

大狮子十分感激小老鼠，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小老鼠说：“不用谢。前几天我对你讲过，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我一定会来的。”

人各有长。妄自尊大，必遭挫折，互补有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憨　鹅（童话）

大白鹅与小麻鸭本是亲兄弟，同进同出，非常亲密。

大白鹅长一身雪白雪白的羽毛，小伙伴们见了，无不同声称赞："嗬，大白鹅，你这洁白的羽绒衣真漂亮！"大白鹅听惯了赞扬声，尾巴越翘越高，竟说起大话来啦。小麻鸭常常劝说："白鹅哥哥，说大话是诚实的敌人，最终总是要吃亏的！"大白鹅误以为小麻鸭在妒嫉它，埋怨道："哼，你长得麻麻花花，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还想来管头管脚！"

小麻鸭"呷、呷"叹息着，常为大白鹅担忧。可事情真怪，大白鹅天天平安无事，日子过得挺顺当。从此，它更爱说大话了。

一天，大白鹅和小麻鸭到海滩洗澡，大白鹅扑腾着翅膀，窜在飞溅的片片水珠中，姿态显得更加优美。在海岸观看的花公鸡、小黄莺、长耳兔等小伙伴，一个劲地鼓掌呼叫："大白鹅，了不起，海水打扮多美丽！"大白鹅听得飘飘然，又炫耀起来："这有什么稀奇，海水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叫它们打扮就得打扮，叫它们让开就得让开！"话刚出口，海水果真乖乖地向后退去。这下大白鹅更神气啦，它紧跟着退

下去的海水，又蹦又跳，走了好远好远。

小麻鸭十分担心大白鹅的险境，呼唤着:“白鹅哥哥，这是海水退潮，一会儿就要涨潮的，太危险啦，快回来吧!”大白鹅心里嘀咕:“哼，准又在妒嫉啦!“毫不理睬，仍独自蹦跳着。

正当大白鹅得意忘形的时候，海面突然响起“哗——哗”像雷炸一般的巨响，海浪犹如脱缰的千万匹野马，向着海滩扑来。原来，涨潮时间又到了。大白鹅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吓得全身酥麻，慌慌张张地往回奔跑着，不料“啪”的一声，一头撞在了礁石上。最后，它幸运地逃脱了潮水的吞食，但是，头顶却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疙瘩，而且由于脑神经受了撞击，从此变得呆笨了。

大白鹅十分后悔自己不听小麻鸭的劝说，终于吃了大亏。它伤心极了，常常责备自己，直到现在，还摇摇摆摆地悲叹着:“憨! 憨! 憨!”

第三辑

乡风民俗

童年的春节

掸去记忆的尘封，童年热闹而饶有情趣的春节景象又活跃在眼前。

除夕的年夜饭每每要吃到很晚，尽兴而睡，但合眼不久，就会被左邻右舍乒乓作响的“开门爆仗”惊醒。对此我不仅不恼恨，反倒欣喜无比——有了爆仗的“呼唤”，就能及早投入春节的怀抱，尽享节日的欢乐了。

年初一打开大门，我就引颈盼待上门的乞讨者，听他们唱南腔北调，看他们有趣的表演。他们肩上斜挂褡裢袋、手执小锣边打边唱的最为多见，大家叫作“唱春”。他们千篇一律的唱着“春调”，走一家唱一段，如诉如泣：

正月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点红灯，
别家丈夫团圆聚，
孟姜女丈夫筑长城……

“春调”唱的是《孟姜女寻夫》，也叫《孟姜女十二月花名》。孟姜女寻夫哭倒长城的传说，那时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对孟姜女的悲惨命运寄予无限同情。因此，“唱春”

乞讨准能得到厚报。

最具吸引力的要数“唱凤凰”了。这是由 3—4 人组成的乞讨群体。领头的高举竹竿，顶端有彩纸结扎的形似孔雀的凤凰，伸展长颈，高翘长尾，随着竹竿的摆动而探头晃尾，活蹦蹦煞是惹人喜爱。跟随的数人敲打着锣鼓，紧紧跟在凤凰后头，由举凤凰的领唱两句，众人和唱一句，有些唱词，至今我还依稀记得：

锣鼓一打格蹦采，
五彩凤凰送喜来，
哎……凤凰送喜来。
锣鼓一打格蹦采，
五路财神送宝来，
哎……财神送宝来……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羽毛美丽，雄的叫凤，雌的叫凰，常常用来象征祥瑞。乞讨者高举凤凰登门，又打又唱，不仅能讨得孩子们的欢心，也颇受户主的欢迎，定会得到糕团之类的慷慨施舍的。

在乞讨者中，也有唱地方小曲，如唱《凤阳花鼓》和唱《道情》的；还有一些则专唱山歌，唱《八仙过海》、《十只台子》、《三十六码头》等等。乞讨者来自五湖四海，演唱形式也就五花八门，都沾满纯厚的乡土气息，无形中组合成一起多姿多彩的民间演唱大会串，年年令我看得如痴如醉。后来我终于与民间文艺结缘，相必与这不是没有一点联系的。

春节乞讨，在那时不会受人嘲弄，故而长长的乞讨队伍中，“业余乞丐”居多。记得有个小朋友，是跟着父母从苏北“逃荒”过来的。，大家叫他小三子。平时，父母帮工，他满街溜逛。学校放学后，我和童友玩“捉迷藏”、“跳方块”，他

便光着脚丫钻进我们的笑声里尽情玩乐，日子一久，也就亲密无间了。但是到了春节，小三子顿时成了大忙人，手里举起一只纸糊小麒麟，每日与父亲分路出发，挨家乞讨。每到一家，站在门外晃动小麒麟，开口说声“恭喜发财”或“新年大吉”之类的吉利话，户主便会高高兴兴地送上一只团子或一把白米。一个春节，讨得的团子和白米够他们全家吃上一阵子，于是小三子对于春节有着更多的期盼，还不到廿四夜，他就会整日在小朋友面前唠叨：“唉，这几天过得怎么特别慢呀！”直至解放，他才跟着父母重返故土，家里分到了土地和房子，从此翻身过上好生活，不再当那“业余乞丐”了。

童年的春节是欢乐的，它像一幅活动着的欢乐图，由乞讨者含泪带笑去一笔一笔地勾勒。岂知，在欢乐图的背后，藏着多少辛酸，多少苦涩啊！

过年盼过小年夜

过年是孩提时代一年中期待最久的美梦，然而在我的记忆里，过年总是先盼过小年夜；它所赐予我的欢愉，似乎比过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竟至霜花满头仍不能忘怀

旧时把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称为“年廿四”或呼“廿四夜”，又叫“小年夜”。每年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做团子蒸年糕。我家里有一只祖传的小石磨，一人操作，右手牵，左手“拗”，不到小年夜就“咕噜噜”地转动起来，用它牵出白花花的粳、糯二种米粉。待到小年夜，全家便忙碌起来，先由母亲调制米粉，然后围在一起做团子，肉馅、豆沙馅、罗卜丝馅……花色极多，大家可挑适合自己口味的享用。

“掸尘”也是小年夜必做的家务（也有提前几天完成的）。父母亲头戴草帽，肩披围身，手握临时结扎的长杆稻柴掸帚，上至梁檐，下及床底，角角落落都打扫一遍 此时，我常常乖巧地或避让于室外，或主动帮做“下手生活”。为的是在掸尘之后，柜头屋角清除的所有破烂可以顺顺当当的“授权”给我作“一次性处理”；倘若撞上门外响起“换糖担”

的吆喝声，破烂就会给我带来一次小小的口福。小年夜掸尘，为的是“万象更新”过新年，它早已成为沿袭至今的群众性的自觉行动。

小年夜最富于兴味且有幽默感，大概要数晚上的“送灶”了。早年家里没有煤炉，更谈不上煤气，一日三餐全靠“两眼灶”。“灶山”（神龛）常年供奉着“灶君”，也称“灶家老爷”。其实它并非泥塑木雕，只是一张“神马纸”，即单线条木刻神像而已。传说灶君每年到了小年夜，照例要上天述职，“汇报”户主一年中的功过是非。为求灶君“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一天家家都用糕团、水果、蔬菜（不用荤菜）以及甘蔗或桔子祭祀，为他送行。焚化“神马纸”前，我总要用饴糖涂抹灶君的嘴巴。弄得满嘴粘乎乎方肯罢休，为的是塞其嘴堵其言，让他“吃了嘴软”，多说好话。

过年点罗汉

儿时过年吃好的穿新的而且还能拿到压岁钱，总是欢天喜地的，但最能激荡心弦久难忘怀的却是“点罗汉。”

罗汉在我儿时的心目中，似乎是慈祥笃厚而又善解人意的神仙，尽管他们神态各异，面目不同，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三分可敬可畏的感觉。在我家乡小镇，设有南北二观，其实都是城隍庙。南北二城隍，分享着小镇百户人家的香火，其中南观除供奉老爷外，还辟有“罗汉堂”。不过，南观罗汉堂里的十八尊罗汉既不象苏州西园那么全是金身，也不似东山紫金庵罗汉那样彩塑，而是名家工笔画像。这里平日朝拜者寥若晨星，一到新年，则一反常态，全镇男女老幼都争先恐后地涌去点罗汉。年节里的罗汉堂，香烟缭绕，热气腾腾，完全是另外一番世界。

依稀记得，有一年祖母领我到南观点罗汉，那天阳光和煦，大约八点钟光景我们进入南观后，祖母点燃了带去的香烛，分别插在大大小小菩萨们的供案上，然后虔诚地依次跪拜，最后便去罗汉堂点罗汉。祖母适逢右脚率先跨入，按照规矩，就从右边开始从头点起。祖母恰好 50 岁，她依次点

去，周而复始，点到第50次时，面对着的正好是一幅长眉罗汉画像，此神双眉象两枝柳条，从左右眉侧往下倾泻，足有3尺多长。祖母高兴得喜笑颜开，说长眉罗汉慈眉善目，点着他是好福份好兆头。我先跨入罗汉堂的是左脚，于是从左首开始挨个点去，“一、二、三、四……”依照我的年龄点到第10尊，遇到的是位伏虎罗汉，面貌威严，似身有千钧之力，其法器早把那头猛虎驯伏在地。祖母又是一阵欣喜，讲道，伏虎罗汉既能伏虎，当然能消灾祛邪，保佑我四季平安。果然，那一年我无病无灾，而且考试成绩特佳，祖母硬说这都是靠神力庇护。

神是人创造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神回过头来又主宰着人；人被泥塑木雕的偶像牵着鼻子走，有时甚至到达如痴如醉的地步，这真是一种可悲的自我嘲弄。当然，儿时的我只是觉得那是一件十分有趣的新年玩乐，似信非信。如今南观早被拆除，然而点罗汉那种神秘又寄以期盼的心情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苦甜参半“跳灶王”

每年到了农历12月24日（俗称廿四夜）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做团子蒸年糕，晚上虔诚地送灶，即送灶王上天言好事。传说灶王掌管一家祸福，故而谁也不敢怠慢，一年四季都将它的神像供奉于“灶山”，顶礼膜拜，祈求为全家降福保平安。

灶王权势如此之大，威信如此之高，没想到居然也有人敢扛着它的牌子招摇过市，乞取钱财——那就是跳灶王。旧时，在临近廿四夜的日子里总有那么一批接一批的乞丐，满脸用油彩涂抹，手执竹枝，蹦蹦跳跳，挨家挨户的乞讨钱米。最令人捧腹的是，其中有二老人，一个扮灶公，一个扮灶婆，双双“领衔”，嗷跳于门庭，借名驱鬼逐疫，大模大样地向户主伸手。虽跳得辛苦，钱米却可以滚滚流入囊中，因为有谁敢胆大包天，在灶王面前袒露半丝大不敬呢。有人作竹枝词云:“借名司命作乡傩，不醉其如屡舞差。粉墨登场供笑骂，只夸囊底得钱多”。写得倒是蛮贴切蛮实在的。

其实，供奉的灶王都是须眉挺秀的老翁，而且一般全是木刻神像，不知那位灶公老翁何时娶来了灶婆老媪。不过，

多少年来谁也没有表示怀疑，谁也没有提出质疑，既有公，想必一定会有婆，人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么!

如果追根溯源，跳灶王并非乞丐们的新发明，它只是傩舞延伸与变形的产物。《论语·乡党》已有乡人傩的记载。古代举行驱鬼逐疫的祭仪时，照例要跳傩舞；舞者头戴假面，手执干戚等兵器，口中念念有词，蹈之舞之，狂跳不已。傩舞开始只是宫庭所专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渐渐地流向民间，终至成为求乞者的一种求乞手段。现在，人们生活一年年富裕起来，几乎很难再见到上门的求乞者，跳灶王也随之消声匿迹。它作为年俗中的一个历史小镜头，往往会勾起人们，尤其是老人们对人生的喟叹，苦乎，甜乎，也许不难评说。

闹元宵

闹元宵是吴江人沿袭已久的传统习俗。春节以合家欢聚为标志，元宵则以灯会为核心，形成众人参与的群体活动，冠以“闹”字最贴切不过了。

方志载曰：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俗称元宵；是夕碾粉筛细，圆如芡实大，食之，曰灯圆，亦称圆子。吴江是鱼米之乡，用糯米粉做圆子过元宵，当然在情理之中。而糯米圆子拌入桂花白糖，香甜软糯，吃起来也确乎可口。现在，市面上有水磨米粉供应，免除了自己动手牵磨的劳累，做圆子更加方便，几乎家家户户仍乐而为之，无形中也促成了这一旧习的延续。

“吴中灯市元宵盛，万户千门共辉映……”这是清代顾伟《秋灯篇》开头的两句诗，从中不难看出元宵灯市在全年节序中的位置。方志也有此记述：（上元节）先数日卖灯，谓之灯市……至期则伐采松柏，结绷于衢巷以缀灯，星布珠悬，金鼓烟火，喧阗深夜。足见旧时元宵灯会盛况之空前。在县城松陵镇，元宵之夜更是另有一番景象，垂虹桥畔竞夸彩灯与赛唱山歌结伴举行，灯火闪烁，歌声回荡，家家户户

扶老携幼争相观赏，彻夜不眠，这在外地是不可多见的。近年来，吴江也举办过数次大型灯会与烟火会，不同的是如今已将科技融入彩灯与烟火，使之更加绚丽多姿、星光璀璨了。

据《皇明通纪》载，元宵始于永乐十年，以糖圆、油饼为节食，岁以为常。民间传说，正月十五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每年到了这一天，皇宫都要大闹花灯大放烟火，百官同庆。后来传入民间，年久成习。孰是孰非，似乎没有必要细加探究。而以观灯为背景编演的戏曲，也不少见。吴江老前辈爱看的地方戏《王老虎抢亲》、爱听的长篇评弹《薛刚闹花灯》，都事发元宵灯会。前者以吴中才子周方彬与兵部尚书之女王秀英喜结连理而告终，令人捧腹；后者以樊梨花之子薛刚严惩丞相之子“花花太岁”张天保为结局，叫人称快，都是百看不厌。这除了剧目本身的吸引力以外，恐怕与人们对这一传统节日的恋情不无关系吧。

牌　话

阿爹喜欢孵茶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进茶馆“报到”。学校放暑假后，阿爹常带我到茶馆去。去得最多的是叫作“南园”的那一爿，它临水而筑，茶座设在楼面上，凭窗可俯视碧蓝的水波，聆听欸乃的橹声，让人舒心爽气。茶馆里三教九流都有，传着新鲜事，说着家常话，既有趣又闹猛。

一天，家里有事，阿爹带我进茶馆晚了一个时辰。嗬，茶馆里鼓乐喧天，别开生面：中间用二只方桌拼成一只长桌，桌后与左右两边围坐八个艺人，手持乐器，敲敲打打，拉拉唱唱，伴随着茶客们此起彼伏的击掌声喝采声，气氛的热烈为往日所罕见。面对这陌生的场面，我不禁愣住了。阿爹拉拉我的衣袖，说：“勿要发呆，这是唱京剧堂名，你听，那花脸唱得多过瘾，快跟我找个位置坐下！”

以前跟阿爹孵茶馆，我看到过说书先生弹琵琶说书，瞎子艺人拉胡琴唱小曲，还有变戏法　喝卖杂货等等，可从未见着这玩艺儿。

原来这是“牌话”特地安排的。

“牌话”，如今已是鲜为人知，相仿于今天的“中介人”或“经纪人”，它是专门为民间文艺团体或民间艺人联系演出介绍生意的，是用“以牌传话”去沟通雇主与被雇者关系的一种行业。

旧时，吴中多茶馆，一只四方桌，招待八方客，茶馆无形中成为传播社会新闻的无尽渠道，谈生意做买卖的自由交易所；久而久之，它也孕育了“牌话”这一特殊的行业。

“牌话”大多是茶馆老板兼营的，其经营方式是在茶室内挂牌。这种牌是木质的，偶尔也用铅皮制定，长方形，一般阔度不足一市尺，长约二市尺；用毛笔在红色有光纸上写明民间文艺班社的地点与名称，如“同里·双禄堂堂名（亦作‘鸣’）”，粘贴在木牌上，挂于茶室一壁。挂牌多少，由“牌话”的活动能量及其影响决定，少者一、二块，多则十多块；有的挂挂摘摘，时常变更，有些就在固定的茶馆内四季高挂，难得搬移。街坊或乡间操办喜事、小儿满月剃头、老人花甲做寿以及祭神拜佛等等，往往去请民间文艺班社前往助兴取乐或炫耀门庭。办事人家或村坊，事前赶往茶馆看牌，挑选合适的与“牌话”联系洽商，预约日期与剧（曲）目。“牌话”按照定户的要求，即遣伙计或用书信（多为明信片）通知被雇民间文艺班社的领班。如果双方无异议，便相约定户到茶馆填写“定单”，签字成交。“定单”长方形，纸面印有条纹框架，上方梯形框内为额头，其下长方形框内为写协议内容。

到茶馆挂牌，依赖“牌话”联系演出的，主要是堂名、宣卷和滩簧等三种民间文艺班社。有的班社去新码头挂牌，为显示自己的艺术阵容与表演水平，往往在首次挂牌的茶馆无偿奉送一场，借以招徕顾客，扩大影响。我小时候跟随阿爹

在"南园"看到的京剧堂名，即属此例。

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堂名和宣卷的生意格外兴隆，班社以舟代步，穿梭于水乡的村坊街巷，颇受欢迎。那时演出的酬劳均以白米计算，"牌话"抽取佣金，演出结束当场兑现，不允许拖欠。

堂名与宣卷之类的民间文艺班社，在六十年代以后已渐渐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年应运而生的"牌话"随之也就不见了形踪。不过，我总觉得，"牌话"在往日城乡文化娱乐十分贫乏的年代为活跃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它是起到桥梁作用的；尽管它在文艺大观园里只是一个不太显眼的小人物小行当，它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容低估不容抹煞的!

女人的红肚兜

肚兜似乎是幼儿的专利品，无论城乡，谁家添了孩子，几乎都要缝制肚兜围在胸前，以防喂食时弄脏了衣服。然而，在吴江市的震泽、庙港、八都等乡镇，成年女人也都贴身围着肚兜，且大多是红色的，十分鲜艳。这一穿戴习俗已延续了多年，至今还能在乡间见到。

女人围红肚兜，起源已无从查考。笔者在采风中，获知民间传说有二。

一曰：从前有一童养媳，成年完婚之前，提出回娘家探望双亲。婆婆不愿，却又不便阻拦，于是出了一道难题，限童养媳在一昼夜内用二尺布缝制一件一物三用的东西——"日当衣衫夜作被，擦手揩汗也靠伊"；如能完成，即便放行。童养媳彻夜未眠，终于用二尺红布缝制了一只红肚兜，遮胸当忌，盖肚作被，还可擦手揩汗。当然，她也如愿以偿，回了一趟娘家。邻里间的媳妇嫂子，十分钦佩童养媳，争相效仿，广为传播，而后又相沿成习。

二曰：过去有一对夫妻，丈夫老实巴结，不善言辞；妻子聪明伶俐，是远近闻名的"巧嫂"。一天，丈夫在田里插

秧，路上来个骑马阿哥，问:“田夫，田夫，一天你能插几千几百几十棵?”丈夫被问哑了。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骑马阿哥是冲着巧嫂来的。第二天，骑马阿哥又来了，正要开口，丈夫抢先提问:“骑马哥，骑马哥，一天你走几千几百几十步?”骑马阿哥知道是巧嫂的主意，便借故上门作客。巧嫂早已站在门口等侯。骑马阿哥一脚跨在马背一脚踹地，问:“我是上马，还是下马?”巧嫂一脚跨进门槛一脚留在门外，反问一句:“我是进门，还是出门?”二人唇枪舌剑，斗智斗胆，最后以巧嫂取胜告终。骑马阿哥从心底里佩服巧嫂，但他认为“女人无才便是德”，智慧超越男人那是阴阳颠倒，不可褒扬，于是用红布缝制一只肚兜，名为赔罪送礼，意在遮盖女人的智气（从前人们误认智慧出自心脏）。因此，肚兜还有一个古怪的别名，叫做“拦智”。

肚兜，多数是布料，考究人家也有绸质的。菱形，头部为平口；上方与中部左右角各缀布带一条用于系结。往日这一带姑娘出嫁时，都自缝自备，相当普遍，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老妇人围着红肚兜，终身不弃。

女人围红肚兜的习俗何以能多年承袭？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来自来三个方面：一是旧时讲究“女红”，姑娘媳妇都以“针线生活”做得出色而引以为荣，肚兜“针脚”的细密匀称与否，也是标示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借以取悦于丈夫和婆婆；其二，肚兜确有实用价值，既可遮胸充任“胸罩”，又可盖肚驱寒护腹，故而女人们乐于使用；第三，有时也作定情之物，它象“荷包”一样，视作贴身珍品，“小妹妹送给情郎哥”，以此吐露心头的山盟海誓，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情怀。

吴江丧事旧俗（二例）

在吴江农村，以往许多地方在办丧事时有“掼甏踏扫帚”和“圈石灰”的旧俗。它由来已久，至今仍常有所见。两者都寄托着死者家属的良好祝愿，但前者披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后者在客观上却是有益于除害灭病的卫生习惯。

掼甏踏扫帚

“掼甏”，就是死者家属找一只缸甏（一般都是家用旧甏），用以烧纸，待出丧时，棺木一抬出大门，家属就捧起缸甏，“嘭”的一声，摔破在大门口。当送葬的家属亲友回门时，在家迎候的人早已备好一把扫帚，将其横卧在门外。人们进屋时，必须脚踏扫帚，依次而入。这便是“踏扫帚”。据说，缸甏烧化冥纸，内留纸灰，谓“灰甏”。“灰”与“晦”谐音，“掼甏”含有掼掉晦（灰）气，祈求逢凶化吉之意。扫帚为除尘工具，能清除垃圾污垢。“踏扫帚”则象征借助铁扫帚威力，扫除一切妖魔鬼怪，从而为死者家庭消灾灭病，带来四季太平。

圈石灰

办丧事的人家，门前屋后往往留下一圈雪白的石灰，这就是出丧“圈石灰”的旧俗。据传，这种风俗与《西游记》有关呢。

唐僧上西天取经，路经一座荒山，百里不见人烟。孙悟空前去探路，临行时用金箍棒嗤嗤嗤的“划地为圈”，让唐僧与猪八戒、沙和尚在圈内等候。由此，引出一场“三打白骨精”的神奇故事。在《西游记》里，“划地为圈”的神力可大着呢，白骨精虽然妖术高绝，但休想靠近半步……。出丧时，用石灰在门前屋后撒成一圈，据说即是用那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法力，借以驱妖避邪。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不过石灰是常用的杀虫灭菌剂，用它撒在门前屋后，对于出丧人家，尤其是死者是因传染病去死的，是有一定的消毒防病作用的。

叫火烛

寒冬腊月，天气干燥，是一年中火灾的多发期，于是便有了“叫火烛”这一特殊行业。《清嘉录》载:“残年永夕，有击柝沿街高唱‘警防火烛小心’者，名曰叫火烛。”可见，叫火烛在吴地早已盛行，且相沿成习。

叫火烛每年从冬至开始，至第二年立春结束。此任一般都由上了年岁的人担当，孤老尤多，其中不乏以此为业，终其天命者。自冬至日起，叫火烛者便提起写有“火烛小心”的纸糊灯笼，拿着发音清脆的毛竹竹梆，在寒夜中穿梭于街头巷尾、码头船埠；即使逢着风雪交加，或是大雨滂沱，也准时“上岗”，决不怠懈。“笃笃笃，笃笃笃”，他们敲打一阵竹梆后，随后高声叫喊:“寒冬腊月，火烛小心！前门关关，后门撑撑，灰间看看，灶前灶后收作干净，大人勿要托小人……”一声声呼唤，一阵阵叮咛，传送至千家万户，提醒人们千万注意火烛，切勿因小小疏漏而酿成大祸。如是者每夜巡回至少三次，边敲边叫，直至天微明才回家休息。

叫火烛必须忍寒熬夜，十分辛劳，而其报酬极微。元宵节后，叫火烛者挨店逐户上门收费。店家或居民均按常年旧

规酌情付出。无论给多给少，叫火烛者绝不计较。

收入的微薄决定了叫火烛者生活的困苦。旧时有句行话，叫“三春驳一冬”，意为他们收取的费用大至能够半年的开销。还有半年，则需依靠拉板车或干杂活去争钱糊口。

据许慎所撰《说文解字》，“火”注释为“毁也”，“毁”注释为“火也”，别无它解。可见“火”与“毁”古时属同义字，难怪自古就将“火灾”列入“天灾”，人们惧而敬之，抬出个“火神菩萨”顶礼膜拜。其实，它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道是无情亦有情。试想，倘若离开了“火”，人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何等模样，科学又将如何向尖端不断发展呢？

今天，消防机构已普遍建立，火警网络日趋完善，加之又掌握着越来越先进的消防设备，人们已不再闻火丧胆，也无须再向火神磕头跪拜。但是，依然不宜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毕竟“水火无情”啊！

泗洲寺“轧神仙”

老阊门至下塘街虹桥畔有座神仙庙，过去一年一度的“轧神仙”在苏州及至苏锡沪一带是出了名的，盛况空前，经久不衰。吴江芦墟镇泗洲寺的“轧神仙”，也曾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只是鲜为人知而已。

芦墟镇位于吴江市东南部的汾湖东岸，与上海青浦县、浙江嘉善县接壤。据《吴江县志》记载，明代以前芦墟只是汾湖滩头的一个小村子，至清康熙年间，“居民至千家，货物并集，贸易益盛，始称为镇”。令人惊奇的是，芦墟镇的泗洲寺却在唐景龙二年业已建成，比芦墟镇足足早了八百多年!

泗洲寺大殿供奉如来佛，另辟观音殿、禅房等多间，占地约 3 亩，是佛门圣地。与众不同的是，这座佛寺别开生面，专门开设一间“神仙堂”，让道教的吕祖，即八仙中的吕纯阳大模大样地在此收受人间香烟。史载佛、道两教为争天下，激烈时竟至你死我活的地步，各不相让。而泗洲寺里却可容仇家同室而居且又相安无事，这一异乎寻常的宗教现象不能不被视为一件奇事。

泗洲寺神仙堂的吕纯阳神像，高约一公尺，四肢按“骼”可以自由伸展，身穿道家服饰，供奉在优工精雕的暖阁内。堂内设施考究，佛事用具如忏筒、云板等一应俱全，两壁挂满问卜吉凶和中药“仙方”等笺诀。传说中的吕纯阳，又叫吕洞宾，精通医道，善撮百药，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他的传闻颇多，几乎妇孺皆知。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他在八仙中格外引人瞩目，成为大家，尤其是病家敬崇的偶像。平日里泗洲寺各个佛殿冷冷清清，唯有神仙堂香客不断，烛台上红烛高烧，铜炉口烟雾飘渺。两相比照，有隔世之感，很有此“香伙赶走和尚”的味道。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寺内由一位名叫广缘的和尚主持，不管是佛殿还是神仙堂，所有佛事一盖由他操办。无奈拜佛的少求仙者多，故而除初一、月半外，山门终日紧闭：神仙堂却迥然不同，门户四季敞开，香火终年兴盛，那烟雾腾腾香风阵阵的气象，宛若人间仙境。

相传农历四月十四日是吕祖的生日，每年到了这一天，芦墟泗洲寺与苏州老阊门神仙庙一样，都要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庙会，寺内寺外到处人山人海，地地道道的“人轧人”，人们称之为“轧神仙”。其起因与《清嘉录》所载“轧神仙”相仿，都是冲着“仙人化为褴褛气丐，混迹观中，而居人之有奇疾者，至日烧香，往往获瘳”而来。除芦墟镇周边的莘塔、黎里、北厍等乡镇外，青浦的金泽、练塘与嘉善的下甸庙、陶庄等临近地段的善男信女，必来此朝拜，地域之广，影响之大，是其它庙会所罕见的。

在“轧神仙”前数日，泗洲寺众僧由主持统一号令，对所有殿堂、佛像以及一应佛事设施进行全面清扫整理，殿前殿后的大小天井和寺内寺外的空旷地面的野花杂草，也需彻底铲除，以示佛门圣洁，佛地清净。同时，还需筹办大批素斋

“神仙面”，供香客进香后进餐；香客也以能享用“神仙面”为幸，算是结了“仙缘”，表达自己求仙之虔诚。“轧神仙”一天里供应“神仙面”的数量十分可观，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为此僧人们尽管忙得晕头转向，皆乐而为之。

每到“轧神仙”那天，赶“烧头香”的人特别多，有些人（其中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太）为此竟彻夜不眠。他们肩挎香袋，胸挂佛珠，手提香篮，或步行，或坐船，于凌晨前赶到神仙堂，在吕祖像前顶礼膜拜，乞求吕祖赐以“仙方”，祛病消灾。还有一此人在黎明前赶到，谓“烧早香”，上过香烛，磕头跪拜后便去抢“仙露”、“仙草”。（“仙露”者，寺内外花草上的露珠也；“仙草”呢，则为寺周地面的各色杂草而已。）据说这天早晨的“仙露”、“仙草”能治百病，灵验得很。只是经寺僧净室净土后，留存下来的已寥寥无几，祈求者即使烧早香赶在人前去“抢”，那也是极难抢到的。至于究竟有多少病家得到了吕祖的救治，谁也说不清楚了。

其实，轧来轧去获利最多的，倒是那些流动的小商贩。在这一天，不管是泗洲寺周围，还是镇区大小街巷，临时搭棚设摊的小吃，穿梭巡回的提篮小卖比比皆是，他们拉腔拉调地亮嗓吆喝，此起彼伏，声声不断，整个场地仿佛也被“轧”得透不过气来。那些五香豆呀、海棠糕呀、麦芽糖呀……等等，价廉物美，都是些抢手货，很能招徕顾客。还有街头巷尾的“小热昏”——卖梨膏糖、“拉洋片”——看活动图片戏文之类，夹杂在摊贩间相映成趣，每每引得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个个引颈顛足，嗓头处响起阵阵热烈的笑声，情趣盎然，使“轧神仙”庙会大为增色。

“轧神仙”对芦墟镇的富商大户，是件喜事，是日或在家中挂起吕祖画像，以糕团、蔬菜、水果、寿面供奉；或联名

发起，募资延清堂名、宣卷演唱《八仙庆寿》之类的传统剧（曲）目庆贺吕祖华诞。富室高朋满座，举杯欢饮，其乐融融。只是苦了那些贫民小户，原本经济拮据，囤无余粮，那日亲友不请自来，还得奔走借贷应付，强装笑颜陪客同"乳"，真是黄连树下拉琴——苦中作乐罢了。如今有些老人回想起那时尴尬的境遇，还心有余悸呢。

赛唱山歌接韦驮

吴江乡间原有“赛唱山歌接韦驮”习俗，赛唱的山歌都是“芦墟山歌”。芦墟山歌原本就是很有些名气的，但它的影响不算大，直到八十年代初，“山歌女王”陆阿妹演唱的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被整理并在多家报刊公开发表后，才名声大噪，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还受到了海外民间文艺界的亲睐。

芦墟山歌，也叫“吴江山歌”，又称“响山歌”或“呜咳嗨嗨山歌”，是吴歌的一个重要支脉，与常熟的“白茆山歌”堪称姐妹花。它以吴江县的汾湖为中心，向四周幅射至吴江、嘉善和青浦三县，几乎波及江、浙、沪两省一市交会处的所有城镇乡村，其中以紧贴汾湖的芦墟镇流传最久最广，其名称大概就是由此而得的吧。《吴江县志》（乾隆刻本）《声歌》篇记载：“宋以后声音之学尽失其传……今民间所作之歌谓之山歌，而吴江之山歌，其辞语音节尤为独擅，其咱法则高揭，其音而以悠缓收之，清而不靡。”再与散见于乡土文人的一些笔记所述，一并补缀揣测，芦墟山歌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也能大致勾勒出一个轮廓：可能明代后期它已在民间广

泛传唱，而后不断丰富充实，到清末进入鼎盛时期，顺延至解放前夕，才渐渐衰落下来。

旧时唱芦墟山歌的，大多是社会地位低微的长工、丫头、阿妈等“下人”，田间耘苗、荡上罱泥、谷场纳凉都是大家唱大家乐的大舞台，不受时空限止；但也不乏有组织的“演唱会”，其中常见的有两地相邀赛唱、节日赛唱与庙会赛唱等三类。”赛唱山歌接韦驮”应归属于“节日赛唱”的范畴。

“赛唱山歌接韦驮”的场面热烈，气氛和谐，可算得上一个盛大的节日，像溢满暖流的春天，充塞乐趣的海洋。

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为“接韦驮日”。这天晚上，村民们自动把装饰了的船只摇至指定的河港，依次停泊。少男少女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手里握着五彩缤纷的鲜花，挤轧在船舱里。参赛的歌手，有男有女，披红戴绿，淡抹脂粉，打扮得如新郎新娘一般，站立在鲜花丛中，恰如众星捧月，光彩夺目。凑热闹轧闹猛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夜幕未降早已倾门而出，在岸边抢一块最佳视角的地盘，或站或蹲，或搬只小凳子坐着，争相观赏，活象看“草台班”演春台戏那样，谁也不甘落后一步。

赛歌开始后，或两船队相对而列，或两船队放棹并进；船队在水面时快时慢地游动，歌声也随之忽高忽低地飘扬。这些歌手引吭高歌，一会儿一人领唱众人和，翻着花样儿尽情地唱着，无拘无束，这当口那片小天地大有世外桃源之风貌，只有笑颜，不见愁容。最能引人入胜的是两人或两队对唱，一问一答，不可脱板，不可打顿，若是接不上茬，那就得认输。这除了歌手要有天生一副好嗓子外，就得靠自己聪明才智的尽情发挥了。芦墟山歌中有一种曲调叫“急急歌”的，不拖腔拉调，与北方的贯口差不多，一口气要毫无间断

地唱几十句甚至上百句，真有高山流水，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唱“急急歌”的，必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一般都是当地颇有些名声的老歌手，绝非“无名小辈”能当此角色的。然而最出色也最受人钦佩的，还数有“立地编唱”本领的歌手，用现代词语来说，就是能“自编自唱”，见到啥唱啥，指啥唱啥，常常以物喻事，借景抒情，即兴编来，出口成歌。而且很难想象，这些有着不凡艺术天赋与技艺的男人或女人，竟是扁担长个一字都认不得的文盲!

当年赛唱的山歌，以传统短歌为主，也唱些像《五姑娘》、《载阿姨》、《鲍六姐》之类的长歌片断，还有随编随唱间以其中，没有定规。而这众多的山歌中，情歌又占有绝对优势，如赞慕型的《十看姐》、相思型的《十二月想郎》、相爱型的《想丢小郎万不能》、送别型的《送郎十里亭》等等，无论是老叟壮妇，或是青年男女，都能唱上几句，往往是歌手一出口，众人跟着哼，贸然像幅田野大合唱的生动镜头，分不清究竟哪是参赛者哪是观赛者了。人们畅怀欢唱，通宵达旦，仍然精神抖擞，毫不倦怠。这样的盛况，从《盛湖竹枝词》中的记述可见一斑:

白洋湖头秋月过，月色满湖湖不波;
游人夹岸纷何多，旁观借问云听歌。
轩轩昂首作新声，声声远逐东风行;
风吹歌声入湖水，湖中有客歌重起。
阿侬生居雁荡滨，能歌自谓时无比;
山歌乍唱彼歌连，有意无意声缠绵。

“赛唱山歌接韦驮”的民间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拜神祀祭仪式，在吴江乡间旷日持久，代代不衰，但其发源不详。韦驮，又称“韦驮将军”、是佛教的守护神之一，自唐代开

始，寺院里的“天王殿”必塑韦驮像，身穿古代武将盔甲，手执金刚杵，与弥勒佛相背，面北而立，正对释迦牟尼像。民间祀祭韦驮，想必是借助他的佛法威力，祛邪消灾吧。

接来了韦驮，总得把他送走，于是两天以后，即七月十六日就是“送韦驮日”。那天晚上，自然少不了又要赛唱山歌，热闹一番，不过，人们决不会有丝毫厌倦情绪的，依然兴味浓浓，此唱彼和，歌声伴着笑语连绵不断。在这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极少有文化娱乐生活的岁月里，有这样的精神享受，恐怕是一大乐事了；年年接送韦驮，久盛不衰，动力之源头或许也在于此吧。看来，与其说它是人们拜佛求神的庆典，倒不如说这是劳动者求取精神生活满足的一项愉悦活动。而且，对于歌手们来说，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广阔天地，他们尽可以在这时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在这里自由交流，相互切磋，既丰富充实了自身，也使芦墟山歌这一古老的民间文艺瑰宝足以不断发展提高，代代传承。

童子圣会

吴中地区的庙会很多，逢时必办，岁岁可见。但吴江市盛泽镇的“童子圣会”，虽独树一帜，别具色彩，一年一办已绵延数百年之久，却又鲜为人知，更比不上那些猛将会、关帝会……能使乡民趋之若狂，可能和它的行业性强有关系。

盛泽镇是举世闻名的绸乡，自明代开始就出现丝绸市场，贸易兴旺，行业发达，因此盛泽绸业公所实力雄厚，傲居一方。每年举办“童子圣会”，都由绸业公所主办，其他参与者也是和绸业相关的印染、纺织等组织。

童子圣会自农历七月十三日开始至十八日结束，欢腾数日，最精彩的是七月十五日，即“上元节”举行的圣会行街活动。那一天，行街队伍从镇东的东庙出发，前呼后拥，绕街串行，逶迤长达二华里，有时头尾相接形成“人环”，蔚为壮观。

行街队伍的排列是约定俗成的：仪仗队首当其冲，用“肃静”、“回避”两块行牌及开道锣开道，彩旗队随后，彩旗队是由船户八九岁左右的孩子组成，人人手举三角小彩旗，双列并行，队后用八顶彩绸特制的“万民伞”压轴。之后就是

引人入胜的龙船、掮阁、抬阁、彩船、踩高跷、拜香队……等等。走一程歇一程，演一程，尽兴发挥，各显其能，秩序井然。除了村镇乡民外，外地赶来做丝绸生意的客商和庙会杂耍、各式小贩，都涌进盛泽镇来，熙熙攘攘，盛况空前。

在行街队伍中，最受人欢迎的是掮阁、抬阁、龙船和彩船。掮阁和抬阁制作相似，都是用竹木制架、彩绸装饰而成。掮阁4只，由人掮在肩上，上有男童扮演京剧戏文，如《击鼓骂曹》、《落马湖》、《女起解》等。抬阁二三只，每只由4人扛抬，上有女童饰演昆曲戏文，常见的有《断桥》、《梁山伯与祝英台》、《占花魁》、《葬花》等。龙船和彩船则尤其牵动人心，满目珠光宝气，魅力无穷。丝绸行业在船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船身全用五彩绸缎夹杂彩纸裱湖而成，鲜艳夺目。龙船一只，长数丈，底部放450斤大米以稳定船身，8人一队轮换抬行；彩船2只，比龙船小得多，各用4人抬着行走。这些船内堆放着由本镇巨商富户自愿出借的金银首饰、珠宝古董。以龙船的"橹绷绳"而言，每年都是用赤金项链连接而成，金光闪闪，招摇过市，令乡民们赞叹不绝、惊羡不已。那些巨商富户名为虔诚奉佛，祈天赐福，实是借机炫耀财富，光宗耀祖，以财势倨傲乡里也。

比龙船和彩船略逊一筹的是踩高跷、荡秋千等民间游艺表演，还有两支民族器乐队，一支在前，伴随着掮阁和抬阁，以锣、钹、鼓、唢呐等乐器为主，称"七月半锣鼓"，只吹一支乐曲，循环往复，略显单调，但节奏清亮，委婉动听。后面一支，伴着"拜香队"，以管弦乐为主，称民乐队。两支乐队一前一后，吹吹打打，增添几分欢乐气氛。

拜香队也是别具一格，以男女儿童组成，并列两队行进。每人前面摆着一只备有香烛的小凳，走一路，拜一路。

当民乐队吹奏乐曲时，可能受佛教音乐影响，人称“拜香调”，气氛庄严肃穆，拜香童子口哼“南无阿弥陀佛……”，手敲木鱼或小铃，击拍呼应，这时倒是充满了宗教气氛。

最后，丝绸商还得请出“观音娘娘”坐轿压阵，她前面有护法神韦陀保驾。她的坐轿用红木制成，精雕细刻，十分考究。四方形的轿身，四周镂刻全本《西厢记》，画面生动活泼，人物栩栩如生，实是难得的民间工艺精品，可惜未能保存下来，令人惋惜。

童子圣会由丝绸业主办，用丝绸披挂行街，一片丝绸的海洋，堪称是令人刮目的丝绸盛会。作为一种民间娱乐活动，既能愉悦群众，又能促进丝绸市场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盛泽镇的童子圣会已成历史陈迹，能否在日益发展的丝绸行业中再现当年盛况，现在尚不可预料。但最近童子圣会中的“七月半锣鼓”和“拜香调”已由盛泽镇文化站站长钟雪明组织录音，加以整理，得以永久保存下来，那是值得庆幸的事。

取名带“官”

婴儿呱呱落地，父母就要为孩子取名。在江、浙、沪交界处的吴江、嘉善、青浦等地，为孩子所取的名字往往都带上个“官”字；在众多“官”的名字中，大体又可以归纳成以下四类:

一、以生养先后之数序，带“官”取名，如长子叫“大官”，次子叫“二官”，再添叫“三官”，依此类推。从前，人们信奉“多子多福”，一对夫妻生上三个五个不足为奇，因此叫“六官”的人也不少见；“六官”以后，一般不再带“官”，而是改用“阿”字代替，唤作“阿七”、“阿八”了。用数字排列新取的名字，多数只用乳名；与此同时，或在长大成人以后，还会另择正名使用。但“三官”例外，往往享用终身。

二、择部分生肖，带“官”取名，如“龙官”、“虎官”、“马官”等。这常常与孩子的生年紧密相连，生在龙年叫“龙官”，生在虎年叫“虎官”，极少见到与生肖不相符合者。

三，寓意于文字中，带“官”取名，如“金官”、“玉官“、“财官”、“福官”等。用这些文字作为名字的组成部分，无非是祈求“金玉满堂”“福寿双至”“财源茂盛”，盼望子女长大后

飞黄腾达，做个人上之人。

四、随四季名贵花卉，带“官”取名，如“杏官”、“兰官”、“菊官”。取这些名字的人，基本上都是生养在相应的月份或相随的季节，而且女孩使用者占多数。

取名带“官”的习俗，据老人们回忆，起源于明洪武年间。

传说，朱元璋生性多疑，他在南京登基做了洪武皇帝以后生怕失去宝座，即命刘伯温明察暗访，清除隐患。刘伯温巡视到吴江县风山镇（今“黎里镇”），见“三里长街”熙熙攘攘，民风敦厚，富甲一方，且又误将“风山镇”听作“风水镇”，顿起疑云，遂细心踏勘，方知这是一块“龙地”，日后必有“真龙”出世，与朱皇帝争夺天下。不久，钦命于风水镇东首建“八角亭”断“龙脉”镇“龙尾”，并扬言镇有大难来临，唯有取名带“官”方能逃脱此劫。这些都是刘伯温为保朱家江山在暗中策划并一手安排的，不知内情的乡亲却信以为真，生孩子的人家都带“官”取名。自此之后，取名带“官”便约定俗成，并逐渐流传开去，在江、浙、沪交界地带被普遍采用，乃至相沿成习，形成一种独特的取名习俗。

上述取名带“官”的起源一说未必属实，但它既然能成为一方习俗，必然有它的社会背景。它之所以能被众人接受，且得以代代传承，看来主要来自封建时代传统观念：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在那个时代，步入仕途，做上高官，即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谁个不巴望自己的子女能跳过“龙门”，加官晋爵而青云直上呢？实质上，取名带“官”所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在特定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心态，或者说是顽强的陈腐观念驱使下所表现的一种强烈愿望，这种心态与愿望，无不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因此，到解放以后，特

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在此地域内不只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城镇，即使是文化渐趋发达的乡村，取名带“官”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我想有个家

有首名叫《我想有个家》的歌曾被传唱多时，着实小爆了一阵子。

我的家偏踞小城一隅，出门面对青石板铺地的老街，背后流淌着碧蓝的小河水，配以木质门方格窗，倒也不失朴实纯真的古趣。当然，它与近年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用金属门窗包装的"洋楼"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差之甚远了。

好些年前，出了一趟远差。火车、汽车、轮船连轴转，坐了二天二夜，还得跑上近半天的路程，这才到达目的地——一个山里小镇。初来乍到，环镇的青山绿荫，小街的古趣闲情，以及山里人的纯朴憨厚，都使我感到心舒神展，竟至怀疑自己是否误入了桃花源。白天抓紧时间联络办事，天黑方转回小客栈。里面只点了盏油灯，绿豆大那么点光圈，对面辨不清眉目。走累了，我真想洗个澡活活筋脉，可哪里来浴室？洗个脚也好，店主却说来晚一步，供应热水的时间已过去。冷水也行！我边想边走向水缸，嘿，缸底也朝天啦！这时刻，心里要有多窝囊就有多窝囊，唉，要是在家里就好啦！

前些日子，转了一个圈子，走了几座城市，尤其是C市，新开发的港城，幢幢高楼鳞次栉比。这回住的是四星级宾馆，一个人占用宽敞整洁的一个套间，电话、电视、浴室等一应俱全，心想一定得好好享受一回。晚上浴后，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我的享福感受开始淡化。套间营造的"安乐窝"并没能让我筋骨松驰，反之，我却生出了坠入深井之嫌，既冷清又孤独！错觉，抑或是幻觉？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经受了这二次反差虽大却感受无异的游历，我方领悟出它的内涵。赖以生息的家看来平平淡淡，而这平平淡淡中却拥有永恒：永恒的归宿安逸，永恒的心灵慰藉！

紫燕呢喃又归来

一夜春雨，淅淅沥沥，醒来时一轮红日早已爬上窗棂。披衣踏上阳台，呵，远处新绿、近前花红一齐涌向眼帘，令我情不自禁地深深吮吸这春的气息，头脑顿时随之一爽。

“啾啾——”几声清脆的燕鸣扰乱了我的平静，抬头望去，一双紫燕在阳台上方频频盘旋——又到燕归时节了。

旧居傍水而筑，三进深，粉墙黛瓦，典型的江南木结构楼式住宅。在一、二进间，紧裹着一口狭长天井，两侧花坛上的天竺和玉兰用绿色生命填补这静谧的空间。待到柳绿江南时节，便会有双双紫燕从空中直飞而下，飞绕于楼下横梁间的小天地，声声呢喃使这静谧的空间转而欢快起来。

儿时从记事开始，我便与紫燕结下了不解情缘。依稀记得那年春天，一对紫燕照例在天井上下穿梭，结草衔泥。数日后，横梁贴上了一只月牙似的巢基，再过数日，半只大海碗模样的巢穴已经大功告成。不过，楼下原本洁净的地面却撒满了点点碎泥草屑，连空气也变得污浊起来。母亲扫了一遍又一遍，嘴里不停地嘟囔。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无法忍受，举起手中扫把向上直刺。幸好被父亲撞见，好说歹说，这才

“手下留情”，使新巢免遭不测。

这一幕发生在我放学回家时刻，一阵震惊后，我立即提出请求：“妈，你别恼火，从今天起这地就交给我清理吧！”妈听了，脸上即刻乐成一朵花；爸呢，抚摸着我的脑瓜，深情地夸奖：“这才是我的儿子！”紧张的气氛一下便松弛了下来。

其实，我之所以主动包揽任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事出有因的。正巧那天上课时讲解候鸟，老师对秋去春来的燕子特多溢美之词，令我刮目相看。此后，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自觉提起芦花帚，不厌其烦地反复清扫。

过了一段日子，燕巢里响起了“啾啾”的稚嫩欢叫声，呵，乳燕降生了。小精灵的叫声，顿使旧居平添无限生机。那些嫩黄的尖尖利喙，一字儿排列在半月形的巢沿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在急切期盼分享美味，着实招人爱怜。

最难忘怀的是，一次我在天井里，趴在凳子上做作业，忽然听得乳燕惊叫不已，翘首望去，看见一条长长的大花蛇正贴梁蠕游，闪动着火红的舌头扑向燕巢。我竟忘了恐惧，迅速举起扫把“嘘嘘”猛喊，左右虚晃，大花蛇愣愣神，终于胆怯了，无奈地扭回头，缓缓游离。经历了这一有惊无险的瞬间，每当我出现在燕巢前，乳燕们总会从巢中伸颈鸣叫不息，这叫声也格外亲切悦耳，大概是在表达它们对我救助的感激之情吧！

儿时在旧居住了 10 多年，年年与紫燕相伴，紫燕带给我欢乐，也赋予我友情，以致时隔数十个春秋，依然难以忘怀。……“啾啾——”一阵燕鸣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年代拉了回来。儿时的旧居早已拆迁，类似我家的旧居眼下也已屈指可数，那么，那些盘旋在阳台前的双双紫燕，将去何处筑巢安家、生儿育女呢？一丝怅惘，从我心底升起。

风筝乐

一日携孙儿路经小店时，见店堂里挂满色彩纷呈、形态各异的风筝，孙儿驻步不前，嚷嚷非买一只不行。经不住孙儿的缠绕，我掏出钱夹买下一只“花蝴蝶”，随口说了句“天暖和了带你去放风筝”，乐得他蹦呀跳，着实高兴了好些日子。

又逢双休日，碧空如洗，风和日丽。我正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看书，孙儿突然蹿进房内，紧拽着我的衣袖直叫：“爷爷，今天多暖和，快带我去放风筝！”哦，真是童稚无戏言，我无意间说说而已的一句话，他竟然如此认真会记在了心里！

放风筝对于我这鬓毛已衰的人来说，已属十分遥远而模糊的旧事了；但旧事一经重提，便像在寂静的池水中抛进一块砖石，使早已沉没在心底的童趣泛泛而上，竟也生出了跃跃欲试的激情。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放下书本，拎起“花蝴蝶”搀着孙儿大步跨出门去。

在这“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早春时节，柳枝绽绿，落英缤纷，迈步在荡漾着春意的郊野，说不出有多惬意。我选了一

块平坦而宽阔的草地，让孙儿捏住线团，开始调试“花蝴蝶”的角度，等待着升空的最佳契机。春风徐徐吹拂，轻柔而流畅，平和得让人心醉。孙儿却沉不住气了，仰天呼叫：“风伯伯，快用力帮帮忙吧！”咦，还真有感召力呢，话音未尽，倏地刮起一股不小的阵风，我顺势猛推，“花蝴蝶”瞬即蹦出手掌，窜向天空。“花蝴蝶”像抽丝般地抽动孙儿手中的线团，摇摇摆摆地向高处飞升。不料还未来得及为它的升空开怀欢庆，它已晃着身子向下俯冲，栽到了地面。

“店里买来的，大兴货，哪能飞上天！”我嘀咕着，儿时扎风筝的情景同时也浮现于脑海。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在“劳作课”上教会了我们如何扎风筝，几根细薄的竹篾，几张柔韧的棉纸，用灵巧的小手扎骨架，粘棉纸，上色彩，无须多长时间便可随意扎出酷似月亮、燕子、蝴蝶、蜈蚣……的风筝来。不过，同伴们都叫它“纸鸢”，也许是亲手用棉纸粘成，唯有这么称呼才显得最亲切最舒心吧？自制的风筝，轻巧灵活，那怕只是微风轻拨，也能扶摇直上，真棒！假如用小竹管削个狭长小口做成“风笛”，小口面风紧系在风筝线上，便会发出铮铮鸣响，清脆悦耳，倍添情趣……

“喂，你这风筝……”我正沉浸在甜甜的回忆里，耳旁突然响起一声呼唤。抬头张望，原来是一位耄耋老者，竟未能发现他是何时来到身边的。不问声愿也不愿，他就从我手中取走风筝，细察，比试，然后调整了筝体的俯角，满有把握地说：“这下好啦，保管飞得上！”

“花蝴蝶”果然飞上了天，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缩小。伸展的双翅随风摆动，远远地望去，恰似飞蝶凌空，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孙儿手拉风筝线，一忽儿左，一忽儿右，

满脸挂着欢笑，在草地上奔来跑去。老人似乎受到了深深的感染，跟随其后，或是帮着拉线调方位，或是叨叨诉说着什么，童叟相亲，融洽无间，使这冷寂的草地顿时洋溢暖暖的情意。

公园鸟声脆

每天早晨我踏进松陵公园（原为“吴江公园”）去文化馆上班，迎面扑来阵阵清新的空气，耳旁响起声声飞鸟的啼鸣，顿觉神清气爽，为我开始一天新的工作注入了活力。

记得50年代初分配来吴江工作，我们这些小伙子姑娘们第一夜就分住在公园南大门的东西耳房内。自带铺盖，用稻草垫底，席地而卧，尽管室外春寒料峭，室内却是暖烘烘的，呼呼一觉睡到大天亮，舒服极了。

公园包容在一片绿叶丛中，镶嵌在祥和静谧的氛围里，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朴实无华而稍带腼腆的秀姑。面向正门耸立的大雪松，走道两旁依次排列的女贞，七阳山满坡挺拔的青松，虽算不上十分名贵，却是枝繁叶茂，四季郁郁葱葱，将凉爽送给炎夏，让寒冬充满春意。中山纪念堂坐落在公园中心，青砖黛瓦，翘角飞檐，它与后山绿叶丛中的凉亭、堂前的钱涤根烈士纪念碑相互叠映，自然和谐，浑然一体。中山纪念堂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造的，这是吴江公园的主建筑，也是吴江公园最佳景色部位。难怪那时吴江中学、吴江乡师的历届毕业生，都喜欢来此拍照留影，带上美

好的记忆奔赴四面八方。

小住数日，我就背上行装下乡去了，离开园门时，竟生出几分莫名的惆怅。

也许是一种缘份吧，60 年代我又回到了吴江公园，坐在了作为文化馆址的中山纪念堂内，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远离一步。栖身之窝，焉能不叫人倍加关注。我查阅了有关吴江公园的资料，才知此园始建于 1934 年，年岁小着呢。可是小小年纪，却已饱经风霜：日寇入侵，毁坏围墙，劫走铁门，公园成了“放牧场”；抗战胜利后，虽曾稍加修葺，由于管理不善，仍然满目苍凉。直至解放，吴江公园才重获生机。县政府拨款维修，还从外地引进大批黑松、桧柏、罗汉松、玉兰等名贵树木，山上山下，广栽密植，让公园披上绿色的盛装，供人们余暇观赏休息。

好事历来多磨。“文革”开始，殃及公园，一夜间，中山纪念堂的大屋顶、七阳山上的凉亭等“四旧”全被“砸个稀巴烂”。围墙七穿八孔，遍地荒草萋萋，花木随人攀折，无人敢去过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江公园再次获得新生。十多年来，园中已先后移栽桃李、腊梅、玉兰等各种花木八千多株，经园工们精心装扮修饰，如今七阳山浓密的松柏掩映凉亭，飞鸟啁啾，松涛阵阵，山下新开掘的荷池，造型精巧的假山傍水而立，荷花殷红，游鱼嬉水，凭栏玩赏，给人带来无限乐趣；花圃里的花花草草，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终年洋溢着春的气息……

我常常庆幸自己能与吴江公园结下不解之缘，为自己置身于鸟啼叶绿的优美工作环境而欣慰。联想正在筹建的位于松陵开发区更大规模的新公园，以及在吴中名桥垂虹桥遗址

上加紧兴建的垂虹小园，更令人欣喜不已。如果说公园也是一个窗口，那么透过这个窗口，我们不是同样也能看到改革开放给吴江增添的佳丽景色，也能听到奔向基本现代化的美好乐章的脚步声吗?!

四十年后重相聚

由鲍铃芝、庞金林等人发起的吴江市社教老同志首次聚会活动终于在10月26日如期举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跨进会场，映入眼帘的全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庞。热情的握手，真诚的问候，使我犹如沐浴在春光里，感受着无尽的亲切与温暖，生活仿佛倒退到了40年前的日子里……

40年，在茫茫的宇宙运行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生命中的一段不小里程了。那时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在搞好工农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工农教育也摆上了重要位置。于是，360行又增添了“社教”这一行当。社教者，顾名思义，社会教育也，当属社会文化范畴。它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办“冬学”、“职校”之类扫除文盲，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二是创建“俱乐部”、“文化室”之类，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为此，人民政府投入了相当规模的人力与财力，把“社教”办得生动活泼，卓有成效。当时全县划为8个区，每区设一个社教工作队，共配备社教干部108人；每区直属镇办一所职工学校，共有专职教员42人，两者合计150人，算是一支不小的队

伍了。依靠这支队伍，在风餐露宿中送文化下乡，在严寒酷暑中广泛宣讲科技知识，仅短短几年时间，吴江全县就基本扫除文盲，科普教育也遍及城乡每个角落，对恢复与发展吴江经济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大家回忆这段时间虽短却不无闪光的历史，无不为之动容，并以此作为人生旅途中值得骄傲的一页。

在欢声笑语的人群里，我一眼看到了蒋君，他依然是一身朴素的衣着，一脸和善的笑容。几乎就在同时，他也认出了我，大家不约而同地指着对方头顶布满霜花的白发惊呼："哦，你也这样啦！"是呀，40 年前一心跑乡串村，忙于工作，谁有工夫展开想像的翅膀去构想 40 年后的状态呢？经历 40 年的风风雨雨，这状态已活生生地摆在了面前——当年鲜蹦活跳的姑娘小伙，全都成了老妇老头，真是岁月不饶人哪！

50 年代中期，社教工作队圆满完成任务后，社教干部便陆续被调离岗位，安排进机关、学校、企业、金融等部门工作，从此各自在新的征途上开始新的跋涉，相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社教工作的苦与乐，社教干部间融洽相处的真切情感，那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它像一条无形的彩带把每颗心维系在一起。

相聚不只是怀旧，好汉不提当年勇么。交谈中，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未来——让未来不失旧日风采！对于这，我是坚信不移的。请看，那今日重聚的 56 名社教老同志合影定格的炯炯眼神里，不正在喷发着自信的光泽、自强的豪气吗？

陈家牌楼与《珍珠塔》

吴江市同里镇北的富观桥与永安桥之间，靠河南岸立着一座四石柱三开间木结构的高大牌坊。正中额板上刻着"清朝侍御"四个大字。坊前有一对大青石狮子，六对旗杆石，十分威严。这就是明代万历庚辰（公元 1580 年）年间，朝廷为南京道监察御史陈王道立的御史牌坊，当地人都叫它陈家牌楼。相传《珍珠塔》的故事就出在这里。

据《同里志》记载，陈王道字孟甫，明代嘉靖五年（公元 1526 年）生于同里镇，万历四年（公元 1576 年）病逝。享年 51 岁。陈王道 40 岁时，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先后任浙江鄞县和山东信阳县知县，因治县有功，后擢升南京道监察御史。陈王道元配夫人死后，续娶方氏。方氏母家在同里湖南的小厢村，所生一女，就是故事中不弃贫贱、忠于爱情的小姐陈翠娥。陈王道嫁女时，确以一座珍珠塔陪嫁，明代陈家的妆奁簿，第一页就有此记载。至于陈翠娥是不是嫁到方家，方卿是否真有其人，而且皇封七省巡按，那就无从查考了。

《珍珠塔》是评弹老艺人马如飞根据陈王道嫁女的基本

史实创作的。故事中的陈御史陈琏、御史夫人方朵花、闺阁千金陈翠娥，是陈王道夫妇及其女儿的化身。不过，评弹《珍珠塔》从方卿落难、翠娥赠塔，直至唱道情羞姑、龙凤花烛，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一个欺贫爱富、不得好结果的势利姑母，这已远离陈王道嫁女的史实了。

在同里镇，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陈家牌楼与《珍珠塔》相联系的依据。

就从方家说起。方氏夫人家住小厢村，小厢村在同里湖之南，到了《珍珠塔》中，就变成湖南襄阳人氏了。“湖南”，同里湖南岸之意；“襄阳”，则从小厢的“厢”字谐音而出，作者有意讹传而已。从小厢村出发，坐船穿过同里湖，再绕九里湖一角，经“白云庵”（又名“白莲庵”），过富观桥，就可抵同里陈家牌楼，进陈王道御史府。这“白云庵”，过去确有尼姑修行。《珍珠塔》中方太太千里寻儿无着，自寻短见被尼姑搭救，把“白云庵”暂作栖身之地，那是符合生活常规的。在同里镇西郊，有一座小土山，土山上原有一亭，因亭周种有九棵青松，故名“九松亭”。从同里到吴江县城，“九松亭”是必经之地。方卿一气之下，不辞而出陈府，陈御史得悉，跨马追踪，到“九松亭”相遇，对方卿亲口许婚，据说就在这里。在富观街，如今还保留着一座木质窗棂的古老小楼，楼前小院，花木扶疏。相传这是小姐陈翠娥的绣楼。……诸如此类，还能找到一些《珍珠塔》或影射、或借鉴的东西。不过，《珍珠塔》毕竟是文艺作品，不必也无法去详加考证。解放后，评弹和锡剧《珍珠塔》相继上演，屡演不衰。1962 年，香港文华影片公司到无锡拍摄了《珍珠塔》，影响更广。御史真有其人，“珍珠塔”实有其物，《珍珠塔》的故事却不完全是真实的。但是，御史夫人方朵花这

付势利相，倒真遭万人痛恨，千年唾骂的了。

（注：陈家牌楼、御史府、白云庵等建筑均在“文革”中被毁。）

戏　缘

——观新编锡剧《珍珠塔》

传统锡剧《珍珠塔》故事原型出自同里镇，故事中的人物与景物几乎全都可以从那里找到，他们或植根，或依附，似真非真，令人神往。也许正是这一缘故，吴江人对《珍珠塔》的剧情已经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戏剧之如此深入人心，恐怕是不很多见的。

久违的江苏省锡剧团于 10 月 12—13 日来吴江红旗影剧院公演《珍珠塔》，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是一个老文化工作者，也是不甘落伍的，于是争着跨进座无虚席的红旗影剧院，饶有兴趣的欣赏这难得相见的戏剧“古董”。

使我始料不及的是，省锡剧团的这场成功演出所依赖的并非“传统”，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出新”。这本新编《珍珠塔》大刀阔斧地改造旧容貌，删减了原剧的“许婚”、“哭塔”、“庵会”等场次，使剧情更紧凑流畅，主要人物（尤其是陈御史）的性格更加突出鲜明。尤为可贵的是，新编剧将

“后园会”改为“赠印”，不仅通过方卿回赠表姐一包内藏御赐七省巡抚金印的干点心，与表姐“赠塔”相呼应，收到严密戏剧结构的功效；而且，在这里也表现了方卿恩怨分明，知恩图报的秉性，使之自然过度到“羞姑”而不留一丝痕迹。

还有一场妙笔生花的戏值得一提，那就是当方卿不听表姐翠娥再三劝阻，执意去兰云堂借唱道情恣意羞辱姑母时，翠娥心情异常沉重，斥责方卿不该挟嫌报复，并晓以大义。这里为翠娥安排了这样一段唱词：“不容人者人不容，不尊人者人不尊。到头来得了金印失人心，众叛亲离怎立身?”这样安排，既使这位美丽贤淑、重情识理的大家闺秀形象更为丰满动人，进而深化“穷不失志，富不颠狂”的立意；同时也使方卿深受震动，特意让方卿在“尾声”中手托乌纱帽，跪地请罪，从而又完满了方卿的形象。

当然，新编传统剧《珍珠塔》取得的成功，它与布景以写实为主、音乐更趋江南水乡风韵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在于戏剧情节的刻意雕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戏剧的生命也在于对完美的不断追逐。

昔日罗星洲

报载吴江市罗星洲一期工程已于最近动工，欣喜之余，不禁倍加追念如诗似画的罗星洲。

同里镇由同里、九里、南星、叶泽、庞山等五湖环抱，加之镇内市河如蛛网交织，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水镇。同里湖因同里镇得名，位于镇东，湖水清澈，入湖二、三里范围内的湖底平滑坚硬，难见污泥水草，堪称“天然游泳场”。罗星洲即坐落于此。

其实，罗星洲原是四周绕水、芦苇丛生的无名土墩，里人俗呼“芦千墩”；罗星洲这一雅称，是后来由文人墨客所赐。据《同里志》记载：“明万历戊子，里人顾而谋、僧智修倡建关帝君殿、观音大士殿、文昌帝阁……”占地约 5 亩，满目荒芜的孤墩，就是从那时（约公无 1588 年）开始大兴土木的；随后经多次扩建或重建，巧加修饰，最终便成为名闻遐迩的一大景观。

罗星洲景色秀丽，最重要的是得益于湖面宽广、空间廖廓的同里湖。当年的罗星洲，四周遍载松柏、梧桐、垂柳等树木，枝繁叶茂，绿荫覆盖。夏日，大雨滂沱中登庙中“斗

姆阁”，纵目四望，烟云飘渺，水天一色，蔚为壮观；侧耳细听，风雨声与浪涛声交相应和，忽如战鼓阵阵，忽如万马齐奔，气势雄壮：这便是可求而不可多得的“罗星听雨”。

兴盛时期，罗星洲的水面专设渡船迎来送往。登岸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镶嵌于庙门两侧的砖刻大字“蓬莱仙境”。庙内有观音殿、关帝殿、文昌阁等主建筑，其间分列旱船、游廊、荷花池、九曲桥、鱼乐池诸胜。殿宇巍峨，楼阁凌空。晨钟暮鼓中，香烟缭绕，诵课声柔；碧水蓝天间，银帆飞渡，白鹭回翔，此宁静方圆，幽幽景象与仙境有何差异?

罗星洲的瑰丽景色，历代曾有众多文人雅士为其倾倒，并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1925 年夏秋之际，此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即将开始，柳亚子先生曾约志士于此集会，共商政事，并赋七绝《罗星洲题壁》一首，以铭其志。诗曰：“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蒹葭足溯回；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

抗战时期，日寇侵驻同里，陷居民于水深火热之中。1938 年农历 4 月 13 日拂晓，便衣队百余人奔袭日寇驻军，后于同里湖撤离。事后日寇兽性毕露，杀害无辜市民 13 人，并迁怒于罗星洲浓荫遮目，一把火将此胜景化作废墟，留下长恨绵绵……

自 80 年代以来，同里镇陆续开放了退思园、崇本堂、耕乐堂等宅第园林，每年接待中外游客多达 10 余万人次。今日重建罗星洲，无疑将给同里古镇锦上添花，给游人增添一处揽胜佳境。到那时，若有幸捷足先登，重睹其昔日风采，定会其乐无比!

古镇桥趣

吴江市同里镇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素以水乡文化古镇著称。旧时，吴江、淞江、东江三江会合于此，外有同里、九里、南新、叶泽、庞山五湖环抱，内被大小不等的15条河道分割，因水成街，因水成巷，因水成园、户户隔河相望，家家流水临窗，无处不与“水”字联姻。远眺，水色茫茫；近望，碧波荡漾，真是一片水的世界！誉同里为“水镇”，不为过也。

有水必有桥，故同里镇的景色常以“小桥流水人家”六字概括其特色；而同里镇古桥数量之多，花式之众，又是别处难以与之匹敌的。据史载，该镇原有各式桥梁逾百，至今尚存40余，仅6公里长的一条市河，就横跨着自宋、元以来累建的29座，古人有诗为证：“同里水乡五湖色，南北东西处处桥。”因此，夸同里镇为“桥乡”，恐怕也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最令人神往的，还在于同里镇古桥之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同里镇东有一座单孔拱形小石桥，建于明洪武二年，名“普安桥”，俗称“小东溪桥”。该桥西侧镶有一副阳文石刻对

联:“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这副桥联生动而真实地为古镇盛行的勤学苦读之风作了写照。踏上小石桥，至今犹闻两岸琅琅书声与水上渔歌相应和，声声入耳，使人惊叹不已。倘若不信，就翻一翻《同里镇志》吧：仅唐太宗至清嘉庆期间，这里就出过状元1人、进士38人、举人80人，其中有宰相，有尚书，还有御史。近代的陈去病、柳亚子，现代的费孝通等许多知名人士，也都在此度过童年。目前，仍有一批同里人在国内外著名学府任教，若没有经久不绝的书声，哪来这名士辈出呢?

与普安桥相望，原有一座拱形大石桥，是至顺元年初建，名“东新桥”，俗称“大东溪桥”，旧时，同里镇有前8景和后8景，这里是前8景中的一景，美其名曰“东溪望月”。据老人们回忆，每到农历月半前后，夜色茫茫，信步登上大东溪桥，抬头望，长空皓月为灯；低头看，水中影似银盆，看着，望着，悠悠然有时竟会模糊起来，“道是假时假亦真”，天上人间浑然一体，仿佛置身于仙境，逸趣无穷!

同里镇最古老的桥是“思本桥”，它座落在镇西南荒圩，初建于宋，历千年风雨，桥身斑驳，却依然故我。石缝间长满小树青藤，还夹杂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它们长年与古桥相伴，似乎在记载着变幻莫测的历程。偶尔有一头牛牵过，响起“得得”的蹄声，巧与船穿桥洞的“咿哑”橹声和唱，则更添一番乡镇野趣。不过，思本桥之可贵还不在此；它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它在设计上有独到的匠心：桥洞是一个“0”形，半个在水上，半个在水下，据说，这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并不多见，颇有研究价值。

桥梁紧连乡风民俗，这在同里镇已经传承多年，至今仍为人们乐于称道的。与此相关的最瞩目的有三座桥：太平

桥、吉利桥和荣庆桥（又名“富观桥”）。它们成“品”字形跨踞漆字、因兼、会既三圩，构通着三圩的街巷。过去的红白喜事，吹吹打打，仪仗队大多依照约定俗成的路线由此缓缓前行。冯英子同志在《同里杂忆）中这样写道:“……凡办喜事，一定要走过太平桥、吉利桥，取其太平吉利之意，有的还专门兜一次富观桥以保其子孙的富贵。”当然，时代发展至今日，桥畔已经见不到这种抬花轿娶新娘的热闹场面了。不过，作为太湖旅游景点的文化古镇，如果开辟一项旧婚礼的旅游项目，也许还挺能吸引中外游客呢。

最有趣的，还是同里镇的每座古桥几乎都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镇西的渡船桥下，水面宽阔，早年是吴越两国的界河。相传这里原有一个渡工摆渡，心地善良，从不多收一文钱，穷人过河则分文不取。他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终于感动了观音菩萨。观音化作一位贫妇求渡，暗暗留下一笔金银，渡工多方打听，未有着落，最后就用这金银造了一座桥。这就是现在的渡船桥。上文提到的富观桥,龙门石上有一幅鲤鱼跳龙门的石雕,也有一段“桃花浪里鱼化龙”的传说，而且又是观世音一手导演出来的……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只好待后细细评说。

别具匠心的凤仙桥

吴江县铜罗乡凤仙河上的凤仙桥，初建于清代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重建于民国十二年（公元 1923 年）。凤仙桥长三十六点五米，宽十六米，为五孔梁式石桥，但又与常见梁式石桥不尽同，其建筑结构与布局别具一格：桥身各孔由并列的四块条石铺面，两侧设置石栏板，并竖望柱六对；中孔望柱顶端雕琢石狮，相对蹲伏，神态自若，栩栩如生。更引人注目的是桥之南北两堍各建憩亭一座，形制与大小相同，犹如一对孪生姐妹，隔水相望。两亭均为歇山顶，正脊翼角飞翘，如春燕凌空展翅，轻盈飘逸。亭内均置石栏坐槛，供过往路人歇脚。两亭石柱分别阳刻楹联，南亭为“化日光天，相安无躁；栉风沐雨，且住为佳”。北亭为“坐而言矣，起而行矣；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路人在亭内安逸坐憩之图景。

凤仙桥并非因凤仙河而得名，恰恰相反，凤仙河却因凤仙桥而名传四乡。那么，凤仙桥名究竟从何而来？地方志无有记载，当地老人亦未闻口传。从北亭隔额题“栖风亭”，南亭隔额题“留仙亭”推测，取名凤仙桥系当年文人墨客之作，

大概寓意"栖凤留仙"，谋其吉祥之兆吧。

凤仙桥下凤仙河，水面宽阔，清澈见底。每年进入春季，凤仙桥两岸桑株叠翠，菜花铺金，粉蝶飞舞，一派秀丽的江南水乡景色。置身凤仙桥上，恰似步入画中，令人心旷神怡。凤仙河通上海、连浙江，又是水上交通要道，满载农副产品的船只，南来北往，络绎不色；橹声"欸乃"，机声"突突"，组成一曲颂歌，日夜歌唱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重阳说桥

重阳说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老人与桥相关的故事千千万，桥上悲欢何其多，这里简述二则。

一谓“称娘桥”。相传，从前有位寡母，纺纱织布抚养两个儿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寡母倍受艰辛，瘦弱早衰，兄弟俩争相侍奉，商定每人赡养半年，以分隔两家的河面小桥作交接地点，并在桥上检验体重，衡量孝心。仅二年，母亲体重一次高于一次，把母亲侍候得白白胖胖。此举赢得乡邻盛赞，于是将这无名小桥唤作“称娘桥。”

一日“伤心桥”。所说也是很久以前的一位遗孀，含辛茹苦地把两兄弟拉扯大，自己却成了熬干的油灯。两兄弟有了妻室，只顾自己发家享乐，谁也不乐意供养老母。老母喝稀的吃剩的不说，还得听那指桑骂槐的污言脏语。老母再也忍受不了这非人的日子，在月黑风高之夜爬上小桥，投河结束了余生。四邻闻之，无不愤慨，即呼此无名小桥为“伤心桥”。

这两则民间传说是否真有其事，笔者未作考证，也无须考证。因为它之所以能流传，最主要的一点是表达了人心的

背向和爱憎。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尊老敬老被视作天经地义的社会公德，小时候常听长辈谆谆告诫："忤逆双亲，会遭天打雷劈的！"尽管这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警言"，却也颇值得世人深思猛醒的。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称娘桥"的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然而与"伤心桥"相差无几的悲剧却也并不少见。"儿子媳妇住新楼，80岁老娘蹲猪棚"有之，"儿子媳妇吃高档，白发爹娘喝稀汤"也有之。更有甚者，弟兄相互推诿，生活无着不赡养，生病患疾不送治，逼得年迈双亲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殊不知，当自己满头霜花，自己的儿子也效法待之，那时你将作何感想呢？

尊老爱幼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美德，进而树立新风尚是稳定社会秩序、组合幸福家庭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各地或制订《乡规民约》，或建立《公民守则》，以及大力开展评选"五好家庭"活动等等，对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文明街道、文明村、文明户如雨后春笋，遍及四方。尽管我们并不倡导诸如"王祥卧冰"、"割股疗亲"那样的"二十四孝"式的孝道，但我们绝不能容忍虐待父母，对长者大不敬的恶行屡禁不绝。

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曾说过："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传到辽远的后世。"美德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正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不断延伸。在一年一度的重阳节，我们衷心祝愿世人多塑"称娘桥"，莫添"伤心桥"，让代代老人都能度个安乐的晚年！

天池山印象

十年前我在苏州参加民间文学研讨会，曾与文友同去天池山游览。这是我慕名初识天池山，可惜只留下一个失望的记忆。因为那时的天池山正待规划开发，出现在我眼前的仅像一位污秽沾身的秀姑，让人既爱已怜，赏阅之后，堆积起沉沉的遗憾!

十年后，也即今年的重阳时节，我遇上了重游天池山的机会。清晨，我夹在60多位前辈中间，坐车飞驰在新拓宽的公路上，仅一小时左右，便从吴江“飞”到了天池山下。“你好天池山，我们又重逢啦!”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心底向“秀姑”问候。

天池山没有虎丘特有的斜塔，没有天平独特的红枫，也没有东山遍布的桔林，何以能傲立于吴中诸多名胜中呢?这是我重游天池山亟想寻求的答案。带着这个问号，我从山脚拾级而上，经桃花涧，至半山腰时，一座约数十丈宽的大池立即跃入眼帘。大池由四周石壁石“堤”合围，池水清澈见底。微风轻拂涟漪，倒映的白云在水中飘忽游弋，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呵，池壁石刻“水底烟云”不正是这人间天景

的绝妙写照吗？众人不约而同地齐声呼叫："快，在这里拍个照留念！"于是"卡嚓、卡嚓"按快门的声响与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汇成一支交响乐，连天池水也清波跃荡，在欢快地伴舞呢！

过天池稍向前行，便是寂鉴寺。创建于元代至正年间（公元 1341—1367 年）的寂鉴寺，东、西两座佛龛石屋（民间称天池石屋）别具一格，自成风采，实属吴中罕见。天池山之得以名闻遐迩，与这石结构的古寺也许不无关系吧？寺内佛像前的供桌上，满是红烛残香，烟雾缭绕，看来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还真不少啊。石寺在"文革"中居然能免遭劫难，以其原始面目重见阳光，我为此暗暗庆幸；当然，它的真正内涵在于其文物价值，而决非摆在那里引人烧香磕头的。

据说天池山还以泉著称，有"地雷泉"、"钵盂泉"、"洗心泉"等等。这众多的泉水全是从缕缕石缝中细细流淌出来的甘露，清冽味甘，可惜没有向导，又限于时间短促，未能一一造访，实为憾事。

与此相仿，需踏 53 级石阶方能抵达的山顶莲花峰，我因无力攀登，只得"望峰兴叹"。好在抬头望去，一目了然，那由几块数丈高的岩石组成的石莲，形神兼备，冲天怒放，以至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也到达真假难辨的"老眼昏花"程度了呢？我久久地凝神高眺，细加品味，竟感到有摇摇欲坠之势，堪称惊险。清代诗人王珏题《天池山图》诗，将此胜景誉为"吴中第一峰"，我才真正领悟到并非言过其实，而确是名实相当的。

近二小时的天池山游览，我终于找到了想寻找的答案。呵，天池山之所以引人入胜，原来在于它的以石造景，天工自成。不是吗？天池在石间，古寺石建成，清泉石中出，莲花巨石开……哪一个奇巧景观离得开一个"石"字呢！

深秋游“上海民族文化村”

深秋时节，天高云淡。市级机关工委组织离退休干部游“上海民族文化村”，我登车同往，在村寨浏览半日有余，其乐融融。

9时许，车队抵青浦境内的“大观园”停车场，下车观望，村寨正门上的题额“上海民族文化村”七个大字立即映入眼帘。我这才知道，民族文化村紧傍满眼碧波的淀山湖，与大观园南北对峙，仅一路之隔。信步前行，但见正门外赫然高悬两面日月大鼓，象征日月同辉，天人合一；其前屹立四根错落有致的图腾柱，布满情态逼真的浮雕头像，表现“喜、怒、哀、乐”的人生百态。它们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就像美妙乐章的一首序曲，顷刻令我心醉神往，迫不及待地跨进门去。

迎面扑来的是葱郁林木，婆娑竹影，如临田野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路旁矗立着村寨平面图和简明介绍，我止步品读，从中初识了它的面貌：民族文化村寨共占地300多亩，另有水面100多亩，于去年建成正式开放；并以“建筑民族化、环境生态化、活动风情化”等鲜明特色构成了与众不同

的浪漫旅游形象，与大观园古朴深厚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

心中藏下"导游图"，我便开始按图索骥，饶有兴趣地徜徉在风采各异的 10 个少数民族村寨里。当我踏进掩映在茂林修竹中的傣族竹楼时，泼水节那富有浪漫诗意的热烈场面，瞬即浮现在脑际，难忘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在这一节日与傣族同胞携手同乐，那泼洒的滴滴水珠饱含着几多领袖与人民间水乳交融的情意啊！观瞻白族雕花镂彩的民居、雄浑壮丽的大理三塔、令人神往的"蝴蝶泉"，不能不为白族拥有的深沉历史文化所折服。站在飞檐斗拱、雕龙画凤的佤族鼓楼下，欣赏似苍龙般横卧在绿波上的风雨桥，又怎能不钦佩佤族兄弟的精湛艺术呢？置身圆木垒成的"摩梭人"木屋，抚摸挂满墙周的渔具时，非常想揭开摩梭人神秘的面纱。摩梭人聚居地有"女儿国"的美称，至今依然过着渔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母系家庭的婚姻状态，被史学家称为人类活化石。从考古角度来评价，摩梭人的存在还真是我国的一份珍贵和一份骄傲呢。此外，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哈尼寨，芦笙悠扬声声入耳的苗寨……无不独具风韵，各领风骚。漫步其间，犹如身临童话世界，心情安详愉快。

午前，民族文化村为游客精心安排了一场少数民族的歌舞表演。这是一块圆形露天表演场地，当舞罢一曲彝族彩裙舞，彝族姑娘小伙们飘洒的多彩衣裙，热情奔放的优美舞姿，顷刻赢得一片响亮掌声。接着，傣族姑娘跳起了婀娜多姿的"伞"舞"，苗族少男少女吹奏起悠扬婉转的芦笙，藏族小伙献上了洁白的"哈达情"……兄弟民族能歌善舞的悠久传统文化，在这个不大的空间表现得淋漓尽致，难怪众多游客在表演结束后，争着拉上满身民族服饰的"外来妹"合影留

念，久久不愿离去。

终于到了车队登上归程的时刻，在渐渐西坠的夕阳下，上海民族文化村披上了一片墨绿色的浓妆。我的记忆仍沉浸在苗寨“拦路酒”喷发的淳香里，禁不住频频回首探望。是流连难返吗？似乎不完全是。因为这毕竟是人工仿制的，尽管村寨里确有许多来自边陲的少数民族兄妹，然而也实有当地青年男女充以鱼目混珠者。哦，我之所以恋恋不舍，并不是为看那一块似真非真的土地，而是从那块土地上飘洒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古老文化气息，还有那纯朴敦厚、清澈亮丽的民族风情。我的心境格外开阔起来，我为自己生长在一个多民族的、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而感到无比自豪!

塌棵菜

青菜是水乡人家的家常便菜，价廉物美，营养丰富。故而不吃青菜的人恐怕不多。

青菜四季不绝，品种也不算少，人们往往认为“苏州青”最佳，其实不然。在青菜中属于佼佼者的，当推吴江城东庞山村所产“塌棵菜”。这种青菜叶形椭圆，叶面浓绿而微现光泽，整个菜身平铺于地面，活像一只碧绿色的圆盘。想必它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的吧。

庞山村在吴江城东5里路处，原名蔚城村，交错于庞山湖畔，是一大片洼地，十年九灾，聚居在此的大多是些逃难来这里的“客边人”。传说，元朝兵部侍郎庞世宗久慕江南水乡景色秀丽，民风淳厚，辞官后即携家室迁居到此，以田园生活安度晚年。他随乡人俗，搭起草棚，并就近挖泥开塘，植菱藕，养鲜鱼。挖起的泥土，垒成一座小土山，后人把它叫作“庞山”，又将蔚城村改名庞山村。他还在小土山下亲自荷锄种菜，并对品种加以改良，年复一年，便有了塌棵菜。后来村里农家纷纷引种，悉心栽培，所产颇丰。除自给外，多余的悉数装担挑进吴江城里，沿街叫卖，深得城里人的青

睐，大家亲昵地呼之为“庞山担”。对此，前人有竹枝词《塌棵菜》赞曰：

庞公去后剩庞山，
老圃生涯十亩间。
秋末有菘春有韭，
朝朝出担日中还。

塌棵菜隆冬不凋，性软糯，尤其是浓霜打叶以后的霜打菜，下锅炒熟了清香四溢，其味甘淳，入口特佳，吃了真有不知肉滋味的感觉，不是其它蔬菜可以比拟的。遗憾的是，如今菜市场极少能见到这种青菜了，偶尔出现，也很少有人问津，大概是知其“庐山真面目”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吧。

熏青豆与熏豆茶

吴江的“熏青豆”，系紧俏的土特产商品，销往苏、嘉、沪等大中城市。

熏青豆的原料是毛豆（北方称“大豆”），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关键在于掌握火候。首先，须选择颗粒饱满的青毛豆，用开水煮熟凉干，置于洞孔密匝的铁丝网上，然后用炭火缓缓焙烤。此法民间称之为“熏”。焙烤时，火温忌猛，以文火为宜，必须不断均匀捣拌，直至青毛豆水份蒸发微硬，其色泽碧绿如翡翠，入口时，清香软糯，回味无穷。若贮存于罐内，隔年不变质，为馈赠亲友的佳品。

“熏豆茶”是以熏青豆为主要饮料的茶水。据方志记载，吴江农村自唐代开始，即以熏豆茶待客，已成为独具风味的民间传统礼节。

熏豆茶的配制方法各异，但必以熏青豆为主，绿茶为辅，再佐以其它香料。较多见的是再加适量炒熟的芝麻、晒干的黄胡罗卜条和新鲜的震泽豆腐干丝，冲入开水后，杯（碗）中多色多味，香醇浓郁，喝了神清气爽，余味萦萦，令人爱不释手。逢年过节，佐料更加讲究，除上述数种饮料

外，另配以烧熟的青竹笋和少许陈皮（或鲜桔皮），喝起来甘美可口，爽心悦目，且有开胃通气之良效。如小坐于河滩之树荫下，或农舍之“翻轩”（类似凉棚）里，边品茗，边观赏水乡秀丽的田园风光，必为之陶醉。

笔者第一次享用熏豆茶，是50年代的秋末冬初。我因工作下乡，主人为我泡出一杯熏豆茶，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我赶路流汗，喉干舌燥，致谢后即“咕嘟、咕嘟”一饮而尽，主人随后就将杯中水冲满。在谈话过程中，主人总是殷勤添水，并连声说：“请喝茶！”殊不知几杯进口，已经水饱肚胀，到达饱和状态，滴水难进喽！事后我才知道，如客人不把杯中豆料吃完，主人就不断冲水；杯中饮料，乃客人是否需要继续喝茶的标志。不了解和掌握此风俗，往往会闹出笑话来。

喝熏豆茶吃饮料，也有讲究，其法有二：一是用竹筷搛拌，送入口内——这常常是外来生疏之客，不善此茶道，只得借助于工具；第二种堪称妙法，“在行者”均易如反掌。即先将茶水喝完，后侧杯轻轻晃动，送至口中，最后用手掌击拍，利用反跳力，使所剩饮料弹至杯口，不必费劲即可如数进嘴下肚了。

吴江西部所产的熏青豆，属上品。费孝通教授每次去开弦弓访问，乡亲们均以熏豆茶招待。费教授亦乐于饮用此茶，若有客同往，他还要指着杯子，自豪地介绍：“这是我的家乡茶！”把碧如翡翠的熏青豆说成太湖珍宝，我以为并不过分。

熏青豆，为故乡赢得了声誉；熏豆茶，包含了多深的家乡情谊啊！

名点录

不知是出于天性，抑或吴中习俗的熏染，我从小就偏爱甜食，尤其是糯米糕点。苏州“黄天源”糕团固然众口皆碑，食之味美，但我总以为我家乡——吴江市的糯米糕饼更是别具风味，独领风骚。一年四季应市露面的有油墩、盘笼糕、松糕、簿荷糕、猪油糕、闵饼、麦芽塌饼、青团子等等，其品种之多，外地恐怕不易见到；且均以糯米粉作主料，加工精制，软糯香甜，实为难得的“大众点心”。

御赐“油墩”

油墩始于黎里镇，小时候第一次吃油墩时，阿爹曾给我讲了个故事。

清朝有个乾隆皇帝，多次坐龙舟下江南，游山玩水。一次，龙舟从苏州沿运河南下，途经平望，偶遇大雾，迷途误入黎里契湖。契湖中有座寺庙，侍臣把乾隆引入寺内憩歇。这时乾隆饥肠辘辘，侍臣即令方丈献上美味膳食，岂知这寺庙早已冷落，三餐尚难顾全，哪来佳肴？方丈无奈，只得用现成糯米粉，包进赤豆馅，揉成圆形，放入油锅汆制成点

心，硬着头皮端了上去。乾隆饥不择食，吃后大加赞赏，并问侍臣食品何名，侍臣无言以对。乾隆见所食之物，圆溜溜、黄澄澄，活象大殿下的“蒲墩”，即赐名“油墩”。

这故事故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不过，油墩未必真有这个来头，可油墩的“身价”，倒是借此抬高了不少的。

油墩的制作史，今已无从查考，似乎也无须查考。由于它制作简便，多年来不仅市面常有供应，好些家庭也仿制品尝。制作油墩，只需选用精细糯米粉，加适量清水揉捏，揉得粉质韧而不散，然后搓成圆形，包入馅子，用滚油汆制即成。为了适应不同口味的需求，现在油墩馅子已趋多样化，常见的有豆沙馅、全肉馅两种；考究一点的还有用猪油、白糖、松子、桂花等调制而成的。油汆以后，其香沁脾，风格各异、恐怕神仙吃了也不肯放手呢。

金顺记“盘笼糕”

盘笼糕是盛泽镇的传统名点，已有上百年历史，早就饮誉沪上，畅销苏嘉湖地区。我每次到盛泽，免不了要捎带几个，或与家人一起品尝，或馈赠亲友，确实是蛮讨人欢喜的。

盘笼糕能历百年而销售不衰，为广大顾客所青睐，其主要原因在于选料精当，做工考究。

盛泽盘笼糕中名气最响的是“金顺记”盘笼糕。据盘笼糕的传人王三娜老太回忆，金顺记盘笼糕的创始人叫金顺观。金顺观是从姐夫陈茂品手里接下生意的，而陈茂品终身从事糕饼事业，没做出啥“花头”，始终是冷冷清清的。金顺观却不甘寂寞，他立誓破除陈规，翻出新花样。一天，绸庄帐房林先生来买早点。林先生是老顾客，他半开玩笑地说：“金师

傅，今朝我只买这笼糕的糕芯，价钿加倍，哪哼?”金顺观先是一愣，接着爽朗地答应下来，真个割块糕芯送了上去。与此同时，一个改进制作工艺的方案也在他心中孕育，当天他就到竹器店赶制一套蒸笼，每只蒸笼配一大一小两只铜皮圈，把蒸笼分隔成内、中、外三圈。翌日，鸡啼头遍他即起身，用上白糖拌进精白糯米粉，再配上猪油、红绿丝等佐料，浅浅装满蒸笼，上灶以大火蒸透，揭开笼盖时，色泽淡雅，清香扑鼻。林先生还没踏上店铺，早就喊了起来:“啧啧，好甜香啊!”一声呼叫，引来八方顾客。金顺观把中圈切成 8 块，外圈切成 18 块，连同内圈糕芯，分三等价钿卖给大家，弹指之间，争购一空。从此，金顺观的市面越做越大，他拓展了店铺，门面挂上了“金顺记”招牌；又因糕芯出笼形圆如盘，便冠以“盘笼糕”之美称。

盛泽素以“丝绸之乡”名扬中外，从明代起载桑养蚕、缫丝织绸就相当发达了，那时丝号、绸庄、牙行鳞次栉比，交错绵延，丝绸商船塞满市河。许多绸庄老板常去上海洽谈生意，去时往往都要采办盘笼糕，用精工纸盒包装，作为礼品馈赠。后来上海人也吃上口了，《申报》为此还专稿介绍它的特色，誉为苏式糕点中的珍品呢。

如今，做盘笼糕的店家蛮多了，随时都能买到，极其便利；盘笼糕始终是盛泽镇首屈一指的乡土名点。

名扬海外的“松糕”

在我的心目中，松糕是“大路货”，似乎谈不上特色。可是当我查阅太平天国资料，从英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看到松糕的赞美之词时，我不得不刮目相待，甚至有点儿“肃然起敬”了。

呤唎怎么与松糕结缘的呢？不妨作个简单介绍。

呤唎原在英海军里当一名下级军官，随舰驻沪，因不满英国政府保护鸦片的非法贸易，愤而辞职，入同僚商船当大副。1859 年秋，他随商船驰抵吴江采办蚕丝，这也是他首次踏上太平天国的土地。在芦墟、黎里、平望、盛泽等地采购，他接触了大批商贾农户，多次走访了太平军关卡，所见所闻，无一不足以证实太平天国革命深得人心。因此他专程赶往苏州，进谒忠王李秀成，彻夜长谈。从此他为太平天国采购军火和粮食，教练军队，还跟随忠王炮队出征，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忠实战士和可靠盟友，大家尊称他为“天国洋将”。三年后，即 1864 年，呤唎再次来到吴江。那时太平天国革命岌岌可危，苏福省各地相继失陷，吴江又被乌云笼罩。他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英国，秉笔疾书，撰写了长达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满怀热情地追记与讴歌太平天国革命的不朽业绩。

呤唎到盛泽采办蚕丝时，曾吃过盛泽松糕，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记载：“大村庄盛泽，这里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商务中心……我特别记得盛泽，因为我在这里吃了中国最美味的‘松糕’”。小小松糕居然能使呤唎留下深刻印象，并冠以“中国最美味”，足见其吸引力之巨大了。

松糕名扬海外，这就引起了我探源的兴趣。经“老盛泽”介绍，才知道松糕也有一百多年制作史了，因其色泽嫩黄，故又称“黄松糕”。松糕的主料是米粉，粳糯搭配，以糯为主，求粗不求细。蒸制时，拌进赤糖，加糖腌猪油和胡桃肉，中夹赤豆沙。讲究一点的，糕面还贴以松子肉、瓜子仁、玫瑰花、桂花以及红绿丝之类。放入方形蒸笼内，用大火蒸制，一气呵成，出笼时，软糯宜人，香甜可口；若放入

通风罩篮内，多日不变质，可随蒸随吃。

可惜，现在盛泽松糕已不见昔日风采。我想，如果今天依然精工蒸制，保持甚至优于原有特色，那么随着盛泽“东方丝绸市场”外贸经营的扩展，也许会吸引更多吟咧这样的国际友人，从而使饮食文化与丝绸交易相得益彰呢。

独家经营的“闵饼”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各地时兴举办食品展销。记得在一次苏州市的食品展销会上，同里闵饼引起了顾客的极大兴趣，品评结果，荣获三等奖。

据《同里志》记载，闵饼原由同里镇闵家湾闵氏一家产销，“筛串精而蒸煎得法，独步同川”，世传其业，足有三百多年，直至四十年代后期，方逐渐衰落，以致最终失传。

闵饼的配料与蒸制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从不外传，而选用上等糯米和闵饼草嫩叶，则是公开的秘密。闵饼草只是有了闵饼才赋予的特称，其实这是一种野生白苎，圆形叶，面青背白，中药谓之“天青地白草”。叶桔泉《食物中药便方》著称：此草性味甘寒，内含咖啡鞣酸、胡萝卜素、蛋白、脂肪、糖类等丰富营养。因此闵饼既有营养价值，还有助于治病强身呢。闵饼为扁形、黛青色、光亮细洁，入口清香滑糯，油而不腻，难怪明代著名画家沈石田品尝后诗兴大发，歌而颂之：

香剂圆从范，青膏软出蒸。
女工虚郑缟，士宴夺唐绫。

据任传济同志回忆，1928 年左右，同里人集资在上海三马路开设“大富贵”闵饼公司，深受沪上人士欢迎。为此，祖居同里的范烟桥先生还在上海《晶报》上撰文评述，介绍

闵饼曾进贡北京让慈禧太后品尝。既然闵饼是独家经营的美食，那么当年列入贡品不是不可能的事儿，何况慈禧也确实是个馋嘴婆呢。

前几年，同里镇合作糕饼店一度曾仿制闵饼，在苏州市食品展销会露面获奖，但终因不得要领，蒸制的闵饼质量远不如正宗货，为时不久便消声匿迹了。至今我仍十分惋惜，竭望同里食品界有识之士，切勿半途而废，全力恢复闵饼这一传统名点，为文化古镇继续添彩增色。

谚语的变异

千百年来，谚语对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信念都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农谚尤为突出。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年代，只能也只有依赖农谚从事耕作，照老祖宗传下来的“种田经”办事。如农谚“发尽桃花水，必是旱黄霉”、“干净冬至邋遢年，邋遢冬至干净年”、“朝西夜东风，日日好天空”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大多得到了验证，农家可以比较大胆放心地依据当年当时农谚所表述的现象，判断气象变化，安排各项农事，从而获取较为理想的生产效果。

谚语既然是流传于人民群众口头上的生活、生产的经验之谈，那么它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失真”或“变形”，进而以讹传讹。如果稍作留意，我们便不难发现这种为数不多而确乎存在的现象。不妨试举二例：

之一：谚语“金乡邻，银亲眷”世代流传，直到今日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当作为人处世所奉行的信条之一。细细推敲，不无道理。邻里近在咫尺，和睦相处，遇上急难之事可相互帮衬；而亲眷再好，鞭长莫及，远水最终难救近火。故而“远亲不如近邻”之说，似乎颇具哲理性。然而，好些老者

却认为这条谚语是从“敬乡邻，迎亲眷”演化而来。理由极简单，乡邻间只有相互敬重，才能亲如一家，团结互助。亲眷呢，难得往来，显然客气多了，搞些迎送的客套也便成为常情常理了。

之二：过去农村流传着“二八不砌灶，正九不搬场”的谚语，以为二月、八月不宜砌灶，正月，九月不可搬场；否则便不吉利，会惹祸上身。其实，恢复它的原貌应为“篱笆不砌灶，蹲久不搬场”。很早以前的农村，贫困农户居多，土墙或砖土相隔的泥墙较为普遍。土墙前往往拦上竹质或芦制篱笆，而这些东西既漏风又易引火，当然不适合砌灶。其次，一户人家一旦定居，故土之情，邻里之谊，深深扎进心怀，舍不得搬场离去，当属情理之中的事情。也许是谐音，或是别的什么缘故吧，后来竟是张冠李戴了。

因此，我们对谚语必须善于鉴别，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例一的演变，前后无悖；“金”也罢，“敬”也罢，都与我国的传统美德相吻合。例二则大不相同了，它们的内涵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后者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有其合理性；前者却毫无科学依据，已披上迷信的色彩了。

由此看来，谚语在流传中的变异是难免的，而变异的谚语不能不加甄别。因为不符科学的谚语，极易产生误导，应用不得当是会坏事的。

吴江稻作文化

吴江是太湖流域主要产米地区之一，在长期的水稻耕作实践中，吴江人在信仰、习俗、耕技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既具吴越风貌又有地方特色的稻作文化；尽管它受到历史的局限，像田里有稻苗也有稗草一样良莠并存，却能真实地折射出先辈们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本文所作系列介绍，仅为吴江稻作文化的片断而已，意在引起读者与同好的关注。

一、从龙南炭化稻谷说起

吴江人的主食是什么？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谁都能毫不费力地回答：白米饭！如此简单的问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是笔者在故弄玄虚吗？非也。从饮食文化的视角细细探究，内中还真有些学问呢。

不妨先从梅堰镇龙南村出土的炭化稻谷说起。

龙南村位于梅堰镇北，1987 年发现浅土层下埋有原始村落遗址，经多次勘察论证，于 1990 年由我市文管部门会同南京、苏州两地博物馆有关专家共同挖掘，除发现先民的

浅地穴式住宅遗址外，还出土一批农具、器皿等珍贵文物，其中炭化稻谷（实物见《吴江市先秦文物陈列室》）在我市尚属首例。据市文物陈列室主任杨舜融先生介绍：这种炭化稻谷是从灰塘里发现的，颗粒饱满，其大小不亚于今日之稻谷，且已可明显分辨出粳稻和籼稻两个品种。通过类比与技术检测，龙南炭化稻谷系良渚早期文化，距今约有5200年，比印度最早发现的稻谷还早100多年呢！另外，在垒土造屋的“红烧土”里，也都含有炭化稻谷或稻草灰，似乎可以说，龙南遗址就是稻谷的小世界，无处不与稻谷相维系。

由此可见，吴江人的先祖早在五千年前就已耕种水稻，吃大米饭了。今天的稻谷仍然是粳稻和籼稻两大系列，只是品种多得多罢了。

二、持续发展的水稻生产

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的事实显示，吴江的水稻生产正以良好的发展态势不断向前稳步发展。

笔者曾走访过我市种子公司的崔国方先生。崔先生介绍说，吴江农村素以种植粳稻为主，稻麦（或油菜）轮栽，夏季水稻冬春麦，一年二熟。解放初，粳稻品种有乌黑头红、长谷大稻头等，不下几十种，均系地方品种，亩产可达450公斤—250公斤。1962年开始引进日本的“世界稻”，1963年全面推广，亩产可达450公斤—500公斤，在当时算是高产的了。由于稻谷受气候、土壤、栽培等条件的影响，易于退化，在以后的岁月里，又陆续引进过十多个品种，如昆农16号、苏粳2号、农虎6号、嘉湖5号等等，延续至八十年代初，才改种“8024”（嘉兴农科所引进），并“一统天下”。该品种产量一般都在千斤／亩以上，但米质不够理

想，于是1989年引进“丙-122”，1992年大面积推广。全市70多万亩水稻面积，几乎都以此当家。在正常年景下，亩产可超过600公斤，不仅农民增产增收得到了实惠，还作为良种调出30多万公斤，支援兄弟县市。1993年，我市又引进新品种“9331”试种，1994年推广，1995年扩大种植面积，亩产均在600-650公斤左右，效果极佳。它的优点在于产量高，抗病性强，米质也好，而且生长整齐美观。此品种1997年曾在我市农村普遍种植。

籼稻在我市始终处于陪衬地位，只是搭配种植一点而已，收割后大多售向市场，仅留少量用作饲料。如今人们富裕了，不愁吃不饱，只求吃得好，吃口差的籼稻米自然无人问津了；即使是粳稻米，也会挑剔一番，不是“优质”，也同样会受到冷遇的。

还必须记下一笔的是，我市从1956年开始曾发展“双季稻”（一年种两熟，分前后两季），进入“文革”期间，全市双季稻种植面积最多的一年高达70多万亩（当年水稻总面积86万亩）。直至1991年，尚有南麻、铜罗、七都、八都等地紧靠浙江的农村继续种植约4000亩，但这已是最后的4000亩双季稻了，从此也就结束了我市种植双季稻的历史。双季稻从引种至消失，前后共35年，在吴江稻作史上是不可小看的。它既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也为今后研究稻作文化的发展提交了一份珍贵资料。

三、节气·节序

民间至仍在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勿要捧牢老黄历”，劝人不要依照旧章程老经验处理问题，免得撞车碰壁。这句俗语中所说的“黄历”，是“传说中黄帝的历法”，同时也指“清

代朝廷颁发的历书”。黄历是一种16开本的历书，除记载农时节气外，还有迷信的“宜忌”（这一天必须禁忌的言行），从前农家几乎每年都要买回一本备查。封面或首页上套印一幅牧童骑牛放牧的“春牛图”，鲜明地昭示此书与农业的紧密关系。

黄历记载的农时节气共计二十四个，称“二十四节气”。有一首二十四节气歌，其词为“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寒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它将立春、雨水、惊蛰等二十四个节气串连起来，表述得清清楚楚，易记易背。何谓“节气”？《辞海》的注释是，“从小寒起，太阳黄经每增加30度，便是另一个节……连同十二个中气，总称为二十四节气”。可见节气是根据太阳运行规律作出判断并分段固定下来的，既具有科学性，又有可行性，对安排农事有着极高的参照价值。如旧有“小满动三车”之说，即到了“小满”这个节气，丝车（缫丝）、油车（磨油）、田车（戽水）都该动起来了。其中田车与农耕直接相关，因为这时已到插秧季节，必须抓紧时机，架水车车水入田，移载秧苗。农谣云：“日脚杲杲晒平地，东家插秧西家莳。养苗蓄水水易干，农夫踏车声如沸。”这就是车水插秧壮阔场面的一幅风情画。又如“白露看花，秋分看谷”，提醒农家观察稻花和稻谷，根据其生长的情况，及时搞好田间管理，以免延误农时影响收成。其它如“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霜降割早稻，立冬一齐倒”，也都以“节气”督办农事，皆有良好效益。

与稻作相关且类似二十四节气的还有节序，即农家节日的排列。《吴江县志》记载的节序，分别为元旦、立春、正月十三、正月半、正月二十、三月三、清明、三月廿八、立

夏、端午、夏至、六月六、七夕、七月半、八月半、九九重阳、九月初十、冬至、十二月廿四、十二月廿五、除夕等，计21个。每一个节序都有老祖宗延续下来的一套“规矩”，庄严隆重，不得草率从事。其中元旦到春节，庆贺除旧更新，一元复始。欢度过后，立即投入春季备耕备种，至今此风尚存。还有清明节扫墓、七月半祭祖、除夕掸檐尘等等，虽与农事无直接联系，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农家美德，也都代代传承不衰。

此外，各镇还有本地约定俗成的俗规，如同里曾流传过“十二个月半”：正月半烧田财吃灯圆，二月半铲泥做田岸，三月半罱泥摇大船，四月半做坟铲草边，五月半手拿黄秧勿要看，六月半耥苗耘苗各一半，七月半施肥挑灰送下田，八月中秋歇月半，九月半收稻闹满满，十月半种菜种麦闹连连，十一月半轧谷牵砻团团转，十二月半牵磨做糕团。在过去，它成了当地生产、生活的一个准则，几乎家家自觉奉行。

四、驱蝗神刘猛将

吴越地区信奉驱蝗神刘猛将由来已久，在吴江农村尤为普遍。这与吴江历来以农为本紧密相关。

水稻最怕两大灾害：一是天灾，即水旱灾，洪水与久旱往往颗粒无收，害得种田人离乡背井，卖儿鬻女；二是虫灾，其中蝗虫危害既猛烈又快速，常常像一片乌云铺天盖地而来，所到之处，稻苗被啃得光秃秃，一年辛苦就此落空。那时对蝗虫的恐惧，比恐惧旱涝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尊蝗虫为“天虫”，敬而畏之。信奉刘猛将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

刘猛将何许人也，为啥要祭祀他呢？文字记载与民间传说不尽相同。《吴江县志》载："刘猛将军庙祀宋将军刘锐，在东门内仙里桥南。"并说因驱蝗江淮间有功，殁而为神，建庙供奉。清代苏州、嘉兴府志则载为元代将军刘承宗，"赖以驱蝗卫谷，雍正二年列入祀典"。在民间，刘猛将则已被神化。相传此神小时名叫刘阿大，曾在财主家当小长工（一说自幼父母双亡，寄养于势利的舅母家中），有呼风唤雨的神力。他痛恨财主刻薄，将放养的鸭子杀光与长工们分享后，召来野鸭入棚，次晨睡至日上三竿，财主怒而打开鸭棚，"鸭"群顷刻飞上天空，不见了踪影。长大后，应召入伍屡建奇功，被封为将军。为扑灭蝗害，他与士兵一起下田驱赶，并捕而食之，腹胀而亡。总之，说法各异，归结起来却是完全一致的，刘猛将是一位驱蝗保丰收的田神，开始只在民间设祠、堂或小庙，约在清咸丰（一说雍正）年间，同治皇帝御赐"普佑上天王"匾额，此后刘猛将便尊为"刘王老爷"，庙宇也叫作"刘王庙"了。

旧时，刘王庙（堂）遍及吴江乡间。以芦墟镇为例，共三百多个自然村，每村有个刘王堂，每堂有个小孩般的刘王塑像。另有三座刘王庙，分设在芦墟镇中、城司和庄家圩，其中城司刘王庙影响最大，每年两次"出会"，形成万人"抬猛将"赛会。其它各乡镇，大小刘王庙也不下数百，几乎无村不有，无圩不见，渗透到了角角落落，也渗透进了农家的心灵。奇怪的是各地刘猛将塑像面貌不一，有的黑脸短须，相貌威严凶猛；有的白脸俊秀，面目和善可亲。祭猛将的形式也因地而异，大体分四类：一是"抬猛将"，如上述城司村，每年春秋举办两次，抬起神像行走如飞；二是"祭猛将"，传说正月十三是其诞辰，民间用猪头三牲和果品供

奉，清雍正二年列入祀典“官祭”；三是“猛将会”，俗称“出会”，多者万人聚集，台阁、高跷、对山歌、唱宣卷，热闹非凡；四是“待猛将”（也称约猛将），有些不建庙堂的村子，由各户逐年轮流供奉，交接时抬着猛将像串村走巷，并请戏班子演戏待神。

在今天看来，祭祀刘猛将似乎十分滑稽可笑；然而在虫害猖獗而又无力制服的年代，先祖只能用这种方式寻求丰收的保护神岁岁祭奉，尽管并无实效。在此我们也可看到，科学对于种田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五、祭“三光”

何谓“三光”？“三光”者，太阳、月亮、星辰也。

在科学发达的现代，有关太阳、月亮、星辰的起源及其运动规律，人们早已了解得清清楚楚，且以此作为重要自然资源不断加以开发利用，造福人类。然而我们的祖先处于刀耕火种年代，即从蛮荒向文明过渡初期，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自然现象的成因。仅是凭着实践的直觉，懂得日月星辰发出的“三光”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丰欠，从而产生种种奇幻的联想，虚构成种种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演绎出美丽而可信的神话，甚至对其顶礼膜拜。

对太阳的崇拜可能是最早也是最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山海经》中有“尧使羿射九日”的记载，《淮南子·本经训》还对射日的原因作了补述：“尧之时，十日迸出，焦禾稼，杀草木焦枯，民无天食。”于是羿射十日，只中其九，留下了一日。正由于太阳对人类生存的关系重大，没有太阳作物不能生长，太阳太猛烈了作物要枯焦，因此人们对太阳既崇敬又畏惧，终至尊为天上最大之神——太阳神，从而祭祀尤加。

传说，太阳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十九日，很久以前，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插上蜡烛，备好瓜果素食，祭拜太阳。尽管迄今为止，在吴江乃至整个吴越地区已不见了专设的太阳神庙，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过建寺造庙的各类神仙和佛祖。过去农村有自发组织的“太阳社”，参加者多为老农与妇女，每到初一月半，便聚在一起对太阳礼拜，供素品，念“太阳经”，祈求太阳神易福消灾。对日蚀现象，则视为“天狗吃日头”，属不祥之兆。于是，凡是敲得响的东西全都拿出来，如铜锣、面盆、火油箱等等，男女老少猛打猛敲，万声齐作，用此威吓与驱赶“天狗”，护日救日。此外，民间还有产妇不满月不能见太阳、小便吐痰不能面朝太阳以及犁田时犁头不可对准太阳等禁忌。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人们对太阳崇拜之久远，对太阳神祭祀之虔诚。

对于夜间出现在天空的月亮和星辰，在先祖的眼里同样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与稚幻的想象。早年民间有供星拜月的习俗，正是崇敬月光和星光的体现。延续至今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家家户户仍在以月饼、菱藕祭拜；尽管如今已以团圆作为象征。然而究其由来，恐怕与古人对月亮的神奇遥想并由此产生敬畏不可分割。

祭“三光”是先民期盼五谷丰登，却又受愚昧制约而产生的稻作祭祀习俗，它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随着时代激流的冲刷，这一稻作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已日渐淡化，销声匿迹——这也是人类摆脱困惑走向文明的必然结果。

六、十二月廿五照田财

春节前夕，吴江有“照田财”之习俗。据《吴江县志》记

载，每年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乡村之人就田中立长竿，用蒿莜夹爆竹缚其上，四旁金鼓声不绝，起自初更至半夜，乃举火焚之……”此风在黎里、屯村最甚。是日，户户倾室而出，广袤的田野火光闪烁，明亮如同白昼。锣声“当当”，爆竹“噼啪”，在夜空中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场面壮观，气氛热烈，使往日一片沉寂的土地平添几分生气。此时，男女老幼皆涌向田头，尽情观赏，开怀嬉闹，共同奏响欢度新春的序曲。

“照田财”与“烧田角落”有些相似，前者缚高竿烧蒿莜，后者摊田角烧稻草，可谓异曲同工。“烧田角落”时，一边烧一边叫喊：“汰汰田角落，白米三石六。”祈求田里有个好收成。“照田财”则为“侬家今夜火最明，得知新岁田蚕好”。

“照田财”亦作“烧田财”，又称“照田蚕”。不仅是吴江，在苏州地区，乃至苏南各地皆兴此俗，只是活动日期各不相同，方式各有差异罢了。除了在长竿缚蒿莜以外，也有缚稻草点燃的或者干脆挂上一盏风灯，大概都是冲着一个“照”字，只求能见到“照”的效果吧。

传说，“照田财”起源于“张成见蚕神”。某年，张成夜间忽见一位白发老妇，伫立于门外，心里正在生疑，老妇却和善地开了口，自称为本地蚕神，嘱张成在正月半用白粥祭祀，能保佑张宅蚕事兴旺。张成遵嘱行事，当年果然获得蚕茧丰产。村人得知这一秘密，竞相效仿，来年无不取得丰收。年久日深，后来便演化成“照田财”这一仪式，并相沿成习。

吴江是著名的蚕桑之乡，尤其是傍靠太湖的一些村镇，栽桑养蚕十分普遍，祈求蚕桑发达兴旺是蚕农的共同愿望，因而世代承袭“照田财”的习俗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如今

科学昌盛，栽桑养蚕普遍采用先进技术，不靠“蚕神”照样能夺高产，“照田财”便自然地被人们遗弃了。不过，作为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蚕桑习俗，如果能与“烧田角落”等一系列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农村习俗一起保留下来，倒还是蛮有趣的一道乡土风景线，兴许能给富裕起来的农家增添几分生活色彩呢。

七、稻作习俗杂谈

吴江悠久的水稻生产历史，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系列风俗习惯。记忆中与稻作相关的种种习俗，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各呈异彩，但梳理一下似乎又均有归属，笼统地说，它们都离不开喜庆、祀祭或禁忌等范畴。当然，这只是就其属性而言，是一种粗线条的划分。

千百年来，农民总是“鸡叫做到鬼叫”，种田的辛劳程度是难以言喻的。因此，他们对来之不易的收获格外珍惜，并由衷地尽情庆贺；于是也就有了二月里的“春台戏”，十一月的“冬至酒”，等等。尤其是冬至节，谷粒进仓，新米上市，农家都用新糯米酿制米酒，香甜醇厚，家无大小，同饮一壶，分享丰收的喜悦。旧时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足见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寻常地位。

与喜庆相比，祀祭活动也许要多得多，从春节开始直至大年夜，一年四季连轴转似的丝丝不断。前文提及的“祭猛将”格外引人注目，规模之大，场面之热烈，参与之广泛，在庙祭庙会中可说首屈一指。到了七八月间，农家还要“斋筵”待猛将，用制作精美的糕团供奉。此神能受此厚待，可谓洪福齐天了。还有十二月廿四夜的“烧田角落”，十分有趣。是夜，人们将稻柴摊放于稻田四角，点燃焚烧，其时火

光闪闪，青烟袅袅，大有烽火四起之壮观。其它如“谢牛栏”、“斋田头”、“烧青苗”、“画米囤”等等，都蕴含着一片炽烈的心愿，寄托着一份殷切的期盼。其实，像“烧田角落”之类的活动，倒不是没有几分科学道理的：火能灭虫，灰可肥田么！

相关于稻作的禁忌，在吴江农村所传所见也不少，比如拆稻堆见到米粒不能作声，据说那是遇上了苍龙，“点破”后会遭殃；牵砻时旁人不准询问“阿好啦”，为的是讨个“牵不完”的好兆头。另外还有一些忌讳则是专门制约女性的，常见的有：妇女不得上罱泥船，不准跨越放在地上的扁担，不可摸男人的肩胛……轻视妇女，歧视妇女，在旧时代真是无处不有啊！

长期流传的稻作习俗，解放后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科学的日益昌盛，好多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已被淘汰，留存至今，被人们认同的已是寥寥无几了。应该说，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八、红白喜事不离米和饭

操办婚嫁、丧葬等，吴江统称为“红白喜事”。之所以在“丧”字上也冠以“喜”，无非为图个吉利。诸多红白喜事，从前往往都与米饭结缘，它的深层意义值得我们探究。

这里介绍一些红白喜事中常见的米饭习俗：

婚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出嫁前，买嫁妆，待阁上轿。女儿出嫁时，带走嫁妆，还要将红蛋悄悄放进“子孙桶”，以表“代（蛋）代相传，子孙兴旺”；连根挖一棵万年青，象征“白头到老，福泽终身”。此外，必须装满2袋白米，随带至男家拜堂成亲，以示“夫妻双双勤耕作，家中年

年有余粮”。

丧葬：办丧事，老规矩分报丧（通知至亲好友）、大殓（遗体殓入棺木）、出殡（葬入墓地）等三步，但无论大户小户，举丧都要设灵堂，将遗体陈于客厅，并摆灵台让亲友祭奠。遗体的头旁，必须盛放一碗白米饭（加一只切成二半的鸡蛋）；脚边，点上一盏油灯，据传，这是让亡人在阴曹地府吃饱了赶路。虽然荒谬，却也可见对米饭之重视。

分家：兄弟成家后另立门户，要请娘舅上门主持分家，平分家产。照常规处理，如弟兄两人，一幢房子长子居东，弟住西侧，其它家具、农具等等，均一分为二，不可偏颇。另外，有三件东西不管原来有无，必须准备：帐子，取长（生养）子之兆；扶梯，预示步步高；一笆斗白米，祈盼白米满囤。

上梁：农家造屋，有“抛梁”的习俗。垒墙立柱竣工时，便进行搁梁仪典，由木工扛着油光锃亮的木梁，齐步迈向新宅。待木梁依次搁上山墙，组成梁框屋架之势时，立即将装满白米的红布袋挂上正梁，这袋米称为“压梁米”。然后从正梁抛撒米糕（或馒头），边抛边唱“抛梁歌”：抛梁抛到东，日出东方一点红；“抛梁抛到南，生个儿子做状元；抛梁抛到西，五谷丰登米铺地；抛梁抛到北，安居乐业合家福。”

大年夜：吃过年夜饭，将饭粢铲入淘米箩，插一根挂满染红花生的柏枝，谓“摇钱树”，兆家室富足。另量满一斗米，置“摇钱树”侧，米面覆盖大红纸，正中竖插一杆秤，祈求“囤满粮足，称心如意”。

除上述数例外，还有一些农家习俗虽不直接用白米，却也用米粉制糕饼或团子，图吉利求喜气。如添了孩子满三天要“做三朝”，吃三朝面；满一月，要剃满月头，吃满月团

子，等等。

“民以食为天”，吴江人的“食”主要是大米。正因为如此，吴江人对大米格外看重，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也自然而然的将大米视作象征性的圣物，以表达自己的心愿与欢乐。

九、米酒飘香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的五言绝句《清明》，脍炙人口，不知曾引发多少人探路问酒的雅兴。喝上一杯醇香美酒，确乎是一份舒心怡神的享受。

我国是酿酒大国，也是最早发明酿酒的国家之一。据有关资料介绍，从商代出土的甲骨文和商代废墟中发掘的实物中，已发现酒的象形字和表示不同品种酒的象形字，足见其历史的悠久了。长期以来，随着酿酒经验的日益丰富，制作技术的不断改进，代代皆有佳酿问世。如今市场上的贵州茅台、山西汾酒、四川五粮液、江苏泗阳洋河大曲、浙江绍兴加饭酒等等，都是酒类中的上品。

也许是痴于乡情吧，笔者以为名酒再好，也好不过吴江乡间的米酒。名酒有名酒的长处，但米酒有米酒的风味，绝非名酒所能代替的。众所周知，酒的质量如何，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水质优劣，俗话说“名酒产地必有佳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酿酒原料的选择，精选精制，方能确保其品位。而此二者，唯吴江独具天赋。吴江为水网地区，水源出自太湖，清冽甘甜，俱“佳泉”也。乡间酿酒又多取上白糯米，酿出后口感柔和，沁人肺腑，故而老少皆宜，受到

人们的普遍欢迎。

米酒有多个品种，吴江乡间最为常见，至今仍在酿制的当推冬酿酒。《清嘉录》载:“乡田人家，以草药酿酒，谓冬酿酒，有秋白露、杜茅柴、靠壁清、竹叶清诸名。”可见冬酿酒的名目还不少呢。酿制冬酿酒并不复杂，只需选用上白糯米，淘净后浸泡半小时，上锅蒸熟，放在竹匾冷却（用凉水轻拌）至手感微温时，投进药料拌和，装于陶瓷缸甏，并在正中挖个深潭（便于渗酒露），表面再撒少量药沫即可。缸甏必须用棉花之类包裹，使其保持一定温度，一般三至五日酒露便溢满潭穴，满室飘香，可以饮用了。

冬酿酒大多在冬至节前酿制，俗语云:“冬至大如年。”过去冬至节家家都要祭祖，且祭祖时不用黄酒，改用冬酿酒。于是每年到了这一时节，酿制冬酿酒便成为农家必做的一件大事，年久日长，也形成了喝冬酿酒的习俗，不论男女，不分尊幼，围桌共饮，其乐融融。

与冬酿酒平分秋色的是酒酿，其酿制方法与冬酿酒相差无几，只是时间放在春夏之交。药料（俗称药子）按规定比例投放，酿成后将米酿和露汁同食，入口甜美，余香绵延，堪称田园美食。

从前，乡间酿酒屡见不鲜，屯村小湘村等地都有专为他人酿酒的酒师傅，技艺高超，曾兴旺过多年，可惜后无传人，只能作为史话了。

十、野火饭

顾禄撰《清嘉录》载，吴中有吃“野火米饭”的习俗:“是日，儿童对鹊巢支灶，敲火煮饭，名曰野火米饭。”此俗过去在吴江也极盛行，只是省略一个“米”字，叫作“野火饭”罢

了。

二十四节气中有个“立夏”，从这天开始，便进入夏季了。吴江素有“立夏尝三新”之说，也就是到了立夏日，家家都要品尝三样新鲜的农产品：酒酿、青蚕豆和麦芽塌饼。在这一天，儿童则可结伴去田头烧青蚕豆拌和的“野火饭”，自炊自食，尽享其乐。

“野火饭”的习俗从何而来？据《辇下岁时记》述：“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金碗一口。”据说，野火饭是由这钻火遗风演化而成。顾名思义，野火饭之情趣，九九归一都在一个“野”字上。家常一日三餐，都在屋内锅灶上烧，锅灶上炒，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便没有多大兴味了。尤其是儿童，“饭来张口”，吃惯现成饭的，试想，一旦放手让他们自己“野”来吃，那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啊！

立夏烧“野火饭”是儿童的“专利”，历来得到社会的认可，家长的默许，每到这一天，儿童可找平日亲密的小朋友，自愿结伴，三五成群地涌向广袤的田野。天光也作美，一般都是晴空万里，抬眼远眺，碧绿的麦苗随风摆动，宛如波浪连天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路边的各色草花，争奇斗艳，吐出清淡的芳香，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温馨的氛围。这时，孩子们选择田岸边或河滩旁的合适地点，掘坑支灶，放上镬子，点火烧饭，顿时烟雾袅袅飞升，朗朗的欢笑声响彻田野，其乐融融也。

烧“野火饭”的主料是糯米和青蚕豆，另加咸肉、猪油及少量食盐相佐即可。这些食料皆由孩子们自己筹划，糯米是各家现成的，随身带上一点；咸肉、猪油向店家化讨，有求必应；青蚕豆遍地生长，垂手可得，无论哪家都听任采摘。

烧饭用具为众人凑合，张家镂子李家铲，周家碗筷王家盖，呼啦一声，一应俱全。至于燃料么，更好办了，地上的枯树枝，田边的柴草屑，竹园里的落地笋壳，俯首即拾，只须擦亮事先准备的火柴即可点火。不知是由于“野火”烧出来，抑或是亲自调制而成的缘故，没有人不说野火饭极像“碧翠伴银珠”，单看一眼它的色彩，就会让你食欲大增。扒上一口，糯笃笃，香喷喷，热乎乎，咸中微甜，真应了一句时髦广告语：“味道好极了！”

此俗能流传，主要在于烧的是“百家饭”，认为孩子吃了可以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以至今日仍有承袭。其实，这也确乎是儿童自我磨练的一项有益活动，不妨让他们走出家门跨出校门，去经受大自然的洗礼。这，对他们日渐远离依赖性，增强自治能力倒是不无裨益的。

十一、饭糍干与饭糍干茶

就像吴江西南部震泽、庙港等地熏制熏青豆泡熏豆茶一样，盛泽地区摊饭糍干泡出的饭糍干茶，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是中国茶文化中的珍品。尤其是后者，用大米加工而成，泡茶待客，真乃“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已故吴江市民间文艺工作者协会理事计永康先生约在1993年，曾为《苏州杂志·吴中风情》写过一则介绍饭糍干的短文，刊载后，编辑情不自禁地写信给计先生，希望他有便时带上一点，让每位编辑品尝一次。这对祖居盛泽的计先生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他照办了。编辑部的同仁们人手一杯，啜得津津有味，称既开发眼界又饱了口福，若没有文缘相牵，还不知道近在苏州的吴江产此鲜为人知的名茶呢。

饭糍干茶能有这么大的诱惑力，除“物以稀为贵”的因素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以饭糍干泡茶，无论是色彩还是它的味道，都能独领风骚；它是以自身的特色博取人们青睐的。

制作饭糍干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要化力气，也要靠娴熟技巧。每年到了新谷登场碾出新米的日子，农家忙里偷闲，选取上白糯米，淘洗干净，煮成偏软的糯米饭，然后开始“摊”饭糍干。烧锅时，火功至关重要，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必须随时调节，达到缕缕不断，恰到好处。然后盛数铲糯米饭入锅，平摊于锅底，力求分布均匀，厚薄得当，接着用锅铲加压，使劲向锅底四周重摊，往复循环，直至不见米粒，结成薄薄一层为止。如法炮制，只须灶上灶下配合默契，定是上品，这样的饭糍干薄如蝉翼，洁白胜于雪片，散发阵阵焦香，会使人食欲大增。当然，火候不适，焦了，或者厚薄不均，那就逊色多了。

饭糍干摊好凉透后，可装进木桶贮藏，置于干燥处，至来年春季不会霉变。有亲朋好友登门，去木桶里抓一把，放入瓷碗或茶杯，加些白糖，用滚开水冲泡，水雾中顿见白云片片翻腾，梨花朵朵飞舞，双手端起敬客，情意尽在沁心米香中。饭糍干茶入口，软糯而不烂，滑爽不粘口，细细品尝，另有一备风味。如果再投入少许玫瑰花、桂花或红绿丝，色彩鲜艳，芳香馥郁，则更具情趣。

家藏饭糍干，除泡饭糍干茶飨客外，也可作为礼品馈赠亲友，价廉物美，礼轻情意重，受授双方都实惠。平日，若遇饥肠辘辘而饭菜尚未备齐时，随手抓起一把，泡上一碗，既省力又不费时，暖肚而耐饥，无异于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点心！

饭糍干是吴江的农家土产，泡饭糍干茶是吴江人待客的

特有方式，它传了一代又一代，已成为联络亲朋增进友谊的洁白天使。

十二、家常糕团

长期以来，粥饭始终是吴江人一日三餐的当家食品，尽管单调了一些，但由于生活习惯的历史积淀，饮食方式的定向凝固，似乎年年岁岁这么充饥垫肚，无有厌食之感，因此，照例餐餐“吃此不疲”。当然，为了招待亲友，或品尝时新，粥饭也可以翻出好些新花样，如蛋炒饭、蚕（豌）豆饭、咸肉菜饭、菜烧粥、赤豆粥、腊八粥等等，在寻常百姓家也是屡见不鲜的。尤其在生活尚不富裕的年代里，能吃上一顿算是一份享受了。

大米除烧粥饭，或粥饭翻新以外，磨米粉做糕团也算得家常事。早年大家小户一般都常备石磨，小的自牵自拗，中的一人牵一人拗，大的用耕牛拉。后来有了机动磨，电钮一按，不消多少时间，白花花的米粉便在轰隆隆的机鸣声中堆积起来，省时省力，一次磨上十斤数十斤，晒干后用木桶贮存，啥时想吃啥时取，更方便了。米粉做成糕团，吃下肚比粥饭耐饥，农忙期间用作小憩时加餐的“小点心”，可以补充体力，以便抢季节完成农耕任务。

糕团不仅是平时生活中相辅于粥饭的食品，它还常常与岁时习俗密不可分，如一年一度的新春、正月十五闹元宵、九九重阳、冬至节等等，似乎缺少了糕团就失却了节日的气氛，原本浓浓的情趣也会随之大为逊色。从吃冬至团过冬至节开始，蒸糕做团子便奏响了序曲，几乎家家都要搬出石磨，咕噜噜、咕噜噜地转个不停，待到蒸笼里冒出阵阵白雾散发缕缕甜香，节日的温馨也便从心底油然而生。这一忙碌

而欢愉的情景，又往往成为人们日后最难忘的童年趣忆。早年，春节糕团都要吃到正月半，接上吃元宵“圆子”，同时还得留下一些年糕，放在二月初二吃“撑腰糕”。据说吃了“撑腰糕”能使人腰背硬朗，干活有力不酸痛”；此话未必可信，但这份深情的企求却极其纯朴，是不难理解的。

在一年四季的祭祀活动中，糕团也是少不了的，这里它又扮起了“供品”的角色。祭祀粗略分类大体有两种：一类是祭祀祖先，斟杯水酒，供盘糕团，表达晚辈对先祖的追念情怀，倒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妨顺其自然任其延续。另一类是敬神祈福，早先流传如今被遗忘的有用米粉团祀田神的“斋田头”、用茶酒糕果祈求终岁安寝的“祭床神”等。自古传承至今而常盛不衰的，则要数敬灶神了，最多时一年须三祭：六月用米粉团“谢灶”，八月用赤豆团“祀灶”，十二月廿四夜用米粉糖元宝“送灶”。那种披上迷信色彩的祭神活动，尽管寄托着祈求者的善良愿望，毕竟不值得提倡了。

十三、传统糕点（上）

据 1994 年编纂出版的《吴江县志》记载，解放前夕吴江全县的饮食行业共有饭馆、糕团店、面店 257 家，其中糕团店分布在大街小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糕团走出寻常百姓家，进入市场成为流通于饮食领域的商品，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糕团本身。众所周知，用糯米粉或以糯米粉为主掺入少量粳米粉蒸制出来的糕团，不仅花色多样，口味各有千秋，而且携带方便，可以派多种用处。糕团的这些优势，使其十分自然地在广阔市场越来越走俏，历久而不衰，依赖自身特色成为享誉一方的传统食品。

在日常生活中，糕团的功用除充当祀祭的供品外，无非

是两种: 一是当作点心充饥; 二是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 而前者尤为普遍。《辞海》为"点心"作的注脚是这样写的:"饥时略进食物……糕饼之类的小食亦称点心。"如此看来, 人们把糕团店买来点饥的糕饼小食统称为"糕点", 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一代又一代糕点师傅, 特别是那些有独创精神的名师的不断改进, 制作工艺精益求精, 从而逐年推出了一批别具一格、各有特色的精品来, 世代相传, 百吃不厌, 这便是传统糕点的成因。而这样的传统糕点, 在同里、盛泽、平望、芦墟等七大镇几乎无处不有, 它已成为苏式糕点大家族中不可小觑的一族, 极受广大食客的青睐。

吴江的传统糕点, 差不多每一种都有它艰难跋涉的创业史, 或有它一段诱人的故事。这里择要作简略介绍:

一、独家经营的"闵饼"。据《同里志》记载, 闵饼原由同里镇闵家湾闵氏开设的"本堂斋"独创并独家经销。闵氏世传其业, 前后足有三百多年, 1928 年曾集资在上海三马路口开设"大富贵"闵饼公司, 一时间争购者踊跃。40 年代后期逐渐衰落, 又因独家产销, 技艺密而不宣, 以致最终失传。

闵饼的形状有点像青团, 选用上等糯米粉, 掺入野生白苎嫩叶。野生白苎叶面青, 叶背白, 在中药中叫"天青地白草", 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蛋白质、脂肪等, 因此闵饼是极有营养价值的美食。蒸制出笼后, 光亮细洁, 入口清香滑糯, 油而不腻。明代著名画家沈石田品尝后作诗赞曰:

香剂圆从范, 青膏软出蒸。
女工虚郑缟, 士宴夺唐绫。

二、嬉言引出"盘龙糕"。盛泽的盘笼糕已有上百年历史, 是馈赠亲友倍受欢迎的礼品。据盛泽王三娜老太回忆,

她的姐夫陈茂品因灾年从绍兴乡下到盛泽镇落脚，在“庄面弄”口搭个小棚做糕团生意，因手艺一般，销路平常，仅能糊口而已。后由王三娜丈夫金顺观接手。一天，帐房先生林某前来买早点，半开玩笑地说:“今朝我只买笼里的糕芯，价钿加倍，哪哼?”金顺观先是一愣，接着爽朗地答应下来。林先生接过糕芯，边吃边称赞:“味道就是不一样，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做完生意金顺观直奔竹器店，根据自己的设计赶制一套蒸笼，每只配一大一小两只铜皮圈，将蒸笼分隔成内中外三圈。同时调整选料，务求精致，用文火蒸透。果然，揭开笼盖时，色泽淡雅，清香扑鼻，顾客不请自到，争相购买。从此，金顺观市面越做越大，不久拓宽店面，挂上“金顺记”招牌，又冠以“盘笼糕”美名，终于成为名誉四方的盛泽名点。

十四、传统糕点（下）

三、御赐“油墩”。油墩是常见常吃的糕点，制作也较方便，只需选用精细糯米粉，加适量清水揉捏，搓圆包入馅子，再揿成扁圆形，然后用滚油汆制即成。

别看油墩不起眼，它的名字却是乾隆皇帝金口御赐的呢。

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游山玩水，史载曾多次南下。一天，龙舟从苏州沿运河南行，偶遇大雾，误入黎里楔湖，只得登岸入湖中古寺暂歇。这时乾隆饥肠辘辘，侍臣令方丈献上美食。古寺冷落，三餐难顾何来佳肴？无奈间，方丈用剩下的糯米粉包进赤豆馅，搓圆放入油锅汆制成点心，硬着头皮端了上去。乾隆饥不择食，吃后大加赞赏，并问食品何名，众人无言以对。乾隆见所食之物圆溜溜，黄澄澄，活像

大殿下的“蒲墩”，当即赐名“油墩”。

四、名扬四海的“松糕”。松糕似乎谈不上什么特色，其实不然，从英国人吟唎所著回忆录《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看到松糕的赞美之词时，我们就不能不刮目相待。

松糕因其色泽黄亮，又叫黄松糕。制作松糕先以红糖拌粗米粉，然后中间铺上豆沙馅，放进糖腌猪油和葡萄肉；糕面透馅，贴上松子肉、西瓜子肉，再撒上玫瑰瓣干和少许桂花、红绿瓜丝，置以方架入笼蒸透即成。松糕热吃香甜可口，冷吃味美无比，还可放在通风处贮存，随吃随蒸。

吟唎曾为太平军训练炮队采办军火，是太平军的好朋友。1859 年，吟唎随商船驶抵吴江采购蚕丝，在盛泽曾吃过松糕，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特别记得盛泽，因为我在这里吃了中国最美味的松糕”。小小松糕，居然冠以“中国最美味”之美名，足见其吸引力之巨大了。

五、闵家“薄荷糕”。平望早年曾流传过一首民谣：“闵姓名糕深雪色，到眼团团秋半月；张生携馈登我堂，径尺浅浅疏筠筐。”它点出了薄荷糕的生产者及其素雅色彩，还道出了这是送礼佳品。

平望镇的薄荷糕以闵家所产最佳。制作此糕，先将粳米水浸数日，然后磨成细粉，加进白糖装入甑内，甑底事先放好薄荷，再放到锅上蒸熟。蒸熟后的薄荷糕雪白松软，带着一股淡淡的幽香，入口清凉甜爽。传说乾隆皇帝南巡时，浙江巡抚熊学鹏曾备之充御膳，其味之美也可想而知了。

六、药用糕点“八珍糕”。八珍糕是“小儿八珍药糕”的简称，补虚健脾，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因此一般糕点均由糕团店制作，唯有八珍糕专由七大镇国药店生产销售。

配制八珍糕有专用配方，主要药料是潞参、白术、茯

苓、扁豆、陈皮、淮山药等等，研末与粳糯粉加白糖一起蒸制。入夏应市，立秋停产，前后约两个月光景。

小儿大多贪吃零食，尤其在炎夏酷暑，稍有不慎便会引起积滞腹膨、消化不良。八珍糕形似麻酥，松软香甜，味佳可口，且具有治疗小儿"脾胃虚弱，腹膨便溏"的功效，因此夏令期间倍受家长欢迎，销路特好。

吴江的传统糕点举不胜举，如同里谷香村的猪油年糕、平望吴会丰的状元糕、震泽的桔红糕、黎里的芝麻炒米糕、芦墟的汤团等等，在糕点市场都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这些传统糕点，有的如今仍在生产，且工艺有所改进，产销两旺；有的由于种种原因，或销声匿迹，或质次销路不佳。这一现象，是不是应该引起人们，尤其是饮食业同仁们的重视与深思呢？

十五、米市的兴起

吴江濒临太湖，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土地肥沃，始终是太湖稻作区的高产地区。农家勤奋耕作，所产稻谷自给有余，其剩余部分便参与生活用粮和商业用粮的余缺调剂，米市也就应运而生，悄然兴起。

据《吴江县志》记载，自清代中叶开始，吴江各地已逐渐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米市，其中同里、平望、黎里、震泽等地的米市影响最大。又据《吴江乡土志》记载，民国8年(1919年)全县产米200万石（每石合75公斤），除供应48万人口食用外，每年远销上海、无锡和浙江硤石等地的白米在100万石以上。至民国21年，全县拥有粮行45家，县内、县外大米销量各占一半。1935年，全县粮商214户，其中米行104家。解放前夕，全县米行、米店增至262户，

粮食市场的大米交易基本由其垄断。

在长市上，同里米最为著名，米行业曾盛极一时。据《同里志》记载，清代嘉庆年间同里已有米行72家，在相互竞争、逐渐兼并中，至30年代时锐减至元丰、大丰、福泰等十几家大米行米店；另有一些小米行和米店，则已成为陪衬红花的绿叶。同里米曾是旧上海的主要食米之一，在米市上称称"苏同白"，每年运销总额约40万石左右，由于米质上乘，备受上海人的青睐。

平望的米市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平望在清代雍正年间，商业繁华，有"小枫桥"之称。当时以贩米为业的人家日益增多，平望开始成为大米的重要集散地，米市随之兴旺发达起来。民国16年（1927年），全镇南北分布米行20多家，其中裕昌记、源昌裕、范正昌等米行规模较大。至解放时，由于市场萧条，米行仅剩17家，米市已趋于衰落。兴盛时期的平望米市，不只坐门等客，还装运外销，近至上海，远达闽广、天津等地。它与同里等地的米市一样，都是当时吴江经济的重要支柱。

米市主要由米行和米店支撑。米行和米店是民间的习惯称呼，规模大的称"行"，小的叫"店"。米行老板雇用伙计和学徒，自己一般不直接参与经商业务，常由经理或帐房出面代理。伙计是雇请的经营人员，各有专长，大多掌握"验货"的本领。米样到货，随手抓一把，摊开在手心，即能辨别大米的品种、成色、干湿程度，以便按质论价。学徒是进米行学生意的青少年，要正式拜师，艺期3年，老板只管吃饭不发工资，是相当清苦的，多数是贫家子弟不得已而为之。

米行和米店是米市交易的主要场所，尤其是米行，一般具备雄厚资金，吞吐量较大，对米市景况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此，米行对收购与贮存大米十分重视。吴江是水网地区，运输大多依靠水路，米行因此多开设在水路畅通的街市，沿河筑起宽阔码头，以便停船装卸。米行对仓库的设置也颇讲究，按品种分类入库贮存后，采取积极措施灭鼠防霉，利于在米市行情变化中窥测有利时机，争取主动，获取最高利润。有些米行还雇用工人加工糙米，开始用石臼，靠人力用臼杵将糙米打白。后来有了柴油机，于是纷纷购置以柴油机为动力的碾米机替代人力臼米的原始操作，不仅省工省时，米质也明显提高。

解放初期，米市基本保持原貌。1953 年起，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大米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供应，私营米行从此消失。今天，大米的购销在改革开放中已逐步放开，米市又开始活跃起来，它的历史必将书写新的一页。

十六、仓　贮

有句流传了不知多少年代的老古话，叫“养儿防老，积谷防荒”。它将积贮谷物与生儿育女相提并论，足见人们对积谷的重视程度非同寻常。

有史以来，人们对粮食的积累与贮存从来没有放松过，积累与贮存的方式也不断改进。吴江粮食的积贮，有文字可查的最早在宋代。《吴江县志》记载：“吴江县之积贮，在宋以田之断没人官者为常平田，又官买民田为社仓田，并每亩起租一石五斗！下者二斗……”这就是说当年官府主要依靠出租“常平田”和“社仓田”的租米作为贮备，前者是没收来的田亩，后者是化钱买回来的。元至元六年，官府责令各乡建立义仓社，设社长一名，负责日常事务。义仓社积贮依赖各地征纳，丰年每户大米五斗、二斗不等。到明洪武二十二

年，全县建立“预备四方仓”，分设东南西北四处；宣德七年，又兴建“济农仓”，县志述录，三年中共储米八万二千余石。进入清代以后，仓贮基本沿有旧制，唯雍正三年因南方各省米仓霉烂事故多有发生，从此改贮存大米为收贮稻谷，并添造粮仓，增加贮藏量。在以后的年代里，积贮状况大体不变，只是库存量的多少有别而已。

封建时代官府对粮贮的管理与使用，因朝代的更迭有所不同，从文字记载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一）立法管理。如明宣德年间制定的《济农仓条约》，共10条，对收、藏、支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二）定期考绩。明弘治年间，要求“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达到或超过的州县地方官受奖，完不成的“夺俸”，严重失职的“降调”。（三）鼓励捐赠。清雍正年间，捐数不拘升斗，捐至十石以上戴红花，三十石以上送匾额，五十石以上递加奖励。如果连续捐至三四百石，还可奏请朝廷，给个八品顶戴呢。（四）备赠凶荒。凶荒指遇上旱涝之类的天灾，农田欠收，民生维艰。如明代景泰年间，吴江曾发生大饥荒，当时“尽发济农仓所积以赠民”，勉强渡过了难关。

上述为官贮。民间的粮食贮备，无论是富家还是小户，从来也不马虎半点的。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如果家无隔夜粮，那是要急煞人的。在农村，秋收以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牵砻”，研稻谷为糙米，而后舀成白米，用米囤贮藏。米囤用稻草编扎，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容量大小不一。从前有“家中无米囤，有儿难成亲”的俗语，就是从米囤的有无与米囤的大小多少来衡量家室的贫富的。

十七、古代农具

耕种水稻离不开农具，而农具的优劣又直接影响着种植质量，因此，我们的祖先历来都极其重视农具的改进。

古代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系统完备，即几乎每个农业生产环节都有专用农具；二是很早就注意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其中尤以对水力的利用最为突出。迄今为止，在吴江出土的古代农具已见多种，主要分石器、青铜、铁制三类。它们是吴江稻作文化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取得不断进步的重要见证。

《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见《文物》1990年第7期）介绍，文物专家将遗址采集到的灰加以淘洗，发现大量植物种子，经鉴定已确认的有粳稻、籼稻、红蓼、甜瓜、芝麻、菱角、葫芦、酸枣等8种。与此同时，从地表至地下生土层之间的七层土层堆积发掘中，三次发现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多种多件，其中少量完好无损，大部分经过反复使用又因年代久远而已破残。在生产工具中，石制农具居多，且与水稻生产密切相关，有石犁、石镰、耘田器、穿孔石斧、有柄石斧等，还有长方形的砺石。这些石器以磨制为主，先成形后加工，制作精细，器表棱角明显、光滑，刃部较锋利。除龙南遗址外，其它地区陆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农具亦不少见，如青云八字荡村出土的破土器和石犁，同里九里湖出土的耘器和石凿，盛泽、铜罗、桃源等地出土的石刀等等，表明农业在当时已摆上重要位置，而水稻则是当时农业的主要栽培作物。

中国原始农业大致可分为刀耕、耜（锄）耕、犁耕三个发展阶段。石斧是古人类刀耕火种阶段的主要农具，除开辟

耕地外，还用于加工木材，营造房屋，可谓一物多用。石犁则为远古农民耕地的主要农具，当他们懂得了翻松土地后庄稼长得好、收得多的道理后，对犁具的改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从犁尖由钝角向锐角的演进中可以找到充分依据。作为收割用的农具石镰，其作用与石刀相同，那时只收穗部，用石镰把稻穗与茎杆切断。至今发现的石镰有平刃和凹刃两种，当它从无齿改为有齿时，刃口变得更加锋利，工效也明显提高，这应该说是农具革新的一大进步。它与石犁的不断改进一样，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夏、商、周时期，农具不仅种类增多，有些农具已成为专用器具，而且开始出现青铜农具。由于制造方法复杂，最初的青铜制品相当贵重，主要用作兵器和礼器，到商代才开始制造农具。青铜农具在吴江各地也屡有发现，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震泽双阳村发掘的铜削刀，属西周遗物；还有一批春秋战国期间的铜镰（松陵苏衣滩出土）、铜锸（震泽双阳村出土）、铜斧（菀坪银吉村出土）等等。这些青铜农具的发掘，从一个侧面说明从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吴江始终是水稻生产的中心地之一。

春秋中叶以后，一般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农具，大多都用铁制。到战国时代，冶铁技术得到较快发展，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相应地农业生产技术也提高了，有的亩产可达一石，条件好的还能“一岁再获”。铁制农具在吴江各地的发掘屡见不鲜，数量更多，延续的年代最长。铁制农具的性能也趋向多样化，从翻土播种到管理收割，开始实现分类专用，而且由人力进而使用耕牛等畜力，或者借助水力、风力，从而使生产水平更上一层楼。

十八、牛是农家宝

稻作地区离不开耕牛，尤其在农耕落后的年代。吴江的畜牧业中，耕牛占有重要位置，解放时全县饲养量达13000余头；尤其是田多劳少的东北部农村，饲养比例更大。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饲养耕牛的农家逐年减少，但耕牛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农家宝。

耕牛的饲养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牛的体形大，骨骼粗，强壮有力，性情温和，是最理想的助耕畜力。特别是稻作地区，犁、耙、耕、耖等每一个环节几乎全部依赖牛力来完成。还有农田排灌工具——人车、风车、牛车等，“三车”中，牛车的比重较大。耕牛不仅变成农家的忠实朋友，而且也是农家的宝贵财产。吴江的耕牛分黄牛和水牛两种。水牛体壮力大，又耐粗饲料，便于饲养，使役最理想，因此饲养人家比黄牛多得多，对它的呵护也十分精细，无论舍养或圈养，冷暖饥饱绝不掉以轻心。过去有“宁可人挨饿，不让牛受饥”的说法，耕牛在农民心里的位置可想而知。特别是入冬以后，往往加喂豆饼之类精饲料，或灌以米粥热汤，让耕牛在冬闲期间得到调理，以待春后农忙时使役。从前农民是不任意宰杀耕牛的，一般也不吃耕牛肉。对死亡耕牛的处置也十分看重，有的地方要办理安葬仪式，是很庄重的。

由于耕牛与农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专作耕牛交易的牛市场便渐渐形成。吴江牛市上的耕牛，多数来源于浙江省的诸暨、兰溪、东阳、义乌等地，另有一部分来自江西省。民谚曰“冬至月头，卖被买牛；冬至月尾，卖牛买被”，说明牛市交易的旺季大抵在冬末春初。耕牛的优劣，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如“插颈得高，体欲得紧，龙

头突目好跳”、“尾不用至地，至地力少；鼻如镜难牵；两角有乱毛，妨主”等等。从前牛贩都掌握相牛的本领，主要从眼、鼻、齿、角、蹄、毛等方面综合观察。以牛角而言，两角向前叉，称“龙门角”，属好牛；若一角上一角下，谓“阴阳角”，不足取，这种牛买不得。

也许是耕牛对农家的用处实在太大了吧，农民对耕牛从爱护至崇敬而后竟升华到了神化的地步。关于牛的来历，民间有两种传说，其一：天上的神牛，见农民双手扒泥翻土，便下凡变成耕牛帮助耕田。传说农历初八下凡，这一天便是牛生日，农家要用糯米酒等喂牛谢牛。其二：是镇守“天上仓库”的神将——二十八宿中的“牛金星”将军，一年大旱，颗粒无收，他到民间播撒谷种，错将稗子一起撒下，被贬下凡将功赎罪。从前各地有“牛王庙”，供奉牛王菩萨，盖来源于此。

出于对耕牛的崇拜，由此而衍演出相关的习俗也无处不有。吴地最常见的是“行春”和“打春”。前者在“立春”前一日举行，“男妇争以手摸春牛谓占新岁造化。”民间有“摸摸春牛脚，赚钱赚得着”之说，为的是取个好兆头。后者在“立春”日进行，“鞭牛碎之”。当然，这里所说的牛是泥塑的，鞭打泥牛并打而碎之，只为祈求田亩高产。此外，还有冬至后立春前乞丐上门送木刻“春牛图”，以示吉祥；春节后第一次“开犁”，举行祭牛栏神仪式；二月初一“斋春牛”（又称“斋牛宫”），吃斋宫酒……等等。这些习俗的科学性姑且不论，而农家对耕牛的深厚感情却是不难推及的。

耕牛对于人类索取少付出多，它的美德历来被人们称颂。今年适逢牛年，我们当以“金牛奋蹄”互勉，学习耕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十九、稻草的利用

在水稻生产与日常生活中，稻草的用途十分广泛，无论走到农村哪个角落，几乎都不难见到它的踪影。

在原始农耕时代，先民收割时只剩下稻穗，稻草除了用于火种，或铺盖半地穴式草屋以外，用之不多。在生产与生活进化的漫长岁月里，稻草的利用价值终究被一一发现，使用范围也随之逐渐拓宽。时至今日，稻草的编扎物可说色彩纷呈、琳琅满目了。

就生产而言，草绳是农村最常见也是使用最多的草织物。进入冬闲时节，农民将稻草稍加梳理，用木锤轻轻敲打，然后双手搓出长长的草绳绕成绳贮存，以备随时取用。其次是编织草包，形状像大麻袋，装进泥土后用于筑坝堵水，防洪抗涝。俗话讲“洪水如虎豹，就怕泥草包”，足见草包功用不小。从前农家还有编织草衣草鞋的习惯，供下田耕作穿着。草鞋用细草绳编织，孔式脚背，便于结扎。编制时若夹入少许旧棉纱或旧布条，穿上脚更舒适，且又耐用。编织草衣要先除去乱叶，将光洁的草杆编结成形似今日的“雨披”，用于防雨。此外，秋季稻熟时节，麻雀等鸟群常常低飞争啄，农家便结扎“稻草人”，有头有手有脚，有的还戴上破草帽，手挂破蒲扇，风吹扇摇，远远望去可以假乱真，吓得那些鸟雀还真不敢飞近偷食呢。

使用于生活的稻草编扎物在农家屡见不鲜，尤其是贫困地区，举目可见的要数草屋了，泥板墙，草结顶就地取材，无须化大钱。别看草屋简陋，倒也冬暖夏凉，室温宜人。进入冬季，所需的草织物更多，除上文曾提及的米囤以外，诸如草枕、草垫、草帽、草衣、草炉窝、草窝等等，随处可

见。用清理过的稻草铡成半寸左右的草杆作枕芯，干爽、柔软、暖和。有句“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贬语，指的就是稻草枕芯。用稻草编织的草垫，冷天用作床垫是很暖和的，农谚“千层棉勿及一层垫”，所说便是草垫。草帽、草衣属“衣不遮体”的赤贫户不可缺少的御寒之宝，披戴在身上，腰里束根稻草绳，也能勉强度过寒冬。另有一种酷似蚌壳棉鞋的草蒲鞋，如果编扎时混以芦柴花，称为“芦花蒲鞋”，非常暖脚；以往不仅农家穿用，好多城镇居民也喜欢买回几双穿着过冬，不管天有多冷也不会生冻疮。另外，旧时家家常备铜制脚炉，将热草灰拌进砻糠放入炉内，缓缓燃烧发热焐脚。用稻草编扎的草炉窝套于炉外，可以延长保暖时间，这在没有电暖器的年代，坐在背风的阳光下，脚踏铜脚炉，也算得一份不小的享受了。还有一种叫“草窝”的稻草编扎物，圆形，约2市尺高，待婴儿能站立时站立其中，既舒适又安全；它可能是今日“立车”的老祖宗吧。有些地方，草窝由外公外婆家编扎赠送，是生儿育女中的喜事。

稻草编扎物也蕴藏着令人难以忘怀的辛酸，那就是编扎“草棺”。一些贫穷人家，死了人无钱购买木棺，只得用稻草编扎代替，入殓埋葬。这在解放前夕还能看到，现在已成为历史陈迹，一去不复返了。

二十、枕河农家

人们爱用“小桥、流水、人家”赞誉姑苏城镇，其实，这也是吴中农村，尤其是吴江农家的生动写照。

吴江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史有大运河贯通南北，今凿太浦河横穿东西；在十字形水道两侧，河港交错，湖荡密布，全境水面面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还多，这在江苏省乃至全

国都是极为少见的。世代以耕作水稻为生的农家，因水制宜，在水岸遍筑农舍，屋前房后，或种绿树，或植翠竹，浓荫覆盖；大河小港上，造型各异的石拱桥、平板桥、多孔桥装点于村庄四周，既美观又便于通行。这些自然而和谐的组合，切割成相似而不相同的画面，构成了吴江农村“人家尽枕河”的水乡风情大景观。

傍水建屋在吴江由来已久，这从梅堰镇龙南村遗址的发掘中已得到证实。我国已经发现的众多人类遗址中，如甘肃马家窑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清晰地展示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先祖们便开始从穴居向地面转移，由半地穴式、浅地穴式而最后在地面定居。龙南村遗址属浅地穴式类型，一条南北向的河道两岸，不规则地分布着多座房体小部分在地下、大部分在地表的民居。建筑材料就地而取，主要是木棍和杂草。河道两岸，用人工夯结成“护房堤坝”，且有河埠可供使用。其布局与现代农舍相比，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水乡靠水建屋，似乎顺理成章，无可议论。其实不然。如果仔细观察推敲，不难发现它与水稻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稻作地区特定环境的特定产物。首先，它适应了稻作过程中的需求，可以随时用船只往返运送，为播种时送去种谷，收割时运回稻棵。其次，便于饲养家禽家畜（龙南村遗址发现河道旁建有猪棚），便于水上捕猎，还可利用水面种植水生食用作物。当然，从生活角度考虑，提取饮用水、淘米洗菜等，也可图个方便。正由于这些生产和生活上的因素，从先民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农家选址“傍水而居”的习惯始终未有改变。

除此以外，吴江农家的房屋结构还有一个独特的标志，这就是“翻轩”。从前农村多平房，朝南向阳，三开间宽两进

或三进深。在第一进，往往留出两间（或一间）屋面，不砌墙，不加门栅，像敞开的大厅紧连着屋前场地，让人自由进出——人们称为“翻轩”。别看它简简单单，它却是个多功能体，能派大用场呢：收稻晒谷遇上阴雨，用来临时堆放；入冬农闲时节，可作存放农具的仓库；炎夏暑热，搭铺过夜取凉；逢上红白喜事，稍作修饰便成了大客堂……你看，“小翻轩”的用处不小吧。

今日富裕起来的农家，拆平房盖楼房，室内现代化电器应有尽有，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尽管如此，“傍水而居”仍是坚持不动摇的，放眼望去，依然尽是枕河农家。

二十一、种田人要唱种田歌

清乾隆版《吴江县志》记载：“……今民间所作之歌谓之山歌，而吴江之山歌，其辞语音节尤为独擅，其唱法则高揭，其音而以悠缓收之，清而不靡。”指出吴江山歌高昂清丽，刚柔相济，独树一帜，是山歌百花园中一朵难得的奇葩。

吴江处于吴语地区，所唱山歌与常熟白卯山歌、太仓双凤山歌一样，同属吴歌范畴，是吴歌的姐妹花。吴江山歌分布在芦墟的汾湖四周，以汾湖为核心辐射至境内各个村镇，同时传遍境外青浦、嘉善两地，影响极广，因而吴江人历来喜欢把吴江山歌称为“芦墟山歌”。它起源于何时，文字无确切记载，但它在民间口耳相传，代代不衰，不失为口头文学中的一件珍宝。直至解放初期，我市乡村或集镇仍在普遍传唱，可以说无处没有山歌声，能歌善唱者不胜其数，素以“山歌之乡”闻名。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终年听凭地主

使唤，好多一年四季出汗卖力的长工，“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得稍有偷闲。“种田人要唱种田歌”，也就由此慢慢出现了。他们在种田时唱种田山歌，在搁泥时唱搁泥山歌，自编自唱，自娱自乐，借以消除繁重劳役的疲惫，抒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如在芦墟流传的《种田歌》，其中有一段歌词这样唱道：

种田人要唱种田歌，
两手弯弯种六棵，
吾上年头师傅种到茭白能大，
吾今年要种到伊像干芦。

歌词流畅而有气势，快人快语，表达了歌唱者不甘于现状，决心将稻苗种得像干芦那么粗壮，力超前人夺高产的心情。

在世代相传的传唱中，无论是歌词内容，或是唱腔变化，都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与完善。就形式而言，有如《五姑娘》的长篇叙事山歌，也有像《山歌越唱越高兴》的短山歌。以唱腔分类，大体有响山歌、对山歌、落秧歌、急口歌等等。从内容看，则尤其多姿多彩，常见的有田歌，如《踏水车》、《农家十二月》等；有时政歌，如《十二月长工苦》、《荒年去仔巴熟年》等；有仪式歌，如《抛梁歌》、《马明皇菩萨到门来》等；有情歌，如《十看姐》、《十二月想郎》等；还有生活歌，如《十二月花名养媳妇》、《三十六码头》等。其中情歌尤其多见，因为在那个年代，好些长工做了一世仍是庙门前的旗杆——光棍一个，只能用山歌来诉说自己的心声，用《可惜蝴蝶勿飞来》这样的山歌来表达向往爱情的无奈：

秋风来，天快凉，

一树桂花今朝开，
香喷喷呀真可爱，
可惜蝴蝶勿飞来。

山歌在旧社会被贬为“野歌”，清代末年还明令禁唱。直到解放，劳动人民翻身作主，山歌这一民间文艺才受到重视。1987 年我市开展的普查中，共搜集 829 首，经筛选后已编入三套集成资料本。这一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从此将以文字形式得到永远保存。

二十二、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结晶——农谚

钟敬文教授在《民间文学概论》中对谚语作了这样的界定：“谚语是劳动人民用精练的语句，总结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经验的语言艺术结晶。它是一种有教育意义、有认识作用或含有哲理的民间传言。”由此可见，谚语是人民群众口头上流传的通俗易懂而含有深刻意义的固定词组，而在浩瀚的谚语群体中，农谚所占的比例最高，因而流传也就最广。

1987 年我市遵照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的部署，组织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吴江县资料本》，曾对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作了全面普查，其中累计搜集谚语 3674 条；这些谚语中，农谚尤为多见。其特征首先表现在经验性上，多数是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反复验证而得出的结论。次之是语言的精练性，且形象生动，富于艺术表现力。再者，它呈现出特强的口语性，俗中有雅，便于记忆和传播。正由于如此，不少农谚传了一代又一代，千百年不衰，直至今日仍在农村流传，并作为安排农事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我市搜集的农谚中，若按内容分类，大体有四种：

一、测天农谚，即气象农谚。从前有句俗语，叫“靠天吃饭”，说明收成丰欠要由老天来定夺，农民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天气的阴晴寒热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农民不能不认真观察，经过长期积累，以农谚形式作高度概括，传之于世，从而争取相对的主动权。如看云测天的“东虹日头西虹雨”，辨风向测天的“东北风，雨太公”，观雷雾测天的“小暑一声雷，翻转做黄梅”、“三朝迷雾发西风”等等，都大体符合气象科学，在今天仍有一定使用价值。

二、时令农谚，这类农谚都与“节气”有关。农历按春夏秋冬四季划分二十四个“节气”，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日子施肥或收割等等，农民可根据“节气”统筹安排。久而久之，逐渐积累了一套与“节气”关联的农谚，如“清明断雾，谷雨断霜”、“夏至西南（风）没小苗”、“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等等。

三、物候农谚。这是从动植物，尤其是动物的异常变化中作出的预测与推断，经常挂在人们口头的如“人热双脚跳，稻在田中笑”、“青蛙乱叫，大雨就到”、“喜鹊窠搭得高，圩围筑筑好”、“山戴帽，雨要到”等等。这类农谚多年来都得到现实检验，一般也能准确无误。

四、其它农谚，如“一担河泥一担金”、“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三个起早抵一工”、“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等等，全是经验之谈，教育人们勤奋劳动，精耕细作，夺取好收成，过上好日子。

山歌“知了”——赵永明

1996年金秋时节，吴江市芦墟镇秋田村广袤的田野里，三五成群的农民割的割挑的挑，穿梭般地忙碌着。在一派丰收景象的大背景衬托下，田岸一位身材瘦小的老农正放声歌唱。苏州有线电视台记者的摄像镜头，随着老农忽而忧伤忽而欢愉的表情，不停的转换着角度，仿佛要把老农的真情实感滴水不漏地装进像带中去。

这位并不起眼的老农，就是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吴歌学会会员、著名山歌手赵永明。他在摄像机前放声歌唱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他的名字也随着像带传送到上海、杭州、北京……还传送到远隔重洋的荷兰。

赵永明所唱的山歌，是发源于吴江市芦墟镇的“芦墟山歌”，它像芦墟的汾湖水一样清澈亮丽，刚柔相济，千百年来在汾湖为中心的江、浙、沪接壤的广阔土地上传承不息。早在童年时期，赵永明便与芦墟山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从此终身相依。芦墟山歌曾带给他慰藉，但更多的却是他苦难生活的见证。

1918年初夏，赵永明降生于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这

个世界带给他的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终日泡在苦水里受煎熬。不到13岁，父母相继去世，他便成了孤儿，光着脚板去汾湖南岸的下甸庙南塔村（属浙江省嘉善县管辖）当看牛小长工，起早摸黑，整日侍候耕牛。嫩肩膀压重担，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多么需要舒展一下分紧了的筋骨啊！就在这时，村里有个跣脚裁缝演唱的芦墟山歌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听着听着，听得几乎心醉了，由此萌发了学唱山歌的念头。

从此，赵永明弱小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跣脚裁缝家里，拎水啦，扫地啦，他都挤出时间帮着去干。跣了脚的裁缝行动不便，看到这个小长工如此勤快，乐于助人，心底里又喜欢又感激。晚上，赵永明缠着跣脚裁缝唱山歌，有求必应，唱者唱得动情，听者听得入迷。赵永明是个有心人，头脑也灵活，他一面细心听，一面专心记，回去躺到铺上再默默地回忆背诵，记不清或有疑问的歌词，第二天再登门请教。跣脚裁缝发现小永明学唱山歌如此认真，而且天生一副清亮的好嗓子，也就真心实意地传教。当年广泛流传的《长工苦》、《十字歌》、《十二月花名》、《刁南楼》、《五姑娘》等数十首长、短山歌，几乎全都反复学唱，直到唱得滚瓜烂熟。赵永明学唱山歌跨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把命运也紧紧地与山歌联系在一起了。

四年后，即赵永明17岁那年，他已长成略显粗壮的小伙了，经人介绍来到汾湖滩的芦墟地界做长工，辗转在伟明、赵田、秋水潭等村地主的田块里，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泪水裹着汗水度日月。陪伴赵永明的唯有山歌，他走到哪，学到哪，唱到哪，山歌成了他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挚友。想到自己苦难的身世，他放声唱开了《长工苦》："正月里来苦长工，吒柴吒米手里空，上欠官粮下欠债，吒计思量

做长工，……”宣泄内心的愤懑与不平。种田种累了，他就亮开嗓门唱种田歌《山歌好唱口难开》:“山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鲜鱼好吃网难张……”借以调剂紧张劳动的身心疲惫。

学山歌唱山歌，赵永明善于博采众长，谁会唱，谁唱得好，他就跟谁虚心学。耘苗耥苗的稻田是他的课堂，晚上乘凉的场地也是他的课堂。他不仅向老长工学，而且还向东家学唱。在赵田村做长工时，东家袁少维唱的芦虚山歌《郎要断》唱得好，赵永明就干完农活利用时间向他求教，终于学到了手。就这样，他像春燕衔泥筑巢一样，一点一滴地积累，在短短的几年里，又学到了长歌片断《林阿喜》、《打窗棂》，短山歌《十里亭》、《十送郎》、《十二条汗巾》等数十首。其中从跷脚裁缝那里学会的《五姑娘》，不断丰富充实，最后能完整地唱到上千句。他嗓子清脆响亮，音若蝉鸣，还得了个“山歌知了”的别名，终于跻身于歌手如林的强手中去了。

芦墟山歌源远流长，它像常熟的白茆山歌、太仓的双凤山歌一样，在古老的吴歌中独树一帜，都是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但在旧时代，山歌一般只在长工和劳苦人家传唱，它是上不了台面的，有时甚至被贬为淫歌禁唱。直到1949年5月吴江解放，芦墟山歌才得以恢复其真实面目，赵永明和其它翻身农民一样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解放后，赵永明分到了土地，结束了任人宰割的长工生涯。新的生活使他充满新的希望，也给了他无比欢乐，他想尽情地放声歌唱。这一段时间，他学会了好多新编芦墟山歌，如《长工翻身歌》、《美帝是只野心狼》、《幸福不忘共产党》等等，经常挂在他的嘴巴上。下田干活他在田里唱，唱

得四周一起劳动的乡亲忘却了饥渴疲劳；晚上乘凉他不停的唱，唱得众人心花怒放。他唱芦墟山歌的名声越唱越响亮，成为一方土地的知名山歌手，多次被选送参加县里举办的群众文艺会演，1963 年参演时还捧回了一个二等奖。

进入 80 年代后，赵永明年过花甲，身体差了，哮喘病一年比一年严重起来，但他唱山歌的劲头没有减弱，他“知了”那样亮丽的歌喉没有改变。在此后的 10 年多岁月里，赵永明先后接受过江苏省音乐家协会、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吴江市文化馆等单位组织的吴歌采风小组的无数次采访。1983 年在苏州乐乡饭店召开江浙沪第二届吴歌学术讨论会，赵永明和“山歌女王”陆阿妹、“山歌老虎”蒋连生等芦墟山歌高手一起，被特邀到会演唱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到会专家、学者听了他们的演唱，无不啧啧称赞。1986 年 4 月，江浙沪吴歌交流会在芦墟镇召开，会议期间，在汾湖滩举办了“献歌会”，赵永明清丽婉转的山歌声再一次获得与会者的好评。1988 年，荷兰莱顿大学施聂姐女士（汉学家）与高文厚先生（音乐记者）夫妇俩慕名专程到芦墟镇秋田村寻访赵永明时，与赵永明一起生活了 20 多天，满载而归。此后，夫妇俩又二次登门采录芦墟山歌，在回国编著出版的《中国吴歌》中，详尽介绍了赵永明的生平与演唱活动，收录了他演唱的芦墟山歌代表作。

年老了的赵永明，没有忘记培养芦墟山歌的传人，其中芦墟镇文化站站长郁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郁伟聪慧好学，嗓音响亮，又有文化，与当年赵永明学唱山歌不可同日而语了。如今，师徒俩已成为黄金拍档，多次参加省、市交流与县内的演出活动。1991 年，吴江县首届艺术节在同里镇退思园举办山歌演唱会，师徒俩唱罢一曲新编芦墟山歌《一个

甲子两重天》，顿时赢来数千名观众的热烈掌声。1994年春节（正月初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吴歌考察团来苏州考察，赵永明被邀参加演唱，郁伟陪同师傅一同前往，与苏锡常著名山歌手同台亮喉高歌，博得在场的国内外专家同声赞赏。

今年6月28日，施聂姐夫妇参加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苏州举办的“庆七一、迎回归江苏省民间歌手演唱会”刚结束，就立即赶往芦墟镇秋田村看望赵永明，在一起合唱芦墟山歌。在这时刻，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赵永明才忘却了病痛，似乎年轻了几十岁，陡然精神百倍；他的山歌声，随之也总是那样清亮悦耳，那么激越有力……

后　记

编选完这个集子，总觉得想说些什么，以期架设一座与读者沟通的心灵桥梁。

8年前我曾出版过自著的民间故事集《磨盘山》。之后，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字，年复一年，竟也堆砌了20余万字，于是便生出再编一个结集的愿望。不只是为着将见诸报刊的作品归聚保存，也不只是为着归聚的文章便于同文友交流切磋；最主要的一点是在于，从中可以看看这些年来自己的脚印，也许还是对人生所作的最合宜的交代。

出于工作的需要，我涉足文艺创作的门类较多。从60年代起，开始写戏剧写曲艺，也写些歌词；接着又试写诗歌、散文等等。这些作品或上演，或发表，有些还在征文（比赛）中获奖。但我更多的精力始终倾注于民间文学，坚持长期采风，认真搜集整理。进而又采录新传说，创编新故事，撰写所见所闻的民俗散文。这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作为一名民间文艺家，固守传统的阵地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也有责任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开拓领域，推陈出新，让民间文艺的生命绵延不绝，永驻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结集

也不妨说是我多年尝试的轨迹。

本集所收的作品分为三辑。第一辑:《新编故事》,22篇,主要收录多年来散发于报刊的新传说和创作故事。第二辑:《传统故事》,31篇,选编近几年内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故事,曾先后发表,有的被转载,或入选文集。第三辑:《乡风民俗》,53篇,多以散文体记载我生活的一方水土的清醇风情,以及我的一些感受。

在一个新的世纪将要降临的日子,再出一个结集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将它呈献在读者面前,是为期待读者的评点,帮助我在今后的写作中取得不断进步,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1998年3月5日于一文斋

沧　浪　丛　书

老　街　传　奇

徐文初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国营吴江市震泽印刷厂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32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11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4.3 千字　　印数：1 – 2000 册

责任编辑：潘晓翊　　封面设计：郁生宏

ISBN7 – 5441 – 0927 – 5/I·237　　定价：10.00 元